



Date Du



上海羣學書社最新書目

書名	說明	精裝	平裝
記	分類整理 標點分段	三冊 四元四角	七冊 三元四角
戰國策	白話考註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五角	二冊 一元二角
紅樓夢	標點分段	三冊 三元八角	六冊 二元八角
水滸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二角	四冊 一元六角
儒林外史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六角	二冊 一元三角
三國志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六角	四冊 二元
列國志	標點分段	二冊 三元二角	六冊 二元六角
今古奇觀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二角	二冊 九角
聊齋誌異	言文對照 標點分段	二冊 三元二角	六冊 二元六角
兒女英雄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六角	四冊 二元
西遊記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四角	四冊 一元八角
封神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四角	四冊 一元八角
鏡花緣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六角	二冊 一元三角
岳傳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二角	四冊 一元六角
隋唐	標點分段	二冊 二元四角	四冊 一元八角
說唐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六角	二冊 一元三角
官場現形記	標點分段	二冊 三元	四冊 二元四角
秋水軒尺牘	言文對照 詳註標點 分類分段	一冊 一元二角	二冊 九角
小倉山房尺牘	白話詳註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二角	二冊 九角
左宗棠家書	標點分段	二冊 六角	
曾國藩書札類鈔	標點分段	一冊 一元一角	二冊 八角
曾國藩家書	標點分段	四冊 一元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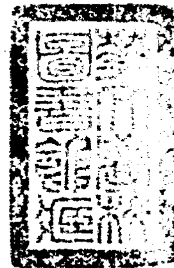
本社開設上海四馬路中市

戰國策新序

——校讀戰國策以後的雜感——

許嘯天





（一）

我讀這部戰國策的時候，正是上海口國巡捕槍殺中國人風潮鬧得最激烈的時候；這都是近視眼式的國家主義在那裏作怪，也便是口國人盲目的愛國行爲鬧出來的誤會。羅素說得好：

「口國人慣用仇嫉外人的卑劣手段以獎勵其國民愛國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國人，繼則仇德國人；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見羅素著愛國功過

想不到今後口國人所仇視的，竟是我們中國人！天下事變之來，總有一個中心點；這中心點依着自然的趨勢，輾轉推遞，有是潛服的，有是顯明的，慢慢的達到最後的結局。譬如海波拍堤，他的心中點是風吹浪湧，浪與浪相推擊，便直撲到堤邊來了。口國人的所以要仇視中國人，也是依

着歐洲勢力自然的趨迫而我們懦弱的中國人，適當其衝。梁任公說的：

「歐洲國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爲其雛型；一切政治論，皆孕育於此種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組織之下。此種組織，以向內團結向外對抗爲根本精神；其極也，遂至以仇嫉外人爲獎勵愛國衝動之唯一手段。」——見先秦政治思想史

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口國人？知道向外對抗，那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人，何嘗不知道向外對抗？你也對抗，我也對抗，國家的勢力何處伸展，便慢慢的伸展到我們中國地方來了。既被他找到了這個地方，好似貓捉住老鼠，祇能聽貓先生的吞噬搏擊，却沒有老鼠的行動自由；祇有外國人的仇嫉壓迫，却不許有中國人的愛國自衞。這種有已無人的愛國行爲，祇可以稱之曰盲目的愛國。現在歐洲列強的局勢，宛似我們中國古時的戰國時代，都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生活競爭最劇烈的時代。在國家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祇有供其驅使供其犧牲，以求少數野心政治家的快意和縱慾；所謂「民本主義」，「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種好聽的話頭，都一筆圈去。

什麼是國家主義？ Nationalism國家主義告訴我說：以國家的統一爲第一義，而以其民衆爲從位。又說：人民視如奴隸，一般爲國家的犧牲；個人若是獨立，沒有價值，必全然只爲國將的財

產國家的手段，纔有價值。又說：在當時人格的觀念，毫沒有存在的事實；不過和那『朕卽國家，』就是君主卽國家的觀念相應而構成國家主義罷了。總之一句話，國家主義，無論他是君主國或是民主國，總是消滅人民活力剝奪個人權利，養成機械式的國民，而離間人類同情性的一個主義。少數野心政治家，便利用他以快一己的私慾；——如拿破崙威廉第二——他的結果，在國內是消失社會發展的機能，在國外是破壞世界人類的和平。

我說到這裏，再引證托爾斯泰的國家一篇在下面：

『有童子三人，相聚而談，長曰費知亞，生已十年矣；次曰嘉舜，少費知亞一歲；又次者八歲，名曰瑪沙，女子也。嘉舜曰：『吾輩俄羅斯人也，必不許普魯士人奪我輩之寸土片地。』費知亞曰：『然凡此寸土片地，皆屬之於我輩；蓋此乃吾輩昔所侵奪者也。』瑪沙忽起而問之曰：『爾等所稱吾輩，果何人耶？』費知亞曰：『爾尙稚也，此非孺子所能知者；所謂吾輩，卽吾國之祖國耳。』嘉舜申之曰：『人各有其國，或爲此國人，或爲彼國人，不相混也。』瑪沙曰：『然則余其爲何國人耶？』費知亞曰：『爾爲吾輩，皆俄羅斯人也。』瑪沙曰：『設余不欲爲俄羅斯人者，又將何如？』曰：『爾旣生於俄羅斯，則爲俄羅斯人；爾縱不願，亦欲何能？且人人皆有其君長，……』

語未已，嘉舜承之曰：『亦有其議院，……』既而費知亞又繼前言曰：『且有軍旅以護之；惟人人當出租稅以奉其上。』瑪沙問之曰：『胡以為此者？』費知亞笑曰：『愚哉，爾也！各人各愛其國耳。』勺：『余實不知何為紛紛若是也？且吾輩游戲時，輒以羣集為樂，世人何獨不若此耶？』曰：『游戲時固以羣集為樂，惟天下事則不然。』曰：『余終不能明之。』嘉舜曰：『他日爾長則能明之矣。』瑪沙曰：『然則。。。。余終不欲長也！』

世界人類，原是以羣集為樂的，但是國家主義，則務分其羣，務仇嫉其羣。奴隸其人民，猶以為未足，又進而讎殺別國之人民。善哉瑪沙之言曰：『余實不知何為紛紛若是也？余終不能明之！余終不欲長也！』今觀夫戰國，燕趙韓魏秦楚齊，同屬中國之土地也，同屬中國之人民也；徒以少數野心家國家主義之逼迫，而互相兼併，而互相讎殺。置人類博愛之公誼，社會進化之責任於不顧；亟亟出於巧取豪奪詐欺霸佔之一途。徑齊桓晉文倡於前，楚莊秦始成於後。嗚呼！所謂國家主義者，戕賊人民的同情性，減殺社會的進化力，他始終背着人類和平的大方向，開着倒車走的。從古如此，於今為烈。我一面讀了戰國策殘殺刦奪的記事，一面親眼看着口國巡捕受他近視眼式的國家主義所驅迫而槍殺我們中國人，我不禁替世界的全人羣起了無窮的感嘆！

（二）

國家主義是從個人主義擴大來的；按到實在說，國家主義便是強權主義，便是野心侵略主義，是有己無人的主義，在個人便是強盜。戰國時候，祇因周天子不能保持他國家固有的勢力，——也便是沒有力量貫澈他的國家主義——便有戰國七雄起而代之。那班齊桓晉文，存着野心，時時想侵略別人的土地，擴張他自己的國力；巧取豪奪，兵連禍結，犧牲自己的百姓，殘殺別國的人民；弄得鬼哭神嚎，民不聊生，全一個戰國時代，都落在戰爭恐怖的狀態中。在那個時候，農不能安於野，商不能安於市，士不能安於學，百工不能安於所業；所為仁義道德藝術文章，都不及時了。在那時最時髦的，是三種人：一種是兵家，一種是法家，一種是縱橫家。——白起孫臏這班人，是殺人不眨眼的，動一動殺數十萬，坑百萬，拿我們做百姓的性命，看得比螻蟻還不如。——商君申不害這班人，做着幫兇，他們主張治亂世用重刑。這亂世原是少數野心家造成的，那重刑却叫我們老百姓受着。說來說去，他們這班三等奴隸，甘心做軍閥野心家的走狗，祇因要討權君霸主的好，不惜用着全力殺戮我人民，壓制我士氣，去貫澈他的國家主義。在那時最出鋒頭的人，要算縱橫家了。——便是游說之士——這班人，士不像士，農不像農，工不像工，商不像商；手無搏雞之力，胸無一經之

通，居然鮮衣美食高視闊步，祇仗他的空心架子，油滑嘴舌，搬弄是非，顛倒黑白。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國利，什麼叫做民福，更不知道什麼叫做氣節；終日做着小扇子東邊去扇煽，西邊去動動，秦國裏去挑挑，楚國裏去撥撥。鼓吹得大家不安起來，這壁廂大動干戈，那壁廂競起烽火，鬧弄得兵士們送命，百姓們逃難。他却於中取利，今日金盡裘敝，明日便可以高車駟馬佩六國相印了。在人前還誇着嘴，說是縱橫家在人格上講起來，這班人祇可以稱他是高等的流氓，變相的乞丐。祇因他毫無實學，不費功力，利用野心家摧殘人民的生機，去換他個人的富貴利祿。正是人類的蟊賊呢！

戰國時候的游說之士，頗似如今利祿薰心的政客，也頗似西洋希臘時代的「詭辯派」Sophists詭辯派這三個字，並不是好名詞，解釋詭辯派學說的告訴我說：

蘇格拉底 Soerates 爲反抗這派而起，因恨其學說，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故加以「詭辯派」之名。——見新文化辭書

又說：

道德上的善或正，也是這樣；強者就是善，就是正。所以我人所當努力的，不在於發見眞

理，而在研究可以說服多數人的方法。因此，這派很研究辯論之術而教授之；當時有政治野心的青年子弟，麕集於他的門下，遂至風靡希臘全土。——同上

又說：

但是「詭辯派」的人生哲學，通俗淺薄，沒有堅實的基礎；非但不能以學問使生活高尚，却使生活和學問同樣徨徬於岐路。……「詭辯家」的學說行為，助成雅典道義之頹廢。……虛無破壞的思想。——仝上

什麼「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強者就是善就是正」「不在於發見眞理」「沒有堅實的基礎」「徬徨於岐路」「助成道義之頹廢」「虛無破壞的思想」這些評語，信條，都是從來游說之士政客詭辯派所共同享受而遵守的。但是再進一步說，那班游說之士，和今日的政客，還實在夠不上那時希臘所謂「詭辯派」的資格。正如胡適之說得好：『管仲申不害商鞅這三個人，都不配稱為「法家」。這一統的人物，——管仲子產申不害商君——都是實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學家，故不該稱為「法家」。——見胡適君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我也說蘇秦張儀這班人都不配稱他是「縱橫家」；所謂家者，都該有一種獨到的學識，高深的思想。像那「

詭辯學派，」雖得着種種虛無破壞的惡名；但他確有一種超脫的學理，高潔的精神。他所懸的兩個疑問是：

人類果然關於自然界或關於倫理道德能有眞正的知識麼？

我人所有的知識究有極對的價値麼？

這是何等高超的學識，強固的思想；豈是那班朝秦暮楚—油嘴滑舌的游說之士所能望其項背？所以這一統的人物，——蘇秦張儀淳于髡呂不韋——都是娼妓式的尖嘴丫頭式的自了漢！——祇因他們祇圖自己的富貴不顧國家人民的安甯——不該稱他爲什麼家。——如今搬弄是非於中取利大軍閥大政閥門下的食客也便是蘇張輩的徒子徒孫。

雖然，這班政客，也好似糞坑裏的蛆蟲一般，是時勢製造出來的；糞坑裏有了糞，纔能產生蛆蟲，有了戰國時候那種干戈擾攘民難樂業的時局，纔有這班詭譎奸巧竊名竊利的政客。那時候皇權的虛僞既已揭破了，國家大權便傍落在一班強霸的諸侯手裏；你搶我奪，祇有強權，沒有公理。這個風氣一開，所謂仁義忠信維繫人羣的道德，一律破滅；國中所有的，祇富商顯宦兩種人。——逃不了名利兩字——到後來顯宦一有財產便去做富商，——陶朱公是一個例——富商一

得了勢力便去做顯官；——呂不韋又是一個例——全國人民都低頭於這兩種人勢力之下，供這兩種人的犧牲而朝夕膜拜着。這是戰國時候人格的破滅：戰國時候的人民，輾轉喘消於鋒鏑蹄騎之下，強的欺弱的，大的吞小的；每經一次戰爭，寡人妻的有多少，孤人子的有多少，流離骨肉的蕩析產業的又有多少？要求片時的安居也還不可得，還有什麼工夫去講究樂業呢！於是農輟於野，工輟於肆，士輟於庠序；人民拿着螻蟻似的性命，聽政客的支配，軍閥的宰割。這是戰國時候生產力的破滅：

一方面喪失他的人格，一方面斷絕他的生計；那軟弱的，果然祗有輾轉溝瀆的分，那強悍的，便一躍而爲軍閥；狡滑的也走上了政客的途徑。按到實在，那軍閥還是受着政客的煽惑和支配。在這道德淪亡，生機四絕的時候，做政客原是一個捷徑；掉着三寸不爛之舌，便可以取得功名富貴，這事體何樂而不爲；因此也惟有戰國時代游說之士爲獨多。游說之士越多，那軍閥戰爭之禍也越是輾轉糾結而不可解。這游士軍閥兩派人，原都是趨承那班霸主的意旨而圖謀一己的功利的；所以戰國時代的擾亂，完全由於野心政治家的弄權竊柄造成的。但這裏面最大的癥結，又因爲醉心於國家主義的帝皇，他剝奪了人民天賦的人權；一旦失了他的維繫，又不能好好的還

給人民，便把大權散落在一班諸侯手裏，任他們去刼奪播弄着那班無業的高等游民，——政客——又從而鼓吹之慫恿之；我們這班失權的主人翁——人民——便做了二重犧牲，萬刼不復的了！這都是國家主義的賞賜，也便是政客軍閥的賞賜！

（三）

讀過戰國策的人，一方面果然感覺到那時的人民流離痛苦，和諸侯的專橫，軍閥的殘暴，政客的狡詭；但是在或一方面，又感覺到那時的思想界異常發達。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上所稱謂的「諸子百家，」幾乎全產生在這個時期裏。這是什麼緣故？但我可以拿「艱難玉汝」四個字來解答這個疑問。我在史記新序裏也說：「戰爭，嘗爲促進文化改變社會心裏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無進步。」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說：

「人類至當之事，無過於苦與戰者；苦與戰，世界之骨髓也！」

戰國時代的政局，全入於戰的狀態中，人民也全入於苦的狀態中；但這苦與戰，是產生思想學術的原動力。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說：

「歐洲之文明，淵源於希臘。……蓋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

細亞，以勤勞為生活。——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

國小多山，便能產生勤勞的商人，而發揚歐式的文明；這比例和恐慌擾攘的時局，能產生聰明特達的思想家學術家，是一個原理的。優生學家常說，私生兒因成胎在他父母恐慌擾攘的時候，他的知能常常超勝於常兒；戰國時候的思想家，雖不能說他個個是私生兒，但他們都是成胎在他父母恐慌擾攘的時候，這是可以斷定的。

梁任公說：『社會變遷太劇，刺激人類心理之驚詫及疑悶，而亟求所以解決慰藉之方；故賢智之士，自能劃出種種方案，以應當世之要求。』——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〇五——這個意思，也和我上面說的道理一樣。

戰國時代前後三百年中，思想家產生之多，好似雨後春筍，人才輩出；和那時戰爭之頻繁，可以做一個正比例。那時思想家的多，叫我一時數也數不清；如今揀那思想界中的主要人物，依着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調查，轉錄在下面。

戰國時代政況及政治思想界主要人物年代表

（時期）	（政事及戰爭）	（大思想家及大政治家產生）
西歷紀元前五百三十二年，到四百八十二年，周景五十四年，到周敬王卅八年。	魯三家專政，齊田氏專政，晉六卿專政。楚滅陳蔡。鄭滅許。宋滅曹。吳楚，吳越交兵。春秋告終。	子產 鄧析 孔子（西歷紀元前五百五十二年生四百七十九年死） 計然
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三年，到四百三十二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到周考王九年。	越滅吳。楚滅蔡，滅杞。周分東西。韓趙魏滅智氏。晉政歸三家。戰國開始。	老子（？） 關尹（？） 墨子（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年到三百八十年之間？）

西歷紀元前四百三十三年,到三百八十二年;周考五十年,到周安王二十年。	韓趙魏分晉。田氏纂齊。楚滅莒。韓滅鄭。齊屢伐魯,始滅之。天下分爲秦楚燕齊韓趙魏七國。秦魏屢交兵。	李悝(西歷紀元前四百二十四年到三百八十七年之間?) 楊朱(?) 尸佼
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三年,到三百三十二年;周安王二十一年,到周顯王三十七年。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秦國強。魏屢敗於秦,徙都大梁。齊威王招天下游士,集稷下。楚滅越,益強。七國相王。韓魏趙屢相攻。	申不害(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七年死) 商鞅(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死) 孟子(西歷紀元前三百七十二年到二百八十九年之間?)
西歷紀元前三	蘇秦張儀等合縱連橫。	宋鈃 尹文

百二十三年，到二百八十二年；周顯王三十八年，到周赧王三十三年。	燕齊相攻。秦滅蜀，屢伐楚，沾其國之半。屢伐韓，幾滅之。趙武靈王略取胡地。	彭蒙 田駢 愼到 許行 陳仲 白圭 鄒衍 莊子（紀元前三三五年到二七五年之間？） 惠施 公孫龍
西歷紀元前二百八十三年，到二百三十二年；周赧王三十四年，到秦始皇十五年。	韓魏服於秦。秦趙交兵。燕趙交兵。燕齊交兵。秦滅六國。	荀子（西歷紀元前三百十年到二百三十年之間？） 韓非（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三年死） 李斯（西歷紀元前二百零八年死）

照這個表裏記的名姓，僅僅是幾個主要的思想家罷了；此外還有同派分支的，還有同門的弟子。眞好似千山競秀，萬壑朝宗。不說別的，單是附屬於孔子的已有三千人；身通六藝的，七十七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裏第一段說道：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直，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衞，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僅僅這一百多個字裏，他列舉當時的大小思想家文藝家，已有二十六人；有受業的，有嚴事的，有稱道的。就這一小段文字看來，便可以證明當時思想學術的發達；是中國全四千年一切哲學史文學史政治史藝術史最興盛的時代。後世子孫不肖，不能夠繼承祖宗的學業，弄得國弱民病，百業不振；坐聽後進的歐美人，得了我們往哲先賢的一點餘緒，便爾魚肉我人民，侵佔我土地，收吸我脂膏，這都是我們自作之孽，也怨不得別人。想到這一層，那戰國時代的思想家，便愈覺得可寶貴，也愈有可注意的價值。

戰國時候思想家的思想，雖千頭萬緒；但從大體講來，也可以分成四類。我如今趁便約略說幾句在下面：

第一類儒家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是要拿人爲的禮教去整飭人羣。倫理，道德，是他最

大的立脚點；他的倫理道德，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依着人類同情心的疎密，定倫理的遠近；他的道德，也以禮制爲範圍，不趨於積極的博愛主義，也不偏於消極的法制主義，求物質和精神雙方面的平均發展。在他的學理上講來，是有時間性的，有時或須失了他維繫人心的效用。

第二類墨家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完全建設在人類同情心上，趨於極端的情感作用。他不贊成倫理上的一個倫字，他以爲人類同受天的覆育，人生在世上，祇有「愛羣」「敬天」兩種大義務。他的愛羣，非但不分親疏，並且要撤去自己的立脚點，愛人勝己。他說「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也，」這一句話，可以代表他思想的全精神。

第三類道家思想　他是一種頹廢派的哲學，祇知崇拜自然。他看做一切人爲的禮教制度，全是人類的作僞；人類有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人不能處治人，人也無需乎人的處治，他的一部分思想，很能夠和現在的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相暗合。

第四類法家思想　他的思想，恰巧和道家的「無治主義」完全相反，是一種法治主義。他看作人類，是完全受法的支配的，認政治爲有無上的威權；在他眼光裏看個人主義，是

全無價值的他要把國家弄成整個人民完全受機械式的法理支配——這思想和歐戰前的「日耳曼主義」完全相同——在這主義之下，野心政治家便借着他的幌子圖一己的利祿，那人民的活動力完全消滅。

這四類，是戰國時候思想界四大區域劃成的大界線，也便是所謂東方文化的四大派別；在抽象的眼光看來，那時儒家思想的宗主是孔子，墨家思想的宗主是墨翟，道家思想的宗主是老子莊子，祇有法家思想找不出他的宗主來。祇因這思想，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學理，於人羣也沒有什麼大福利；徒應當時時勢的要求，爲便於行施國家主義爲野心政治家獨取羣衆的利器。這一類專制的法理思想，便應運而生，大昌於當時，而流毒於萬世。戰國時候的人民，全是吃這一類思想的苦；而同時所產生的墨家道家儒家三種思想，以愛羣爲前提的，反被這專制勢力壓抑住了，人民不能得到他一點利益。這一層情形，讀戰國策的人們，不能不用銳利的眼光看出來。

（四）

稱頌我們中國的幾句客套話，總說是「文明古國，」又說「東方文化的先進。」照中國古時的文化看來，什麼哲學思想，文學思想，政治思想，藝術思想，實在十分發達，足以當之而無愧；但

一過了戰國以後，便不行了，各種文化都暗淡無光，政治也一天黑暗似一天，國力也一天衰弱似一天。直到現在，所謂東方文化古國，勢力幾等於零！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情形絕似上海的跑馬：中國──原是一匹好馬，誰都也說可以博得優勝的，待到比賽的時候，一鞭揚處，果然絕塵而馳，其餘世界各國的馬，都瞠乎其後。誰知這匹中國馬，纔跑得半個圈子，正在看客的歡呼掌聲裏面，他的脚却被地面上的石子絆了一跤，折斷了腿，從此一蹶不振。後面世界各國的馬，無論什麼駑啊駘啊，都搶上這匹中國馬的前面去，眼看他們絕塵而馳，自己反瞠乎其後了。這是馬的罪嗎？這實在是那塊石子的罪。石子是什麼？便是利用國家主義滅殺人民活力的野心帝王和諸侯，還有那趨炎附勢爲虎作倀的無聊政客。馬脚是什麼，便是以愛羣爲前提，以促進社會文化爲主旨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從來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這班謀人羣幸福的孔子墨子老子莊子產生，一方面也便有專以銷滅個人福利的國家主義發生。假借國家主義以圖擴充他個人野心的，果然有七國的諸侯，但推之波而助其瀾的，又有齊國的管仲──在西歷紀元前七百零八年到六百四十三年──鄭國的子產，──在西歷紀元前五百四十三年到五百二十二年越國的范蠡，──在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二年到四百七十二年──魏國的李悝，──在西歷紀元前四

百二十四年到三百八十七年——楚國的吳起，——在西歷紀元前四百零一年到三百八十一年——秦國的商鞅——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五十二年到三百三十八年——韓國的申不害，——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五十一年到三百三十七年——秦國的李斯——在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七年到三百零八年——這些都是當時屠殺人羣活力的劊子手，也便是思想家的大魔鬼。在他們眼光裏望出去，祇有國家沒有人民；人民祇有獻身於國家的義務，國家沒有替人民謀幸福的責任。是人民賴國家而存在，並不是國家賴人民而成立。在這種主義之下，祇知有戰爭有權利，不知有文化有道德，更不知有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所以一切思想家藝術家教育家，都在他藐視之列。思想家文藝家受了當時一班政治家的壓抑，便沒有發展他事業的機會；從此他的思想和文藝，祇有胚胎而無成長，永遠成了一個僵體。也可以說中國數千年來思想文化之不振，全是當時一班抱國家主義的政客壓抑之罪。

雖然，所謂思想家，文藝家，都是應當時環境而生的；有戰國時候頻連困苦民不聊生的環境，便產生替人羣謀幸福反對國家主義求解決此環境的思想來。這個思想倘然能夠發揮而光大之，培養而滋育之，我可以斷定，如今西方的民本主義，科學精神，早早可以實現在我們中國，而且

可以更得人本主義之實現。——人本比民本更進一步民的名詞是對國家而言還承認有國家的存在人的名詞是對天而言天之下便是人他的思想祇知謀全人類的幸福而無需於國家之存在——無奈這思想之花，正在蓓蕾的時代，一專經當時國家主義的政治思想，狂風暴雨似的摧殘着中國全歷史的思想之花，哲學之花，文藝之花在戰國時候，萬紫千紅競放着的也在戰國時候一齊萎謝。從此便斷了種子，絕了根蒂。這戰國時候摧殘文化的主動力，我也大略可以分說在下面：

一專制一尊是摧殘文化的原動力　秦國宰相李斯有「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這是抹煞是非推翻衆理唯一的專制手段。荀子說：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解做而字用——以聖王之制為法。」——解蔽篇

以聖王為師，以聖王為法，而不以學理為師，公理為法。他的專制態度，發達到如何程度？韓非子——也說：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

法令者，必禁。』——問辯篇

明主是什麼主？主是國家主義最豐富的主；明主之國是什麼國？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的國；明主之國之法令是什麼法令？當然是保護國家主義的法令。這便是專制，這便是一尊絕對無思想家發展的餘地！

二功利富貴是摧殘文化的原動力　這功利，是說狹義的功利主義；那時國家擾攘不寧，一般人的目標，一方面爲功利所引誘，一方面爲生活所逼迫，於是羣趨而出於功利之一途。周游歷國舌疲唇焦人人腦中懸一個季子——位尊而多金的偶像。思想家的眼光，常注目在各種制度的前一程，不計眼前狹義的功利，而注目在將來最大多數之最大功利；但功利主義家的眼光，却專注目於眼前狹義的功利，不惜破壞最大多數之最大功利以獻媚於一人。這一人是什麼人呢？便是借着國家主義以圖一己私欲的快意的野心專制一尊的帝王和諸侯；那獻媚的又是什麼人呢？便是一方面奴顏婢膝以事國主，一方面操刀而屠殺人民的以求換自己尊位多金的無恥政客！他謀人羣多數幸福的思想家，恰巧站於相仇視的地位。戰國時代，又是國家主義功利主義最發達的時代，雖有思想家的潛勢力，但如何抵敵得住

當局的重重壓制，重重摧殘呢？

三懷疑態度是消滅文化的原動力　一切學理，一切思想，都是因欲求解決當時此地困難的環境而產生。——胡適解釋杜威哲學內中有一段比喻道：

「許多蛆在糞窖裏滾來滾去，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灣了。這也是對付環境。一個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嗤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掙紮起來，還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線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以飛不出去。這也是應付環境。」——見胡適文存

戰國時代的學者，終身在戰爭恐慌中過着日子；好似糞蛆滾在牆壁上，蜜蜂飛進了屋子裏，覺得於生活上發生了困難。但人是求和平的動物，他遇到這種恐慌的環境，便創造出種種學理來，研究出種種思想來，以求解決此環境而仍復回到和平進化的路上；糞蛆蟲和蜜蜂，究竟是下等動物，他受牆壁和玻璃的攔阻，不知道別求解決困難途徑，依舊是在牆壁上轉，在玻璃上爬。人是高等有智的動物，他遇到了困難，便用種種學理種種思想去解決這

困難，去找尋光明的路。但是戰國時代不安的原理太複雜了，他的結果，什麼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他解決環境的智力，依舊是等於蛆蟲蜜蜂；而終於找不到眞正解決困難的路。他們找不到眞正解決困難的路，便對於自己平素所主張的學理思想一齊懷疑起來了。孔子和墨子對於人生觀，都有一種自信的精神和解決的方法；倘照這種精神和方法繼續研究下去，不但可以得到解決當時環境的眞理，并且在這數千年前便可以確立一種科學的哲學，而增進數千來科學的文明。無奈後來一到了莊子老子手裏，一轉而爲懷疑態度，去應付時局；他們認做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學理思想，沒有是非，沒有眞假。因此以後的知識階級，漸漸的拿消極態度去對付一切學理思想；更以消極態度去對付當時的環境，而環境也愈惡劣了，文化也因之愈消失了！這都是被莊子的無是非，老子的清靜無爲，和愼到田駢的莫之是莫之非的頹廢主義所害的。此之謂思想家的自殺。

四 迷信事業是消滅文化的原動力 戰國時代的擾亂狀態，越到後來越劇烈了；那所謂孔子墨子的人生哲學，既不能夠解決當時的環境，而減少人民的痛苦——並不是孔墨思想的無用，乃是這思想事業沒有繼續力，所以不能奏效——那懷疑哲學，又是各逞口舌，

無可捉摸，更加不是救急的良方。沒奈何，無可依賴，到戰國末局，便相率而出於迷信之一途，以依賴帝天而求帝天一解其痛苦。但因信仰帝天，卻又不得不承認君王爲天子。天子的威權越大，那變相的國家主義越擴張；國家主義越擴張，那謀羣衆幸福的學術文化越遭政治家的摧殘和厭惡。——那時連諸侯都有迷信，燕昭王且被長生藥所毒死。

戰國正在物質進步思想發達的時代，何以迷信事業也同時發生？除去我說的上面的一大原因以外，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舉的，還有以下三種原因。我如今再轉錄在下面，可以互相參證：

一　那個時代，乃是中國本部已成熟的文明開化四境上各種新民族的時代。——試想當日開化中國南部的一段歷史——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說；但是新民族的許多富於理想的神話，也隨時輸入中國本部。試看屈原宋玉一輩人的文學中所有的神話，都是北方文學所無，便是一證。或者神仙之說，也是從這些新民族輸入中國文明的。

二　那時生計發達，航海業也漸漸發達；於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等神話從海邊傳來。

三　最要緊的原因，是當時的兵禍連年，民不聊生；於是出世的觀念也更發達。同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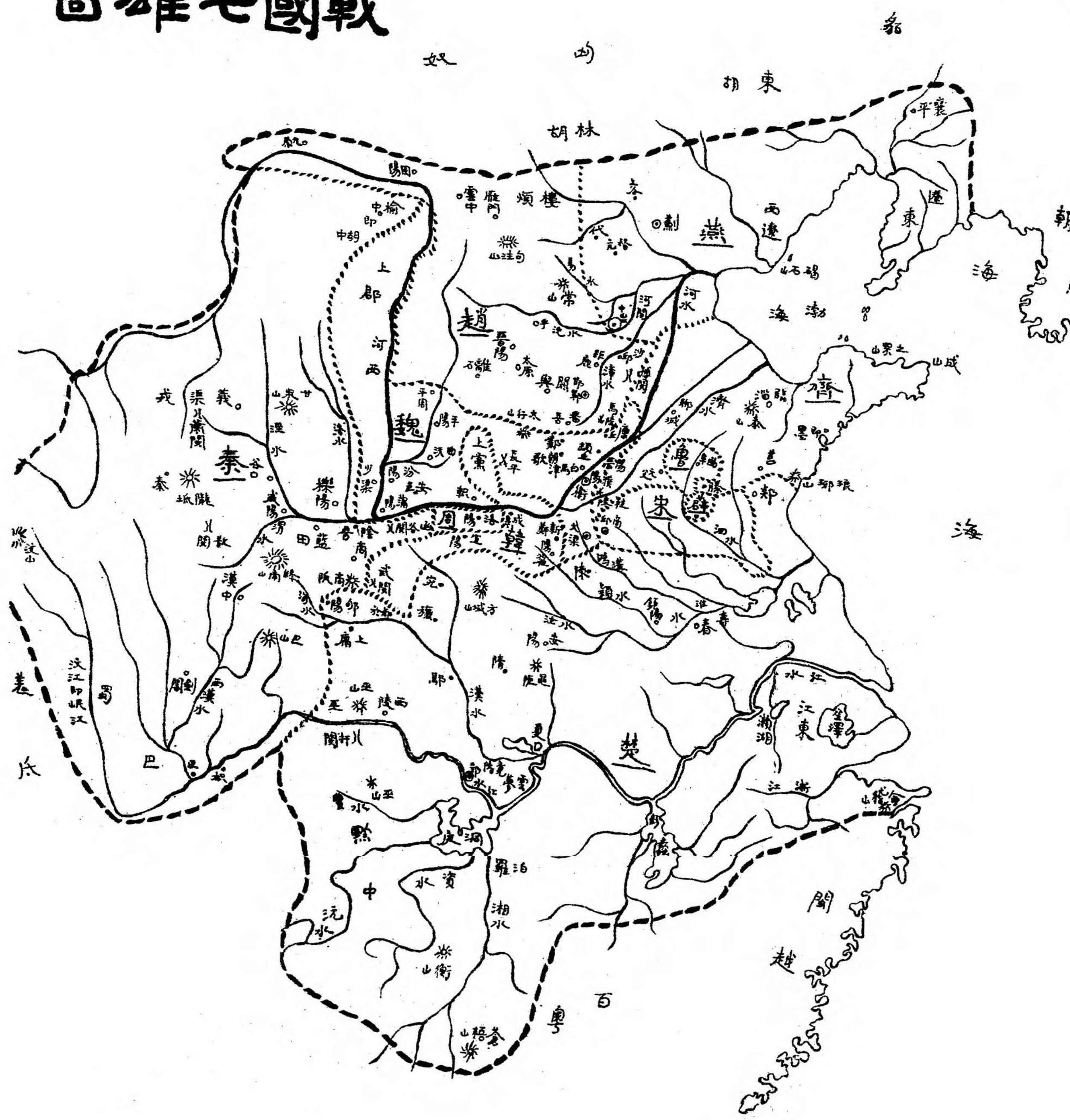
哲學，也有楊朱的厭世思想和莊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見當時的趨勢。……故仙人觀念之盛行，其實只是那時代厭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在這三種原因裏，我承認第三條所舉的理由最是充足。東方人民受天然勢力的優待本來最容易入於頹廢依賴迷信厭世的一流；到了戰國時候，霸政越發達，文化越退步。造成困難時局，使特別產生許多思想家學術家，雖也是當時一般政治家的功勞；但他祇爲保全自己的國家主義起見，不惜摧殘當時的人民，——戰死流離遷徙——又摧殘當時的民衆文化，社會藝術，使中國文化失了傳統精神，直至今日黯淡而無光，這又是那班政治野心家的大罪。

一部戰國策，全是政治野心家——諸侯——侵略民衆活力的成蹟和一班賣嘴圖富貴的政客撥弄是非鬧成的局面。政客之罪，眞是貽臭萬年！直到今朝，他們的孽種還未死盡，還要努力的在粗暴無知的軍閥跟前掀風作浪，造成恐怖世界，作踐民命，摧殘文化；不惜以殘忍手段，保全他少數軍人政客所假託他國家主義。我盼望一般讀戰國策的人們，不要忘了古今中外這一班無業游民的罪狀。

十四，八，三〇，作於上海。

戰國七雄圖



匈奴
東胡
林胡
燕
趙
魏
秦
韓
齊
楚
宋
魯
周
上郡
河西
上黨
渤海
海
朝鮮
遼東
遼西
蜀
巴
黔中
洞庭
湘水
資水
沅水
漢水
淮水
潁水
泗水
江東
閩越
百粤
衡山
蒼梧山
巴山
太行山
常山
泰山
郢
壽春
大梁
新鄭
邯鄲
臨淄
即墨
咸陽
南陽
武關
函谷關
藍田
商
丹陽
巫
西陵
鄢
夏口
彭蠡
震澤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目次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周策

東周

(一)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

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

待命。」齊王乃止。

考 東周——周，是戰國時候的皇帝；其餘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衞，中山，十國，原是周皇封的諸侯。後來諸侯一天一天強大起來，併吞周國的地方；到戰國時候，二周祇剩了一小塊地方。北有魏，西有秦，東南有韓。東周地方，便是如今河南鞏縣；西周地方，便是如今河南洛陽縣西北面舊王城。周考王初立的時候，封他的弟弟——名揭——在河南地方，稱做河南桓公；桓公傳給威公；威公傳給惠公。惠公又封他自己的小兒子名班的在鞏的地方稱王，稱做東周；便把自己的地方，稱做西周。後來班死了，傳給兒子昭文君；東西周便並稱。國王雖在東周，祇有一個空名罷了。戰國策裏稱的周君，都是混稱東西兩周的國王。到赧王即位，便把京城搬到西周去；（周皇封的，原不止這十國諸侯；到二周時候，已被強大的諸侯滅去。） 興師——秦國興師去打周朝，是在周顯王二十三年的事體。 九鼎——鼎，是古時盛熟菜用的器具，三隻脚，裝上兩個耳朶。夏禹王的時候，收服了九州的地方，搜得九州的鐵，鑄成九個鼎。那種鼎，是狠高大的，着地陳列在皇宮裏，稱做九鼎。後來這九鼎算是傳國的寶貝，得到九鼎的便可以做皇帝。這時九鼎在周顯王手裏，秦王要想做皇帝，所以帶了兵到周朝去向周皇要九鼎。 顏率——顏率，是周朝

的大臣。　齊王——齊，也是諸侯國。這時的齊王，是齊宣王，名辟疆。　陳臣思——陳臣思，是齊國的大臣，又名田臣思因爲陳田兩姓，都是齊國的公族。又有稱田期思的竹書紀年裏的徐州子期，便是田忌　少海——少海，又名沙海，在現在河南開封縣北面，有一個地方名叫沙海。葉庭——葉，是地名，便是如今河南的葉縣。庭，是說地方，也有稱章華之庭。徐廣說道：『華容有章華亭。』華容，便是如今湖北監利縣。　得九鼎——得九鼎，是說九鼎，原是夏朝傳給殷朝，周朝又從殷朝得來。殷朝，便是商朝。左傳裏王孫滿曰：『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註　自畫——畫，便是策畫，便是計算。內自畫，便是說一國裏皇帝和臣子自己商量着打主意。　大國——稱對方的國度稱大國，是客氣的意思。這書裏對齊王稱大國，便是說齊國。　何塗——塗，便是說路。何塗之從，是說從什麼路上走出去；因爲九鼎很大的，要搬動他須用許多人。又須有一條大路纔可以搬出去。所以書裏問齊王從什麼一路條上，把在周朝的九鼎搬到齊國去。　寡人——古時，帝王對臣民自己稱寡人。寡，便是少。寡人，是說少德性的人；是自己客氣的意思。　寄徑——徑，便是路。寄，便是借。寄徑，是說借別國地界的一條路走走。　醯壺醬甄——

——醯，便是醋。小口子的瓶，稱做甀。非效醯壺醬甀，是說九鼎很大的東西不是和醋壺醬瓶一般小的東西，可以比得。效，是比的意思。　灕然——輕輕的跑得很快和水流的一般，稱做灕然；是說搬動九鼎，要挈動許多人，不是可以輕輕的跑得很快的。　猶無與——給東西，稱做與。猶無與耳，是說好似不曾給東西一樣。

（二）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

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

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

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考】宜陽——宜陽，在戰國時候是韓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宜陽縣東面。周赧王七年的時候，秦國派兵去打韓國宜陽地方。　趙累——趙累，是周朝的臣子。　公仲——公仲，是韓國的宰相，名侈，手下帶許多兵馬。　景翠——楚國的將軍，名景翠，姓羋。這時楚國和韓國聯盟的，秦國打韓國，楚國便打發將軍景翠，帶了兵去救韓國。　甘茂——甘茂，是下蔡地方人，這時做秦國的將軍，帶兵去打宜陽的。　秦王——這時的秦王，是秦武王，名蕩。　執圭——古時，諸侯手裏拿着的玉條，上頭是尖的，下面是方的，是皇帝封諸侯時候給他的，稱做圭。執是手裏拿着。　柱國——楚國的大官，稱做柱國。　煑棗——煑棗，是地名，在山東荷澤西南地方。效，是獻上去。效煑棗，是說秦國拿煑棗的地方獻與楚國。

【註】羈旅——羈，是說寄住。旅，是說做客人。甘茂，不是秦國人，做秦國的將軍，好假寄住的客人，

所以稱他羈旅。 周公旦——周武王的兄弟，封周公，名旦，在周朝有大功。比方說甘茂能打進宜陽地方，他的功勞，和周公旦一般大。 創迹——創，是說除去。迹，是說脚迹。除去脚迹，便是驅逐出境，不許他的脚迹留在這地方的意思。 不聽——是說甘茂攻打宜陽的時候，打了五個月，打不下來，樗里疾和公孫衍都勸他回兵，他不聽，武王又起全國的兵去幫甘茂攻打宜陽。

德東周——德，是說感激。德東周，是說感謝東周。

（三）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考 齊明——齊明，是東周臣子的名字。

註　爲東周——爲字上應該有一個人字，是說有人替東周去對韓王說話，所以說爲東周謂韓王曰。國策裏文法簡老，常常有這種省字的句子。　案兵——案字和按字的意思一樣，是說停住。案兵，是說停住兵隊不動的意思。　德東周——可以德東周，是說可以叫東周感激我，是一種倒裝句法。　持二端——二端，是說兩頭。持二端，是說肚子裏有兩個意思，主意打不定。　不急——不急西周，是說不急帶兵去打西周。　且趣——且，是說快要。趣，是說催逼。卽且趣我攻西周，是說便快要催我去攻打西周。

(四)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考 下水——東西兩周地方，靠近河洛二水。西周地在河洛二水的上流，東周在下流。上流頭築起水閘來，把水擱住不放他流下去稱做不下水。開閘放水，流到下流頭去稱做下水。上流頭不下水，那下流頭的田稻都要枯死，這時西周不肯放水，使東周不得種田。

註 欲爲稻——欲爲稻，是說要到田裏去種稻子。稻田是用水的，麥田是不用水的，所以西周不放水下去使東周不得種稻。 一爲下水——一爲下水，是說西周開水閘，放一回水下去。

（五）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考 昭獻——昭獻，是楚國的宰相，便是昭奚恤。史記索隱說，又名昭魚。 陽翟——陽翟，是韓國的地名，在如今河南禹縣地方。 蘇厲——蘇厲，是洛陽地方人，蘇秦的兄弟也，學他哥哥做說客的。 陳封向公——陳封向公是兩個人名，都是周朝的臣子。

（六）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强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考 史黶——史黶又名史厭，是周朝的臣子。　周君——這周君，是說西周的武公，不是東周的皇帝。　韓公叔——韓公叔，是韓國的大臣。又說韓公叔姓何，因爲姓何的是韓國的子孫。

註 絕塞——絕，是說走過的意思。塞，是關隘。絕塞，是說走過關口。　重使——打發官員到外國去稱做使。重使是說打發做大官的人到外國去稱做重使，是尊重的意思。　聽於秦——是說聽秦國的命令。

（七）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

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考 雍氏——雍氏是韓國的地名，地方在今河南[illegible]縣西南面。楚王——是楚懷王，名熊槐。

註 周粻秦韓——拿米接濟人稱做粻。周粻秦韓，是說周國拿米去接濟秦國韓國。勁王——勁是說強盛，勁王之敵，是說使國王的敵人強盛。速解——是說趕快解去別人的怒氣。

（八）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齊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考 周最——周國的公子，名最。

註 無處——處，處便處。處便是憂慮無處，是說沒有害怕的事體。

（九）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

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考　工師藉——工師藉是周朝的宰相。　周文君——東周的昭文君，稱周文君。　奪民時——在百姓種田的時候，興土木，叫百姓丟去了種田的時候，稱做奪民時。周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做太宰，官替平公造一座臺，妨礙百姓種田的工夫。子罕勸他俟百姓過了種田時候再動工，太宰不聽，所以說宋君奪民時以為臺。　子罕——子罕，是宋國的宰相。不要做官，稱做釋司空，是管刑罰的官。不要做宰相，却去做管刑罰的官，所以說釋相為司空。子罕對宋君說道：『宰相可以有給人做官賞賜人的權柄，請你自己去管。司空是拿刑罰管人，叫人恨的，我去管他。』齊桓公——齊桓公，名小白，是僖公的兒子。　七市——做買賣的地方稱做市。那時齊桓公宮

裏有七條街道，稱做七市。管仲——管仲，號夷吾，潁上人，做齊國的宰相。

【註】見客——打發臣子去見周朝皇帝，稱做見客於周君。客，是說官員。閔閔——心中憂愁的樣子，稱做閔閔。女閭——妓女住的屋子，稱做女閭。管仲第一個行出女閭的法子來。三歸——女人嫁丈夫，稱做有家，所以女人出嫁稱做歸。三歸，是說一個女人嫁過三回丈夫。不免——不革去臣子的官，稱做不免。

（十）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考】溫——溫，是魏國的地名，在今河南溫縣西南方。

【註】普天——詩經小雅北山篇裏有四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是大的意思。普天之下，是說統一個天的下面。莫非王土，是說沒有一處不是國王的土地。率，是依

從的意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說沿着土地直到水邊上，那地面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國王的臣子。水邊上，稱做濱。　出之——出之，是說把人從牢監裏放出來。

（十一）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全秦與强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考　金投——金投，是趙國大臣的名字。　上黨——上黨，是古時的地名。戰國時候，韓國魏國都有上黨的地名，大約在如今山西長治縣一帶地方。　長子——長子，是戰國時候韓國的地

名，他的地方，在如今山西長子縣境的西南面。 大原——大原，是戰國時候趙國的地方，在如今山西太原縣東北面。戰國時候，秦國統統併吞了韓魏兩國的上黨地方；那趙國從太原以西的地方也把守不住，被秦國奪去了。 三晉——周朝時候的晉國，有三個大臣；一個姓韓氏，一個姓魏氏，一個姓趙氏。後來這三個大臣權柄一天一天的大起來，把晉分做了三塊，每人拿了一塊地方做起國王來，因此稱他們三晉。

註 疑天下——戰國時候，秦國最強，齊國最大，天下各國都害怕他兩國的勢力。這時秦國打發他的大臣名叫周最的到齊國去，叫天下各國都疑心齊國和秦國要好聯合起來，借此可以叫別國的人，見了秦國越法害怕，所以說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之，是到的意思。 恐齊韓之合——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這兩句是說祇怕齊國不曾和韓國聯合，却先去和秦國聯合。 國虛——虛，是沒有的意思。國虛，是說國度裏沒有人了。 困徐——困，是叫人受害的意思。徐，是慢慢的意思。東，是說齊國。是說拿這個法子，慢慢的叫齊國受着害，所以說因以困徐爲之東。 已秦地——已，是說已經。已秦地天下之半，是說秦國的地方已經抵得過天下一半的大。天下，是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 何計——何，是說什麼的意思。道，是說稱道的意思。是何計之道，

是說他們的計策有何足道呢。

（十二）右行楚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

右行楚——右行楚是人名，又稱做石行秦。　大梁造——古時秦國官名，有一種名大良造。大梁造，大概便是大良造。　兩周——兩周，是說東周西周。

（十三）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爲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天下集，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考 薛公——薛公便是田文，他父親田嬰封在薛的地方，稱做薛公；田嬰死後，田文接位，別號稱做孟嘗君。薛城在如今山東滕縣南面。 祝弗——祝弗是齊國的人名，史記裏又稱親弗。相呂禮——呂禮，是人名，原是秦國的將軍，逃到齊國來；齊王聽了祝弗的話，拜呂禮做宰相。

語 周最——周最，是齊國的官，和齊湣王名地的十分有交情，後來却被齊王驅逐出國來，所以說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 有用——有用，是說被國王重用，有大權的意思；是說祝弗和呂禮兩人，在秦國便被秦王重用，有大權了。 北兵——北兵，是說帶了兵到北面地方去，便是到趙國去。趙國在齊國的北面。 收周最——收，是說聯絡的意思。收周最以爲厚，是勸孟嘗君去聯絡周最，厚自己的勢力的意思。 反齊王——反，是挽回的意思。行且反齊王之信，是說又可以挽回齊王驅逐周最的心，越法相信他。 天下之變——天下，是說六國。六國的局勢變換，稱做天下之變。倘然齊國和秦國聯合起來，那祝弗呂禮便有權，孟嘗君便無權了，這便是天下之變。 天下集——是說天下各國都到齊國地方來會集。 誰與爲其國——誰，是說什麼人。與，是和他。爲，是說做。誰與爲其國是說什麼人和他做國家的事體；是說祝弗這班人去了齊人身邊沒有人替他做國家的事體了，便要來找孟嘗君去做國家的事體了。 外

周最——不用，稱做外。外周最，是說不用周最。不和人要好，也稱做外，示秦——拿東西給人看，稱做示。急兵以示秦，是說趕快帶兵去打秦國。秦以趙攻，——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這說秦國認做趙國去打秦國，和齊國去打趙國是一樣要去取秦國的意思。不處——處，是平安的意思。必不處矣，是說一定不得平安的了。天下之理——卽天下之理也；這一句，是說便是告訴天下各國，齊國打算去打秦國的道理呢。

(十四)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考 蘇秦——蘇秦，是人名，號季子，是洛陽軒里地方人，有口才，拿合從的法子，去勸六國，大家同心抵敵秦國，做了六國的宰相。

(十五)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

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考證 仇赫——仇赫，是人名，做宋國的宰相。　三國——國，是說齊國韓國魏國三國。　應趙宋——應，是說在一塊兒的意思。應趙宋，是說秦國和趙國宋國合在一塊兒，去打敗齊韓魏三國。　東方——東方，是說齊國因爲齊國的地方在中國的東面。　不固——固是堅牢。不固，是說韓魏兩國和齊國的交情不堅牢。　賣趙宋——因爲自己要得好處，害別人得禍水，稱做賣。賣趙宋於三國，是說仇赫不能打敗三國，便是害了趙宋兩國。　秦趙必相賣——是說秦國趙國怕韓魏聯合起來，必定要大家違背了條約去和韓魏國王聯合起來。

（十六）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

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强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考 薛公故主——齊國的湣王，要殺孟嘗君，孟嘗君害怕，逃到魏國去，魏昭王拜他做宰相，去聯合了秦國趙國和燕國，一塊兒帶了兵去打破了齊國，連孟嘗君自己在齊國的薛城也亡去了，所以說薛公故主，輕忘其薛。 先君——稱死去的父親，稱做先君。這裏是說孟嘗君的父親田嬰。田嬰封做靖郭君。 魏王——魏王，是說魏國昭王。 齊奴——周最到齊國去做齊國的臣子，所以周最自己稱做齊奴。

語 陰勁——陰，是說暗地裏。勁，是說有力。暗地裏拿兵力去幫人，稱做陰勁。是說秦國必定在暗地裏拿兵力去幫助趙國，叫趙國去和齊國打仗。 不已收——收，是說聯合的意思。恐秦不已收也，是說趙國怕秦國不和自己聯合，所以不敢和齊國打仗，却先和齊國去聯合。 王無人

焉——王，是說魏王。秦國趙國都要去和齊國聯合。齊國若與秦趙兩國聯合，那魏國便要受着害，所以說魏王倘然沒有人去和齊國聯合，是不可以的。 無因事——因，是說機會。無因事，是說沒有做事體的機會了。 不與產——產，是說糧餉。不與伐齊者產，是說不給去打齊國的人的糧餉。 不能傷齊——這一段的意思，是說合天下的兵力不能夠打倒齊國；倘然忽然出了事體，便當替魏國去救齊國；倘然天下沒有變動，秦國和趙國便不去搶着聯合齊國；那時齊國的勢孤，魏國便可以去打他了。

（十七）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考 祭地——拿地上的出息做祭祀用的，稱做祭地，便是祭田。 鄭朝——鄭朝，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 太卜——古時，朝廷有卜課的官，國家有大事，是由卜官卜一個卦，問問吉凶。那官的領班，稱做太卜。 王病——這個王，是說趙王。

(十八)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考 杜赫——杜赫,是人名,是周朝人。

註 重景翠——景翠是人名。重景翠於周,是說想法子拿景翠這個人,叫周朝人看重他。無可以求——無可以求,是說便是求了也是沒用的。且爲大人——大人,是說富貴的人。且爲大人,是說快要做富貴的人。

(十九)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

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

考 司馬翦——司馬翦，是楚國的臣子。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公子咎——周共太子有五個小老婆生的兒子公子咎是五個兒子中的一個。 左成——左成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

註 庶子——小老婆生的兒子，稱做庶子。 無適——適，是說夠得上資格的意思。無適立也，是說沒有可以夠得上資格立個國王的人。 交絕於周——是說封公子咎做太子，周朝倘然不答應是楚國和周國的交情從此斷了。 微告翦——不便明說，用隱隱約約的說話說出來，稱做微。楚國打發臣子司馬翦到周朝去運動周朝的皇帝，打算立什麼人做太子，拿隱隱約約的說話，告訴司馬翦，所以說微告翦。 廧夫空——廧夫是說微賤的小官，空是人名。

(二十)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

『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爲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聚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考 三國——三國，是說韓國趙國魏國。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叫稷的。

譯 秦之輕——以秦之輕也，留其行；這兩句是說周朝打發他的宰相到秦國去，秦國看不起周朝的宰相，周朝的宰相便留住在周國裏不去。　秦之輕重——是說秦國的看輕周朝宰相，和看重周朝宰相，還不能預先料定呢！　重周——是公重周，是說你能夠叫秦人看重周朝的意思。　周聚——周聚便是周最。古字聚字和最字通用；這兩句是說周最和齊國聯絡，所以齊國看重周朝。如今宰相去聯絡秦國，秦國也看重周朝。重國是說強大的國度，周常不失重國之交，是說周朝能夠常常不失去強大國度的交情。

（二十一）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

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考 宮他——宮，是姓；他，是名；是周朝的臣子。 馮旦——馮，是姓；旦，是名；是西周的臣子，也稱馮且，又名馮雎。 候人——在路上迎送賓客的官。

（二十二）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考 昭翦——昭翦，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

註 賊公——這個公，是稱昭翦。第一個賊字，是說壞人。第二個賊字，是說害人的意思。令賊賊

公，是說打發壞人去傷害昭翦的意思。　宣言——是說東周結識了昭翦，西周便打發人到東周去說昭翦的壞話，對人說話稱做宣言。　以惡之——是說叫楚王和東周結下寃仇。這個王，是說楚王。

（二十三）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考　嚴氏——這嚴氏，是說嚴仲子名遂的。他指使聶政去刺死韓國的宰相，名叫俠累的。　陽豎——陽豎又稱陽堅，是帮着聶政去刺死俠累的人。

註　駟馬——四匹馬拉車子的，名叫駟馬。　讓周——讓，是說責備的意思。讓周，是說埋怨周朝的人。

西周

（二）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考 西周——西周地方，在河南；從桓公傳給他兒子威公，威公傳給他兒子惠公；惠公傳給他兒子武公，這時候都稱西周。到赧王死的第二年，被秦國逼着遷都，又過了六年，和東周一塊兒

滅亡。 攻楚——這是周赧王十七年的事體，齊韓魏三國因爲楚國違背合從的條約，大家帶兵去打楚國。 攻秦——周赧王十七年，孟嘗君從秦國逃回齊國，齊國怨恨秦國，便約會韓魏兩國的兵去打秦國。 韓慶——韓慶，是西周的臣子。 宛葉——宛葉是兩處地名。宛，是如今河南南陽縣地方。葉，是如今河南葉縣地方。 函谷——函谷，是座關名，有新舊兩關，新關在如今新安縣東，西舊關在如今河南靈寶縣南面。現在潼關東面都稱函谷關，便是古時桃林塞地方。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昭襄王名稷的。 東國——東國，是說僮，下相，取慮，三處地方。僮，在如今睢甯縣地方。下相，在如今江蘇宿遷縣地方。取慮，在如今安徽靈璧縣北面地方。 三國——這三國，是指齊國，韓國，魏國。

【註】 益之——這個之字，是指韓魏兩國，益，是越法的意思。是說去打秦國，越法叫韓魏兩國強盛起來。 藉兵乞食——是說不叫秦國知道我兵少糧少的意思。 出楚王——出楚王，是說送楚王回國去的意思。這時候秦國把楚懷王名槐的騙到武關地方，捉往他，後來把楚王送回國去，和楚國講和。 自免——是說叫楚國割去東國一帶地方給齊國，那秦國纔能免去辭公打進國裏來。

（二）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考 犀武——犀武是魏國的宰相，史記上又稱做師武。 伊闕——伊闕是一座山名，又名闕塞山，又名龍門山，又名闕口山，又名鍾山，在如今河南洛陽縣的西南面地方。 李兌——李兌是做趙國的司寇官，後來封做奉陽君。

註 因君——君，是指李兌。因君而講，是說託李兌去和秦國講和。 疾支——疾，是說用盡氣力。支，是說支撐着。 重亦盡在趙——重，是說有威權；因為趙國能夠叫秦魏兩國受他的影響，那威權統統在趙國了。

（三）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衞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考 樗里疾——秦惠王的弟弟，名疾，他住的里傍有一株大樗樹，因此別號樗里子；因爲他長得聰明，又稱他智囊。樗里，現在長安縣城的西面，舊時長樂宮的西面。 迎之以卒——一百個人稱做卒，說帶一百個人去迎接樗里疾，是敬重客人的意思。 楚王——這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叫槐的。 秦客——這秦客是說樗里疾，說他是秦國來的客人。 游騰——周朝的臣子姓游名騰，也稱游勝。 智伯——晉國的官，姓荀名瑤，死後上謚稱襄子。 厹由——厹由是地名。史記中稱仇猶，韓非子書中稱仇由，在如今山西盂縣東北面。 廣車——橫闊的車子，稱做

廣車。韓非子裏說：『智伯帶兵去打仇由，仇由路上攔住了走不通；便造一架大鐘去送給他，仇由地方的國王很歡喜，便拿去攔路的東西，請智伯進去，那仇由從此便滅亡了。』 桓公——這桓公，是說齊發公，名小白。是僖公的兒子。

註 入周——這時秦國打破了宜陽地方，便打發樗里疾到周朝去。 號言——大聲說話，故意要人聽見，稱做號言。 襲蔡——暗地裏帶兵去打別國，稱做襲。這時齊桓把蔡姬退回蔡國去，不曾斷絕婚姻，蔡國的人，把蔡姬嫁去了，齊國動怒，祇說帶兵去打楚國，却暗暗的去打蔡國，所以說是襲蔡。 蔡厹由戒之——叫他拿蔡厹由兩國滅亡的情形，做個榜樣。 衞疾——衞，便是保護。疾，便是說樗里疾。

（四）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

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考 雍氏——楚國第二回帶兵去打雍氏，所以稱雍氏之役。役，是說一回事體。　蘇代——蘇代是洛陽地方人。史記裏說：『蘇代是蘇秦的弟弟。』譙周說：『是蘇秦的哥哥。』　高都——高都，是韓國的地名，又名部都，城在如今河南洛陽縣的西南面。　公中——公中，便是公仲名侈。　昭應——昭應，是楚國的武將。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懷王，名叫槐的。　倉廩——藏穀的地方，稱做倉。藏米的地方，稱做廩。

註 收之以飢——是說趁韓國鬧飢荒的時候，去取得雍氏的地方。收，便是取的意思。　告楚

病——病，是說國度裏鬧飢荒。告楚病，是說拿自己國度裏鬧飢荒的情形，去告訴楚國。焚周之節——古時兩國打發人來往手裏拿着節，是有氣節有信用的意思。焚節，是說燒去了節，不通來往。

（五）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考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昭襄王名稷的。 應——應，是地名。古時一個國名，如今河南魯山縣東面有一座應城，這時是屬周朝地方。 太后——這太后，是說秦昭襄王的母親芈氏，是楚國的女兒名芈八子，稱宣太后。

（六）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

一人過曰：「善射，可敎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曰善，子乃曰可敎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敎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考 敗韓魏——周赧王二十二年，秦國的將軍白起，帶兵打敗韓國魏國的兵，在伊闕地方打破了五座城池。 藺離石祁——藺離石祁三處，都是趙國的地名。藺，在如今山西離石縣西面。離石，便是如今的離石縣。祁，便是如今山西的祁縣。秦國奪取藺離石祁三處地方，是在周赧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的事體。 白起——白起，是秦國的戰將，郿地方人，是秦國大夫白乙丙的子孫。 梁——是韓國的都城，在如今河南開封縣西北面。 養由基——養，是姓，名由基，楚國人，善射箭，百發百中。 支左屈右——這是說射箭的樣子，伸直，稱做支。支左屈右，是說射箭的時候，伸直左面臂膀，屈轉右面臂膀。列女傳裏說：『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推開去稱做拒。越

絕書裏說：『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嬰兒。』

註 攻用兵——攻，是說有本領的意思。攻用兵，是說善於用兵。 善息——善，是說到了極好的地步。息，是說停止。善息，是說人有本領到了極好的地步，便當收藏起來，停止不用，養養自己的力。 弓撥矢鉤——撥，是說失手反打出去。鉤，是說彎屈。弓撥矢鉤，是說拿弓一失手反打出去，箭射出去，箭尖兒便彎了。

（七）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

考 山南——這山，是說伊闕山。山南，是說伊闕山的南面。 吾得——吾，是姓；得，是名；是楚國的將軍。

註 泄之楚——泄，便是漏洩。泄之楚，是說把消息洩露給楚國知道。 器名——是說周君給

吾得的器。把那器的名目一一告訴楚王。

（八）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考註 方城——方城，是山名，在古時楚國地方，又名長城山，又名萬城山，在如今河南葉縣地方。方城之外，是說方城北面地方。　四國——這四國，是說韓國，魏國，齊國，秦國。
道二周——二周，是說東周、西周。道二周之間，是說借路走過東西兩周的中間。

（九）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為

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考 司寇——司寇，是古時的官名；好似如今的大理院，專管刑罰的事體。　布——布，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　齊王——這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函冶氏——打五金東西的，稱做冶。函是姓。這姓函的，是做打鐵官的，所以稱函冶氏。　齊太公——齊太公，姓田，名和，是田常的孫子。田和第一個接呂氏的位做齊侯，所以稱太公。　立果——果，是周太子的名字，立周太子果做周朝皇帝。

註 周最不肯——齊湣王是和周最要好的，要立他做太子，又拿銀錢送給他，周最推讓不肯做太子。周朝便把周最不肯做太子的話去告訴齊國。　歸其劍——這一句是說還了他的劍，向他要回買劍的錢。　折而不賣——折，是說虧本。越人雖拿一千金向他買劍，但他因爲不夠本，不肯賣去。　獨知——是說一樣貴重的東西，是人人知道的，一定不是祗有一個人知道的，

所以說必無獨知。讓之——拿說話遮掩，稱做讓之。嫁之——欺侮人，稱做嫁之；好似賣友的意思。多巧——多巧，是說多欺詐的事體。信貨——信貨是說眞値錢的東西。

（十）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考 南陽——南陽，是地名，是魏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信武縣。河南——河南，是西周的都城名，在如今河南洛陽縣西北面。

註 難往——難，是說害怕的意思。難往，是說害怕不敢去。辭於秦——辭，是說推託的意思，是說拿魏兵在河南做推託，不到秦國去。

（十一）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有患

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成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成也。

【考】魏王——這個魏王，是說魏昭王名遬的。 上黨——上黨，是魏國的地方，在如今山西晉城縣一帶地方。 綦毋恢——綦，是姓，無恢是名，是周朝的臣子。 塞——塞，是關口。這個塞，是說伊闕塞。 兩上黨——戰國時候，上黨的地名有兩處；一處在韓國，一處在魏國。

【註】求救——秦國打敗魏國；便進兵去打周朝。魏國敗將犀武到魏國去求救。 梁囿——花園，稱做囿。梁囿，是梁國地方的花園。 溫囿——溫，是地名。溫囿，是說溫地方的花園。溫囿，近周朝地方。溫囿不下，此是說溫地方的花園，也不弱於這梁國的花園。 謀主——謀，是說打主意。

謀主，是說商量事體時候打主意的人。 贏四十金——贏，是賺錢。溫囿去獻給魏王，得八十金；獻給周君便得一百二十金，所以說賺四十金。

(十二)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考 樊餘——樊餘，是周朝的臣子。 南陽鄭地三川——南陽，是韓國的地方，現在河南南陽縣，這地方近楚國，所以說方城之外危。鄭地，如今河南鄭縣新鄭汜水一帶地方，都是舊時鄭國的地方。三川，是說伊水洛水河水三條水，秦朝時候有三川郡，漢朝稱河南郡，如今河南洛陽縣一帶地方。所以說包二周，這三條水，都是圍住東周西周地方的。 燕上黨——秦國的上黨郡，在如今山西冀甯道長治晉城遼沁一帶一縣，分那時韓國和魏國換地方，把上黨的地方，歸併給韓國，所以說兼兩上黨。 羊腸——趙國有一個險要的關口，名叫羊腸，一條路長三里，又險

又狹，彎彎曲曲有三里路長，好似羊肚腸一般，所以稱做羊腸；在如今山西壺關縣東南面。

【譯】楚趙皆輕——輕，是說卑賤，給人瞧不起。韓國魏國給人看重了，那楚國趙國便要被人看輕了。止易——止，是說攔阻。易是說交換地方。

（十三）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考】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昭襄王稷。

【譯】聲畏天下——聲，是說名氣。說秦國倘然帶兵去打周朝，便得了臣子打皇帝的名氣，叫天下各國因爲秦國有打皇帝的名氣，見了秦國害怕，那各國諸侯便一齊去和齊國要好了。兵弊——弊，是說辛苦了。兵弊於周，是說秦國因爲打周朝，兵力都用盡了。合天下——合天下於齊，是說叫天下各國都和齊國聯合起來。橫行——東西是橫，南北是縱。橫行，是說向東面

行去。

〔十四〕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宛——宛，原是申伯的國度，春秋時候，歸屬了晉國。 飢——種穀不熟，稱做飢。 鄭國——鄭國姓姬，封伯爵，周厲王的兒子名友的，封在鄭的地方。起初建都在咸林，便是如今陝西華縣地方，到鄭武公時候，遷都在溱洧地方，便是如今河南新鄭縣。 邾——邾國，姓曹，封子爵，顓頊皇帝的子孫名挾的封在這地方。戰國時候改名稱鄒，便是如今山東的鄒縣，被楚國滅去的，並不是被齊國滅去的。 莒——莒國，姓嬴，封子爵，少昊皇帝的子孫名茲社名期的封在這地方，現在山東的莒縣便是古時的莒國。周孝王十年，楚國滅去莒國，後來歸併給齊國。 陳——陳國，姓姬，封侯爵，虞舜皇帝的子孫名胡公滿的，封在陳地方，在如今河南淮陽縣地方。周敬王四十一年，楚國惠王名章的滅去了陳國。 蔡——蔡國，姓姬，封侯爵，周武王的兄弟名叔度

的封在蔡國，便是如今河南上蔡縣地方。到平侯時候，搬到新蔡地方，便是如今新蔡縣。到昭侯時候搬在下蔡地方便是如今安徽壽縣。周定王二十二年楚滅蔡，便是下蔡。

（十五）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考註 司馬悍——司馬，是姓，悍，是名，齊國的臣子。 左尚——左，是姓，尚，是名，周朝的臣子。 齎周最——齎，是擁戴的意思。齎周最以爲太子是說擁戴周最做周朝的太子。 何欲置——置，是立的意思。何欲置，是說打算立什麼人做太子。 微告——微告，是說稍稍透露一點消息，不把完全情形告訴他。 以此得事——事，是說做高官。左尚因爲教司馬悍勸齊王送周最地方的事體，便得了高官。

（十六）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

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考 三國——是說魏，韓，齊三國。魏王——是說魏哀王。

註 聚——村坊人家多的地方，稱做聚。設舍——出兵在路上住一夜，稱做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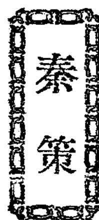
（十七）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考 周足——周姓，足名，是周朝的臣子。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秦一

（一）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

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注】秦——秦國姓嬴，周朝時候，封伯爵，他是顓頊帝皇的子孫，從柏翳傳下來十幾代，到非子，周孝王封他做附庸國，在秦的地方造一座城池，這地方在如今陝西清水縣。到秦襄公時候，替周朝打仗有功，封做諸侯，纔立一個秦國，搬都城在汧的地方，便是如今隴縣南面。到秦文公時候，都城立在汧水渭水的中間，便是如今郿縣的東北面。秦甯公的時候，搬在平陽地方，便是如今郿縣西面。秦德公的時候，搬在雍的地方，便是如今鳳翔縣。秦獻公時候，搬在櫟陽地方，便是如今臨潼縣。到秦孝公時候，建都在咸陽，在如今咸陽縣東面。　衛鞅——衛鞅，是衛國小老婆生的公子，姓公孫，在魏國宰相公叔座手下做事，稱中庶子。　亡魏——魏國宰相公孫痤害病，把衛鞅推薦給魏惠王，魏惠王聽了不做聲，公叔座說道：『大王倘然不能收用衛鞅，請你快快殺死他，不要給他逃出魏國。』待到公叔痤死了，魏惠王不用衛鞅，也不殺衛鞅，後來秦孝公下令求天下有才學本領的人，衛鞅便到秦國去了。　孝公——秦獻公的兒子，名渠梁。　商——地名，便是如今陝西商縣。　太子——這太子，便是說惠文王名駟。　惠王——惠王，便是孝公的太子。

【註】黥劓其傅——傅便是先生。黥是古時臉上刺字的刑罰。刺破臉皮，再塗上墨水，便不能退去。劓，是古時割去鼻子的刑罰。那時秦太子犯了法，要受刑罰。衞鞅說：『太子是國王的後代，不可用刑。』便叫太子的師傅公子虔代收刑罰，又刺破他先生公孫賈的臉，收黥刑。 朞年——一周年，稱做朞年。 歸還——後來商鞅在秦國得了罪逃出去，住在客店裏，那客店裏的人說：『商鞅定下的規矩，凡住客店的須得要有憑據；倘然客店裏的人收留了沒有憑據的客人，便要辦罪。』商鞅不能住客店，便逃到魏國去；魏國人不收，把他捉住了送還秦國，所以稱做歸還。 車裂——車裂，是古時一種刑罰，把犯人的手脚和頭，綁在五條繩子上，繩子的盡頭吊着五匹馬，打着馬向五處跑去，把犯人的身子活活撕破，稱做車裂。裂便是破。

（二）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

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

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

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考 連橫——從東到西稱做橫。戰國時候燕，趙，韓，魏，齊，楚，秦，七大強國，秦國在西北面，此外自東到西都是六國的地方。秦國想出法子來，打發人去離間六國的交情，叫六國自己不和，大家都和秦國來聯合，稱做連橫。 巴蜀——巴郡，蜀郡，是兩個地名，如今四川嘉陵道東面地方，和東川道地方，都是舊時的巴郡。四川西川道，和嘉陵道西面地方，建昌道北面地方，都是舊時的蜀郡。 漢中——從沔陽到上庸，都是漢中地方。沔陽，便是如今陝西的沔縣。上庸，便是如今湖北的竹山縣。 胡——胡，是古時北方的外國，如今山西岢嵐縣北面，是古時樓煩胡的地方。大同縣朔縣以北，是古時林胡地方。 代——代，是古時幽州的地方，如今山西北面代縣一帶地方。 巫山——這山，又名巫峽，古時在夔州地界，如今在四川巫山縣東面。 黔中——古時楚國的地方，如今湖南的辰沅道武陵道一帶都是的。 肴——肴，是山名，又稱嶠山，在如今河南永甯縣北面，西面接着陝縣，這地方名叫殽塞，又名嶠澠，也名澠隘。 函——函，是關名，便是函谷關。 神農——古有神農皇帝，號炎帝，又稱烈山氏。 補遂——補遂，是國名，又稱輔遂國。 黃帝——是上古時候的皇帝，少典的兒子，姓公孫，名軒轅，生在姬水地方，便又拿姬做姓，立國在有熊地方，所以也稱有熊氏。 涿鹿——涿鹿，是山名，在如今直隸涿鹿縣西南面。 蚩尤——

——古時九黎地方國王的名字，與兵作亂，和黃帝在涿鹿地方大戰，被黃帝擒住了殺死。　堯——古時皇帝的名字，姓姬，高辛氏第二個兒子，名叫放勳，從小養在母親家伊侯國裏，後來搬到耆的地方，所以稱伊耆氏。封在陶和唐兩處地方，所以又稱陶唐氏。　驩兜是人名，在堯時候，做司徒官，又名渾沌。堯帝聽了舜的說話，把驩兜祇在崇山。　舜——古時皇帝的名字，姓姚，名重華，他祖宗立國在虞的地方，所以又稱有虞氏。　三苗——三苗，是古時外國名，在如今湖南武陵道東面，湘江道北面，便是如今湖南谿峒等地方的苗子；他的種類不一，在唐虞時候，已有三種苗子，所以稱做三苗。　禹——古時夏朝皇帝的名字，姓姒，名文命，是鯀的兒子。　共工——共工，是古時管水的官。舜時，因共工治水無功，便辦他充軍的罪，充軍到幽州。　湯——古時商朝皇帝的名字，姓子，名履，又名天乙，世稱武王。　有夏——夏，是古時朝代名。有夏，是說周朝的桀王。　文王——周朝第一個皇帝，姓姬，名昌，商朝時候封西伯。　崇——古時國名，在如今陝西鄠縣。夏朝時候稱扈，殷朝時候稱崇。那時有一個崇侯，名虎的，引誘紂皇做種種惡事，被周文王帶兵打去。　武王——周朝第二個皇帝，名發，是文王的兒子。　紂——商朝最後一個皇帝，名受辛。他做皇帝荒淫無道，武王帶兵滅去他。　齊桓——齊國的國王，名小白，僖公的兒子，他

把國度弄得十分興旺。五帝——最古的朝代，先有三皇，後有五帝，五帝：便是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三王，是說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五伯——伯，便是霸。五伯，是說五個強霸的國王，便是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萬乘——乘，是車子。萬乘，是說國皇。太公——太公，是說姜太公名尙的，是周朝第一個宰相。陰符——姜太公著的講兵法的書，名叫陰符。燕烏集闕——闕，便是闕口。燕烏集，是一個闕名。闕，又稱塞。趙王——趙王，是說趙肅侯。武安——武安，是趙國一座城池的名稱，在如今河南武安縣西南面。溢——古時二十兩銀子，稱做一溢。鄭康成又說三十兩銀子，稱做一溢。約從——從南到北，稱做從。戰國時候，起初燕，趙，韓，魏，齊，楚六國訂定條約，一心抵敵秦國，這個法子，稱做約從。山東——這個山，是說終南山太華山。山東之國，是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因爲六國地方，都在山的東面。楚王——這楚王，是說楚威王名商。洛陽——秦國都城，在洛陽，如今河南洛陽縣。季子——史記集解裏說：季子，是蘇秦的號。史記索隱裏說：古時嫂嫂稱小叔，稱季子。

註 地勢形便——說這地方的形勢，無論攻守，都是便利的。天府——許多東西聚集在一起，稱做府。天府，是說天生成出產多的地方。不可以誅罰——殺人稱做誅。不可以誅罰，是說

百姓還不知道怕王法，不能夠拿王法去定他的罪。　不可以使民——是說百姓還不曾信服國王，國王不能夠使用他。　儼然——裝着規矩端莊的神氣，稱做儼然。　庭教——是說親自到我這裏來指教我。　稠濁——稠，便是多。濁，便是昏亂。稠濁，是說往來的公文多，叫人看了頭腦昏亂。　死士——有勇有肝膽的人，稱做死士。　義強於內——是說講仁義的人，肚子裏氣燄強盛的。　元元——元元，是說百姓。元，原是渾厚慈善的意思；因爲百姓都是渾厚慈善的，所以百姓也稱元元。　縢——出門人走路綁腿的帶，稱做縢。　蹻——便是穿在脚上的木屐。木做的鞋子，稱做屐。麻做的鞋子，稱做屩。　橐——橐，便是袋。上底的袋，稱做橐。不上底的袋，稱做囊。不下維——織布，稱做維。妻不下維，是說他妻子自管自坐在機子上織布，不走下機子來招呼他。　革車——打仗用的車子，稱做革車。　散橫——解散連橫的法子，稱做散橫。　廊廟——是說皇帝住的地方。皇帝殿前兩廊，稱做巖廊。廟，原是供祖宗的屋子，又皇宮的前殿，也稱廟。　桑戶棬樞——單扇的門，稱做戶。門臼，稱做樞。桑戶棬樞，是說窮家小戶，拿桑木做門，拿桑條做成一個圈，做假門臼。　撙銜——撙，是攔住。銜是馬嘴裏的嚼鐵。撙銜，是說停住車子。　軾——車子前面靠手的橫木。坐在車子裏的人，見了人便靠在軾上，表示敬重的意思。　側目傾耳

——側，傾，都是歪邪的樣子。側目傾耳，是說見他害怕，不敢正眼看他的樣子。　虵行匍伏——爬在地下稱做匍伏。虵便是蛇。是說見人害怕爬在地下，好似蛇一般的走法。　不子——是說父母不拿自己當兒子一般看待。

(三)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泠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

考 寒泉子——寒泉子，是秦國一個隱士，很有才學。 東山——東山，是說山東。山東，是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 武安子——武安子，便是秦國的將軍白起。白起封武安君。 張儀——張儀，是魏國人，有辯才，到秦國去拿連橫的法子勸秦惠王。秦王拜他做客卿。 冷向——冷，是姓，向是名，是秦國的臣子。 安邑——安邑，是魏國的都城，在如今山西安邑縣西面。

譯 連雞——拿繩子縛在一起，稱做連。想一個法子，使大家互相牽掣住，稱做連雞之勢；好似拿一條繩子，把許多雞縛在一起，一隻雞一動，別的雞也跟着動了。 客卿——卿，是官；別國的人在自己國裏做官，稱做客卿。

(四)張儀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

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

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

士民潞病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車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業也，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

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之力二矣；軍乃引退，幷於李下，大王又幷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之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5]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不忠者！」

考 張儀說秦王——這一篇文字和韓非子初見秦篇完全相同，應該是韓非子說秦王，張儀說秦王，疑是錯了。 秦王——這個秦王，倘然是張儀說秦王，是秦惠王；倘然是韓非子說秦王，便該是秦始皇名政的了。 陰燕——北面是陰面，南面是陽面。燕國在北面，所以稱陰燕。魏國在南面，所以稱陽魏。 荊——荊，是楚國的別名。 齊南破荊——齊，韓，魏，三國伐楚國，奪得宛葉以北地方。楚國在齊國的南面，所以說齊南破荊。這些話應該是韓非子說的，不是張儀說的，因爲張儀死在周赧王六年，這許多事都在張儀死過以後的。 中破宋——齊國滅宋國，和楚魏兩國平分宋國的地方。 西服秦——齊，韓，魏，三國伐秦，打敗秦國的兵，在函谷關地方，

秦割下河東三座城池來講和。　北破燕——齊國滅去了燕國，殺死燕國王名噲的。　詔令天下——說齊國強大，那泗上一班諸侯，和鄒魯的國王，都害怕，對齊國稱臣。皇帝說的話，稱詔令。濟清河濁——濟，河，是兩條水名，都在齊國西北地方。那濟水終年清的，河水終年渾濁的。濟河發源在河南濟源縣，經過山東利津縣流入東海。河水，便是黃河。　長城——齊國湣王造一座長城，攔住北面的匈奴國。那長城從平陰縣北面起到東面琅邪地方。　無齊——無齊，是說齊國滅亡。周赧王三十一年燕國上將軍樂毅，聯合了秦魏韓趙的兵打齊國，直打進臨淄地方，齊王名地的逃出國去，齊國失去了七十餘座城池。　大破荊——荊，便是楚。秦國將軍白起打破楚王，奪得郢的地方，楚國逃到陳國去。郢，是楚國的都城，在如今湖北江陵縣地方。　洞庭——便是洞庭湖，在湖南岳陽縣西南。　五都——都，便是渚。渚，便是湖。五都，便是五個湖：一是湖，二是沅，三是資，四是澧，五便是洞庭，這五個湖，都在楚國。　荊王——荊王，便是楚頃襄王橫。　陳，——陳，是如今河南淮陽縣。　東以弱齊燕——是說東面，可以勝過齊燕兩國。　收亡——周赧王三十九年的時候，楚襄王收東面地方，得到兵十多萬；又西面奪回秦國失去的江邊十五座城池，改做郡，抵敵秦國。赧王四十三年，楚國打發三萬人，幫着三晉去打燕國，又和秦國講和。

華下——華是說華陽地方。華下，是說華陽以下的地方。華陽，在如今河南新鄭縣東南面。梁郭——梁，便是說大梁；外城，稱做郭。 穰侯——穰侯，姓魏，名冉，秦昭王的母親宣太后的弟弟，封在穰的地方，稱做穰侯。穰本來是韓國的地方，後來併入秦國，在如今河南鄧縣東南面。 用一國之兵成兩國之功——這是說穰侯做秦國的宰相，他一面私地裏在魏的地方立城池，一面又把秦國弄興旺來。 中央之國——這是說趙國；趙國在邯鄲，燕國的南面，齊國的西面，魏國的北面，韓國的東面，所以說是中央之國。 長平——長平，是地名，在如今山西高平縣西面。爭韓之上黨——秦國的白起帶兵去打韓國，奪得野王地方，上黨的一條路被他攔住了。上黨的地方官名馮亭，拿了上黨的地方去投降趙國。秦國打發王齕去打破上黨，上黨的百姓，逃到趙國去，趙國將軍名廉頗的，帶了兵到長平地方去救上黨。後來趙國又打發將軍趙括去替代廉頗帶兵，秦國打發白起去代王齕帶兵，白起打敗趙兵，殺死趙括。 邯鄲——鄲邯，是趙國的都城；趙國致侯從中牟縣搬到這地方，在如今直隸邯鄲縣西南面，俗稱趙王城。 河間——戰國時候，河間，是燕趙齊三國交界的地方，因他在漳河之間，所以稱河間，便是如今的直隸河間縣。 修武——又稱甯邑，在如今河南修安縣東面。 東陽——東陽，在戰國時候，是趙國的地

方，在如今山東恩縣西北面。河外——河外，是地面；因爲這地方，在淸河以外，是齊國西面地方，和趙國交界，便是如今直隸景縣地方。中山呼池——呼池，是水名，便是直隸的丘川，他水源出在山西繁峙縣泰戲山東面，流到直隸天津縣地方，和桑乾河合流入海。中山，在趙國，在呼池北面，後來被燕國奪去。白馬——白馬，是水名，稱做白馬津，在如今河南滑縣西面。攻邯鄲——秦國第二回去打邯鄲，被魏國的公子名無忌的打敗了。李下——是一座城池的名，在如今河南溫縣。淇谷——地名，在如今河南淇縣，有一條淇水從沮洳山出來流入衞河。洹水——洹河水源，從河南林縣隆慮山流出，經過安陽，到內黃地方，流入衞河。淇河洹河，都是在紂皇都城朝歌左近地方。三國——是說智伯和韓魏三國，一塊兒去打趙國。趙襄主——便是襄子名，無恤是趙簡子的兒子。智伯向襄主要地方，襄主不肯，智伯便帶兵去打趙國。晉陽——地名，便是如今山西太原縣。決水——把河裏的水開一條路衝出去，稱做決。戰國時候，智伯決晉水灌晉陽。晉水源頭，從懸甕山流出，在太原縣西面。張孟談——張姓，是晉國的公族，名解張，號張侯，後來把號改做姓，世代在晉國做官，孟談，是趙襄子的臣子。兩國——兩國，是說韓魏兩國。

【註】收餘——餘，是說其餘各國；便是說宋魏中山各國，收服了宋魏中山各國，那韓國便成功了。府庫——收藏銀錢的地方，稱做府；收藏兵器的地方，稱做庫。囷——把米穀堆成圓堆兒，稱做囷。懷衽——衽，便是衣襟。小孩子是在父母懷裏衣襟裏養大來的，所以說出其父母懷衽之中，是說在他父母懷中從小養到大。徒裼——空手，稱做徒。解開上衣，露出胸膛，稱做裼。徒裼犯白刃，是說叫一班空手的人去和那拿刀的人打仗。五戰——五戰之國，是說五回打勝仗的國度。比志——比，是聯合的意思。比志，便是說同志。潞病——潞，是說身體瘦弱的樣子。拱手以須——須，是說待候。拱手以須，是說取人國度十分容易，別人拱着手待候着。取欺於亡國——是說拿說話去欺騙快要滅亡的國度。亡國，是說趙國。趙國打發蘇代去對應侯說道：『趙國倘然滅亡了，北面的地方，便要被燕國拿去；東面的地方，便要被齊國拿去；南面的地方便要被韓魏兩國拿去；秦國便得不到多少地方，不如現在分些地方給秦國，大家講了和罷。』秦國便答應趙國講和。怒戰栗——戰栗，是說人害怕得發抖的樣子。怒戰栗而却，是說又生氣，又害怕打敗仗逃去。戰戰慄慄——古書裏有四句：『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戰戰慄慄，是說小心的樣子。垤，便是平地。躓，便是跌交。一日——一日，

是說甲子日。武王在甲子日打破朝歌，紂王自己燒死。　錯龜——錯，是拿的意思；是說拿烏龜卜卦問吉凶的意思。古時，卜卦拿烏龜殼在火裏薰着，看他的紋路，定事體的吉凶。　數策——數策，也是問卦的法子。策，是一種蓍草，稱做神蓍，共有四十九根。蓍草，每四根一數，數剩的數目多少，便定陰陽的爻數，再定卦名，從卦裏看出吉凶來。　昧死——昧，是說不明白。昧死，是說不明白什麼時候死，便是不怕死，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死的意思。

（五）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注】魏不反秦兵——是說魏國借着了秦國的兵去打仗，打死完了，秦兵不能再回來了。反，便是回來的意思。　張子不反秦——張子，是說張儀。張儀借了秦國的兵去打仗，把兵打完了。張儀怕秦國要定他的死罪，便不敢回秦國來。　得志於魏——張儀借了秦國的兵去救魏國，對魏國是有功的人，一定在魏國做大官，也不回秦國來了，所以說得志於魏。　張子必高子——

第二個子字，是說甘茂；因爲這個話是左成對甘茂說的，是說張儀倘然不離開秦國，他的權力總比甘茂大。

（六）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

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先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注】司馬錯——司馬錯，是秦國的人。周朝時候，程伯休的父親做司馬官，從此便把司馬當做姓。 蜀——蜀，是古國名，是黃帝封的，到夏商周三代，世世代代封侯爵伯爵。後來周朝沒有權

力，蜀國王名蠶叢的，自己稱王。蜀國，便是如今四川成都縣。 轘轅——是山名，山上有山坡十二彎，轉下去又轉上來，好似車輪子旋轉着；所以稱轘轅。這山在如今河南鞏縣西南面，山上有一座轘轅關。 緱氏——緱氏，是山名，又名覆釜堆，在如今河南郾師縣南面，有一座緱氏城。 屯留——屯留，也是地名，古時在潞州縣道，歸上黨管的，便是太行羊陽阪道，如今便是山西屯留縣地方。 南陽——南陽，是韓國地方，在如今河南南陽縣。 南鄭——南鄭，是古時鄭國的地方，如今河南新鄭縣西北面，有一座古鄭城。 新城——新城，是地名，如今河南洛陽縣地方，有新城的舊城。 桀紂之亂——桀，是夏朝最後一個皇帝；紂是商朝最後一個皇帝；都是無道荒淫，亡去了國家。這裏拿桀紂，來比苴侯，當初蜀王封他的弟弟在漢中地方，稱做苴侯。苴侯和巴國有交情，但是巴國和蜀國是有讎的，蜀王帶兵去打苴侯，苴侯逃到巴國去，巴國便和蜀國打仗。 二國——二國，是說周韓兩國。 定蜀——張儀司馬錯兩人同去滅了蜀國，所以稱做定蜀。 陳莊——陳莊，是秦國的臣子。

【註】伐韓——這時因爲韓國正帶兵打進秦國來，所以勸他不如伐韓。 親魏善楚——善，是和好的意思；是聯合魏國楚國去打韓國的意思。 二周之郊——城外稱做郊；因爲周國沒有

韓國保護，便可以帶兵直打到周國的城外。　按——按，便是查考的意思。　圖籍——是說一國裏的地圖和銀錢糧食的賬簿；籍便是簿子。　挾天子——挾天子以令天下，是說仗着皇帝的勢力，去叫天下人都聽他的號令。　西僻——僻便是荒僻；因蜀國偏在西面，所以說西僻之國。　戎狄——古時，在中國邊界以外的人，都稱戎狄。戎狄的皇帝，稱做酋長。戎狄之長，是說酋長。　繕（卹）——繕，便是修理。　西海——這個海，不是說眞的海；因爲海裏出產的東西很多，凡是地方上出產多的也稱他海。西海，便是說蜀國；因爲蜀國偏在西面，蜀國的地方出產又十分豐富，所以稱他西海。　名實——名，是說國家的名位；實，是說一國裏的土地財寶。　宗室——宗，是說尊長；宗室，是說周朝；因爲戰國時候，周朝是皇帝，其餘都是諸侯。　秦益強——秦國得了巴蜀，便在楚國的上流頭，在勢上說可以壓迫楚國，所以說蜀國併入了秦國，秦國越法強盛了。

（七）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

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考】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秦王——秦王是說秦惠王。王——這個王，是說楚王。

【語】請相於秦——是勸秦國用樗里疾做宰相。其言——是說樗里疾對楚王說的話。窮——是說張儀在秦國失意的意思。

（八）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語】蠹——木中的蛀蟲稱蠹。這個蠹，是說受害。不處——種樹不處，是說種樹在土地不相

宜的地方。

（九）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考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惠王。 西河——西河便是河西，如今陝西大荔宜川等地方。 皮氏——皮氏是地名，在魏國，在如今山西河津縣地方。 犀首——犀首是人名，姓公孫，名衍，魏國陰晉地方人。犀首是官名，公孫衍做這個官，便拿他做名字。 威王——楚國威王，名熊商。 獻西河之外——周顯王三十九年，魏國獻河西面的地方給秦國。四十年，秦國去奪得河陰皮氏地方。

（十）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

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敎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

考 陳軫——是夏地方人，起初在秦國做官，後來到楚國。郭君——便是虢國公，名醜的；號

國是公爵，姓姬，文王的弟弟號叔，封在這地方，舊時都城在如今陝西寶雞縣東面。後來跟着平王搬到東面地方，又封他在下陽地方，如今河南陝縣東南面有一座上陽城。僖公五年，被晉滅去。　晉獻公——是晉武公的兒子，名詭諸。　舟之僑——舟之僑，是人名，是郭君的大夫。　荀息——荀是晉國的公族，因爲封在荀地方，便姓荀。荀息，是晉國的大夫。　虞——虞國是公爵，姓姬，是仲雍的後代。虞仲第一個受封，立國在夏墟地方，如今山西平陸東北面有一座虞城。僖公五年，被晉國滅去。　宮之奇——宮之奇，是人名，是虞國的大夫。　橫門君——橫門君，是人名，秦國的將軍。　二人——二人，是橫門君陳軫二人。　孝己——孝已，是人名，是殷王高宗戊己的兒子，十分孝順父母，一夜工夫，起來五次服侍父母，母親早死。高宗聽了後妻的讒言，趕他出外，死在外面。　子胥——子胥，姓伍，名員，是楚國地方人，在吳國做官；因爲常常要勸諫吳王，吳王生氣，殺死子胥。

【註】　美女破舌——做臣子的專勸諫皇帝的，稱做舌；好似人嘴裏的舌頭。國王迷了美女的美色，便不聽臣子勸諫的說話了，稱做美女破舌。　逐去——舟之僑勸諫皇帝，皇帝不聽，便帶了他的妻子到西山去。　美男破老——老，是說老成人；美貌男子，老成人見了也要昏迷，所以說

美男破老。 遂亡——亡，是說逃去。宮之奇勸虞公的話，虞公不聽，他便帶了姓宮的合族中人，逃出國去。臨走的時候，他說道：『虞國不能夠到冬天便要滅亡的了。』 驕張儀——驕，是說重用。五國；五國是秦韓魏趙燕齊，是說張儀一個人做着五國的事體，是重用他的意思。 閭巷——閭，是家門，巷，是離家門最近的路；售是賣，說鄰舍知道他是好人，一出家門便有人買去。

(十一)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 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 對曰：『臣願之楚。』 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 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

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考 秦王——秦王是說秦惠王。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 昭陽——昭陽是人名,楚國懷王的宰相。

彼人——是說有兩個妻子的人。

秦二

（一）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自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惟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惟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弊邑之王不能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

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忘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代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

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考 曲沃——曲沃在魏國地方，這時候歸秦國管，便是如今河南陝縣地方，不是晉國的都城曲沃。　楚王——楚王是楚懷王名叫槐的。　齊王——齊王，便是齊湣王。　關——是說楚國北面方城山的關口。　商於——商於，是秦國裏的兩個地名。於便是如今河南內鄉縣西面的古村。　兩國——兩國，是說齊秦兩國。　杜陵——杜陵，是楚國的地名，在如今陝西洵陽縣西面。

註 秦欲伐齊——起初齊國在曲沃地方打敗秦國，這時候秦國帶兵去打齊國，是報曲沃打敗仗的讎。　無大大王——大王，是說楚懷王。無大大王，是說沒有再大過於楚懷王的了。　事令——令，是好的意思。事令，是說不能夠好好的侍秦楚王。　不穀——穀，是善。不穀，是說不善。

國王客氣的意思，自己稱不穀。 廣從——橫面是廣，直面是從。 可以言乎——楚王起初不許陳軫說話，這時陳軫要說話，所以他問一句「可以說了嗎？」

（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 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 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 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 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 有兩虎爭人而鬭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

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惟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考】楚王——楚王，便是楚懷王。　秦王——秦王便是秦惠王。　管與——管與，是人名，也稱卞與，史記裏稱館豎子。　管莊子——管莊子，人名，便是卞莊子。

【註】子秦人——子，是說陳軫。陳軫從前做過秦國的官，所以說他是秦人。　子故——子，是說陳軫。故，是說舊時有交情的人。　不佞——佞，是說有才的人。不佞，是自己客氣，自己稱是沒有才的人。　餘爲寡人——寡人，是國王自己客氣的稱呼。餘，是說剩下來的聰明才學。以其餘爲寡人，是說有大才學的人，祇須拿他剩下來的才學，替我做國王的想想法子，是客氣話。　戾蟲——戾，是貪心的意思。凡是生物類稱蟲。飛禽，稱羽蟲。走獸，稱毛蟲。龜類，稱甲蟲。魚類，稱鱗蟲。人，稱倮蟲。　覆逆——不會做出來的事體，稱做覆。已經做出來的事體，稱做逆。　一二再——三說過了又說，稱做一二。計有一二者難悖，想的計策，說過了再說的，一定是好計策，不能夠錯過

的。悖，便是錯過。

(三)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

考 李讎——李讎是秦國人。 樗里子——樗里子，便是樗里疾。

註 張儀之無秦——是說張儀在秦國沒有權勢了。

(四)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能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

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考 義渠——義渠，是西戎地方的一個國名。西戎便是中國西面邊地以外的外國，如今甘肅甯縣西北面有義渠城。 中國——中國，是說關東的六國。 五國——是說韓，魏，楚，趙，燕五國，一齊去打秦國。 李帛——李帛，是秦國的一處地方名，又稱李伯。

註 請謁事情——謁，是告訴的意思。請謁事情，是說義渠國王離中國路遠，第二回不能夠再見面，便把自己實在的情形說出來。 無事——事，是說打仗的事體。無事於秦，是說不去攻伐秦國了。 燒焫——燒焫，便是毀壞的意思。

（五）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考】扁鵲——扁鵲是軒轅皇帝時候一個有名氣的醫生，到戰國趙簡子時候，又出了一個有名氣的醫生，姓秦名越人，別人也稱他是扁鵲，他家住在盧的地方，又稱盧醫。　秦武王——秦武王是惠文王的兒子，名蕩。

【註】石——古時有一種砭石，是醫病用的。

（六）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

「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考 向壽——向壽，是人名，是宣太后母家的人。息壤——是秦國的地名。魏文侯——魏國

王，名斯。中山——中山是地名，在如今直隸定縣地方。春秋時候，原是鮮虞的地方，周威烈五十八年時候，魏國打破中山地方。史記上說：趙獻侯十年的時候中山武公初立。索隱系本裏說：中山武公住在顧地方，桓公住在靈壽地方，後來被趙武靈王滅去。這樣說來，魏文侯打破的地方，是武公的地方，趙武靈王滅去的地方，是桓公的地方，這兩處地方，都是從中山分出來的，所以都稱他是中山。公仲侈——韓國的公仲，名侈。曾子——曾之姓，曾名參，號子輿，是南武城地方人。費——費，是地名，他舊城在如今山東費縣西南面。名族——名，是字，族，是姓。

【註】積之久——是說上黨南陽的銀錢糧草，都堆積在南陽地方已經許多日子了。先王——這裏先王，是說惠王。稽首——跪下去拜，頭碰着他，稱做稽首。欺魏——是說甘茂到魏國去約會打韓國的事體。息壤在彼——甘茂和武王在息壤地方訂定條約，後人說有條約的，便稱息壤在彼。

（七）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許楚王。』

考 馮章——馮章是人名，是秦國的臣子。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武王。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註 楚懽——懽和歡字是樣的。楚懽而不進，是說楚國得到了地方，便心裏不打進來了，這時候楚國正打發景翠帶了兵去救宜陽地方。　逐亡臣——亡，便是逃。王逐亡臣，是說國王把臣子趕逃出去。

（八）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

【註】卒不上——卒，是說兵士；不上，是說不肯上去打仗。 不論兵——是說不看兵力的厚薄和強弱，硬逼着他去打仗。 餌——餌，是說引誘的意思，說拿利祿去引人。 以宜陽之郭爲墓——是說一定要在宜陽地方，打一場拚命仗，便是打死在宜陽也是願意的。

(九)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侈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

【考】韓侈——韓侈是韓國的宰相，便是公仲。

【註】內攻——是說一國裏的臣子，彼此有了惡感，自己爭鬥的意思。這時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和甘茂有了感惡，大家在背地裏說着話。 無事——是說樗里疾公孫衍沒有互相嫉妒的事體了。 秦衆盡——是說秦國的兵因爲去攻打宜陽，死了許多，大家都怨恨樗里疾和公孫衍兩人，因爲攻打宜陽的主意，是這兩人想出來的。

(十)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

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考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武王名蕩的。

註 不爲韓氏——是說不能夠爲韓氏的事體先去和秦國開戰。楚有變——是說祇怕楚國在背地裏起兵去攻打韓國。不餘怨——事體過了以後稱做餘。不餘怨是說從前雖說兩國有怨恨的事體，但事體過了，也忘記怨恨了。

（十一）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十二）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

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僞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考】蘇子——蘇子，是說蘇代，這時候蘇代替齊國出使到秦國去。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襄王名稷的。 谿谷——谿谷，是地名。史記裏稱鬼谷在如今陝西三原縣西北面這地方有一個淸谷便是鬼谷。 齊湣王——是齊宣王的兒子名叫他的。

【註】甘茂亡秦逍——時候向壽公孫衍兩人不背地裏說甘茂的壞話。甘茂害怕，離開秦國逃去了。 出關——是說逃出函谷關。 處女——女人不會嫁丈夫的，稱做處女。 不肖——不賢德沒有才學，都稱不孝。

（十三）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考】秦王——秦王是說秦武王。 子——子，便是說你，這個你是說公孫衍。

（十四）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

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考 屈蓋——人名，楚國人，在秦國做官的。

註 不惡於魏——是說魏國不恨秦國。

（十五）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考 陘山之事——陘山在如今河南新鄭縣南面，和華陽地方相近。陘山之事，便是說在華陽

地方的事體。那時穰侯出兵去打趙韓魏三國，打破芒卯的兵，在陘山左近華陽地方，奪得了魏國的卷蔡陽長社地方，秦國出兵幫助趙國去打齊國。田章——田章是人名；是齊國的公族。陽武——陽武是地方，在齊國，便是章武，在如今直隸天津縣地方。順子——順子，是人名，是齊國的公子。趙王——趙王，是說趙惠文王名何的。秦王——秦王，是秦昭襄王名稷的。公子他——便是公子池。破齊弊晉——齊國和三晉是連合的，趙國倘然打破了齊國，那三晉便要受他的害了。鈞——鈞，是古時重量的名稱，三十斤稱做一鈞。

【註】解伐——解，是勸戒的意思；伐，是說打仗；是說勸戒趙國，使他不去和秦國聯合攻打齊國。必之弊邑——這個臣，是蘇代自己稱呼。這個王，是說齊襄王名法章的臣稱必之弊邑之王，是說蘇代對齊王說秦國一定不添兵去打齊國的。稱自己的國度，稱弊邑。制齊楚——是說齊國和晉國都打敗了，秦國不用防備別國，可以到南方去打楚國了。安能制晉楚——是說專靠武力去打勝人，却不能叫晉國楚國誠心服人。頓劍——頓，是出來。頓劍，是說拔出劍來打仗。爲之頓劍，是說齊國和晉楚兩國連合了，便替兩國出兵去打仗。腸胃——腸胃，是在人肚子裏的。取三晉之腸胃，是說去攻打三晉的中心重要地方。

(十六)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考】魏子——魏子，是說魏醜夫。　庸芮——庸芮，是人名，是秦國的臣子。

【註】殉——拿活人去跟着死人一塊兒死，稱做殉。

秦三

(一)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

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考 魏冉——魏冉，便是穰侯。 文——文是孟嘗君字，姓田。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襄王名稷的。 呂禮——呂禮是人名，起初在秦國做將軍，後來逃出去到齊國去做官。

註 幷相——說呂禮一定要同時做兩國的宰相。 支秦——支，是抵敵的意思；稱自己的國常稱弊邑。是說齊國替晉國聯合了薛國，還是不能夠抵敵得住秦國的。 操——操，是說拿在手裏也是把持的意思。

（二）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卒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能爲天子；湯武雖

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考 陶——魏冉封在陶的地方，起初封在穰的地方，稱做穰侯。後來又加封在陶的地方，便是如今山西永濟縣北面的陶城。　桀——桀，是夏朝最後一個皇帝名癸。　報惠成昭——昭王時候，拜樂毅做將軍去打齊國，打破了七十多座城池，昭王死了以後，兒子惠王接位，疑心樂毅有

造反的心思，樂毅逃到趙國去；齊國田單打破燕國，統統奪回從前齊國失去的地方，所以說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　吳不亡越——周敬王二十六年的時候，吳國王名夫差的打敗越國王在夫椒地方，便打進越國去。越國王勾踐打發一個大夫名種的去求和，夫差許他講和，到後來周元王三年時候，越國便滅去了吳國，所以說吳故越亡。　齊不亡燕——周赧王元年時候，齊國帶兵去打燕國，打進燕國，奪了國來，燕國的百姓立了昭王。到赧王三十一年，燕國又打破了齊國，所以說燕故亡齊。

【註】客卿造——別國的人，在本國做官稱做客卿。造，是人名。　藉君天下——藉，是靠傍的意思。藉君天下，是說靠着秦國的勢力，去壓服天下各國。　萬乘——萬乘，是說地方大，陶爲萬乘，是說陶國得了齊國的地方，併在一塊兒，便是大國了。　鄰恤——恤，是說受害；據是平安的意思。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是說陶國被鄰近國度拖害，却不能夠過太平日子。　除疾——疾，是說有害的事體。除疾不盡，是說去掉有害的事體，不能夠去完。

(三)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

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四）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

（五）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考】除宋罪——除，是免去的意思。除宋罪，是說免去宋國的罪名。這時宋王名偃的極強橫，起

兵去打滅滕國，打敗齊國楚國魏國，奪得地方幾百里。　亂宋——亂，是說不守規矩的意思。亂宋是說不守規矩的宋國。宋，宋王名偃，射天打地，楚國帶兵去滅去他，大家稱他桀宋，拿宋王比做桀王。

註　慮——慮，是說心裏打算。　百世之時——是說一百世難得的機會。

(六)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考　符離——符離，關在如今安徽宿縣地方。　甘魚——甘魚，阪在如今湖北天門縣西北面。　阿甄——阿甄是兩處地名；阿便是東阿，在如今山東東河縣西面；甄便是鄄，在如今山東濮縣東面。宋衛，乃當阿甄耳；是說宋衛兩國地方，祇抵得阿甄兩縣一般大小。　鄭——鄭，是說新

鄭地方，在如今河南新鄭縣。韓國的都城在新鄭，所以稱韓，便稱新鄭。

註 縣衡——衡，是稱輕重的東西。縣，是掛，也是比較的意思。縣衡，是說比較輕重，是說秦國被楚國打破，便要避去楚國，沒有工夫和齊國比較重了。 積節——積，是說多的意思；節，是說打仗。積節，是說常常有打仗的事體。 權縣宋衛——權，是說暫時的意思。權縣宋衛，是說暫時把宋衛兩國滅亡，收在國裏改做縣城。 越隸——隸，是管束的意思。越隸，是說楚威王滅去越國，越國的地方，統統歸楚國管束。

（七）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考 五國——周愼靚王三年，楚國，趙國，韓國，魏國，燕國，五國的兵一塊兒去打秦國，收兵回去的時候，兵駐紮在成皋地方。 成睪——成皋地方，有一座關，名成睪關，又名虎牢關，在如今河

南汜水縣西面。 秦王——秦王，是秦昭襄王稷。

（八）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

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抑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

考 范子——范子，便是范雎，號叔，魏國人。凡是姓范的都是晉國的舊姓。 王稽——是秦國打發到各國去的人，這時候正到魏國去回來。 砥厄——砥厄，結綠，縣黎，和璞，這四種都是美玉的名稱。

註 椹——椹，是攢木頭的鑽子。 質——質，便是剉刀。 工之所失——失，是說不能看得出材料的好壞來。 凋榮——樹葉枯乾，稱做凋；樹木茂盛，稱做榮。這裏拿凋比作輕，拿榮比作重。

闔於王心——闔，是說關切的意思。闔於王心，是說國王心中關切着。

（九）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

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敎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敎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

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之力焉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

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而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强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

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刑丘，刑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

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睢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考 義渠——義渠，是戰國時候一個外國。惠文王時候，義渠國帶兵來打秦國，大敗。昭王時候，秦國又帶兵去打義渠。 義渠之事——是說周赧王四十四年，秦國滅去義渠國的事體。 呂尙——呂尙，姓姜，名尙，東海上人，周文王時候，拜做宰相。他祖宗封在呂的地方，所以稱做呂尙。 渭陽——渭陽，是說渭水的北面，在如今陝西岐山縣城南。河，是呂尙從前釣魚的地方。 呂望，——呂望，便是呂尙，又稱太公望；因爲周文王遇見呂尙，十分歡喜，說道：『我的太公，望了你許多日子了！』所以稱做太公望。 烏獲——烏獲，是人名，秦武王時候，力氣最大的人。 賁育——賁，是孟賁；育，是夏育；都是衛國有大力氣的人。 伍子胥——伍子胥，名員；他父親名奢；哥哥名尙，都是被楚國平王殺死，子胥逃到吳國去。 昭關——關在如今安徽含山縣北面，小峴山西面。 蔆水——蔆水，便是如今江蘇溧陽縣西北面的溧水，又名永陽江，又名瀨水，是子胥流落的地方。 吳市——吳市，便是如今溧陽縣。伍子胥在吳市求乞。 闔廬——便是公子光，

殺死了王僚，自立做國王，後來打破楚國，國勢便強盛起來。　箕子——箕子名胥餘，商朝皇帝的叔父，做太師官，封在箕的地方，封子爵，所以稱箕子，如今山西榆社縣有一座箕城。　接輿——接輿是人名，楚國人名陸通。　甘泉——甘泉山在如今陝西涇陽縣西北面，又名原鼓原，又名磨石原，又名磨盤嶺，又名車盤嶺，山上有一股泉水，所以稱做甘泉。　谷口——便是古寒門，又稱冶谷，在九嵕山東面，仲山西面，涇河的水從這地方流出山來，所以稱做谷口。　涇——涇，是水名，涇水，從甘肅平涼縣西南面，幷頭山的涇谷向東南面流出來，流到陝西高陵縣，便流入渭水。　渭——渭，是水名，渭水從甘肅渭源縣西面的南谷山中向東南流出，流到陝西華陰縣北面，流入黃河。　隴蜀——隴，便是隴坂，又名隴坻，又名隴首，在如今陝西隴縣西北面。蜀便是四川，四川地方都是山路，十分峻險，拿四川的峻險來比方那隴坂，所以隴蜀並稱。　關阪——關阪，便是殽山，又稱商阪，便是如今陝西商縣地方的商洛山。　韓盧——韓國有一隻聰明的狗，名盧，所以稱做韓盧。　攻強齊——奪取齊國剛壽兩處地方。剛，如今山東甯陽縣地方，有舊時的剛城。壽便是如今山東壽張縣。　破軍殺將——是說齊國和韓魏兩國攻打楚國，後來又和秦韓魏三國打破楚國的兵，在重邱地方，殺死楚將唐昧。　肥韓魏——肥，是說得到好處。是

說攻打楚國，卻叫韓魏兩國得到好處。韓慶替西周去對薛公說道：『你拿這個齊國去替韓魏兩國攻打楚國，九年工夫，奪得宛葉北面地方，卻叫韓魏兩國強盛起來。 中山——中山，是國名。周赧王二十年，趙國滅去了中山。 邢丘——邢丘，是地名，便是如今河南沁陽縣東南面平樂的舊城。春秋時候，是晉國的地方；戰國時候，歸併入魏國。 滎陽——滎陽舊城，在如今河南滎陽縣北面。 太行——太行，是山名，又稱五行山，亦名王母山，又名女媧山，從河南沁陽縣北面起，接連山西晉城縣南面，北面穿過恆山直到直隸地界，一帶山嶺，接着幾千里，是中國最大的山脈；在沁陽晉城中間的一段，最是從南到北的陰險地方，山下一條道路，又狹又險，稱做羊腸道。 斷而為三——三，是說三處地方，一是新鄭，二是成皋，三是滎澤。 田單——田單，是人名，是齊國的遠族，做宰相封安平君。 不聞其王——王，是說齊襄王，名法章。 涇陽是地名，如今陝西涇陽縣。昭王的弟弟公子悝，封在這地方，稱涇陽君。 華陽——宣太后同父親的弟弟名芈戎，封華陽君，後來又稱新城君。華陽是韓國的地方，後來併入秦國。 太后擅行——是說太后和義渠國王私通，生了兩個兒子，便騙義渠來殺死他，起兵滅去了義渠國。 淖齒——淖齒，是楚國的戰將。赧王三十一年，燕國打破齊國，楚國打發淖齒帶兵去救齊國，便做了齊國的

宰相，淖齒要和燕國分割那齊國的地方，便捉住了齊王殺死。 閔王——閔王，便是湣王名地，的淖齒數說閔王的罪名，便抽出閔王身上的筋來，掛在宗廟的梁上。 李兌——李兌，是人名，做趙國的司寇官，後來封做奉陽君。 主父——主父，便是稱趙武靈王名雍的。赧王十六年，武靈王傳位給他小兒子名何的，自己稱主父。赧王二十年，趙國舊時的太子名章的造反，公子成李兌都帶兵打平他，太子章逃到主父宮裏，公子成和李兌都帶兵圍住了主父的宮。主父不能出宮，捉雀兒窠裏的小雀兒吃着，三個月多，便餓死在宮裏。 高陵——昭王封他同母生的弟弟名顯，做高陵君。高陵地方，在如今陝西高陵縣西南面。 齊公——是說齊桓公。 管仲——管仲，名夷吾，是潁上地方人，姬姓的後代。 仲父——父，是男子尊重的稱呼，音夫。齊桓公拜管仲做宰相，十分尊敬他，稱他做仲父。

【語】庭迎——庭，是院子。迎，便是迎接。有客人來，走出院子去迎接，是敬重客人的意思。 閔然——閔然，是說昏憒糊涂；說自己不聽明，是客氣話。 跽——跽，便是跪。 骨肉之間——父母，子女，弟兄，稱骨肉。穰侯是太后的兒子，所以說處人骨肉之間。 橐載——無底的袋袋稱做橐，裝在車子上稱做載橐。裝，是說袋在袋子裏，再拿袋子裝在車子上。 保傅——照料小孩子飲

食衣服事體的，稱做保。教導小孩子讀書的，稱做傅。　照姦——照，是說明白；姦，是說奸刁；是說奸刁的人，他看得出來。　膚寸——膚，是說淺的意思，好似人身上的皮膚。寸，是說小。　罷露——罷，是說疲倦；露，是說在外面；是說常常在外面跑來跑去辛苦的意思。　擊斷無諱——擊，便是打；斷，便是砍；諱，便是避忌；是說用刑罰，該打該殺，是沒有避忌的。　弊御於諸侯——弊，是說獨斷；御，是說制服；是說穰侯專權，各國諸侯都被他制服。

（十）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

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强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考 應侯——應，是地名。范雎封在應的地方，所以稱應侯。 恆思——恆思，是地名。 內史——內史是官名，原是周朝定的官名，秦國仍用這官名；專管京城裏的事體。

註 神叢——樹木多的地方，稱做叢。神叢，是說祠廟多的地方。 叢投——投，便是如今賭錢用的骰子。骰子共有六粒，一把擲下去，所以稱做叢投。 輿趨——背在身上稱做輿；跑得很快稱做趨。 斗食——斗，是比方少的意思；食便是說俸祿。斗食是說官小俸祿少。 尉——尉，是

官兵。古時稱司寇，秦朝改稱尉，是治理盜賊的官。 使者——這個使者，便是說穰侯。

（十一）秦攻韓圍陘，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鬭，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考 陘，——陘是地名，在如今山西曲沃縣東面。 張儀——張儀不曾做過韓國的宰相，書上年代又是錯的。

（十二）應侯曰：『宋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今平原君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尙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考 平原君——平原君，便是趙勝，趙惠文王的弟弟，趙勝封在東武城地方，稱平原君，並不是封在平原地方。東武城，便是如今山東的武城縣。周赧王十七年，趙勝受封。周赧王二十年，公子成李兌殺死了主父。 沙丘——沙丘，便是沙丘臺，紂王造的，在如今直隸平鄉縣東北面。

（十三）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當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飮，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

【註】天下——天下，天下是說關東的六國。相牙——野獸生氣，便拿牙齒咬。兩國相打，好似野獸的相打，所以也稱相牙。與之昆弟——昆弟便是兄弟。與之昆弟，便是說拿他當兄弟一般看待。

（十四）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邵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功。』

考　馬服——馬服，便是趙括。趙括的父親趙奢，在趙國做官，封做馬服君，這地方有一座馬服山，山在邯鄲縣西北面。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國將軍白起打敗趙國的兵，殺死馬服的兒子趙括，所以說禽馬服。禽和擒字一樣。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武安君——武安君便是白起，因他封在武安地方，便稱武安君。　鄢——鄢，是地名，在如今湖南宜城縣西南面。周赧王三十六年，秦國打齊國，奪得鄢的地方。　郢——郢，是地名。周赧王三十七年，秦國奪得郢的地方。　漢中——周赧王三年，秦國奪取楚國的漢中地方。十一年，楚王和秦王在黃棘地方會面，秦國又還楚國上庸地方。三十五年，秦國打楚國，楚國分給秦國漢北上庸一帶地方。　禽馬服之軍——禽，便是捉。秦將白起，活埋趙國投降的兵四十萬人，在長平地方，那兵士都是趙國馬服君的兵，所以說禽馬服之軍。　周邵——周，便是說周公旦。邵，便是說召公奭。　秦嘗攻韓——周赧王五十三年，秦國白起帶兵去打韓國，奪得野王地方。上黨一面的路隔絕了，便投降了趙國，　因而割之——割，便是說割地；是說借着白起來打仗，是因便去割取韓國趙國的地方。

(十五)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汝南，國其憂乎？』

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也。

考 汝南——汝，是水名。汝南，是說在汝水以南的地方，地名。應，鄉。應，本來是周朝的地方，後來

歸了秦國。這時被韓國奪了去，所以說韓之汝南。　東門吳——東門是姓，原姓姬，魯莊公的兒子名遂的，住在東門地方，後來便拿東門做姓。吳是人名，梁國地方一個有學問的人。　蒙傲——蒙傲便是蒙驁，齊國地方人，秦昭王時候官做到上卿，後來做秦國的將軍。

(十六)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

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考 莊——莊，是人名。杜摯——杜摯，是人名；是王稽的副將。

註 孺子——女人美貌的稱做孺子。內某士——內，便是說男女私通。男子漂亮的稱做士。心不有——有，便是願意的意思。心不有，是說心裏不願意。人心固有——固，是說一定的意思；是說美貌的女人，和漂亮的男子，是一定歡喜的。

（十七）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慚；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知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知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

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伯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知而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阬

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刱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一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

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考　蔡澤——蔡澤，是人名，原是蔡國的人，便拿蔡做姓，後來住在燕國，算是燕國人。　鄭安平——鄭安平，是魏國人，鄭是拿國做姓的，和范雎同到秦國。　吳起——吳起，是魏國人，離開魏國到楚國，楚悼王用他做宰相，悼王死了以後大臣造反便射死吳起。　大夫種——大夫，是官名。種，是人名。姓文，字子禽，在越王勾踐時候做臣子，　勾踐滅去了吳國，便賜文種自盡死。　公孫

鞅——公孫鞅，便是商鞅。 孝公——孝公，名渠梁。 公子卬——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兒子。悼王——悼王，名類。 越王——越王名勾踐。 比干——比干，是人名，是紂王的叔父。殷朝時候，做少師官，比干勸諫紂王，紂王生氣，殺死比干，破開肚子挖出心來。 申生——晉國的獻公和齊姜私通，生出太子申生。申生十分孝順父親，後來驪姬在獻公跟前說申生的壞話，獻公便賜申生自盡。 微子——微子，名啓，紂王的庶兄，封在微的地方，是子爵，所以稱微子。微在如今山西潞城地方，有一座微子城。 閎夭——閎夭，是人名，去投文王，做文王四友中之一。 周公——周公，名旦，是武王的弟弟。 成王——成王，名誦，是武王的兒子。 九合諸侯——齊桓公和各國諸侯會面，議事九回；周僖王元年，在北杏地方聚會；二年，在鄄地方聚會；三年，又在鄄的地方聚會；四年，在幽的地方聚會；惠王十年，又在幽的地方聚會；十八年，在檉的地方聚會；二十二年，在首止地方聚會；二十四年，在甯母地方聚會；襄王元年，在葵邱地方聚會。 葵丘——葵丘，是宋國的地方，如今河南考城縣地方有葵丘聚，這地方有一座盟臺又稱盟臺鄉。襄王元年的時候，周公邀集齊侯魯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七國諸侯，在葵丘地方開會。 畔者九國——畔，便是叛，是不依從的意思。齊桓公在葵丘地方會合諸侯，有厲國等九國不到，所以說畔

者九國。　夫差——夫差，是吳國王闔廬的兒子。　凌齊晉——凌，是說勢力比人大。周敬王三十六年，吳國聯合魯國去打齊國，在艾陵地方打仗，齊國的兵打了敗仗。三十八年，吳國和晉國在黃池地方會面，和晉國搶位置的大小，晉國便讓吳國在前，所以說凌齊晉。　太史噭——太史，是姓；噭，是名；是古時一個有氣力的人。　庸夫——庸夫，是說沒有名氣的平常人。夏育，是古時有氣力的人，被田搏殺死。太史噭也被一個不知名姓的人殺死，所以說身死於庸夫。　教民耕戰——商鞅做一部書，書裏面有農戰戰法兩篇。農戰，是教人種田的法子；戰法，是教人打仗的法子。耕便是種田。　夷陵——帝王的坟墓，稱做陵。夷陵，是楚國先王的坟地，在如今湖北宜昌縣。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帶兵打楚國，打破郢地方放火燒夷陵，兩件事體在同一時候的。杜郵——如今陝西咸陽縣東面，有杜郵亭，白起在這地方被劍殺死。　揚越——便是如今廣東廣西和安南一帶地方。　范蠡——范蠡號少伯，本來是楚國宛三戶地方的人，住在楚國的時候，稱范伯，在越國的時候，稱范蠡，在齊國，稱鴟夷子皮，在陶國稱朱公。吳國滅去了越國，范蠡寫一封信辭別越王，坐着船到海上去，從此以後，不再到越國。陶，便是如今山東的陶縣。　伯夷——伯夷，姓墨胎，名允，號公信，孤竹國王的大兒子，所以稱他伯夷。夷，是人死以後的謚法。　喬松

——喬松，是古時兩個仙人。名王子喬歡喜吹笙，有一道人，名浮丘公，度他上嵩山去。赤松子，是神農皇帝時候的雨仙，到崑崙山上常常住在西王母的石室裏面。　酈成君——酈成，是封號，不是地方。　孝文王——孝文王名檉。　莊襄王——莊襄王，名楚，是孝文王的兒子。　始皇帝——秦國始皇帝，名政，是莊襄王的兒子，秦國一統天下以後，第一個皇帝，所以稱始皇帝。　太子丹——燕王喜的兒子太子丹，常常抵押在趙國和秦王很要好，待到秦王做了皇帝，太子丹便到秦國去抵押着。

【註】釜鬲——煮食物的器具，沒有脚的，稱做釜。和鼎一般，有曲脚的，稱做鬲。　皆負重罪——這時候鄭安平帶兵去打趙國，被魏國的無忌打敗了，安平帶了二萬人去投降趙國。河東太守名王稽的因爲私通諸侯，便犯罪殺頭，這兩個人都是范雎推薦的。秦國的法律，被推薦的人犯了法，那推薦的人也和他一齊受罪。　辯智——辯，是說有口才；智，是說聽明；期，是說盼望。辯智之期，是說有有口才聰明的人所盼望的。　符——符，便是說憑據，有憑據可以叫人相信的東西。　欺舊交——是說衞鞅欺騙公子卬的事體，秦國打發衞鞅去打魏國，魏國打發公子卬去抵敵；那公子卬和衞鞅是老朋友，衞鞅寫信去把公子卬騙來捉住他，所以說欺舊交。　阡陌——

阡陌，是說田中間的路；從東到西的路，稱做陌；從南到北的路，稱做阡。　業帝——是說成功了做皇帝的事業。　破橫散從——橫是說連橫，從是說約從。連橫約從兩個法子都沒用了，所以說破橫散從。　馳說——馳是說跑來跑去；說是說做說客。　支解——事體不成稱做支解。支是說零零碎碎的東西，好似樹上的樹枝。解是說分開。　大投分功——大投是說擲骰子，功是比方說賭博的錢。大投分功，是說擲骰子分錢。　棧道——山勢峻峭的地方，沒有路可以走，在山腰裏拿木頭搭成長橋，給人走路的，稱做棧道。　稱篤——稱，便是說；篤，是說病勢利害。

秦四

（一）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是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

勸；我於是三國幷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藍田——藍田是地名在如今陝西藍田縣西面那時候秦國打楚國得了漢中的地方楚國又去打秦國又在藍田地方打敗仗。 鄧——便是鄧襄城；又稱鄧城在如今河南郾城縣東南面。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三國——三國，是說齊韓魏三國。

【註】去楚——去楚，是說丟了楚國去打秦國。 必勸——勸，是說起勁的意思。 出秦兵——是說想法子叫秦國的兵出關去。 秦爲知之——是說秦國知道楚國和三國同謀的，一定不去救楚國了。

(二)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已眠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眠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蒭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考】秦王——秦王，是說秦昭襄王名稷的。 負蒭——負蒭是人名，是魏國的公子。 眠——

眠，是人名；便是韓珉，是魏國的臣子。　佐——佐，也是人名；是負蒭的哥哥。

【註】出齊女——女人被夫家趕出，永遠退回娘家，稱做出，這時魏國王趕出從齊國娶來的妻子，所以稱齊女。　以齊秦劫魏——是說秦王娶了魏國趕出的齊女來做妻子，秦國便可以聯合了齊國的兵去打魏國了。劫，便是帶兵去打。　其母在秦——魏公子負蒭的母，便是齊女。魏國趕出了齊女，秦國把齊女娶去做妻子，所以說其母在秦。　困薛公——薛公，便是孟嘗君。這時候孟嘗君在魏國，所以要圍困他。　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臣，是韓春自己稱呼。因為韓珉要去圍困薛公，所以說替國王去拉着韓珉和公子佐去圍困薛公。

(三)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

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甯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考 三國——三國，是說齊韓魏三國。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襄王名稷的。 樓緩——樓緩，是趙國人在秦國做宰相。 河東——河東，是地名；如今山西河東道。戰國時候，河東的地方，先歸魏國管，後歸秦國。 公子池——公子池，便是公子他。韓非子書上稱公子汜。 三城——三城，是說河東三縣地方：一名武遂，在如今山西臨汾縣西面。一名封陵，便是風陵堆；在如今山西永濟縣南面，一名齊城。 咸陽——咸陽，是秦國的都城，在如今陝西咸陽縣東面，在九嵕的南面，渭水的北面。山水都是向陽的，所以陽咸陽。

譯 割河東而講——講，是說講和；是割下河東的地方給三國，與他講和。 講於三國——是說割武遂地方給韓國，割封陵地方給魏國，割齊城地方給齊國。

(四)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强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接足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考　如耳——如，姓；耳，是名。是韓國的臣子。　魏齊——魏齊是人名；是魏國的臣子。　孟嘗——便是孟嘗君，封在薛的地方，稱薛公。姓田，名文。　芒卯——芒卯，是魏國的將軍，便是孟卯。

中期，——中期，是人名，秦國的臣子，有口才。史記裏稱中旗。　六晉——六晉，是說晉國的六個臣子：韓氏，趙氏，魏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稱做六卿。晉國昭公時候，六卿的權力很大，晉王沒有權，所以稱做六晉。　智氏——姓智的，原是姓荀；後來封在智的地方，便姓智。智伯瑤和韓國魏國去打趙氏，韓魏和趙氏便一齊去打滅智氏。　范中行——范，中行，是兩個姓；范氏便是昭子士吉射，自從士會做了晉國的大臣，封在范的地方，便姓范。中行氏，便是中行文子荀寅；自從荀林的父親做了中行官，便拿中行做了姓。　韓康子——韓康子，名虎。　魏桓子——魏桓子，名駒。　汾水——汾河源頭，出在山西靜樂縣北面，管涔山的南；經過汾陽臨汾幾個縣份，到曲沃地方轉向西流，經過新絳縣到榮河縣北面，流入大河。　絳水——又稱做白水，又稱沸泉，源頭從絳縣絳山地方流出來。　平陽——平陽，是韓國的都城；在如今山西臨汾縣地方，汾水從他的西面流過。　身死國亡——周貞定王十六年，韓趙魏三國打敗智氏，便殺死智伯，分了他的地方，所以說身死國亡。

孰與始強——孰，是什麼；始，是起初。是說韓魏兩國今日這般強盛，比到當初怎麼樣？　板——闊二尺，便稱板。　驂乘——三個人同坐一輛車子，稱作驂乘。　肘——臂膊彎曲的地方，

他的外面凸出的地方，稱做肘。賢在晉陽之下——賢，是說勝過的意思；是說還勝如趙襄子被圍困在晉陽地方。

（五）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族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秦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

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考　戰於陘山——楚威王死過以後，他兒子懷王，立做楚王；魏國聽得楚王死了，便帶兵去打楚國，奪得陘山地方。陘山在如今河南新鄭縣南面，和密縣接界。　上洛——上洛，在如今陝西商縣，就是孝公封衞鞅的地方。　管淺——管淺，是人名，是秦國有計謀的人。　秦王——秦王是秦惠文王名駟的。　楚王——楚王，是楚懷王名槐的。　魏王——這魏王，是說魏襄王。　景鯉——景，是姓；鯉，是名。是楚懷王的宰相。　社稷——社，便是土地神；稷，是五穀神。一國的朝廷，右面立社稷廟，左面立宗廟。

註　絕秦於楚——是說和秦國結交，使他不去幫助楚國。　寡人——寡人，是說孤單的人；做

諸侯的，自己稱寡人，是客氣的意思。秦之楚者——之是說送給的意思。秦之楚者，是說楚國使魏國送地方給秦國，那秦國送給楚國的錢財，一定是多的。不罪景鯉——秦國打發周最，解說楚王，和魏國遇見的意思；所以不恨景鯉，却感激周朝和秦國呢。孤國——孤國，是說秦國；留住他的臣子，是叫秦國和楚國絕交。秦國沒有楚國帮忙，便是孤立的國了。所以齊國魏國不再敬重秦國了。

（六）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卽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

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卽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考】秦王——秦王，是說秦始皇。在位到二十六年上，便稱帝。　頓弱——頓弱，是人名，秦國人。　掩於母——母，是說秦始皇的母親。始皇母，原是呂不韋的小老婆；後來和呂不韋私通，又和嫪毐私通，關住在雍門宮裏。所以頓弱說道：不能掩於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是說始皇的威力，能夠壓住六國，不能夠壓住母親。六國，在山東地方，所以稱六國便稱山東。　殺李牧——李牧，是趙國有名的將軍。秦王政十八年的時候，趙國殺死李牧。　齊王入朝——齊王名建；入朝，是說

到秦國去。四國——四國，是說燕趙韓魏四國。

【註】銚——銚，是種田的傢伙。管子裏的：「耕者一耒，一耜，一銚。」耨——耨，是田地拔草的傢伙。悖然——忽然動怒的樣子，稱做悖然。聽之韓魏——聽，是說聽其自然的意思。這時候秦國和諸侯各國不通來往，所以說聽之。

（七）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

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孤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

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累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孤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衆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民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考】頃襄王——頃襄王，名橫，是懷王的兒子。　西陵——西陵，是楚國的地方；現在湖北宜昌縣地方。　陳——陳，是地名；如今河南淮陽縣地方。　又將兵——將，是說帶兵出去打仗。周赧王三十八年秦國又帶兵去奪得楚巫黔中兩地方。　黃歇——黃歇，是楚國人，黃國的後代子孫；做楚國的宰相，封春申君。　昭王——昭王，名稷。　文王——文王，是秦文王名柱。是秦始皇的祖。　莊王——莊王，是秦莊王，名楚；是秦始皇的父親。　盛橋——盛橋，是人名，是秦國人。　河內——河內地方，是如今河南河北道。　燕——燕，便是南燕，舊城在如今河南延津縣東北面。　酸棗——酸棗，說地名，在如今延津縣北面。　虛——虛，是地名，便是殷墟在如今河南安陽縣北面。　桃人——桃人，便是桃城，是魏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延津縣北面。　蒲——蒲，便是舊時的蒲城；在如今直隸長垣縣。　衍——衍，便是舊時衍城，在如今河南鄭縣北面。　首垣——首垣，是地名。秦朝時候，改稱長垣；在如今直隸長垣縣東北面。　仁——仁，是地名，又稱任；如

今山東濟甯縣，古任城便是。 平——平，是地名。史記稱平邱，在如今長垣縣西南。 小黃——
，小黃是地名；在如今河南陳留縣東北面。 濟陽——濟陽地方，在如今河南蘭封縣東面。 嬰
城——嬰城，是地名。 濮磨——濮，是濮水；從酸棗地方起源，東面流過鉅野地方，流入濟水。如
今河南延津縣，直隸濮陽縣，山東濮縣一帶，是濮水的舊路。磨，是地名，近濮水。濮磨以北，是如今
山東聊城縣直隸大名縣一帶地方。 榆次——榆次，是地名，如今山西榆次縣地方。有說智伯
葬在榆次地方；有說智伯打敗在榆次地方。 伐齊——伐齊，是說周敬王三十六年，吳國王名
夫差的，會合了魯國的兵，去打齊國。 干隧——干隧，是吳王夫差自己到死的地方。在如今江
蘇吳縣西北面。萬安山，又名秦餘杭山又名陽山，又名四飛山，山的另外一支，稱做隧山。吳王伐
齊以後，和晉國會合；兵隊在黃池地方，越王勾踐，便去打吳國。這時是敬王三十八年，到元王三
年的時候，越國滅去吳國。 伐齊——吳國打算要去伐齊國，越王勾踐帶了他的臣子到吳國
去朝見，許多臣子都送東西，吳國的人都快活，便不去防備。越國帶了兵去打齊國。 艾陵——
艾陵，便是艾陵亭，在如今山東萊蕪縣東北面。 越王——這越王，便是越王勾踐。 三江——
三江，是說婁江，松江，東江。浦，是說水邊。越王從三浦進兵，打敗吳王在姑蘇地方，又打敗在干隧

地方。 鑿臺——鑿臺，是說晉陽下臺名。把地鑿成河，去灌晉陽城，便把泥土堆成臺，所以稱做鑿臺。在如今山西榆次縣南面，洞渦水傍。 隨陽——隨陽，又稱隨水；便是如今湖北隨縣。 四國——四國，是說齊趙韓魏四國。 留——留，說地名，舊時宋國的地方；在如今江蘇沛縣東南面地方。 方與——方與，是宋國的地方，在如今山東魚臺縣北面。 銍——銍，是宋國的地方，在如今安徽宿縣南面。 胡陵——胡陵，是宋國地方，在如今江蘇沛縣北面，又稱胡陵。 碭——是宋國地方，便是如今江蘇碭山縣。 蕭——古時有一個蕭國，在春秋的時候，是宋國的附屬國。蕭城在如今江蘇蕭縣西北面。 相——相，是宋國的地方；在如今安徽宿縣西北面。 故宋——故，是說舊時的意思。徐州以西，宋州以東，兗州以南，是宋國舊時的地方。周赧王二十九年，齊國和魏國楚國同去打宋國，殺死宋王名偃的，滅去宋國，把宋國的地方分做三塊。徐州，便是如今江蘇同山縣；宋州，便是如今河南商邱縣；兗州便是如今山東滋陽縣。 泗北——泗，是泗水；泗水在如今山東地力。源頭從泗水縣的陪尾山，西南面流出，到濟甯縣，流入運河。泗水的北面，是說魯國。泗北必舉，是說齊國要併吞魯國了。 河曲——河曲，是黃河轉灣的地方，在古時蒲坂地方；便是如今山西永濟縣東南面。 許鄢陵——許，鄢陵，是兩個地名。許城在如今河南許

昌縣東面：鄢陵城，在如今河南鄢陵縣西南面。　上蔡——上蔡，是地名。在如今河南上蔡縣西南面。　召陵——召陵，在如今河南偃師縣東面。　齊之右壤——右壤，是說右面的地方；齊國的右面地方，便是平陸。平陸舊城，在如今山東汶上縣北面。

【三】鷙犬——壞的馬，稱鷙；鷙犬，是說犬馬的意思。弊，是害處；鷙犬受其弊，是說好似兩隻老虎相打，那夾在中間的犬馬，便受他的害處。比方大國中間的小惠，兩個大國相打，那夾在中間的小國，先着害處。　物至而反——至，便是到了極處。事體到了極處，便要反過來了。　冬夏——冬天，是陰氣到了極點的時候；夏天，是陽氣到了極點的時候。陰氣到了極地，便有生氣；陽氣到了極地，便有殺氣。所以說反。　二垂——垂，是到；二垂，是說從極東到極西。　從親之要——要，便是腰。從親，是說山東合從親近的各國。韓魏兩國在山東六國的中段，好似人的腰。打去韓魏兩國，好似絕斷各國的腰，所以說絕從親之要。　五合六聚——六，是說六國。五合六聚，是說五次會合六國的兵。　靡不有初——詩經大雅蕩之篇裏有兩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靡，是說沒有；鮮，是少。克，是能夠；是說人做事體，起初沒有不是眞心的；到結局，却少有好的。是比方說秦國的強權威力，可以壓得住天下，但怕不能夠壓服到底。　狐濡其尾——水浸濕，稱做濡。易經未

濟篇裏有兩句：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狐狸顧惜他的尾巴，他在水上走過，便把尾巴豎起，不給水打濕；到了極困難的時候，纔把尾巴浸濕。拿這句話來比方不可用強力去打服別國。那國度不是到極困難的地步，是不肯投降的。好似狐狸，不是到極困難的時候，不肯把尾巴弄濕的。沒利——沒利，是說錯過好機會。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是說智伯和吳國都錯過了伐趙國伐齊國的機會在從前，却自己換一個害處在後來。後，是說榆次干隧兩處地方的打敗仗。 勝有日——是說打勝仗的日子，可以看得到了。智伯帶了韓魏兩國的兵去打趙國，圍住晉陽地方，又灌水進城；那高臺祗有三板地方不沒在水裏，灶下都壞了，不能煑飯。晉陽城裏的人，殺着人殺着馬吃着，那晉陽城快要投降了。所以說勝有日矣。 大武——大武，是說大隊的人馬；大武遠宅不涉，是說大隊人馬不怕路遠去打仗。涉，是說跋涉；走山路稱做跋，走水路稱做涉。總之，是說出遠門辛苦的意思。 他人有心——詩經小雅巧言篇裏有四句：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忖，便是猜想的意思；躍躍，是跳來跳去活潑的意思。毚，是說狡滑的意思。這四句的意思，是說別人有狡滑的心思，我都可以猜想得出來。好似那跳來跳去狡滑的兔子，遇到了狗，便捉住了。比方那奸臣遇到了正直的國王，便看得出來，可以治他的罪。 卑辭——說客

氣的話，稱做卑辭；慮患，是說怕禍水。因爲怕禍水，便說客氣的話。 獨攻是說秦國和楚國打仗不罷休，那魏國統統拿了宋國的地方，齊國拿了泗上的地方，是叫齊魏兩國獨自去打仗得了好處。 詘令——說話出去，別人不聽，稱做詘令。 關中之候——關中，是秦國的地方；候，是探聽。關中之候，是說韓國替秦國探聽各國諸侯的動靜。 一經兩海——一經，是說一直打通；從東面到西面，稱做經。秦國得了齊國右面的地方，從西海到東海，都是秦國的地方了。 危動——拿危險的說話說動人的心，所以稱做危動。

（八）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衞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衞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

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夫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考 秦王——秦王便是是秦始皇名政的這時候，秦國已經併吞了六國，稱始皇帝了。 剛平——剛平，原是衞國的地方；趙國在這地方造了城池，所以衞國失了東面的空地方。那衞國人放牛羊吃草，不敢出東門去。這是周安王十九年的事體。 逢澤——逢澤，是地名，在如今河南開封縣東南面。 夏車——夏，便是中國；夏車，是中國的車子。 齊宣王——齊宣王，名辟疆。梁王——梁惠王，名罃。 陳侯臣——陳侯臣是人名，是齊陳敬仲的後代，所以稱陳侯。 郢威王——郢，便是楚國；楚國的都城，在郢地方，所以稱楚國又稱郢。郢威王，便是楚威王，名熊商。

申縛——申縛是人名，是齊國的將軍。 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枝桑，格道，是兩處地名。燕國趙國恨齊國的欺侮魏王，所以出兵到枝桑格道兩處地方去打齊國。 陳毛——陳毛是人名；是齊國人。

【註】舉左案——案，是說攔住的意思。是說左面攔住齊國的兵，右面攔住魏國的兵。 累卵——累，是疊起來，卵，是蛋。危於累卵，說事體危險的樣子，好似把蛋疊起來快要倒下來打碎了。晉國的荀息對晉侯說道：我能夠拿十二粒棊子疊起來再把九個蛋疊在棊子上面。晉侯說道：危險得很！荀息說道：晉國造九層高的臺，三年工夫，不曾造成；男子荒廢了種田的工夫，女子荒廢了織布的工夫，這個也是很危險的樣子。 絕齊——平際，是說同等國度交往的事體。平際絕齊，是說同等的國度，約定了和齊國絕交。 釋劍掫——掫，是說查夜；拿着寶劍查夜，稱做劍掫。釋，是說放去不用，釋劍掫，是說小國見大國害怕，不敢在外面查夜。 委南——委，是說丟去；南，是說做國王。因為做國王的坐在殿上面向南。委南聽罪，是說做國王直丟去王位來投降。聽罪，是說投降的意思。

秦五

(一)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

不驕，伯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伯主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

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考 三家——三家，是說韓魏趙三家。 會稽——會稽，是山名，在如今浙江紹興縣東南面。山的陰面，有一座越王城，便是越王句踐受困的地方。 黃池——黃池，在如今河南封邱縣西南面。東面到西面闊三里。周敬王三十八年，吳國和晉國在黃池相會，和晉國搶做主人。 句踐——越王的名字，是越王允常的兒子。 梁君——梁君，便是說梁惠王。齊策裏說：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恃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 孟津——孟津，是水名；在如今河南孟縣西南面，又名富平津。舊時稱河陽縣。 後子死——後來到東面去打齊國，在馬陵地方打敗仗，太子被死，所以穿戴着布衣帽，被秦國捉去。齊策裏說：齊國的兵去打魏國，殺死他的太子，打敗他十萬兵馬；魏王十分害怕，赤了脚留住兵在自己國裏，東面到齊國

去。天下各國，便丟棄了他。在這個時候，秦王現成得到西河外面的地方，却不感激魏王。黃棘——黃棘便是棘陽城，古時的謝國，在如今河南新野縣東北面，秦國和楚國在黃棘地方結盟。吳智——吳是說吳王，智是說智伯。　兩國——兩國是說秦國和楚國。

【註】約而不忿——忿，是怨恨；約，便是說自己客氣。約而不忿，是說存心客氣，沒有怨恨的心思。從鄰——從，是說服從；從鄰，是說使鄰近的國度服從的意思。　棲越——鳥停在樹上，稱做棲；人暫時住在一個地方，也稱做棲。吳國打敗了越國，把越王句踐關在會稽地方，所以稱做棲越。　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是稱諸侯。諸侯怕秦國的威勢，不敢在一塊兒聚會。陽侯，也便是諸侯。塞，便是關口。陽侯塞大概是齊國的穆陵關，在大峴山上，西北面是臨朐縣，西南面是沂水縣；這地方古時是陽侯國，所以稱陽侯塞。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是說各國諸侯不敢和齊國結交。　能爲此尾——尾，是說結局；能爲此尾，是說能夠到底弄得好，便可以把國度弄成和三王五伯一般興旺。三王可以變成四王，五伯可以變成六伯。所以說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行百里者半九十——說走一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路，已經十分吃力了；要再十里，湊滿一百里，這走十里路的吃力，和走一半九十里路的一般吃力。是比方做事體越到後來越難。

非楚必秦——因爲秦楚兩國，十分驕傲；所以說不是去打楚國，便一定去打秦國。楚孤——楚國是靠着韓國幫助的，韓國自己也失敗了；所以楚國也沒有靠傍了，楚國便孤立了。秦孤——秦國是靠魏國的，魏國失勢，秦國也孤立了。

(二)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考註 中期——中期，是人名，是秦國有口才的人。

悍人——悍，是說兇很；悍人，是說中期。 遇桀紂——桀，紂，是兩個昏王。遇桀紂必殺之矣，是說自己的國王明白道理，見有比自己好的臣子不殺他；倘然遇到了桀紂這一類昏王，便要被他殺死了。

(三)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

矣。』

【考】獻則——獻則，是人名，是秦國的大夫。 公孫消——公孫是姓，消是名，是秦國的臣子。太后——是孝文王后，是楚國的女兒，莊襄王的母親號稱華陽夫人。 辛戎——辛戎，是人名，楚國滅亡已後，住在東周地方。

【註】數伐有功——數，是說屢次；是屢次出兵打仗，有功勞的意思。 不爲相——不爲相，是說不做秦國的宰相。 相之於周——是說叫辛戎做周國的宰相。 公相必矣——是說公孫消一定用做秦國的宰相了。

(四)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

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考】紛彊——紛彊是人名，是魏國的臣子。　昭衍——昭衍，是人名，是楚國的同姓。

【註】爲質——質，便是抵押品。爲質，是說到秦國去做抵押品。　國與還——還，是說來往的意思。是說國家和國家來往爲利益的事體。　負秦——說過話不算數，稱做負。是說一國的勝敗循環不定的，有一天秦國打了敗仗，魏國打了勝仗，魏國一定要違背從前的說話。　太子爲糞——糞，是糞土，是比方卑賤的意思。太子爲糞，是說太子不値錢，和糞土一般。　疑於太子——是說疑心不要叫太子到秦國去做抵押品。　樓子——是說樓子告訴昭衍魏太子留住在酸棗的意思。　與國——同輩的國家，勢力大小相等，禍福相共的，稱做與國。　恐其害於東周——是昭衍不要明說去害魏國，所以假說怕於東周有害；因爲秦國出兵，一定要走過東周的。

（五）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

一日：『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𢨋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

」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異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請閒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返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考　濮陽——濮陽，是地名，便是如今的直隸濮陽縣。　呂不韋——呂不韋，是人名，是陽翟地方的大商人。　異人——異人，是莊襄王的名字，是昭襄王的孫子，孝文王的兒子，昭王這時候在趙國做抵押品。　屛城——屛城，是趙國的地方。屛字和聊字是一樣的。聊城在如今山東聊城縣。　子傒——子傒，是秦國的太子，是異人異母生的哥哥。　秦王后——秦王后，便是華陽夫人。　陽泉君——陽泉君，便是華陽夫人的弟弟。　太子——太子，便是說子傒。　太山——太山，便是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面，又稱東岳也稱岱宗維。是說靠傍泰山四面，有四個山峯，所以說泰山四維。　士倉——士倉，是人名，是秦國的臣子。　子異人——是說王子異人。

註　無母於中——做妃子的母親，在宮裏不得寵，所以說無母於中。異人的母親夏姬，不得秦王的寵，　山陵崩——國王死，稱做山陵崩。國王是尊貴的，所以拿山陵比他。山倒，稱做崩。國王死了好似山崩一般。　朝生——朝生，便是木菫花，早晨開花，晚上謝落，說人命短拿他比朝生。　蓬蒿——蓬蒿是野草，冷靜的地方便生野草，必生蓬蒿，是說人失了勢，沒有人來往，那院子裏便要長野草了。　德講——講，是說講和。德講，是說拿恩德去和趙國講和。　晏駕——人死了稱做晏駕。晏，是晚的意思。駕，是說人出去。到年老死了，好似人到天晚出去一般。　請閒——

間，是說空時間。和人說秘密話，請他留出一個空時間來，稱做請間。　輟車——車子停住稱做輟。說人到一個地方去，稱做輟車，便是停車的意思。孝文王曾經到趙國去做抵押品，所以說陛下嘗輟車於趙矣。

（六）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

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考 文信侯——呂不韋封文信侯。 廣河間——是說要推廣河間的地方。這時候秦國已經奪得楡次一帶地方，三十七座城池，立一個太原郡，還要去奪取太行山東面到黃河的地方，所以說廣河間。 燕太子——這是說燕國太子喜之兒子太子丹。張唐——張唐，是人名，是秦國人。 徑於趙——徑，是說路過。燕國在趙國的東北面，到燕國去一定要路過趙國的，所以說燕者必徑於趙。 受百里之地——張唐曾經替秦昭王去打過趙國，趙國怨恨張唐，便出告示說，捉住張唐，便賞他一百里地方，所以張唐不敢到趙國去。 少庶子——少庶子，是官名。甘羅——甘羅，甘羅是下蔡地方人，是甘茂的孫子。 張卿——張卿便是張唐。張唐卿，是張唐的號。 項橐——項橐，是人名，到七歲時候，孔子便拜他做先生。 武安君難之——難，是說不肯。依從秦王名陵的帶兵去打楚國，不能打勝仗。昭王要叫武安君替他去打仗，武安君推託不肯去，秦王叫應侯去說，武安君到底不肯去。 去咸陽七里——是說杜郵地方，離開咸陽有七里路。史記裏說十里。 上谷——上谷，是地名，如今直隸的口北道便是。

註 用秦——是說在秦國做官有權柄。 不知卿所死之處——是說白起死在杜郵地方。你也是要死的，却不知道應該死在什麽地方？ 齎臣五城——齎，是送。齎臣五城，是說送五座城

趙。與秦什一——是說割十一座城池給秦國。

（七）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尙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郤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

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繦，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諏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注】文信侯出走——文信侯便是呂不韋，呂不韋原和秦太后私通的，後來又推薦一個嫪毒和太后私通，事體敗露了，秦國人殺死嫪毒。呂不韋原是做秦國宰相的，便也革去了宰相的位子，趕出秦國。　司空馬——是呂不韋手下的官。　趙王——這趙王是趙幽繆王，名遷的。　平原——平原是水名，稱平原津，在如今山東平原縣西南面。戰國時候，是齊國西面的地方。　武

安君——武安君，便是李牧，做趙國的將軍。趙王遷二年時候，封李牧做武安君。　韓倉——韓倉，是人名，是趙國的臣子。　王使人代——是說趙王打發趙葱，和齊國的將軍顏聚，去代李牧帶兵。　五月趙亡——趙國殺死李牧以後，五個月，王翦帶兵去打趙國，捉住趙王遷，便滅去了趙國。

【註】從事可城——幾個國度結合起來，同心抵敵一個國度，稱做從。這時山東的六國，因為害怕秦國，便大家結合起來，所以說從事可成。　秦不足亡——是說要滅去秦國，是很容易的事體。　刀笔——笔字，便是筆字，刀筆，是說衙門裏管案卷的人。古時寫字在竹片上，寫錯了拿刀削去，所以稱做刀筆。　悉趙兵以遇——悉，是統統的意思。是說趙國把國裏所有的兵，拿出去和秦國抵敵。　趙王不能將——是說趙王不能用司空馬做將軍。　觴將軍——請人吃酒，稱做觴。觴將軍，是說請將軍吃酒。　匕首——藏在身邊的短刀，稱做匕首，又稱解手刀。古時，刺客用匕首的。　縮病鉤——縮，是李牧的名字。害抽筋病，手脚攣縮的，稱做鉤。　梱——梱，便是門門。

〔八〕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

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

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考 四國——是說燕趙吳楚四國。但是吳國這時候已經滅去了。 秦王——便是秦王名政的。 姚賈——姚賈，是魏國人。 韓非——韓非，是韓國的公子，歡喜講究刑名法律的學問，做了一部書專講刑法的，共有三十多篇，名叫韓非子。這時候，韓非在秦國。 梁監門子——是說

做梁國管門的卒子。　盜於梁——是說姚賈曾經在大梁地方，做過盜賊。　臣於趙而逐——是說姚賈曾經在趙國做過官，又被趙國趕出的。　朝歌之廢屠——是說呂尚。朝歌，是紂王的京城，在如今河南淇縣東北面。呂尚不得意的時候，在朝歌地方賣肉，生意十分清淡，那猪肉日子多了，又臭又壞，沒人來買，所以說他廢屠。殺猪的人，稱做屠夫。廢，是沒有用的意思。　誅其良將——是說紂王殺關龍逢的事體。關龍逢，是商朝的良將。　殺其忠臣——是說紂王剖比干的肚子，挖出心來的事體。比干是商朝的忠臣。　齊之逐夫——呂尚，是齊國人。呂尚家窮，沒有錢，被他的妻子趕出家門，所以說他是齊之逐夫。　棘津之讎不庸——棘津，便是如今山東日照縣地方，縣西面有一座日照鎮，姜太公生在這地方。他在棘津河裏釣魚，魚不上他的鈎，又賣去自已的身體，給人做奴才，也沒有人要。庸，便是傭；拿錢僱人做奴才，稱做傭。不傭，是說沒有人要他做奴才。讎，是厭惡的意思。棘津之讎不傭，是說棘津地方的人，厭惡他不去僱用他做奴才。

賈人——賈人，是說做買賣的人。古時，管仲和鮑叔一塊兒在南陽地方做買賣，待到賺了錢，管仲多拿錢，鮑叔少拿錢。　弊幽——弊幽，是說人在不得意的時候，埋沒在困苦地方。南陽之弊幽，便是說管仲在南陽地方，不得意的時候。　魯之免囚——免，是放的意思。免囚，是說牢監

監放出來的犯人。齊國臣子無智造反，管仲陪了公子糾逃到魯國去；後來、小白到了齊國做國王，子糾死了，管仲關在囚籠裏，從魯國送到齊國去，小白便放了他；拜他做宰相，所以魯之免囚，便是說管仲。 百里奚——百里是姓，奚是名，是虞國人，他流落在齊國做乞丐。 五羊之皮——這也是說百里奚的事體。晉國滅去虞國，捉住虞國的大夫，名百里奚。晉國拿百里奚給秦繆公夫人陪嫁到秦國去，百里奚從秦國逃出，逃到宛的地方被楚國人捉住了，繆公拿五張小羊的皮，去把百里奚贖回來。 穆公——穆公，是秦穆公名仕好是成公的弟弟。 朝西戎——西面的外國人，稱做西戎，朝西戎，是說叫西面外國人來上朝投降，周襄王二十九年，秦國在西戎強盛起來。 文公——是說晉文公名重耳，是獻公的兒子。 濮城——如今山東濮縣南面，有臨濮的舊城，便是古時城濮地方。周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打敗楚國人在城濮地方： 卞隨務光——卞隨，務光，是兩個人名，是湯朝有才學不做官的人。湯王打去了桀王，要把天下讓給這兩人，請他做皇帝。這兩、說道：『你做沒有義氣的事體，要叫我們受罪嗎！便自己跳在清泉裏死了。』申屠狄——申屠狄，是殷朝人也，有說是周朝人，十分清高，見世界上人心齷齪，便抱着石頭，自己去沉在山下的泉水裏。

註　鄙人——自己客氣，稱鄙人。鄙，是城外鄉下地方。鄙人，是說自己沒有見識的鄉下人。詬醜——罵人稱做詬。無臉的事體稱做醜。莫敢以虛願望於上——上，是說國王。是說明白道理的國王，祇賞有功勞的臣子，不賞有空名的人。虛，便是說空名。所以祇有空名，沒有功勞的人，不敢望國王的賞賜。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齊策

齊一

(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考 楚威王——楚宣王的兒子，威王名商。 徐州——戰國時，徐州在如今山東滕縣的薛城地方。 嬰子——嬰子，便是田嬰，封在薛的地方，號稱靖郭君。 張丑——張丑，是人名，是齊國

的臣子。盼子——盼子，是人名，便是田盼。子，是尊重男人的稱呼，古時做官的，都稱子。史記齊世家裏有一段齊威王謂魏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

註 大臣弗與——是說申縛這個人不好，做大臣的不肯和他要好，做百姓的不肯替他出力。

弗逐——是說不叫齊國趕出田嬰。

（二）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齊王曰：『善。』因不止。

考 楚王——這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齊王——這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公孫閈——公孫是姓，閈是名，便是齊國的公孫田氏。

註 又甚於齊——是說楚王要封田嬰的官，比齊王封他的還要大。 願勿止——止，是攔住。

是說齊國分了薛城去封田嬰可以叫齊國地方越法小，楚國是望齊國一天一天弱小下去，所以勸楚王不要攔住齊國封田嬰的事體。

（三）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天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考 靖郭君——靖郭君，便是封在薛城的田嬰。城薛，是說在薛地方造城牆。薛城在薛河北面，周圍大二十八里，齊國田文封在薛的地方，便改造城牆，造得十分堅厚，後來又把薛城做了孟嘗君的封地。

註 客多以諫——是說客人都拿在薛地方，造城牆的體，勸他不要造城。謁者——專管通報見客事體的人稱做謁者。 无爲客通——无，便是無字。无爲客通，是說不要通報勸諫不要造城牆的客人。 螻蟻——螻，便是螻蛄，又名螻蟈，也名天螻，亦名仙姑，住在泥洞裏的。蟻便是螞蟻。隆薛——隆，便是高。隆薛，是說把薛地方的城牆造高。

（四）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與靖郭君。

考 齊王——齊王，是說齊威王，名因齊的。

註 五官之計——計，便是賬簿。五官之計，是說做國王的要常常用五官去查看國家的政事。五官，便是眼，耳，口，鼻，舌。 與靖郭君——與，是交結的意思。與靖郭君，是說交結靖郭君去管理國事。

（五）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

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倍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衞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

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七日，謝病强辭。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考 齊貌辨——齊貌辨，是人名，是齊國人，和靖郭君十分要好。　士尉——士尉，是人名，是齊國人。　孟嘗君——是田嬰的兒子，名叫田文。　威王——威王名因齊。　宣王——名辟疆，是威王的兒子。　郊師——郊師，是人名，是衛姬的兒子，宣王的庶母生的弟弟。　昭陽——昭陽，是人名，是楚王名懷手下的將軍。　先王——是說威王。封田嬰在薛的地方是在湣王三年時候的事體。湣王，是宣王的兒子。　後王——後王，是說宣王。

譯 剗而類破吾家——剗，是滅去的意思，而和爾字通。剗而類破吾家，是說滅你的種，破我的家。　上舍——上舍，是說好的房子。　過頤——頤，是腮肉；腮肉十分肥胖，稱做過頤。　豕視——

——說人和猪一般的樣。 倍反——倍反，是說不照道理做。 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是說肯替我去把靖郭君喚來嗎？國王自稱寡人，是客氣的意思。 外生樂患趣難——外，是下賤的意思，客氣自己稱外生。趣，是快的意思。樂患趣難，是說歡喜解救人的患難，很快的去救人的災難。

（六）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邯鄲之難——是說魏國帶兵去打趙國，圍邯鄲城的一件戰事。田侯——田侯便是說齊威王。田成子殺死簡公，呂姓的人斷了種，田姓的人便承接下去做了諸侯，所以稱做田侯。鄒子——鄒子，是齊國的臣子。史記裏稱騶忌子，封在下邳地方，號稱成侯。段干綸——段干，是姓；綸，是名；是齊國的將軍。襄陵——襄陵，是地名，是魏國的地方，舊時宋國襄牛的地方，後來宋襄公死後，葬在這地方，所以稱做襄陵。帝王的坟地，稱做陵。秦朝改做襄邑縣，在如今河南睢縣地方。桂陵——桂陵，是魏國的地方，在如今山東曹縣西北面。齊國將軍田忌孫臏，打敗魏國將軍龐涓，在桂陵地方。

（七）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

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南梁——南梁地方舊城，在如今河南臨汝縣西南面。戰國時候，另外又有大梁少梁的地名，所以他名南梁，又稱上梁。南梁之難，是說從前魏國打韓國，韓國到齊國去求救的事體。 田侯——田侯，便是說齊宣王名叫辟疆的。 張丐——張丐，是齊國的臣子。 田臣思——田臣思，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便是陳臣思。 馬陵——馬陵，是地名，在濮州鄄城縣東北面，便是如今山東濮縣地方。齊國用孫臏的計策，兵馬直打進大梁去，魏國的將軍龐涓聽得了，帶了兵從外黃東面來，要在這地方攔住齊國的兵馬，齊國的兵馬已經走過這地界，到西面去了，龐涓趕快追上去。孫臏料他兵馬夜裏可以到馬陵地方，馬陵地方的路很狹的，兩傍都是山，便埋伏下一萬個弓箭手，放箭射死龐涓，大破馬陵，便是說這件事。 北面而朝——史記裏說，三晉的國王，聽得田嬰的名氣，便都到博望地方來朝見齊王。 魏破韓弱——韓國被魏國打敗，所以弱了。齊國又打破魏國，殺死龐涓，把太子申捉去。

考 專有齊國——是說仗着齊國的幫助所以五次和魏國打仗，五次打不勝。

（八）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考 成侯鄒忌——鄒忌。封做成侯，所以說成侯鄒忌。 田忌——田忌，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有的說他便是陳臣思。 田忌遂走——田忌帶了他的同黨去打臨淄求成侯，不能打勝便逃去。

註 伐魏——是說打魏國救趙國的事體。 君之謀——用了你的計策，能夠打勝仗，所以說勝則君之謀也。 曲撓——犯了軍法稱做曲撓。 十金——古時二十兩稱爲一金，十金便是

二百兩。

（九）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老弱守於主；主者，循軼之途也，鎋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弊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考 太子申——申，是梁惠王的太子。孟子裏說：『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這個長子，便是說太子申。　龐涓——龐涓，是魏國的名將。　孫子——孫子，便是孫臏，是深通兵法的。古人犯了罪，斬斷脚骨的刑罰，稱做臏。孫子也是斬斷脚骨的，所以取名臏。　天唐——天唐，是地名，又稱高唐，在如今山東禹城縣西面。　高宛——高宛地方，在如今山東高苑縣東北面。　雍門——齊國的西城門，稱做雍門。齊城，在如今山東臨淄縣北面，齊城一圍有

五十里長，有十三座門，西面的城門，稱做雍門。

【註】係——捉住綁起來稱做係。　大事——是說造反殺國王的大事。左傳文公元年，潘崇對商臣說道『你能夠大事嗎?』這大事，便是說殺國王的事體。　循軼之途——循是說跟着。車輪印成的路，稱做軼。跟着舊時車子走過的路走去稱做循軼之途。途，途便是路。　轂擊——車輪中心的軸頭，稱做轂。轂擊，是說路上來去的車子多，車輪子和車輪子撞着。

（十）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爲君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反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考】杜赫——杜赫，是人名，是周國人。

【註】爲君留楚——君，是說鄒忌。是說因爲鄒忌，纔把田忌留住在楚國，不放他來的。　若復於

齊——田忌感激楚王，日後倘然能夠回到齊國，也一定要拿齊國來好好的報答楚國的恩典。

（十一）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考 晏首——晏首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

註 宣王不悅——悅是歡喜。宣王因爲鄒忌作威作福，所以不歡喜。 壅塞——壅，是遮住。塞，是攔住。是說大臣專權把有才學的人攔住不給他做官。

（十二）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考 城北徐公——姓徐的住在城北地方，稱做城北徐公，又稱徐君平。

註 旦日——旦日，便是明日。　王之蔽——蔽，是遮瞞的意思。是說做國王的被臣子遮瞞得

利害，不知道自己錯的地方。 面刺——刺，是說出來。面刺，是說當面說出來。面刺寡人之過，是說當面說我做國王的錯處。 聞寡人之耳——是說傳到國王耳朶裏聽得。 戰勝於朝廷——是說把自己朝廷裏整頓起來，叫別國知道，有明白道理的國王，便不用打仗，可以叫人害怕，這便稱做戰勝於朝廷。

（十三）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敎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考 秦假道——借別國地方過路，稱做假道。秦國出兵去打齊國，要路過韓魏兩國，所以稱假道。 章子——章子，便是匡章。齊國的將軍。

註 徽章——徽，是徽號。章，是文章。稱旗子也稱徽章。 而此者三——而此，便是如此。而此者三，是說如此者三次。 馬棧——馬棧，便是牀。

(十四)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

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

註 魯親之——是說魯國近楚國。 魯中立——一國不管別國的事體，稱做中立。 魯國不去親近楚國，又和齊國絕交，所以說魯中立。 有魯無魯——是說有魯國幫助，和無魯國幫助，都是無足輕重的。 全衆——聯合許多國度守中立，稱做全衆。看着兩國打仗，以後誰勝誰敗，再去打他，所以說合二國之後。 合戰勝後——是說兵馬打了勝仗以後，那好的將官勇力的兵士都死了，便聯合了許多國度的兵力幫着打敗的國度去打打勝的國度。 身退師——身退師，是說親自去退兵。

（十五）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考 陳軫——陳軫，這時候在魏國做臣。絳——絳，是地名，在如今山西新絳縣地方。

註 遞甚——遞，是輪換。輪換打仗，打得很利害，稱做遞甚。山東——山東，是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有害於六國的，所以說山東之患。秦曾不出力——出兵打仗，稱做出力，說六國自相殘殺，去投降秦國，秦國從來不曾出過兵打過仗。秦曾不出薪——薪，是柴。六國自己擾亂，好似鍋子裏自己熬煎自己，秦國不曾拿柴去燒他們。主必死於辱——主，是說國王。國王一定要被別國羞辱死，百姓一定要被別國人虐待死。目未嘗乾——是說眼睛常常淌着眼淚，不曾乾燥。

（十六）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海渤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甚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考 琅邪——琅邪，是山名，在如今山東諸城縣東南面。 清河——清河，便是濟水，在齊國的西面。河水清深，所以稱爲清河。 渤海——在山東東北面的海，稱爲渤海，又稱渤澥。 臨淄——臨淄，是齊國的都城，在如今山東臨淄縣北面。 竽瑟筑琴——是四樣樂器。竽的樣子，和笙差不多，有三十六個簧，長四尺三寸。瑟，是絃樂，古時有五十條絃線，後來改做二十五條絃線，每一條絃線的梢頭，綁在一支小柱子上，柱子可以旋轉，使絃線可以鬆緊。筑的樣子和瑟差不多，比瑟大，上面繃着絃線，用竹片打着。琴也是弦樂，伏羲造的，古時用五條弦線，後來改做七弦，長三尺六寸。 陽晉——陽晉，原是衞國的地方，在如今山東曹縣北面。 亢父——亢父，原是齊國的地方，在如今山東濟甯縣南面。

註 合從——從南到北，稱做從。戰國時候，蘇秦想出來的計策，聯合了從南到北的各國，去抵敵西面的秦國，做稱合從。 四塞——一個國度，四面都是險要的地方，可以把守的，稱做四塞之國。五家——是說五個國家。 錐矢——錐，是錐鑽，比方他尖利。矢，便是箭，比方他快。呂氏春秋裏有一句：「所貴錐矢者，謂其應聲而至。」雷電——比方勢力大，所以稱他雷電。 風雨——比方來得快，和風雨一般。 六博——六博，便是六棊。 蹹鞠——蹹球玩兒，稱做蹹鞠。 車

轂擊——車輪子，稱做轂。轂擊，是相撞。車輪子撞着車輪子，人肩頭擦着人肩頭，是說路上熱鬧的樣子。　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衣裳大襟，稱做衽。衣袖，稱做袂。是把許多人的大襟接起來，可以成功帳子；把許多人的袖子連起來，可以成功天幔；許多人淌下來的汗，好似下雨一般；都是說街上熱鬧的樣子。　志高而揚——說志向大的人，他氣燄是旺的，　兵半折，——是說雖打了勝仗，那兵力還是傷失了一半。　方軌——車子走的路，稱做軌。兩部車子並排走着，稱做方軌。　狼顧——狼，是膽子小的，走起路來，四面看着，稱做狼顧。　虛猲——猲，是害怕。拿空話去嚇人，稱做虛猲。　主君——國王尊重臣子，稱主君。

（十七）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

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敎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也。

考 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河漳——河漳，便是漳水。有清漳濁漳兩個源頭，都從山西地方出來，到河南林縣北面，兩條水幷在一處，東面流過臨漳地方，向東北流過直隸省永年曲周等縣，流入渤海。如今漳河到河南涉縣西北面地方，合流到直隸大名縣到山東館陶縣地界，和衛河合併流入運河。 番吾——番吾是趙國的地方，舊城在如今直隸平山縣東南面。

秦楚嫁子取婦——張儀對楚懷王說道:「大王倘然能夠真聽我的話,我可以叫秦國的太子到楚國來押着;楚國的太子到秦國去押着,把秦王的女兒給大王做小老婆,永遠做兄弟國。」河外——黃河南面的地方,都稱河外,那曲沃平周一帶地方都是,如今河南陝縣有曲沃的舊城。戰國時候,是魏國的地方。平周,在如今山西介休縣地方。　黽池——黽池舊城,在如今河南黽池縣西面。趙王聽了張儀的話,到黽池地方去朝見秦王,又割下河間地方去送給秦國。　河關博關——河關,是清河地方。博關,在如今山東博平西北面,有博平的古城,又稱博陵。　即墨——即墨,是齊國的地方,舊城在如今山東平度縣東南面。

【註】比周——比,是親近的意思。周,是說同黨的人。　悉趙——悉,是統統。悉趙,是說統統調動了趙國的兵馬。　大客——大客,是說張儀說他是叫人敬重的客人。　獻魚鹽之地——是說把產魚產鹽有利益的地方,送給別國。

齊二

(一)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

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考 齊王——這齊王，據孟子裏說是齊宣王；據史記裏說，是齊湣王。田臣思——田臣思，便是陳臣思。子噲——子噲，是易王的兒子，昭王的父親。子之是燕國的宰相，周愼靚王五年的時候，燕國王噲把國度讓給他宰相子之，三年工夫，國內大亂，百姓恐慌，

（二）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之。

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

乃止。

【考】秦惠王——名駟，是秦孝公的兒子。 武王——名蕩。 齊王——這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馮喜——馮喜，是張儀手下用的舍人。

【註】齊讓——讓，是責備的意思。齊讓，是說秦國用張儀做宰相，齊國打發人去責備秦國。 不肖——自己客氣，稱不肖，是說沒有賢德的人。 相去——去，是離開的意思。不能相去，是說兩國打仗，不休，不能罷手的意思。 祭器——說祭祀時候，在供桌前陳設的東西，做皇帝的祭器，和做諸侯的祭器不同，秦國是諸侯，周朝是皇帝，秦國想奪周朝的皇位，所以帶兵去打周朝，要拿他的祭器。 伐與國——與國，是說同等的國。是叫秦國去打韓國。 廣鄰敵以自臨——廣，是大的意思，是說叫鄰舍國家的地方，一天一天的大起來，却叫自己國裏受他的害。 信儀於秦王——是說叫秦王相信張儀的話。

（三）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謂衞君曰：『衍非有怨於儀

也，値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

考註 承匡——承匡，是地名，在如今河南睢縣西面，又稱匡城。 犀首——犀首，是人名，又名衍。 合橫親——從東到西稱做橫。秦在西面，要和東面山東六國親近，所以稱做合橫親。 解衍——是解說犀首的事體，給張儀聽。 參坐——三個人並肩兒坐着，稱做參坐。 鬻——鬻，是賣去的意思。

（四）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

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昭陽——昭陽，是人名，是楚懷王手下的戰將。　楚伐魏——楚國打發柱國昭陽，帶了兵去打魏國，在襄陽地方打敗魏兵。　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上柱國——楚國的官名。令尹——也是楚國的官名，是上卿官。

註　執珪——古時做大官的，上朝的時候，手裏拿一片玉，上尖下方，名叫珪。　爵且後歸——功名留給後人，所以說爵且後歸。

(五)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

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考 樓緩——樓緩是趙國人，做秦國的宰相。

（六）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罷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

考 權之難——權，是地名。權之難，是說在權的地方，打敗仗的事體。 魏冉——魏冉，便是穰侯。 薛公——薛公，便是田嬰，封在薛的地方，稱靖郭君，孟嘗君田文的父親。 唐——唐是地名，如今直隸唐縣地方。 曲逆——曲逆也是地名，在如今直隸完縣東南面。這時候是燕國的地方，所以勸他去奪來。

（七）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註】親則將退兵——親，是講和的意思，是說齊國楚國和趙國講和，便可以退了兵馬。脣亡——拿脣齒比虞虢兩國，嘴脣割去，牙齒便受冷，比方虢國滅亡了，虞國便要受着害了。漏甕——盛酒醬油醋的瓦罐，稱做甕。漏甕，是說破的甕。釜，是鍋子。拿水澆上去，稱做沃。焦釜，是被火燒熱了的鍋子。奉漏甕，沃焦釜，是比方做事體要小心，好似捧着漏甕等一般。

（八）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

伐周韓，爲割韓卻周害也。及韓卻周割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註】割韓卻周——秦國割去韓國的地方，欺侮周朝，是於趙魏兩國有害的，所以趙魏兩國也不去打韓國周朝了。　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是說齊國帶兵去打趙國魏國，好似趙國魏國的去打周韓兩國，到底要怕受秦國的害的。　齊入於秦——入，便是加入的意思。是說齊國幫助秦韓魏三國。　齊安得救天下——天下，是說山東六國。齊安得救天下，是說齊國不能夠得到六國的幫助。

齊三

（一）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

於天下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

「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

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

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齊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

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

考 楚王死——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中了張儀的計，和秦昭王在武關見面，被昭王逼着到秦國去，死在秦國地方。 太子在齊質——這太子是說太子橫，便是頃襄王。周赧王十五年，楚國太子到齊國去做抵押品。 蘇秦——蘇秦死在周愼靚王四年，這裏寫蘇秦是錯的，怕是蘇秦的弟弟蘇代或是蘇厲，應該寫蘇子。 三國——周赧王十四年，秦國韓國魏國一齊帶兵去打楚國。三國，是說秦韓魏。 武貞——武貞，是地名，是楚國的地方。 景鯉——景是姓，鯉是名，是楚懷王的宰相。

註 抱空質——抱，是說拿着的意思。質，是抵押品，說楚國自立爲王，楚國的太子做抵押品也無用，所以說是空質。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國的新王，不是楚懷王。 益割——益，是格外的意思。割，是說佔據地方。 倍王之割——是說比國王佔據的地方加倍大。 延齊——延，是說大的意思。說齊國的地方越法大起來了，所以說延齊。 說途——說是進言的路。

(二)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考 齊王——齊王是說齊威王。

註 夫人——國王稱他的妻子稱夫人。論語裏有兩句：『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孺子——年紀輕的美貌女人稱孺子。 皆近——國王臨幸女人稱做近。這七個年輕美貌女人，都被齊王臨幸過，所以說七孺子皆近。 欲立——是說要立誰做夫人。 七珥——珠玉裝成的耳環稱做珥。 美珥——貴重的耳環，稱做美珥。最寵愛的女人，便給他戴貴重的耳環，要知道誰是國王最寵愛的，便看那貴重的耳環，戴在什麼人耳朵上，便可以知道，所以說視美珥所在。

(三)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 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 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

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考】孟嘗君——孟嘗君，是田嬰的兒子，名文。　入秦——秦國昭王聽得孟嘗君有賢德的名氣，在周赧王十五年的時候，秦國打發涇陽君到齊國去做抵押品，求見孟嘗君。　淄上——淄，是水名，源頭出在山東萊蕪縣，向東北流到壽光縣和清水泊幷在一起，向北流出，幷入小清河，從淄河口流到大海裏。

【釋】土偶人——拿泥揑成的人樣子，稱做土偶人。這裏拿土偶人，比涇陽君。　桃梗——拿桃木雕成人樣子，稱做桃梗。古時有神荼鬱壘兄弟兩人，能夠捉鬼，從此做縣官的在十二月年底這一天，拿桃木雕成神荼鬱壘兩人模樣，站在大門口，說可以闢邪的。這裏拿桃梗比孟嘗君。　東國之桃梗——東海中有一座山，名叫度朔山，上有一株大桃樹，樹根曲曲折折，盤住三千里

地方，他頂低的樹枝，向東北面的，稱做鬼門，許多鬼在這樹枝下面來來去去，神荼鬱壘都在東海裏的，可以趕去東海的鬼，所以說東國之桃梗，是說孟嘗君在國度裏，是裝幌子嚇人的。四塞——一個國度四面有險要的地方，可以把守的稱做四塞。

（四）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顚蹶之請，拜望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荆人——荆人，便是說楚人。　淳于髡——淳于是姓，髡是名，入贅在國做女壻，性情滑稽

有口才。王——王，是說宣王，名辟疆。先王——先王，是說威王名因齊的。

【註】畢報——畢，是統統的意思。報，是告訴。畢報，是說把出去做的事體統統告訴出來。清廟——清廟，是說一國祖宗的廟，說他清靜嚴肅的意思。諱——人心中害怕嘴裏發出來的聲音。顛蹶——顛蹶，是說走路急急匆匆的樣子，說急急匆匆跑去求人稱做顛蹶之請。

（五）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特言也哉？』

【考】夏侯章——夏侯是姓，章是名，是孟嘗君的舍人。董之繁菁——董是姓，繁菁是名，之字是口氣。

【註】四馬——一輛車子用四匹馬拉的。毀之以爲之——是說要毀壞孟嘗君，拿這個算自

己的功勞。以身爲——是說拿身體去替孟嘗君出力，不但是說話說得好聽罷了。

（六）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之闕者？』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臂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考 田瞀——田瞀是人名，鄭國跑來跑去做買賣的人，號子明。瞀字也，作瞀字。 勝臂——勝臂是人名。 魏文侯——魏斯封文侯，所以稱魏文侯。 田子方——田子方是齊田氏之別。 段干木——段干是姓，木是名，是晉國人，有道德不做官，魏文侯拿客人看待他。

（七）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

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衞君遊。』於衞甚重，齊衞之交惡，衞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衞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衞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

【註】皮幣——皮，是鹿皮。皮幣，是說一個鹿皮。古人拿皮代銀錢用。　刑馬壓羊——刑，壓，都是殺的意思。凡是立誓結盟，都要殺馬殺羊，用他的血。　轉禍爲功——不殺他的舍人，却能夠叫衞國不去打齊國，所以說轉禍爲功。

（八）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敎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考 魯連——魯是姓，連是名，又稱魯仲連，齊國人，有口才游說的人。 曹沫——曹沫，是魯莊公的臣子，又稱曹劌。

註 獮猴——雌的猢猻，稱做獮猴，能學人說話。猿樣子像人，猴樣子像狗，是善於爬樹的野獸。 魚鼈——鼈，是甲魚。魚鼈都生在淡水裏，猿猴是住岸上的，魚鼈是住水裏的。錯木，是說丟去樹木。叫猢猻丟去樹木不住，去住在水裏，却沒有魚鼈一樣活動。 騏驥——青色的馬稱做騏。能跑一千里路的好馬稱做驥。 狐狸——狐狸樣子好似狗，却比狗小，打洞住在山野地方裏

的樣子好似貓，身體比貓大。　銚鎒——種田的傢伙，稱做銚。拔草的傢伙，稱做鎒。　堯亦有所不及——列子裏有一段說道：『一百頭羊，叫一個五尺長的牧童，拿一枝竿兒跟在後面，要他向東走便向東走，要他向西走便向西走，倘然叫堯皇牽一頭羊，舜皇拿一根竿兒趕着，那羊便不肯走了。』堯亦有所不及，是說堯皇也有及不上牧童的地方，是比方用人不用他的長處，祇用他的短處，便人人變成無用了。　來害相報——是說趕出去的人，一定要來害我，報復他從前的讎怨。　教首——是說第一個做榜樣給後人看。

(九)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

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考証 登徒——登徒，是雙姓。直，便是値。直使，是說當差遣的人。 公將戍——公孫是姓，戍是名。先人是說登徒的祖先。 英桀——才學勝過一萬個人的，稱做英才。學勝過一千個人的稱做桀。 閨——宮裏的小門稱做閨。 舉足志揚——揚，是說大人走路的時候，脚提得高，他

心中便驕傲了。

（十）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考 宣王——宣王名辟疆。　睪黍——睪黍，是山名。　梁父——梁父也是山名，在如今山東泰安縣東南面。

註 比肩隨踵——踵，是脚後跟。比肩而立，是說並着肩站着。隨踵而至，是說跟着脚後跟跑來。都是說人多的樣子。　柴葫桔梗——柴葫桔梗兩種，都是藥名。柴葫，又名地薰，又名山菜，桔梗的樣子好似牽牛花。　沮澤——瀰濕水多的地方，稱做沮澤。柴葫桔梗，都是生在高山乾燥的

地方，不能到潮濕地方去找尋。 軺車——向上仰起稱做軺。軺車而載且說東西多拿廢車裝載着。 燧——燧，是古時取火的傢伙。金燧，是在太陽光裏取火的。木燧，是在樹木裏而取火的。

（十一）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考 齊王——是說齊宣王名辟彊的。 韓子盧——韓國有一隻好狗，名盧，黑色，跑路很快，所以稱他韓子盧。 東郭逡——逡，是一隻刁滑兔子的名字。出東郭地方，所以稱他東郭逡。

（十二）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

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魏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刼趙魏，疏中國，封衞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考 國子——國子，是人名，是齊國的大夫。　淄鼠——淄鼠，是地名，是趙國的地方。　伊是——伊是，也是地名，是趙國的地方。　公子無忌——無忌，是魏昭王的小兒子，安釐王異母的兄

弟，封做信陵君。晉鄙——晉是姓，鄙是名，晉鄙原先是晉國人，晉國滅亡以後便拿晉做姓，晉鄙做魏國的將軍。秦國的兵圍困邯鄲，魏國打發晉鄙帶兵去救趙國，怕秦國的兵力強，不敢進兵，無忌便暗地裏打進魏兵營裏去，殺了晉鄙，奪了他的兵，殺進秦國營裏去。救邯鄲之圍——信陵君打敗秦國的兵在邯鄲城下，秦國將軍王齕衝破圍城逃去，鄭安平帶了兩萬個兵去投降趙國。三國——三國是說魏國趙國楚國。

齊四

（一）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

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

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考　馮諼——孟嘗君門下養客三千，馮諼也是三千人中的一個。文——文，是孟嘗君的名字，姓田。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惠王——這時候惠王已經死了。史記裏說孟嘗君到魏國去，魏昭王拜他做宰相，這裏應該是昭王。虛上位——虛，是說留着。上位，是舊時宰相的位置。梁王封舊時的宰相，做上將軍，却空着宰相的位置給孟嘗君，所以說虛上位。

【註】草具——草具，是說拿粗糙的東西給他吃。　長鋏，——鋏，便是劍；劍有長鋏短鋏兩種。歸來，是說囘家去。拿人比劍，有才學的人沒有人知道；好似有寶劍沒人用，所以說歸來乎，是說和寶劍一塊兒囘家去。　門下客——孟嘗君的門客，分三等，客人住的屋子，上等的稱代舍，第二等的稱幸舍，第三等的稱傳舍，住幸舍的飯有魚，住代舍的進出有車子坐，這時馮諼已經住在幸舍裏。　車客——是說進出有車子坐的客人，便是第一等客人。　計會——計會，便是算賬。每月一算的稱做要；每年一算的稱做會。　券契——券，便是如今的合同。契，便是如今的契據。　矯命——不是本人的意思，假託是本人的意思，對人說話稱做矯命。　下陳——下陳，是說人的小老婆，了頭們因爲他們都排立在主人下面，所以說下陳。　不拊愛子其民——拊，是說拿手去摸，是可憐人的樣子。拊愛，是說愛惜的意思。子其民，是說拿百姓當兒子看待。　朞年——一周年，稱做朞年。　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是先王的臣子，齊王要免去孟嘗君的相位，故意說這客氣話。　就國於薛——薛，是孟嘗君的封地，孟嘗君囘到薛城去，所以說就國於薛。　文車——車子外面畫著花的，稱做文車。

(一一)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意者，

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

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考 公孫弘——公孫是姓，弘是名，齊國人。 秦王——是秦昭王名稷的。 管商——管商是兩人，管是管仲，商是商鞅。

(三)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世之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考 毛廧——毛廧是古時的美人，又稱毛嬙。慎子裏說：「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 西施——西施是戰國時候越國的美女，名夷光，他住在施家村裏，這村子分西施村東施村，夷光住在西施村裏，後人便稱他為西施。

【註】菽粟——菽，是豆的總名，粟，是五穀的一類；俗稱做小米，騏驎騄耳——這都是好馬的名稱。縞紵粱——精細的絲，稱做縞。紵，便是麻，可以織成布的。上等的米稱做粱。

（四）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然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考】逐於齊——齊湣王三十年的時候，田甲造反，把齊王名相的擄去，薛文逃去。後來孟嘗君的舍人魏子上書給齊王，說孟嘗君不曾造反，湣王便把孟嘗君喚回國來。薛文便是孟嘗君，譚拾子——譚是姓，拾子是名，是齊國人。

【註】求存故往——是說要求活命，所以跑去的。 五百牒——牒，是說告狀的狀紙；五百牒，是說五百份告狀的狀紙。

（五）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

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

「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考 齊宣王——齊宣王，是齊威王的兒子，名辟疆。 顏斶——顏斶，是齊國有口才的人，柳

下季——季是人名；姓魯，名展禽。他是高傲有怨氣的人，不願做官，窮得沒有飯吃，在柳樹下吃着草，後人便稱他柳下季。壟，是坟墓；柳下季壟，是說魯展禽的坟墓。魯展禽死了以後，後人敬重他，不許在他坟前砍柴。　萬石簴——簴，是天上的神獸；鹿的頭，龍的身子。後來掛大鐘的木頭，是刻着簴的樣子。萬石簴，是說鐘大，有一萬石米可以盛。是說齊王宮的富貴的樣子。　舜起農畝——舜皇不做官的時候，在歷山地方種田。　堯有九佐——佐，是幫助的意思；九佐，是說九個幫助他的人。便是九個臣子。一個是舜，做司徒官；一個是契，做司馬官；一個是禹，做司空官；一個是后稷，做田疇官；一個是夔，做樂正官；一個是倕，做工師官；一個是伯夷，做秩宗官；一個是臯陶，做大理官；一個是益，做毆禽官。　舜有七友——七友，是說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　禹有五丞——丞，便是官；五丞，是說五個官。便是益稷臯陶垂契五人。　湯有三輔——輔，也是幫助的意思。三輔，是說除了伊虺兩相以外，有誼伯仲伯咎單三個臣子。　老子——老子，姓李，名耳，號伯陽；是楚國苦縣地方人。在周朝做官，做柱下史。他講清靜無爲。做一部道德經。　周成王——周朝的成王，名誦，是武王的兒子。　周公旦——周公，名旦，是武王的弟弟。

註　忿然作色——忿然，星說生氣的樣子；作色，是說臉兒上變了顏色。　鎰——鎰，是古時分

量輕重的名稱，二十兩稱做鎰。　役處——役，是說受人的差遣；處，是說做官。　鄙野——鄙，是小市鎮，野，是城外荒野地方。　閭里——五家人家稱做閭，二十五家稱做里。　諸侯——小國王稱做諸侯。禹皇在塗山地方，會合諸侯，捧玉帛來朝的，一萬國。帛，是綢緞，　禍必握——握，便是渥；水積多了稱做渥。禍必握，是說禍水一定要積多了。　矜功不立——矜，是誇張的意思；矜功不立，是說祗是嘴裏誇張功勞的人，便做不出有功勞的事體來的。　虛願不至——願，是心裏想望；虛願不至，是說空想望着，那想望的東西，自己不會來的。　無羞亟問——亟，是常常的意思；羞，是怕羞。無羞亟問，是說不要怕羞，常常去問人。　不媿下學——媿，便是愧，是慚愧的意思；下學，是說去求教比我下一等的人。　不穀——做國王的自己客氣稱不穀。　太牢——牛稱太牢，羊稱少牢。　太璞不完——玉在石心稱做璞；太璞不完，是說玉在石裏，一經破開，便不完全了。比方有志氣的人，一做官，受國王的指揮，他的氣節不完全了。　制言——國王的命令稱制言。

(六)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

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

『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考 王斗——王斗，是人名，是齊國人。 舉士五人——齊宣王這時歡喜有文學有口才的人，賞他住宅，做上大夫官的，有七十六人；不管事體，祇在學堂裏發議論的，有幾百千人的多。

註 受籍——籍，是鞋子；受籍是說賞鞋子。 大伯——諸侯中最強盛的稱做大伯。 騏驎騄耳——騏驎騄耳，是好馬的名稱。 縠——拿絲織成的輕紗，稱做縠。 便辟——順着人歡喜的說話，稱做便；避去人厭惡的說話，稱做辟。

（七）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

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考　齊王——這齊王，是說齊王名建的。　趙威后——是說趙惠文王后。　鍾離子——鍾是姓，離子是名，是齊國一個有學問有品行的人。　葉陽子——葉陽子，也是齊國有才學品行的

人，他住在葉陽地方，別人不知道他的名姓，便稱他葉陽子。　北宮嬰兒子——北宮嬰兒子，是齊國一個女人；北宮是姓，嬰兒子是名。是齊國地方一個孝女。　於陵仲子——於陵是地名，仲子是人名。他住在於陵地方，人叫他於陵仲子。於陵在如今山東長山縣西南面。

【註】無恙——恙，是一種草地裏的毒蟲；古時出門人都搭篷帳，住在野地裏，往往被毒蟲咬死。第二天大家見了面，便問無恙嗎？後人便把恙字當作憂愁的意思，見面或是寫信，便問：無恙嗎？

使使威后——第一個使字，是說命令；第二個使字，是說打發。使使威后，是說奉了命令，打發到威后這裏來的。　處士——有學問有品行住在鄉村地方不願意做官的人，稱做處士。　鰥寡孤獨——年老死了老婆的男人稱做鰥，年老死了丈夫的女人稱做寡，年小死了父親的稱做孤，年老沒有兒女的稱做獨。

（八）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先生設爲

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考　田駢——田駢是人名，是齊國一個有學問品行不願做官的人。

註　嫁過畢——畢是說過頭的意思，嫁過畢是說比嫁丈夫的女人還要過份。　千鍾——古時量米六斛四斗稱做一鍾。千鍾是說俸祿大，是說吃着千鍾的俸祿。　嘗養——嘗和資字通用，嘗養是說享用。

（九）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考　管燕——管燕是人名，是燕國人。　齊王——齊王是齊宣王名辟疆。　田需——田需是人名，是魏國的宰相。

【註】不得饜——吃飽稱做饜，不得饜是說吃不飽。 鵝鶩——鶩便是鴨。

(十)蘇代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不如伐宋。』』王曰：『夫約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衞之陽城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濟西，趙

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注】華章南門——又稱章華南門，齊國城東有三座門，便是閭門，武鹿門，章華門。 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陽城——又稱陽地，是衛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濮陽縣。 淮北——淮是水名，是中國四大水之一，源頭從河南桐柏山東面流，經過甯黃川流進安徽地界，經過阜陽鳳陽泗縣，積成洪澤湖；過洪澤湖，原來從江蘇安東縣流到海裏。到清朝時候，從清河縣流進運河。 濟西——濟西是地名，在如今山東荷澤鄄城壽張一帶地方。 趙之河東——又稱阿東國，便是東阿。這時候在趙河的東面，如今臨清以西，是趙國的邊地。 陰——陰便是定陶在如今山東荷澤縣地方。 平陸——舊時魯國的中都，舊城在如今山東汶上縣北面， 梁門——是說大梁的門。

【註】致帝——致是送的意思，致帝是說送皇帝的封號給齊國。 恨秦——是說叫秦國怨恨。

貳之——是說存着別樣心腸；不和秦國聯合。 形服——形是說勢力，是說怕他的勢力；便投降他。

齊五

（一）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

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於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高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墜也，高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

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

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軍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

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禮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敎，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

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

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廬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皷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

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考 齊閔王——名地。 干將莫邪——干將是人名，是古時善於造劍的人，他造劍不成，他的妻子名莫邪，割斷頭髮，剪下指爪來丟火裏，便造成了兩把有名的劍，雄劍名干將，雌劍名莫邪。衞國城割平——平是說講和，是說衞國在城中割地求和。 魏王——是說魏武侯名擊的。剛平——剛平本來是衞國的地方，在河北，趙國造着城做了縣份。 中牟——中牟在如今河南湯陰縣西面； 河東之地——河東之地，便是如今河南濬縣滑縣的東面，舊時衞國的地方。 州西——州西便是如今河南沁陽縣東面，舊時稱武德城，便是古州城。 林中——林中是地名，如今河南新鄭縣東面有舊時的林鄉城。 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那趙河以北的地方，被魏國奪去的。這時趙國又去奪回來。史記裏說趙敬侯六年時候到楚國去借兵打魏國，奪得棘溝地方。棘溝又稱棘蒲。如今直隸的趙縣，便是古時的棘蒲地方。 黃城——黃城在如今山東冠縣南面。 趙氏兼中山——趙敬侯九年的時候，出兵去打齊國。齊國打燕國，趙國救燕國。十年時候，和中山在房子地方打仗，這時候是周安王二十五年。 夫差——夫差是吳王的名字，是吳王闔廬的兒子。 襲郢——悄悄的帶兵去打人稱做襲。郢是地名。這是吳王闔廬的事體。 從諸侯之君——是說各國諸侯跟着他在黃池的地方聚會。 萊——春秋時候，萊是

子國，被齊國滅去。萊國在如今山東掖縣地方。桓之曲——桓之曲是地名，在齊魯兩國之間。樓煩——樓煩是地名，舊城在如今山西靜樂縣西北面。一主——一主是說趙襄子。五兵——五兵是說五樣兵器：一是弓，二是殳，三是矛，四是戈，五是戟。侏儒——矮人稱做侏儒；唱戲時候，常常扮着侏儒。諸侯在夾谷聚會的時候齊侯扮着侏儒跳舞着。魏王——這魏王是說魏惠王名罃的；定陽——定陽舊城在如今陝西洛川縣北面。朝天子——天子是說周皇梁國王打敗了楚國打勝了齊國壓伏趙國韓國的兵逼着十二國的諸侯，到孟津地方，去朝見周皇。秦王——這秦王是說秦孝公名渠梁的。齊人伐魏——齊國打敗魏國在馬陵地方。把太子申捉去，殺死魏國大將龐涓。

【註十四】喜主怨——是說約了鄰國去打人，自己做主人，叫人都怨恨這主人。遠怨者時——時是說機會，遠怨是說別人不怨恨的時候，正可以趁他不防備的時候去打他。利金——利是鋒利，金是說兵器，兵器都是五金做的。車舍人——舍人是說住着人，車舍人不休傳，是說在打仗的時候，告軍情十分緊急，拿車子裝着報告的人，跑來跑去不停。八門土——是說八處城門都拿泥土塞住了，在裏面把守着。跣行——赤腳稱做跣，赤着腳走路稱做跣行。鶩——

——騎着馬亂鬪稱做鶩。　河山之間——河是說黃河，山是說太行山。　微用兵而寄於義——微是遮掩的意思，寄是推託的意思，是說遮掩着自己帶兵去打人的事體，却推託說是爲了義氣纔用兵。　俱彊而加以親——彊和強字一樣，俱彊是說兩個都是強國，便要親近起來了。　翳釀——翳是說掩埋，釀是說祭祀，是說把死人掩埋以後再祭祀他。　祏祉——是說點香燭禱告的意思。　櫓蔽——古時打仗用箭用石，櫓蔽便是遮擋箭石的東西。　衝櫓——衝是說用強力打進去，櫓是打仗用的車子，把車子打倒，稱做衝櫓。這車子名高巢車。　家雜總——雜總是說兵隊全家人都投了軍，在兵隊裏稱做家雜總，　中罷於刀金——罷便是疲倦的意思，中罷於刀金是說國中的人終年打仗，打得十分辛苦了；刀金便是打仗用的兵器。　期數而能拔城——數是快的意思，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是說約定了日子能夠打進城去的，算是很快的了；亟便是快。　守不可拔——打破城池稱做拔，是說把守着城池不給他打破。　鵠——古時練習射箭的箭靶子稱做鵠，是皮做成的。　素用強兵而弱之——素是說日子多的意思，是說雖是強兵，日子多了也成弱兵丁。　尊俎——酒杯稱做尊，菜碗稱做俎，吃酒請客稱做尊俎之間。　衽席——古時人坐在地席上的，席上的墊子稱做衽。　丹衣柱——拿紅的綢子做成

包柱子的套子稱做丹衣柱，九斿——直長的旗子稱做驂，橫長的旗子稱做斿，九斿是說九幅旗子。七星之旟——軍隊裏指揮兵士前進的旗子稱做旟。次於齊——住一夜稱做次，東次於齊，是說去收服齊國。垂拱——垂是說垂下衣服，拱是說拱着手，是恭恭敬敬坐着。

齊六

（一）齊負郭之民有孤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

者，天以告也；地拆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考 狐咺——狐咺便是狐爰，是齊人。 閔王——閔王名地。 司馬穰苴——原是田氏的公族，做大司馬官，便把司馬做姓。 陳舉——陳舉也是田氏的公族。 燕兵舉——燕國出兵的事體，是在周赧王三十一年。 昌國君——燕將樂毅封昌國君，昌國本名昌城，是齊國的地方，

舊城在如今山東淄川縣東北面。　向子遼子——向子遼子是兩個人名，都是齊國的臣子。莒——莒是國名，這時候屬齊國。　淖齒——淖齒是人名，是楚國的將軍，楚國打發他帶兵去救齊國的。　千乘——千乘是地名，是齊國的地方，在如今山東高苑縣北面。　博昌——博昌是齊國地方，在如今山東博興縣南面。　嬴博——嬴博是兩個地名，都在如今山東泰安縣地方。　太子——這太子便是襄王名法章。　太史——太史是官名，專管記載史事的。這太史官姓后名敫。　卽墨——卽墨是地名，在如今山東卽墨縣。周赧王三十一年的時候，燕國打破齊國，齊國的地方都歸了燕國，衹有莒國卽墨地方打不破。　紿騎刼——紿是誑騙的意思，騎刼是人名；是燕國的將軍；有的說是帶騎兵的將官，所以稱做騎刼。田單想的計策，故意說道，我衹怕燕國人把捉去的齊國兵割去鼻子，趕在他前面走，那卽墨便要打敗了。燕國人依了他的話，割去齊兵的鼻子。齊國人都生氣，拚命打仗。田單又說衹怕燕國人掘去我城外的坟墓。燕國人聽了，果然掘開坟墓，燒了屍骨。齊國人看見了，都大哭，人人恨極燕國人，和燕國打起仗來，格外出力。田單又把牛尾巴中燒着火衝進燕兵營裏去。燕兵大敗。齊兵殺死騎刼。這都是田單用的欺騙計策。　齊王建——齊國到了王建手裏，便投降秦國。齊國滅亡。　王孫賈——王孫是姓，

買是名，是閔王的侍者。

【註】負郭——負是靠傍的意思，郭是城外，負郭是說靠近城牆住着。　斮之——斮音捉，斮之是說殺頭死。　地拆——地裂稱做地拆。　君王后——因爲他原姓后，姓后的人做王后不能稱他后后，所以稱他君王后。　門閭——家門稱做門，里門稱做閭。

（二）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

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衞，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

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

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考 燕攻齊——燕國將軍樂毅帶了秦國趙國韓國魏國的兵去打齊國，打進臨淄地方，打得齊國的城池七十多座。 莒——莒是春秋時候的小國，在如今山東莒縣地方。 燕將——這個燕將查不出名姓來，攻打齊國聊城的，是東周君六年時候的事體， 聊城——聊城便是如今山東聊城縣地方。 南陽——南陽在戰國時候，是齊國的地方，和從前的南陽是不同的。孟子裏說魯慎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便是這個南陽，便是如今山東鄒縣西面十里南平陽城。 濟北——濟北是說濟水北面，便是聊城地方。 斷右壤——壤是地方，是說斷絕魏國所攻打的齊國右面地方便是平陸， 存濟北——是說右面地方斷絕了，不能救他，打算去攻打聊城，保住濟水北面的地方。 栗腹——栗是姓，腹是名，栗姓是栗陸氏的子孫，栗腹是燕國的宰相。東周君五年的時候，燕王打發栗腹到趙國去講和，回來的時候，說趙國可以攻打得的。燕王

便打發栗腹帶兵去打趙國鄗的地方。趙國打發廉頗去打敗他，便圍住了燕國。燕國的人求講和，趙國的兵便囘去。　燕王——這個燕王是說燕王名喜的。　墨翟之守——墨翟便是墨子。古時公輸班打宋國，想了九條計策去打了九囘，墨子九囘抵敵住。公輸班的計策想完了，那墨子還把守得牢牢的。　陶衞——陶是地名，衞是姓。魏冉封在陶地方，商君姓衞。兩人都很富的，所以說富比陶魏。　桓公——桓公是說齊桓公名小白。　公子糾——公子糾是齊桓公庶出的哥哥，和小白奪國度不成死了。　魯君——魯國王莊公名同的。　刼桓公——齊國和魯國在柯的地方聚會，已經在盟壇上結了盟，魯國臣子曹沬拿着刺刀逼着齊桓公，桓公便退還了齊國從魯國奪得來的地方。

【註】書約之矢——矢便是箭，約便是綁住；書便是說信，書約之矢，是說把信綁在箭上射過去。　此其一時——是說一生的死生榮辱尊卑貴賤都在這一個時候。　南面之心——楚國魏國在齊國的南面，齊國沒有攻打楚國魏國的心，所以說齊無南面之心。　不敢東面——齊國在魏國的東面，魏國不敢去打齊國，所以說魏不敢東面。　橫秦——從西面到東面稱做橫，秦國在西面，齊國在東面，齊國和秦國聯合起來，所以說橫秦之勢合。　齊弃南陽——弃便是棄

字；是說齊國放棄楚國奪去的泗上地方。　無天下之規——規是說計劃，天下是說各國諸侯。齊無天下之規，是說各國諸侯沒有想併吞楚國的心思，齊國可以放心。　共據——據是說把持，共據是說大家一樣大的勢力把持着。　不能得——是說不能打勝齊國。　矯國革俗——矯是說反過來，革是說改去。矯國革俗，是說要把國度裏的政策改過，風俗改換。　稱孤寡——做國王的自己稱孤，稱寡人，又稱不穀。稱孤寡便是說做國王。　名與天壤相敝——壤便是地，敝是破，說人名氣大，傳在後世，十分長久，和天地同時破壞。　韣——韣是弓套子。

（三）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

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考 菑水——菑水便是淄水，是河名。

證 收穀——人靠五穀養活的，收穀便是收養着。

(四)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

孫子與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蘇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

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也?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考】貂勃——貂是姓，勃是名，是齊國人。　安平君——田單封安平君。安平地方在如今山東臨淄縣東面十九里地方。　跖——是古時一個大強盜的名字。　楚王——楚王是說楚頃襄王名橫的。　將軍——這個將軍便是說淖齒。　太公——太公便是太公望名呂尚，周文王見呂尚說道我父親望你多日了，所以號稱太公望。　管夷吾——管是姓，夷吾是管仲的號，潁上地方人。　先王——便是說湣王。　城陽——莒國地方又稱城陽。　夜邑——夜邑是齊國的地方，又稱掖邑便是如今山東省的掖縣。

【註】腓——腿的後肌肉凸出的地方稱做腓，俗名腿肚。　稽首——拜的時候頭碰着地稱做稽首。　惴惴——心裏害怕的樣子稱做惴惴。　郭——外城稱做郭。　子臨百姓——是說看待百姓和看待兒子一般。

（五）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

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攻狄——狄，是齊國的地方，春秋時候，長狄國人住在這地方，所以稱狄，在如今山東高苑縣西北面。　魯仲子——魯仲子便是魯連，齊國人。　淄澠——淄澠是兩條水名，澠便是如今的澳溱水，在山東臨淄縣西面北面，流成麻大湖。

註 下壘枯丘——小山稱做丘，打仗用遮住身體的牆垣稱做壘。下壘枯丘是說空守着一座小山做營壘。 織簣——拿草織成的器具稱做簣。 丈插——插是墾地的東西，丈是說手裏拿着， 援枹——打鼓的棒稱做枹，援是拿着的意思。

（六）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

考 濮上——濮是水名，濮上在如今山東濮縣西南面， 贅子章子——贅子章子是兩個人名，都是齊國的將軍。 盼子——盼子是人名，便是田盼。

註 收宋——是說和宋國親近。 責之宋——是說責成宋國償還。 不償——宋國倘然不還，便借這個話柄去打宋國。

（七）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

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注 法章——齊襄王的名字叫法章。 敫——是太史官的名字，史記裏也稱皦。 秦始皇——秦國王名政，姓嬴，起頭第一個稱做始，秦國併吞六國，統一天下以後第一個皇帝；所以稱始

皇。 后勝——姓后名勝，是君王后的一家人。

〔注〕庸夫——庸和傭字是一樣的意思，拿錢去僱人做事體稱做傭，這時候太子逃到太史官家裏，受太史官僱用，做園丁所以說傭夫。 椎椎——第一個椎字是說鑽子，第二個椎字是說拿着鑽子鑿東西。

（八）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

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齊以淖君之亂讎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考 齊王建——齊襄王的兒子名建，投降秦國，齊國滅亡。　臨晉——臨晉是一個關口的名稱，又名蒲津關，在山西永濟縣西門外黃河的西岸，西面通陝西朝邑縣。　武關——武關是秦

國的南關，在如今陝西商縣東南面，河南淅川縣西面。 共——共是地名，便是如今河南的輝縣。 淖君——淖君之亂，是說淖齒的事體。五國打齊國，秦國領頭的。 淮泗之間——淮便是淮水，泗便是泗水，淮泗之間，是說東國地方。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楚策

楚一

（一）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考 齊急宋——急是說有急難事體去求人，齊國和楚國打仗，宋國守着中立，不肯幫助。後來齊國去求宋國，所以說齊急宋。 子象——子象是人名，楚國人。 宋王——宋國王名偃的。

【註】常急——是說常常要來求我帮助的。 弱宋干強楚——干是說侵犯，弱宋干強楚是說柔弱的宋國去侵犯強橫的楚國。 兩萬乘——乘是車子，古是國的大小看車子的多少，有千乘之國，有萬乘之國，齊楚兩國都是大國，所以說兩萬乘之國。

（二）五國約秦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圖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考】五國——五國是說楚韓魏燕趙五國， 昭陽——昭陽是人名，是楚國的將軍。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頃襄王名橫的， 大公事——大公事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大公是姓，事是

名。 公仲——公仲是人名，是韓國的宰相。 牛闌——牛闌是山名，如今直隸順義縣有牛欄山。

註 輔國——輔是靠傍的意思，鄰近的國家稱做輔國，大家靠傍着的意思。

(三)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考 宣王——宣王名良夫，是肅王的兒子。 昭奚恤——昭是姓，奚恤是名字，是楚國的宰相。 江乙——江乙是人名，是魏國人，在楚國地方做官的，稱江一，

註 北方——北方是說北面地方的幾個國度。 長百獸——是說百樣野獸的長。

（四）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考　彭城——彭城是地名，春秋戰國時候在宋國，後來歸楚國，便是如今江蘇銅山縣。

（五）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考　邯鄲之難——是說魏國的兵圍困趙國的兵在邯鄲地方。　楚王——是說楚宣王名良

夫的。 景舍——景是姓，舍是名，是楚國人。 睢濊——睢濊便是舊時的睢水，從河南陳留縣經過睢縣甯陵夏邑永城一帶地方；流入江蘇銅山縣地方再永城縣東面舊時有一條澮水，又名濊水，現在沒有他的遺蹟了。

語 楚魏共趙——是說楚國和魏國一塊兒去打趙國。 深割趙——深是多的意思，深割趙是說割趙的地方割得多。

(六)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考 江尹——江尹是人名，又稱江乙。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宣王。 山陽——山陽是地

名，他舊城在如今河南修武縣西北面。　昭子——昭子便是昭奚恤。

【譯】泄吾君臣——泄是說用反間計叫他兩人的交情慢慢的壞起來；泄吾君臣之交，是說弄得我們君臣兩面的交情壞起來。　爲之外爲之內——外是說魏國，內是說自己國度裏的臣子要欺弄他的一班人。

（七）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八）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

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九）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

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纏，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考】安陵君——安陵君名纏，楚國得寵的臣子，封在安陵地方，稱安陵君。安陵的舊城在如今河南鄢城縣東南面，不是魏國的安陵。　楚王——是說楚宣王名良夫的。　雲夢——雲夢是兩個湖的名，雲湖在江北，夢湖在江南，都是在如今湖北安陸縣南面；又說雲夢便是如今的洞庭湖。

【註】咫尺——八寸長稱做咫，十寸長稱做尺，咫尺是說離得近的意思。　撫委——委是古時的禮服，撫是穿着；撫委是說恭恭敬敬穿着禮服的意思。　華落而愛渝——華是說女人臉上的光彩，渝是說過去；華落而愛渝，是說女人臉上的光彩沒有了，那男人的愛情也過去了。　嬖女不敝席——被男人寵愛的女人稱做嬖女，敝是破的意思，是說男人寵愛女人的心是不長久的，等不到牀上的席子破，便要丟開手了。　寵臣不避軒——軒是車子，避是退去不用車子

破了，便退去不用了；是說國王寵用的臣子也不長久的，等不到車子退去，便要丟開手了。　結駟——四馬拉一車稱做駟，古人拉車的馬都用四匹，兩匹在前，兩匹在後，結駟是說人鬬氣出門拉車的馬多。　雲蜺——大蛇稱做蜺，天上的虹很長的，一樣樣子也像蜺，所以稱做雲蜺，也有稱雲霓的。　兕——雌的犀牛稱做兕，頭上祇有一條角，花紋細膩，他的皮很厚，可以做盔甲用。　旃旄——旃旄是兩種旗子的名稱，曲柄的旄稱做旃，有牛尾巴拖在旄竿上的旄稱做旃。　蓐螻蟻——蓐便是褥，是說死了以後，情願給國王做褥子在地下墊着，遮住蟲蟻，使蟲蟻不吃國王的屍骨。

（十）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考　白公之亂——白公名勝，楚國舊時太子名建的兒子。太子建因為費無極說他的壞話，逃

到宋國去，後來到鄭國去。鄭國殺死了太子建，白公又逃到吳國去。到楚惠王的時候，喚他回來，給他住在吳國地界上稱做白公。到周敬王四十一年的時候白公勝帶兵去打惠王。惠王葉公沈諸梁打敗白公，殺死他。在如今河南息縣有一座白公城。　州侯——州是地方，封在州的地方，所以稱州侯，是楚王寵愛的臣子。如今湖北監利縣東面有一座州城，便是古時的州國；到考烈王的時候，把州國送給秦國。

註　得無遂乎——遂是成功的意思，是說倘然別人不去把白公的事體告訴出來，那白公的事體成功了。

（十一）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十二）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遊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

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提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考 城渾——城是姓，渾是名，是周朝人。 新城——新城原是韓國的地方，早已被秦國拿去，並不在楚國地方。 蒲反平陽——蒲反便是蒲坂，在如今山西永濟縣東南面平陽在如今山西臨汾縣。蒲坂和平陽離開四百五十里路。

註 耎國——耎便是耎，是和輭字意思一樣，耎國是說輭弱的國家。 非江南泗上——這說新城地方的可靠，比江南泗上還靠得住。

（十三）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

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韓公叔——韓公叔便是公叔伯嬰。　太子——太子名幾瑟，韓策裏說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　陽人——陽人是地名，在如今河南臨汝縣西南面。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十四）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考 杜赫——杜赫是人名，周朝人。 陳軫——陳軫是人名，是夏人，起初在秦國做官，後來在楚國做官。

註 五大夫——五大夫是楚國的官名，是大夫中最尊貴的官。 十乘行之——是說給杜赫十輛車子，打發他走。

（十五）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

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考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相甘茂——甘茂是下蔡地方人，十二歲做秦國的宰相。 史舉——史舉是人名。 惠王——惠王名駟。 武王——武王名蕩。 召滑——召是姓，滑是名，是楚國人。 句章昧之難——句章地方在如今浙江慈谿縣西南面，原有句章城；昧是越國的地方。說召滑心中奸刁，外面假裝仁義，要到底在楚國做出壞事體來。 瀨胡——瀨胡是關口的名稱，又稱厲門，到嶺南去的要道；嶺南便是如今的廣東。 野江東——江東是說楚國，說吳越兩國的地方，原是楚國的野外。

（十六）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

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衞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刦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

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考】合從——從南到北稱做從，合從是說聯合從南方到北方的國度去抵敵西面的秦國。楚威王——楚威王名熊商，這時是威王七年。　巫郡——巫郡便是如今四川巫山縣郡城在巫山最險要的地方，所以稱巫郡。　夏州——夏州在如今湖北夏口縣北面。　海陽——海是海陵，陽是揚州，在楚國的東面地方。　蒼梧——古時的蒼梧便是漢朝的零陵郡，如今湖南零陵縣和廣西全縣一帶地方都是的。　汾陘——汾是說汾河，陘是說陘山，汾河在如今河南襄城縣東北面，陘山在南面。　郇陽——郇便是旬關，在如今陝西洵陽縣東西。　章臺——章臺

又名秦臺，在陝西咸陽縣。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秦兵出武關，便取鄢地；下黔中便取郢地，黔中應該改作漢中，這時候秦國還不曾得到巴蜀，不能夠到辰沅一帶地方。

註 四——藝文類聚裏說馬光景一匹長，所以稱馬稱匹。橐他——橐他便是橐駝，又稱駱駝，身體高八九尺，背上有峯高起稱做駝峯；橐是袋，駝頸子下面有一個袋藏着清水的，所以稱橐駝。恐反人以入於秦——是說祇怕反把楚國的計策去告訴給秦國知道。

（十七）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秦，魏則從風

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猝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

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衞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

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這時是懷王十八年。 常山——常山又稱做恆山，也稱北嶽，在如今直隸曲陽縣西北面，和太行山接連着，好似人的背脊一般；所以說折天下之脊。 汶山——汶山便是岷山，在如今四川茂縣西北面。 扞關——扞關在如今湖北長陽縣西面。 竟陵——竟陵在如今湖北天門縣地方。 新城——這新城在吳國和楚國交界的地方。 泗上十二諸侯——是說宋國魯國邾國莒國等十二國的諸侯都在泗上地方的。 燕王——燕王是說燕國的易王，是文公的兒子。 謀破齊——蘇秦對燕王說道：『臣住在燕，不能夠叫人看重燕，國到齊國去，那燕國一定能夠叫人看重了。從此蘇秦假裝做在燕國犯了罪，逃到齊國去，勸齊湣王好好的葬他父，叫別國人知道他是孝順父親的，把王宮花園都造大來，叫人知道齊王

得意，實在是在暗地裏要弄壞齊國幫着燕國呢。』　齊王因受而相之——是說齊湣王便收留了蘇秦拜做宰相。　車裂——車裂是古時一種刑法，把犯人的手脚和頭用五條繩子綁在五匹馬腿上，那馬向四面跑去，犯人的身體便撕破了。蘇秦臨死的時候，對齊王說道：『臣快要死了，把臣的身體拿到大街上去用車裂的刑罰弄死了罷。』　秦太子——這秦太子名蕩，便是秦武王。　楚太子——楚太子名橫，便是頃襄王。　秦王——秦王是說秦惠王名駟的。

【讀】被山帶河——山好似人身上被的衣服，河好似人身上綁的帶子。這山是說終南山太華山，河便是說龍門河。　四塞——四塞是說一個國度四面都有險要的地方可以把守。　虎賁——做國王的有虎賁之士保護着，虎賁之士是說有勇力的人。　席卷——卷便是捲，是說奪人的地方又快又容易，好似捲席子一般。　敵侔——敵是說敵體，侔是說差不多。　上地——是說在河水上流頭的地方。　方船——兩樣東西相並稱做方，方船是說兩隻船相並。　馬汗——人打仗打得辛苦，那馬也淌出汗來了；不費馬汗之勞是說不用打仗便可以得到。　北地——是說這地方在河南信陽以北。　大關天下之匈——匈便是胸，拿常山當做天下之脊。那衞國和陽晉地方，是當天下之胸。因爲這地方是秦國晉國齊國楚國交界的地方，是說秦國的

兵佔據了陽晉地方，好似關住天下的胸口，別個國度都不能動了。 形親——在形勢上講起來，是應該親近的。 箕帚——古人客氣說嫁女兒稱執箕帚，是說叫女兒到你家來做奴婢，拿箕帚服侍人的，故稱執箕帚。妾也是女人自己客氣的稱呼，不敢自己直認是妻子，祇說是婢妾。 湯沐之邑——邑是城池，湯沐邑是說國王封給臣子的私地，這地方的出產賦稅都由那被封的臣子收用，自己也可以住在這地方休息休息，便稱湯沐邑。 從車下風——這是對國王說的客氣話，是說跟在國王車子後面的意思。 雞駭——駭便是害怕，有一種通天犀牛的角，有一條一條白的花紋和線一般的，把這個角裝了米拿去喂雞，雞見了害怕的，不敢啄裏面的米吃。 夜光——尹文子裏說有一個種田人在田裏得到一塊玉，對量有一尺長，拿回來擱在窗口，夜裏發出光來，照得滿屋子雪亮。

（十八）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

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藉，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考 昭雎——昭雎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 工陳籍——工陳籍是人名，便是工師籍。

註 昭雎之言不信——是說張儀勸國王趕去昭雎的話，國王不聽。

（十九）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

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甯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㠯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

「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

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考 莫敖子華——莫敖是楚國時候的官名，子華是人名，又稱鄭敖子華。 文王——文王是

楚文王名熊貲。　令尹子文——令尹是楚國的官名，子文是人名，便是鬭子文，又名鬭穀於菟，鬭伯比的兒子。伯比生了子文，把他丟在野地裏，三天不死，有一隻雌老虎在那裏給子文吃奶。伯比又把子文抱回來養着，大起來便做楚國的令尹官。楚國人喚老虎做於菟，所以後來也稱子文做於菟。　葉公子高——葉公子高是人名，楚國左司馬官，沈尹戌的兒子，便是沈諸梁。柱國——柱國是古時的官名，有稱上柱國。　栢舉——栢舉是地名，麻城東北面有一座柏子，山縣的東面有一條舉水，所以這地方稱做柏舉。麻城縣在如今湖北江漢道。　莫敖大心——莫敖大心是人名，莫敖是姓，大心是名。　寡君身出——寡君是說楚昭王。這時候楚昭王逃到隨國去，所以說身出。　棼冒勃蘇——棼冒勃蘇是人名，左傳裏稱申包胥。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哀公。　子滿子虎——子滿子虎是兩個人名，都是秦國的大夫。　濁水——濁水俗稱弱溝水。上面接住白水，流過鄧縣舊城的南面。秦打敗吳國以後，子期子蒲滅去唐國。唐國的舊城在如今湖南隨縣西北面。唐國和鄧縣相近，便在這濁水地方。　蒙穀——蒙穀是人名，是楚國人。　昭王——昭王是楚昭王，名珍，是平王的兒子。　磨山——磨山在如今湖北當陽縣，有一座磨城。　靈王——靈王名圍。

【註】不撿大夫無所聞之——是說不聽大夫的說話，便不能知道這些事體。表薄——做臣子上朝站立的地方稱做表薄。夫卒交——交是說打仗，夫卒便是兵。新造盭——盭便是犯罪，新造盭是說新得了罪名的臣子。若有孤——死了父親的兒子稱做孤，這時昭王逃到隨國去，生死不知道，所以說若有孤，是說倘然有孤兒，便可以立他做國王。雞次之典——雞便是離散，典是說一國的圖籍。雞次之典是說失散了一國的圖籍。式——式是靠着的意思，便是古時車上的靠手板，見了認識的人，便靠在板上，低着頭是恭敬的意思。決拾——決拾是古時射箭用的東西；決是拿象骨頭做成的，套在右手大拇指，射箭時候，鉤着弓弦，不使手痛；拾便是射韝，掛在左臂上，皮製成的。

楚二

（一）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

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註 行人——行人是古時當差遣的官。 貿首之讎——貿是說做買賣，是說拿自己的頭和他的頭做着買賣，是說和他拚命的仇人。

(二)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爲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收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考 太子——名横，便是頃襄王。 昭睢——昭睢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 景鯉——景鯉是人名，是楚懷王的宰相。 蘇厲——蘇厲便是蘇秦的弟弟，洛陽地方人。

(三)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

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伐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秦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考　術視——術視是人名，秦國的戰將。　昭鼠——昭鼠是人名，是楚國的戰將。　漢中——漢中是地名。軍漢中，是說駐紮軍隊在漢中地方。　重邱——重邱是地名。春秋時候有兩個重邱：一個在曹國，是衞孫蒯飲馬於重邱的地方；一個在齊國，便是同盟於重邱的地方。齊國打發童子和韓國魏國去打荊國，荊國打發唐蔑帶兵去抵敵，兩面的軍隊隔着泚水駐紮，章子的兵，

連夜打過去，殺死唐蔑在水上。水經注裏說：泚水是有西澳水流在一塊兒，水的北面從茈邱山流出，南面流淮茈水。大概重邱便是茈邱。泚水在如今河南唐縣地方。　宛公——大概是昭鼠封在宛的地方，所以稱宛公。　王——這個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四國——四國是說秦齊韓魏四國。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註　恐秦之變而聽楚——是說祇怕秦國不和齊韓魏三國聯合，却改變了心思去聯合楚國呢。　悉起——悉起，是說統統起了國度裏的兵。

(四)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楚王惑於虞樂，

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

考 張儀，——張儀是魏國地方人。張儀起初去勸楚王和齊國絕交，那秦國便肯把商於六百里的地方獻出來。楚王聽了張儀的話，便和齊國絕交，祇得到六里地方；後來張儀到楚國去，楚王便把他捉住。　靳尙——靳是姓，尙是名，是楚懷王寵愛的臣子。和張儀十分要好。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鄭褎——鄭褎，是楚懷王一個最愛的妃子的名字。

註 且賤於王——且，是說快要的意思；賤是說看輕的意思。且賤於王，是說快要給懷王看輕了。　湯沐邑——古時拿城池封給有功的臣子，那城池稱做湯沐邑，是說給他私人用的意思。

（五）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欺已也。靳尙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尙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

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尙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尙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考 張旄——張旄，是人名，是魏國人。

詞 要——攔住了搶劫，稱做要。

（六）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考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游騰——游騰是人名。 三國——是說齊韓魏三國。

（七）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

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

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

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奮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考】楚襄王——楚國襄王，名橫，是懷王的兒子，便是頃襄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愼子——愼子是人名，是楚太子的先生。子良——子良，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昭常——昭常，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

【注】東地——東地，是說東面的國度，便是說西周。怫然——怫然，是說生氣的樣子。典主——典主，是說自己的職分。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五尺，是說年紀輕，五尺長的人；六十，是說年紀老，六十歲的人。是說從五尺長的孩子起，到六十歲的老頭子，統統拉去當兵，共有三十多萬人。承下塵——下塵，是和人客氣，說在人腳下受着灰塵。承，是接受的意思。是說願意

和你打一仗。 縮甲——縮，便是退；甲，便是兵。

(八)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考 蘇子——這時候蘇秦已經死了；這個蘇子不是蘇厲，便是蘇代。 楚王——便是楚懷王名槐的。 太子——這太子是說頃襄王，名橫的。 楚王歸——楚王到秦國，又逃到趙國，秦國打發人去追回來，到底死在秦國裏。

楚三

(一)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

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可千數。至於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考 垂沙之事——湖廣江陵縣地方，有一個赤湖；昭王十年時候，吳國掘開漳河去灌紀南地方。那漳水流進赤湖，又灌進郢城地方，便打破了楚國。垂字的古文是禾字，禾沙便是赤湖二字殘缺錯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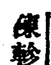
註 令尹——令尹，是楚國的官名，在上卿的地位。

（二）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蘇秦是洛陽軒里地方人，有口才的。

（三）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懷王。　逐張儀——張儀是魏國人，楚王要叫魏國趕他出去。


陳軫——陳軫是夏國人，也是有口才，到各國去游說的人。

註　今困——是說號令發出去不能夠通行，那號令便受圍困了。所以說令困。　城下之事——打敗仗的國，被打勝仗的兵圍困在城下，逼着講和，是說城下之盟。是國家最丟臉的事體。

(四)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

」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注】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南后——是楚懷王的后。鄭褎——是鄭國的女人，嫁給楚王最得寵的一個妃子。

【註】珠璣犀象——不圓的珠子稱璣。犀，是犀牛，樣子比牛略小，鼻尖上長一條角；他的角十分值錢。象，是大身長鼻的野獸，樣子和猪差不多；有兩條長牙，十分值錢。珠璣犀象，是說珍寶值錢的東西。粉白黛黑——是說女人的臉，搽着白色的粉，畫着黑等的眉毛。黛，是黛石，黑色有光彩，女人拿他畫眉毛用的。供芻秣——馬吃的草料稱做芻秣；供芻秣，是客氣說不值錢的東西。

（五）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將收韓魏輕儀而代楚，方域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注 重張儀——這時候秦國用張儀連衡的計策去說楚國；楚王聽他的話，叫人到秦國去敬重張儀。 惠王——惠王，是說秦惠王，名駟的。 武王——武王，是說秦武王，名蕩的。武王一向不歡喜張儀，所以把張儀趕出去。 公孫郝——公孫，是姓；郝，是名。疑心便是向壽。

（六）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

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注】惠施——惠施，是人名；魏國人，做魏國的宰相。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宗王——宗王，名偃。

（七）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

『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人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考】五國——五國，是說齊國趙國魏國韓國燕國。 入之秦——是說叫惠施到秦國去。 杜赫——杜赫是人名，周朝人。 昭陽——昭陽，是人名，是楚國的臣子。

【註】以請德秦——是說暗地裏打發人去求和，因爲這個感激秦國。 謁病——謁，是告訴；病，是說打了敗仗，不能再打了。 越纍——越，是說越國；纍是說拿繩子一串一串的綁起來。這時候越國打了敗仗，他的臣子和百姓，都被楚國捉去，拿繩子一串一串的綁起來，所以稱做越纍。

（八）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

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

呂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果欲復之。

【考】左爽——左是姓，爽是名，是魏國人。

（九）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且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考】韓侈——侈，是人名，是韓國的宰相名公仲侈，所以稱他韓侈。

【註】習諸侯事——是說很明白各國諸侯的情形。　麋——大的鹿稱做麋。

(十)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樂。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考 唐且——唐且，是人名，便是唐雎。　春申君——春申君，便是黃歇，封做春申君。春申君起初封在淮北地方，後來封在吳城，便是如今江蘇的吳縣。　賁諸——賁，是說孟賁；諸，是說鱄諸；都是古時的勇士。

註 得爲益——是說有官做，得到俸祿。　天下爲勇——是說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有氣力的人。　衣褐——褐，是毛布；拿毛布做衣裳，是古時下賤人穿的。衣褐，是說穿褐布的衣服。　梟棊——梟，散，都是骰子的名用。梟，便是一點；擲骰子擲得梟，便可以贏。五散，是說五個白；從兩點到六點的名稱，祇有擲得五白，纔可以贏得梟。所以楚辭裏說：『成梟爲牟，呼五白些。』

楚四

(一)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目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天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考 楚王——這楚王，是說考烈王，名完的。 朝大王——蘇秦用計策聯合了六國的兵，去打秦國；楚懷王領着頭兒，所以說朝大王，好似五國王來朝楚王一般。

註 從者——從，便是說合從；從南到北稱做從，六國的地方是從南到北的，六國聯合起來，稱做合從。從者，是說到各國去說聯合的人。 奮患有成——是說有禍水來了，能夠和禍水奮鬥

的人，便可以成功事體。患，是有爲難的事體；奮，便是發奮。因詘爲信——詘，是說受屈；信，是說伸直。因詘爲信，是說委屈着伸展他的權力。知者官之——官，是說主管事體的人；知者官之，是說知道他的才幹，便叫他去管事體。報報之反——是說反來覆去，報仇尋怨，沒有完的時候。墨墨之化——墨墨，是說沒有形狀露在外面。墨墨之化，是說不露形狀便變化了。無所寇艾——寇，是說暴虐；艾，是說兇狠。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是說沒有煞辣的手段，不能夠在世界上做霸王。橫人——從西到東稱做橫。秦國在西面，六國在東面，秦國和六國聯合起來稱做連橫；去做連橫事體的人，稱做橫人。嚂口利機——說有口才的人，張大了嘴，說如何如何有利益的事體。

（二）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㠯親，忠臣之所㠯事君也！』鄭褎知王㠯己爲

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考 楚王——這是說楚國懷王名槐的。 鄭褎——楚懷王有一個得寵的妃子，名鄭褎。

註 劓——古時有五種刑罰：斬手，斬脚，割鼻子，割耳朵，面上刺字；這劓刑，便是割鼻子的刑罰。

(三)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何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考 昭魚——昭魚，是人名，是楚國的宰相。

註 知困——是說知道自己意料的事體料不中，所以說知困。 珥——女人戴的耳環，稱做珥。

（四）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祅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食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

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鰷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

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考　莊辛——莊辛是人名；是楚莊王的後代，拿謚法做姓的。　楚襄王——楚襄王，名橫，是懷王的兒子。　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州，便是如今湖北監利縣地方；夏，便是如今湖北夏口縣地方；鄢陵，便是如今湖南鄢陵縣地方；壽陵，不知在什麼地方。這四個人，都是楚襄王寵幸的臣子。　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周赧王三十八年，秦國打破鄢郢巫三處地方；那上蔡陳兩處地方，無從查考，這時楚王逃到陳的地方去，上蔡也許就是上庸。赧王三十五年，楚國獻出上庸地方。　城陽——城陽，便是成陽；舊城在如今河南息縣西北面，離陳的地方三百多里。襄王被困在城陽到陳的一帶地方。　湯武以百里昌——孟子裏有兩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湯武以百里昌，是說湯武起初祇有一百里地，便打成天下。　蔡靈侯——蔡靈侯名般。　高陂——高陂，便是高阪，在楚國地方。　飲茹——飲，便是說給馬吃水；飲茹，是說給馬在茹溪地方吃水。茹溪，便是巫山脚下的溪水，在如今巫山縣城北面，俗稱小溪。　湘水——湘水和

濉水同一個源頭，在廣西靈川縣海陽山流出來；一塊兒流到興安地方，分開向東北流去，到湖南地方，經過零陵衡陽湘陰等縣，流進洞庭湖。子發——子發，是人名，是楚國的大夫。左傳史記裏都稱他公子弃疾。宣王——應該是靈王，楚靈王名圍。朱絲——朱，是紅色；絲，是繩子。朱絲，是古時綁國王用的。繫，便是綁住。繫以朱絲，是說被人捉住的意思。春秋昭公十一年的時候，楚子引誘蔡侯名般的出來，在申的地方殺死他。史記裏說靈王喚蔡侯出來，給他吃酒；醉了，殺死他。秦王——便是秦昭王名稷的。黽塞——黽，是地名；塞，便是關口。便是黽阨塞，在如今河南信陽縣東南面。白起打破鄢郢，燒去夷陵，是在黽塞的南面，所以說內。楚王逃到東北陳的地方，那陳在黽塞的北面，所以說外。陽陵君——陽陵君，便是莊辛的封號。

註 輦從——皇帝坐的車子，稱做輦；輦從，是說跟在國王車子後面。淹留——長久留住在這地方，稱做淹留。發騶——官府或王侯出門在前面領道的馬，稱做騶；發騶，是說打發騎馬的人去領路迎接客人。鄙語——城外稱做鄙，鄙語，是說鄉下人粗俗的說話。見菟——菟，便是兔；見兔顧犬，犬是要吃兔子的，看見兔子便要留心看有沒有犬，是比方做事體小心的意思。亡羊補牢——牢，是關羊的籠子；亡，是說逃去。亡羊補牢，是說逃走了羊，再把籠子補補好，

稱做亡羊補牢；是說做事體從前不小心，以後小心，也還來得及的意思。 膠絲——膠，是說膠水；拿膠水塗在絲上，拿絲做成網，把網縛在竿頭上，黏取飛鳥用的。 仞——十尺稱做丈，八尺稱做仞。 公子王孫——富貴人家的子弟，稱作公子王孫。 以其類爲招——是說祇怕黃雀不肯來，便拿和黃雀相同的東西去引他來。類，是相同的意思；招，便是引誘。 沼——方的水蕩稱做池，圓的水蕩稱做沼。 鰋——鰋，便是鱓，是一種沒有鱗的魚，又名黃鱔。 蔆——蔆，便是菱。兩隻角的稱做蔆，四隻角的稱做芰。 莽——莽字，便是礬字；拿石裝在箭頭兒上，射鳥用的。 盧——黑色的弓，稱做盧。 繒——是拿生絲吊住箭去射飛鳥的東西，稱做矰。 劚——刀箭鋒利，稱做劚。 鼎鼐——古時盛菜的碗，有三隻脚的，稱做鼎；大的鼎，稱做鼐。 方府之金——方，是說四方；府，是說藏金銀的地方。方府之金，是說四方貢獻來藏在府庫裏的金子。

（五）齊明說卓滑以代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代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考 齊明——齊明，是人名，是東周的臣子；後來在秦國楚國韓國做官。 卓滑——卓滑，是人名，是楚國人。

（六）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考 老萊子——老萊子，是人名，是楚國人；年紀六十歲，還十分孝順父母。是和孔子同一個時候的人。

譯 相靡——靡，是磨擦意思；相靡，是說兩相磨擦。拿牙齒來比方人，牙齒兩排，都是硬的；但是兩相磨擦，直到磨完爲止。是比方兩個強人相鬬，必要弄到兩敗俱喪。 見君之乘——這是說客氣的意思。乘，是車子；見君之乘下之，是說看見你坐的車子便走下來。見杖起之，是說看見你的手杖。便站起來。都是敬重朋友的意思。

（七）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考】長沙之難——長沙，便是如今湖南省長沙縣，昭王九年，秦國奪得楚國八座城池，殺死楚國將軍名景缺的。長沙之難，便是說這件事體。　太子橫——橫，是太子的名字，便是頃襄王。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八）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考 荆王——荆王——古時楚國又稱荆，因爲楚國的地方，便是從前荆蠻的地方。荆王，是說楚國頃襄王。

註 中射之士——是說弓箭手裏的一個人。

（九）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

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刦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刦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

甚神，無自瘵也。」

【注】亳——亳，是地名，有三亳。蒙的地方，是北亳，又稱景亳；是湯王起事的地方。穀熟地方，是南亳；湯朝最初的時候在這地方做京城。偃師地方，是西亳；湯朝後來在這個地方做京城的，湯王盤庚搬在這個地方。北亳，便是如今河南商邱縣的薄縣舊城便是；南亳便是如今商邱縣的南亳城；西亳，便是如今河南偃師縣的亳城。 鄗——鄗，便是鎬，是地名。周武王遷都在鎬的地方，這地方有一座鎬池，在長安城西面，昆明池北面。地志裏說：在咸陽的西南面。 孫子——孫子，是人名，便是荀況，是晉朝荀氏的別一支派。荀況，是趙國人；這時候大家敬重他，稱他荀卿。到漢朝，因為避去漢宣帝的名諱，改稱孫卿，又稱孫子。 伊尹——伊尹，是人名，名摯；是力牧的子孫，生在空桑地方。湯王把伊尹去薦給夏朝的桀王，伊尹去見桀王，見了五次，勸他行堯舜的法子，桀王不能聽從他的話。便回到亳的地方去做湯王的宰相，稱阿衡。 管仲——管，是姓，仲是名，號夷吾，是潁上地方人。管仲起初保護着齊國的公子名糾的，逃到魯國去；後來子糾失敗了，管仲又回到魯國。 楚王子圍——便是楚靈王。周景王四年的時候，楚公子圍要到鄭國去；還不曾走出國門，聽說楚王害病，便急急回去。到王宮裏去問楚王的病，便悄悄的把楚王勒死。子圍

便自己做楚王，改名字稱熊虔。　崔杼——崔杼，是人名，是崔夭的兒子。齊國的臣子。周靈王二十四年時候，崔杼殺死齊國莊公。　崔杼之妻——崔杼的妻子，從前是棠公的妻子華氏；是東郭偃的姊姊。東郭偃做崔杼的家臣，棠公死了，東郭偃替崔杼趕着車子到棠公家裏去弔孝，崔杼愛棠姜美貌，便娶做妻子。　莊公——便是齊莊公，名光的。　請與分國——周襄王二十五年的時候，崔杼殺齊莊公，莊公逃在高臺上，求着崔杼；崔杼不答應；求和他結盟，崔杼不答應；求自己刎死在宗廟裏，崔杼也不答應；求和他把國度分開，給他一半國度，崔杼不答應。莊公要爬出牆去，崔杼射過箭去，射中在腿上，落下地來，崔杼上去，殺死了莊公。　景公——景公名杵臼，是靈公的兒子。　隋珠——隋侯有一粒夜光珠，是寶貝，所以後人稱他隋珠。淮南子裏有兩句：『隋侯之珠，和氏之璧。』　子奢——子奢便是子都。子都是古時最美貌的男子。　嫫母——軒轅黃帝的后名嫫母，是古時最醜的女子。

【註】上卿——卿便是官，上卿是最大的官。　癘人憐王——韓非子裏有一句，癘人憐王是輕侮國王的一句話。　姦——姦便是姦字，做不道德的事體稱做姦。書經裏有一句「寇賊姦宄。」

胞疾——胞是說在胎胞裏，在母肚子裏得着病稱做胞疾。　自瘵——癆病稱做瘵，自己害

自己稱做自療。

（十）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考 魏加——魏加是人名，趙國人。臨武君——臨武君是楚國的將軍，荀子常常和他在趙孝成王跟前講論兵法。更羸——更是姓，羸是名。

【註】京臺——京是高大的意思，高大的臺稱做京臺。 秦孽——是說曾經被秦國打敗，心裏恨着秦國，便稱秦孽。孽是心中怨恨的意思。

（十一）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

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考 汗明——汗明是人名，是春由君的門客。 伯樂——伯樂是人名，姓孫名陽，能看馬相，知道馬的好壞，秦繆公時候的人。

註 大息——是說大大的休息一回。 嘁焉——驚慌的樣子稱做嘁焉。 着客藉——藉是簿子，着客藉是說把客人的名字寫在簿子上。 驥——能跑一千里路的好馬稱做驥。 轅——轅便是車槓，車子前面左右兩支直槓，吊住馬的，稱做轅。 堀穴——泥洞稱做穴，是說窮苦的人掘泥洞住着， 沈洿——沈便是沉，沉洿是說惡濁的泥水。 湔祓——拿水洗乾淨稱做湔，除去齷齪的東西稱做祓。

（十二）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

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卽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

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生。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郞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剄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輭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

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王立九年矣，嫪毒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考 楚考烈王——楚國考烈王名熊元。 齊王——齊王是說齊王名建的。 太子——這太子名悍，便是楚幽王。 朱英——朱英是人名，是觀津地方春申君的門客。 伊尹周公——伊尹是商朝的宰相，是個忠臣，帮助太甲治國。周公是周朝的忠臣，帮助成王治國，這時周成王年紀尚小。 棘門——棘門是壽州地方的城門。 秦始皇——秦始皇名政，到始皇手裏，秦國併吞六國，天下為一，秦國稱王，是政第一個，所以稱始皇。始是起頭的意思。當初秦國地方，一個做買賣的人名呂不韋，娶了邯鄲地方的一個女人做小老婆。不多幾天，這小老婆肚子裏有孕了，呂不韋便把這小老去送給秦太子的兒子名異人的，到第二年便生下一個兒子名政。後來異人做了莊襄王，政做了太子。後來政一統天下，做了秦始皇。這秦始皇實在還是呂不韋的兒子

呢！ 嫪毒——嫪毒是人名，秦王政做了國王以後，他母親便是邯鄲地方的女人，做了太后。太后年紀還輕，和呂不韋暗地裏通姦。呂不韋害怕，便把他自己家裏的門客名叫嫪毒的假裝做太監送進宮去，和太后私通。後來事體敗露，秦始皇殺死嫪毒。 呂不韋——呂是姓，不韋是名，是陽翟地方一個做大買賣的人，後來做秦國的宰相，封文信侯。

註 女弟——女的兒弟便是妹妹。 有身——女人肚子裏有了胎兒稱做有身。 百歲後——說人死過以後稱做百歲後，不好說人死，祇說他活了一百歲以後，是祝頌他意思。這裏事說楚王死過以後。 無妄——妄便是望，心中不曾想望他，他忽然來了，稱做無妄。 處無妄之世——是說在亂世裏做人，生死是不能料的，所以說處無妄之世。 事無妄之主——人喜怒無常稱做無妄。事無妄之主，是說在喜怒無常的國王手下做臣子。 無妄之人——這個妄是說狂妄的意思，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是說怎麼沒有不妄狂的人呢？ 夷三族——夷是滅去的意思，三族是說父族母族妻族，是說把父親面上的親眷，母親面上的親眷，妻子面上的親眷都殺死。

（十三）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

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考 虞卿——虞卿是人名，戰國時候一個有口才的人，跑來跑去，替各國諸侯出主意，治國家，是個趙國的大官，封在虞的地方，所以稱做虞卿。這時候秦國捉魏齊捉得很利害，虞卿便丟去了宰相的印和魏齊一塊兒逃出去。 秦孝公——秦國的孝公名渠梁。 惠王——秦國的惠王名駟的，是秦孝公的兒子。 冉子——冉子便是穰侯，秦昭王十六年的時候封做穰侯。 邵公奭——邵公便是召公，姓姬，是周皇的同族，封在召的地方所以稱做召公。 魏王——魏王是說魏安釐王。

註 春秋高——一年過着一個春天，一個秋天。春秋高是說年紀大的意思。 北兵——打敗仗稱做戰北。北兵是便帶着兵隊向北去。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趙策

趙一

（一）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沉者三板。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

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考 趙——趙國是侯爵，姓嬴，是趙伯益的子孫，世世代代做晉國的官。周朝威烈王時候，趙國便稱為諸侯，立都城在邯鄲地方，傳國一百八十二年，被秦國滅去。邯鄲在如今直隸邯鄲縣。郄疵——郄疵是趙國人，青陽氏的子孫。 韓魏之君——韓國之君便是韓康子虎，魏國之君便是魏桓子駒。

註 從韓魏兵——是說叫韓魏兩國的兵跟着自己。 板——板便是版字，八尺闊稱做版。臼竈生鼃——舂米的傢伙稱做臼，鼃便是田雞。臼竈生鼃，是說發大水，那臼上竈上都有田雞跳上來。田雞是水蟲。

（二）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騺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張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

」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

君代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過知過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

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提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考　段規——段是姓，規是名，韓是國的人。　韓康子——韓是國名，康子是姓，名虎。　魏桓子——魏是國名，桓子是姓，名駒。　蔡皋狼——蔡是地名，又稱藺原，是趙國的地方，在如今永甯縣西面原有舊時的藺城。皋狼也是地名，在如今山西永甯縣西北面，有一座舊時的皋狼城，又

稱郭狼。　趙襄子——名無恤是趙簡子的兒子。　張孟談——張是姓，孟談是名，是趙襄子的臣子。　葷闕妻子——葷闕安于，是人名也，稱葷安于，是趙簡子的家臣，韓非子裏葷于。　簡主——簡主便是簡子名鞅，晉國的官，趙文子的孫子，景子的兒子。　尹澤——尹是姓，澤是名，是簡子的家臣，周朝尹氏的別一族。又稱尹鐸，國語裏有一句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註】鷙愎——鷙是兇惡，愎是剛強。　荻蒿楛楚——荻是蘆草的一種，葉比蘆草闊。他的幹子是實心，比蘆草矮小。萑葖雚蘆薍蒹烏蘱馬尾蒹，都是荻的別名。蒿是艾的一種，有靑蒿，牡蒿，白蒿，茵陳蒿等名目，都是藥材。楛是一種灌木，樣子像荊棘，比荊棘矮小，可以做箭幹。楚是一堆一堆生的灌木，又名荊，古時用刑的棍子，是楚木做的。　廧——破的牆稱做廧。　箘簬——箘簬是一種高貴的竹的名稱，可以做箭。書經禹貢裏有一句「惟箘簬楛。」　麁中——麁中是說粗心。　轅門——大官府的衙門兩傍有專停車息馬的牌門，稱做轅門；在東面的稱東轅門，在西面的稱西轅門。　翼而擊之——是說從左右兩面打進去。

(三一)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

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伯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故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

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復來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註】五伯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五伯是說五個霸王，伯和霸字通用；致天下是說治國；約是說簡便。愴然——愴然是悲傷的樣子。臣下不使——是說臣子們不聽他的差遣，使便是差遣。負劍——是說人行禮的時候，彎屈着身子，好似背着寶劍似的。

（四）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

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之；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

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考

軍陽——軍陽是人名，晉國人也，是一個俠義的人。豫讓——豫讓是人名，是晉國人。

趙襄子最怨知伯——當初，知伯帶兵去打鄭國，趙簡子害病，打發太子名無卹的帶了兵去圍困鄭國。知伯酒吃醉了，拿酒去灌太子無卹；待到回國來，又勸趙簡子叫他廢去無卹，簡子不聽，

無卹從此以後怨恨知伯。到這時候，又帶兵來圍困晉陽，所以怨恨得越法利害。

【語】飲器——吃酒的傢伙稱做飲器。趙襄子恨極智伯，殺死智伯，拿智伯的頭骨做吃酒的傢伙。　入宮塗廁——塗是杇抹的意思，廁便是茅坑。跑到趙襄子宮裏去，躲在糞坑裏，候着襄子來登坑的時候，便去行刺。　刃其扞——扞又稱鐸，是槍的尖頭。刃其扞是說拿刀斬去他的槍尖。　漆身爲厲——厲是說鬼怪的樣子。豫讓行刺趙襄子的時候，把漆滿塗在自己身上。那漆着了皮膚便要生瘡，好似癩子一般，叫趙襄子不認識他的意思。　國士——國士是說在國度裏數一數二有名氣的人。

（五）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君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考】魏文侯——魏文侯名斯，又說名都。　趙侯——趙侯是說趙烈侯名籍的。　趙利——趙

利是人名，是趙國的同族中。

（六）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考 三國——三國是說梁國燕國趙國。 拔鄭——鄭是韓國的都城，在如今河南新鄭縣地方。拔鄭是說打破鄭的地方。

（七）腹擊爲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則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考 腹擊——腹是姓，擊是名，是趙國的臣子。

（八）蘇秦說李克曰：『雒陽乘軒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

蓬篋，贏勝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籍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

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考 雒陽——雒陽是地名，在如今河南洛陽縣。 和氏璧——韓非子裏說，楚國有一個姓和的，得到一塊石頭，裏面有寶玉，去獻給厲王。厲王說他謊騙，斬斷他的左脚。待到厲王死了，又去獻給武王。武王又說他是謊騙，斬斷他的右脚。武王死了，武王接下去做楚王。這姓和的抱着這石塊在那裏哭。文王便打發人去把那石塊破開來，果然裏面一塊寶玉，便稱他和氏之璧。好的玉稱做璧。

考 罷車——罷是破的意思，是說車子破不能用了。 足重繭——是說脚去走路走得多，脚上皮厚和蠶繭一般。 日百而舍——舍是說住在屋子裏。日百而舍是說每天走一百里路便住下。 後郭門——郭門便是城門。後是遲的意思。後郭門是說來得太遲了，那城門已經關上

了。

氾濫——水到處流來流去的樣子稱做氾濫。

（九）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敎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淩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

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楡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

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考】蘇秦——蘇秦死在周愼靚王四年。這時候蘇秦已死了，應該改稱蘇厲。厲是秦的弟弟。趙王——是說趙惠文王名何的。這事體在趙王十六年。　晉國——晉國是說河北的地方，安邑是說河內的地方。　今燕盡韓之河南——這一段到唐曲逆句，怕有錯誤。因爲燕國沒有可以奪得韓國上黨地方的道理。兩個上黨離趙國的都城不是七百里。羊唐便是羊腸。羊腸到邯鄲不是二十里。史記裏說燕國秦國趙國的地形很明白。燕國統統得到齊國北面的地方，是已經把全個齊國地方得到了。這裏祗指趙國的邯鄲鉅鹿兩處地方說的，所以祗稱北地。那鉅鹿便是如今直隸平鄉縣。斂是減少的意思，是說打破了齊國，滅去了韓國以後，燕國的南面地界，秦國的東面地界，都要減少三百里地方。趙國恰在中間。楡中在如今陝西楡林縣東北面。戰國時候是林胡國的地方，稱做楡溪塞。秦國的上黨那便是如今澤潞儀沁四州的地方，連相州的一半地方韓國統得到了。到七國的時候，趙國得到儀沁兩州的地方，韓國還是有潞州和澤州的一半地方，一半歸了趙國魏國了。沁州地方在羊腸坂的西面，儀幷代三州在句注山的南面。秦國拿這三郡去打趙國的澤潞兩州。那句注的南面，趙國沒有地方了，句注山在如今山西代

縣北面。 五國——五國是說秦國齊國韓國魏國燕國。 枳——枳便是軹，是地名，舊時的軹城，在如今河南濟源縣南面。 高平——高平便是舊時的向城，在如今濟源縣西南面。 三公——三公，史記稱經分。巠分便是巠山。句注山又名西陘山。陘一錯便成巠分，再巠而成三公。 什清——什又作尋，灊縣地方有一個尋口，是地名。

註 天下——天下是說其餘五國。 登——五穀成熟了稱做登。 佯示趙魏——是說假裝做出兵去攻打韓國，給趙國魏國看看的。佯是假裝的意思。 聲德——是說叫人感激他的好事。與國是說鄰近的國度，是說趙國。 代胡——是關外一種野狗，樣子像狐狸，却比狐狸小，史記稱胡駒。 崐山之玉——崑崙山是出玉的。崐山之玉不出，是說崑崙山的玉不到趙國來了。 參分趙國——參便是三，是說打破了趙國，三分的地方。 箸之盤盂——是說不忘記的意思。著是刻，盤盂是人吃飯常用的東西。刻在盤盂上，常常看見，便不忘記了。墨子裏有琢之盤之盂，銘於鍾鼎。 儲作——儲作便是酬酢，是說吃酒應酬的事體。

(十)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

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衞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强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奉陽君——趙國的李兌，做司寇官，封奉陽君。

（十二）秦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䵺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䵺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

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諸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

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俛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考 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公子他——公子他便是公子池。 藍田——藍田，地名，便是如今陝西的藍田縣。 馮亭——馮亭是人名，是畢公的子孫，封在馮的地方，便拿馮做姓。

趙王——趙王便是孝成王玉丹的，名惠文王的兒子。　韓不能上黨——這時候秦國白起帶兵去打韓國，打進野王地方，上黨的出路斷了。所以韓國不能守住上黨。　平原君——平原君應該作平陽君，惠文王母親的弟弟名趙豹的，封做平陽君。　水通糧——水通糧是說從水路運糧米。秦國從渭水運糧米東面去接濟黃河洛水一帶的兵，去打韓國的上黨　趙勝——趙勝便是平原君。　趙禹——趙禹是人名，是趙國的臣子。　辭封——趙國封馮亭稱華陽君。趙將名括的帶兵去抵敵秦國，死在長平地方。　韓王——韓王是桓惠王。　公孫起——公孫起便是白起。　王齮——王齮是人名，又稱王齕。　遇趙於長平——王齕奪取上黨地方，上黨的百姓逃到趙國去。廉頗帶兵到長平地方去救他。

【註】牛田——牛耕田，田裏種了穀子，便有收成。牛田是說事體成功的意想。　列於上地——上地是說大國的地方，是說韓國的上黨已經歸併給秦國算是秦國的地方。

(十二)秦蘇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

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大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臣爲鐵鉆者乎？』

考 杜山——杜山便是底柱山，在如今陝西平陸縣東南面。

註 繩墨規矩——繩墨規矩是說做事體有一定的法則。木匠解木，先用繩子染着墨，在上面彈了墨線，依這墨線做去，稱做繩墨。圓的量器稱做規，方的量器稱做矩。 鐵鉆——便是楔子，是拿出木頭來的傢伙。

（十三）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考 強國——強國是人名，強是姓。

註 與齊韓秦市——是說和齊國韓國秦國去求地方。 拘茂——茂是說甘茂，拘便是捉。

(十四)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强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無功之爲知哉？』

考 皮相國——皮相國是人名。是趙國人。 建信君——建信君是趙國得寵的臣子。

(十五)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衞兵亡其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考】呂遼——呂遼是人名，是魏國的戰將。比陽——比陽是地名，便是如今的河南唐縣。文信——文信便是呂不韋封文信君。

(十六)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考】武城——武城是地名。如今山東武城縣西面，有一座舊時的武城。

【註】訾然——說話謹愼慢慢的說的樣子。

(十七)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

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割挈馬兎而

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考 趙王——趙王是說趙武靈王名雍的。

註 有燕——有燕是說和燕國親近。 易其路——路是說法子，是換聯合秦國的法子去聯合六國。 東闚於周室甚——闚是着想的的意思，是說秦國要帶兵去打韓國梁國他看想奪東面周朝天下的心思很深。 惟寐忘之——是說祇有在睡夢的時候忘記了。寐，便是睡。 惡三晉——楚國強晉國弱先去打強國，那弱國便不敢來和強國合併了。 北無趙——趙國聽了秦國哄騙的說話，便不去救韓國；梁韓國的北面，便沒有趙國幫忙了。 割挈馬兔而西走」

——是說帶了城池和馬兒一般跑得快，到西面去投降秦國；——是手裏拿着秦國在西面。所以說西走。

趙二

（一）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

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衞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胸中矣；豈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爲一，西面而封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

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蘇秦，是洛陽軒里地方人；有口才，到各國去做說客。　從燕之趙——之，是到的意思；從燕之趙，是說蘇秦從燕國到趙國。蘇秦去游說燕文侯，燕文侯聽了蘇秦的話，給蘇秦銀錢車馬衣服，打發他到趙國去。　趙王——便是肅侯名語的。這時候是肅侯十六年。　奉陽君——奉陽君，是肅侯的弟弟名成，是趙國第一代國王。蘇秦初到趙國的時候，奉陽君不歡喜他，蘇秦便到燕國去。　上郡——上郡是錯的，應該是上黨。因爲上黨離宜陽很近，祇隔了一條河。若說是上郡，離宜陽很遠了。　河外割則道不通——是說魏國衰弱，拿河外的地方送給秦國，那到上郡去的路，便不通了。　下軹道——下，是說打下來。軹道，在如今陝西咸陽縣東面。秦國的兵打破軹道，從東渭橋過北道，再過蒲津去打韓國。那南陽地方便危險了。　劫韓包周——宜陽新城兩處地方，在周的西面，榮陽城皋兩處地方，在周的東面。所以說去打韓國便是包圍周國。趙國的都城，在邯鄲地方；離韓國很遠。說趙國是錯的，應該是魏國；魏國去打韓國，便逼近魏國，所以趙國也衰弱下來了。鑠，是說，衰弱的意思。　據衛取淇——衛，便是濮陽，如今直隸的濮陽

縣便是。淇水流到黎陽的地方，流進黃河。這裏說取淇，是說黎陽；黎陽在如今河南濬縣西面地方。 涉河踰漳——黃河的舊路，從如今河南濬縣西南面起，向北流過內黃湯陰安陽臨漳和直隸的成安肥鄉曲周廣宗到鉅鹿，都是趙國的地方。漳水的舊路，從臨漳流向北面過成安肥鄉曲周一帶地方，流進黃河。這一句是說秦國的兵，從黎陽北面出來，渡過黃河，再渡過漳河，一直到邯鄲地方；再派別一支兵隊，沿了太行山的北面，去佔據番吾地方，塞住井陘地方，可以攔住代郡太原的救兵。〔二〕那邯鄲地方便危急了。 常山——這個應該是指趙國的都城說的；若說四面地界，這時候趙國的地方，西面還到黃河為止。 國都——這時候魏國的都城在大梁；韓國的都城在鄭地方；大梁，便是如今河南開封縣；鄭，便是如今河南新鄭縣。 韓絕食道——這時候秦國不會奪得巴蜀漢中地方，打楚國一定要從武關出去；韓國從宜陽徑過盧氏的西面，可以斷絕他的糧道。 趙涉河漳——是說趙國去救韓國，過黃河漳河去攔住秦國的兵。 燕守常山之北——是說祇怕秦國說要去打楚國，忽然指說燕國趙國。 秦攻韓魏——是說經過蒲津的東面，去打韓國魏國。 楚絕其後——是說楚國出兵武關地方，去斷絕秦兵的後路。雲中——雲中便是古雲中城，在如今山西大同縣西北縣。 齊涉渤海——齊國從滄州渡

過黃河到瀛洲。滄州，在如今直隸滄縣東南面，瀛洲，便是如今直隸河間縣地方。

【註】捐館舍——人死，稱做捐館舍。捐，是丟去的意思；館舍，便是屋子。　齊秦爲兩敵——是說齊秦兩國，都是趙國的敵人。　斷絕人之交——是說想出連橫法子來的人，是要叫山東各國諸侯斷了交情。秦國和山東各國聯合起來，稱做連橫。秦國叫山東各國都和他好，却叫各國自己絕交。　陰陽——陰陽，是說絕端不同的兩面；便是說合從連橫兩個絕端不同的計策。合從，是叫山東各國自己聯合起來；連橫，是叫山東各國絕交，和秦國聯合起來。　封地——封地，是說封疆以內的地方。　效實——效，是說拿到；實，是說錢財貨物。　三夫之分——三夫之分，是說三百畝地方，是說地方少的意思。古時田制，一夫授田百畝。　橫人——橫人，是說想連橫法子的人。　五味——五味，是說酸苦甜辣鹽五味。　軒轅——廊下稱做軒，外門稱做轅；又說軒轅，是星名。　流言——流言，是說浮浪沒有根據的說話。　通質——質，是說兩國拿王子交換抵押，是兩國要好的意思。通質，是說通兩國抵押太子的交情。　刑白馬——刑，是說殺；刑白馬，是說殺白馬。古時兩國結盟，殺一隻白馬祭神。　午道——一直一橫交叉的路，稱做午道。

(二)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

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妒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

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弊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逼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逼韓勁魏之軍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忌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

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考 趙怒——是說趙國雖生氣，不敢出兵到外國來。 己邑，是說自己的地方。 如耳——如是姓，耳是名；是魏國的大夫。 亡齊——是說齊湣王時候，被燕國打破，所以說亡齊。 齊威宣——威，是威王；宣，是宣王。威王名因齊，宣王名辟疆。 宣王用之——宣王，應改稱湣王。因為以後說的，都是湣王的事體。 秦人遠跡不服——周赧王三十一年，秦尉斯離和韓魏燕趙四國，同去打齊國，打破齊國的地方。 司馬——司馬，便是司馬穰苴。 懷——懷，是地名；是周國畿內的地方，戰國時候，歸魏國管。如今河南武涉縣西南面，有懷縣的舊城。周赧王五十年，秦王用范睢的計策，去打魏國，奪取懷的地方。 趙奢——趙奢，是趙國人。在趙國做官，封馬服君。 鮑接——鮑，是姓；接，是名，是楚國的戰將。

註 不章——章是說顯露；不章是說不顯露。 天下——天下是說山東六國。 虛戾——戾和厲字通用。厲便是惡。屋子裏沒有人住稱做虛，人死以後沒有子孫稱做厲。莊子裏有一段：「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胥敖，國為虛厲，身為刑戮。」 白馬非馬——公孫龍子有一篇白龍論，其言曰：「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封內——國度四面的地界稱做封，在一國地界以內稱做封內。

（三）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

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城皋，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超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之百乘，

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考 趙王——這趙王是說趙武靈王名雍的。這是武靈王十五年的事體。 秦王——秦惠王名駟。 兩周——兩周是說東周西周。 甲子之日——甲子日是周武王打敗紂王的一日。書經裏有一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做白話是說：『甲子這一天在絕清早的時候，帶了軍隊和樹林一般多，在牧野地方會齊，沒有人可以敵得過我的兵隊的；前面的敵人都掉過刀槍來，幫着我們的兵隊，去打自已人，殺得敵兵的血都流在刀柄上；祇須穿一回打仗的衣服，那天下都收服下來了。』 午道——午道是地名，在趙國的東面，齊國的西面，不是上文所說十字路的午道。 渡清河——古時的清河在如今直隸清河縣西面；過了這清河，便是在邯鄲的東面了。 河外——河外是對河內說的，凡是在河的南面都稱河外。這裏的河外，是說如今河南的滑縣地方。

註 大王御史——不敢埋怨大王，祇說大王的御史。 督過——督是管理的意思，過是說人的錯處。 悁——悁是說生氣的意思。 齊獻魚鹽——是說齊國把產魚產鹽的地方送給人。

歐韓魏——歐和毆通用，是打人的意思。出兵去打韓國魏國，所以說歐韓魏。

（四）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百；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功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

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亦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

同之，而無舟機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機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

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聞，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

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注】肥義——肥是姓，義是名。肥原是地名，是拿地名做姓的。　簡襄——簡襄是趙國的兩個國王。趙簡子名鞅，趙襄子名無恤。　襄主——襄主便是襄子。史記裏有一段：武靈王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　舜舞有苗——有苗便是三苗的子孫。三苗便是如今河南溪峒一帶的苗子。書經裏有一段：有苗弗率，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格是說投降。舜王在殿上作舞。那有苗見了，便投降舜王。　禹袒入裸國——裸國是古時的野人國。身上不穿衣服的稱做裸，解開衣服露出身體稱做袒。後漢書東夷傳裏說：『從朱儒國向東南船行一年，便到裸國。』淮南子裏說：禹王到裸國去，脫開了衣服進去，穿好了衣服出來，是不違抗他風俗的意思。　甌越——甌越是地名。便是西甌。如今廣東瓊山儋縣一帶地方都是的。這地方是歸南越的，所以稱甌越。南越是如今廣東和安南國一帶地方。　黑齒雕題——黑齒雕題是兩個國名。黑齒國的人，拿草染齒變成黑色。山海經裏有一句：『黑齒國爲人黑齒。』題是額角。雕題國的人，在額角上雕花的。異物志裏說：『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靑之；或若錦衣，或若魚鱗。』　冠鯷——鯷是一種大鮎魚。

會稽海外有一種東鯷人，頭上戴鯷魚皮的帽子，所以稱冠鯷。河濟洛之水齊中山共之——河濟洛水，便是如今直隸甯晉縣的大陸澤，又名廣阿澤。齊國的地界在景縣舊城，中山國的地界在無極縣；都離開一百里路，所以說齊中山共之。東胡——東胡是地名，便是如今直隸昌黎縣地方。秦韓之邊——藺離石隔河，便是秦國地方。澤潞是韓國地方，和趙國是隔着一座太行山。參胡——參便是三，三胡是說林胡樓煩東胡三處地方。林胡在如今山西大同縣東北面。鄗——鄗地的舊城；在如今直隸柏鄉縣北面。趙文趙造——趙文趙造是兩個人名，都是趙國的公族。宓戲——宓戲便是太昊伏羲氏，又稱庖犧，姓風，生在成紀地方，是上古時候的一個帝王。三王——三王是說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鄒魯——鄒魯是人名，鄒魯穿的衣服，喜歡拖長纓，是一種奇怪的衣裳。穿的衣服不稱他的人，都是怪僻的行爲。但是孔子門下有顏淵冉有一班賢人，豈不是可以算得沒有奇怪的行爲呢！吳越無俊民——是說山野地方的人，住在山谷裏，不知道文化。那吳越地方都是山，便應該越吳兩國地方，沒有才學的人了。但是怎麼也有延州來和大夫種一班有才學的人呢？

【註】錯質務明主之長——錯是交換的意想，是說兩國的臣子大家交換着，證明自己國王的

好處。質便是證明。 疑事——商子書裏有兩句：『疑行無成，疑事無功。』是說待人做事不要疑心的意思。一有疑心，便不成功了。 論至德——商子更法篇裏有兩句：『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說有大德性的人，便不和世俗的人一般見識；能夠成功大事業的人，不和平常人去商量的。 愚者——商子更法篇裏有兩句：『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是說笨的人見已經成功的事體，他還不明白；聰明的人，那未經露出來的事體，便能夠預先料定。 使者——使者便是說王孫緤。 祝髮文身——祝是斷的意思，文是花紋。祝髮文身，是說把頭髮剪斷，又在身上刺着花紋。莊子裏有一段：『宋人資章甫而之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錯臂左衽——錯是畫的意思，衽是衣裳的大襟。錯臂左衽，是說臂膀上畫着花，大襟做在左面，是一種野蠻人的風俗。 秫縫——女工針線粗糙稱做秫縫。

（五）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

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

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註】踐石——脚踏稱做踐，石是騎馬時候脚踏的石頭。踐石是說會騎馬的人。　問——送東西稱做問。去問候，一定要帶些東西去送送，所以問便是送東西。詩經裏有一句：『雜佩以問之。』　去邪——書經裏有兩句：『去邪無疑，任賢勿貳。』是說邪是說不好的人，去掉那不好的人，便要去得快，不可疑惑不決；任是用的意思，貳是說心中存着兩條心思，不專一的意思，是說用好的人不要有兩樣心思，須專一任用他。　衣冠具帶黃金師比——具帶是古時人腰中縛的大帶。師比是帶頭上的鉤子；史記裏稱胥紕，漢書裏稱犀毗。

（六）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

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敎，王之惠也。臣敬修衣服以待今日。』

考註 趙燕——趙燕是人名，是趙國的公族。

慈父不子惠主不臣——是說雖有慈愛的父親，也不認他做兒子；雖有恩惠的國王，也不認他做臣子。

（七）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田，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

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考 原陽——原陽是地名，在如今山西太同縣西北面。 牛贊——牛是姓，贊是名，是趙國人。

五徑——五徑便是井陘關，又稱土門關。太行山有八條陘，第五陘便是土門關。土門關便是井陘關。井陘關在如今直隸獲鹿縣西面。

註 騎邑——騎兵住的地方稱做騎邑。 習其兵——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是熟悉的意思。是

說熟悉他兵隊裏情形的便看輕敵兵。

趙三

（一）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䦆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䦆鐔

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考 趙惠文王——趙惠文王名何，是武靈王的兒子。　都平君——都平君便是田單。田單封都平君的。　馬服——馬服便是趙奢。趙奢封馬服君。　吳干之劍——干便是干將。干將是吳國人。吳國干將造了一柄好劍，那柄劍便名干將，所以稱吳干之劍。　卽君之齊已——齊國帶了十二萬的兵去打荆國的事體。

註 肉試金試——拿劍殺人試試他快不快，稱做肉試；拿劍砍鐵試試他快不快，稱做金試。
匜——匜是古時洗臉的傢伙，便是如今的面盆。 薄柱擊石——是說寶劍雖鋒利，却敵不住柱石的堅硬。 脾鉤咢鐔——脾便是髀，是近刀口地方的鐵；鉤是劍柄上的環子；咢是刀的側面；鐔是寶劍的梁。 蒙須——蒙須是縛寶劍的繩子。 國圍攻——國圍攻是說兩國或是包圍，或是攻打。

（二）趙使仇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考 仇郝——仇是姓，郝是名，史記稱仇液。 宋突——宋是姓，突是名，是齊國人。 樓緩——樓緩是人名，是趙國人這時候在秦國做宰相。 無急秦王——是說不要急急叫秦王拜魏冉做宰相。秦王便是秦昭王。

（三）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

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考　樂毅——樂毅是人名，是樂羊的子孫，這時候在趙國，還不曾到燕國去。　趙王——趙王便是趙武靈王名雍的。　河東——河東是如今直隸清河縣一帶地方，是靠近齊國的。　河北——河北是說如今京兆密雲一帶縣份地方。　淖滑——淖滑是人名，是楚國人。　惠施——惠施是人名，梁國的宰相。

（四）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

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衞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焦黎牛狐——焦黎牛狐是兩處地名，如今不可查考了。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趙王——趙王是說趙惠文王名何的。 鄭朱——鄭是姓，朱是名，是趙國人。 胡易——史記裏說秦昭王三十八年的時候，中更胡傷又攻打趙國閼與的地方。 閼與——閼與是地名，是趙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武安縣西南面，不是山西沁縣的閼與地方。 魏幾——魏幾是魏國的地名，在如今直隸大名縣地方。 廉頗——廉頗是人名，是趙國的戰將。

（五）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

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

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考】富丁——富是姓，丁是名，是趙國人。

【語】效——效是說獻上去。　橫——橫說連橫的計策，從西到東稱做橫。

（六）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考】趙王——趙王是說趙孝成王，名丹的。

【語】爲入必語從——是說替我進去，一定要對趙王說合從的計策。從南到北稱做從。從南到北的國度一齊連合起來稱做合從。　其於子何如——是問虞卿你對於這件事體的意思怎麼樣呢？

（七）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考 武安君——白起封做武安君，又稱公孫起。　馬服之子——馬服之子便是趙括。

（八）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

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考註 平陽君——平陽君便是趙豹，惠文王的母弟，封平陽君。 公子牟——公子牟便是魏牟。 東——是說回到魏國去。 僕——自平原君自稱。

(九)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一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議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

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棄前

賢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

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考 趙王——趙王便是趙孝成王名丹的。 公甫文伯母——公甫文伯母是說季康子的從祖母。文伯名歜，是康子從父的弟兄。 負親——是說趙國一向是親近秦國的，如今又違背秦國。所以秦國去攻打趙國是因爲他負了心纔去攻打他，所以稱做負心之攻。 齊交韓魏——是說齊國結交韓國和魏國。 三國——三國是說齊國韓國魏國。 齊王——齊王名建。

註 講——講是說講和。 二八——二八是說十六個人。 彈丸——彈丸是比方說地方小，祇有和彈丸一般大。 不取於秦——是說不被秦國取去。

（十）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

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信陵君——信陵君便是公孫無忌，他封做信陵君。 趙王——趙王便是趙孝成王名丹的。 公孫龍——公孫是姓，龍是名，趙國人，有口才，能爲堅白之辯。 東武城——東武城便是如今山東武城縣。 親故——平原君是惠文的弟弟，所以說是親故。

(十一)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如何？』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君！』虞

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注　都尉——都尉是武官名。戰國時候，秦國趙國都有這種官名。　趙王——趙王是趙孝成王名丹的。　樓昌——樓是姓，昌是名，是趙國人。　秦王——秦王是說秦惠王名稷的。

（十二）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

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

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魏安釐王——魏安釐王名圉，也稱安僖王。湯陰——湯陰是古時河內的地方，便是如今河南湯陰縣。新垣衍——新垣是姓，衍是名；是梁國的將軍，畢公的子孫，住在梁的地方，稱新垣氏。趙王——趙王是趙孝成王。這時候是孝成王九年。齊湣王——齊湣王名地。爭強爲帝——是說兩國搶着自稱皇帝。周赧王二十七年的時候，齊湣王稱東帝，秦昭王稱西帝，所以說爭強爲帝。以齊故——蘇代去勸齊湣王除去皇帝的名號，齊湣王依他的話，去了帝號。秦昭王也除去了帝號。秦國的去帝號，是因爲齊故，所以說以齊故。齊湣王已益弱——周赧王三十一年時候，秦韓魏燕趙五國去打齊國。齊湣王逃到莒國地方去，所以說益弱。到秦國圍邯鄲的時候，齊湣王已經死了。秦昭王——秦昭王名稷。這時候是昭王四十九年。勝——

勝便是趙勝，封平原君。 百萬之衆——是說長平的打仗，趙國兵死了一百萬。 辛垣衍——辛垣是姓，衍是名，便是新垣衍。 勝已洩之矣——勝是說趙勝，洩是說洩露，是說秦國做皇帝的計謀，趙勝已經在魯連跟前洩露出來了。 鮑焦——鮑焦是人名，是周朝時候的隱士。莊子裏有兩句：『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齊成王——齊成王名嬰，齊是齊桓公的兒子。周烈王——周烈王名喜。 天子——天子是說烈王的兒子周安王名驕的。 田嬰齊——田是姓，嬰齊是名，史記裏稱田齊，便是齊威王。 而母——而便是說你，而母是說你的母，是說烈王王后。 鬼侯——鬼侯是地名，又稱九侯。九侯城在如今直隸磁縣西南面。 鄂侯——鄂侯也是地名，又稱邘侯，舊城在如今河南沁陽縣。 紂以為惡——九侯的女兒給紂王做妃子。紂王歡喜淫蕩，九侯的女兒不歡喜淫蕩，紂王便殺死了九侯的女兒。 脯鄂侯——肉乾稱做脯。脯鄂侯是說把鄂侯殺死了，拿他的肉做成肉乾。 牖里——牖里又稱羑里，是地名。在如今河南湯陰縣北面，有一座牖城。 舍之死——舍是捨去的意思。史記裏說紂王赦西伯的兒子伯邑考，拿伯邑考的肉羹成羹，去給文王吃。文王便吃着。紂王說道：『誰說西伯是聖人？聖人怎麼肯吃他兒子的肉呢？』便不殺西伯。西伯便是文王，是說文王捨去了兒子，救了自己的性命。 夷維

子——夷維是地名，古時萊夷國的維邑，如今山東的濰縣，是拿地名做姓的。子是尊重男人的稱呼。　薛——薛是國名，如今山東的滕縣地方。　鄒——鄒是地名，如今山東的鄒縣。　奪晉鄙軍——無忌聽了侯生的計策，打通了如姬，偷得魏王的發兵的令箭，奪得晉鄙的兵士。　秦軍引而去——無忌大敗了秦國的兵在邯鄲的地方。秦國的戰將王齕便帶了兵逃去。　爲魯連壽——魯連是人名。拿金銀幣帛送人稱做壽。

【註】客將軍——別國的人在本國做官稱做客；客將軍是說別國人在魏國做將軍的。　猶豫——猶豫是兩隻野獸的名稱，生性善於疑心，所以說人臨事沒有決斷心，也稱猶豫。　紹介——中間人，媒人，都稱紹介，也稱介紹人。禮記裏有客人來，一定要介傳話。介是如今的知賓，介有上介次介末介，接下去說。紹，是接下去的意思。　使事有職——是說奉國王的差遣，有職事在身。使便是差遣。　今衆人不知——是說做地方官，他被困在圍城裏，不知道救衆人，祇知道救自己一身，所以說而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　上首功——秦國的規矩，打仗的時候，多殺一個人，便多記一個功勞。首便是頭，所以說秦國是首功之國。　肆然——安靜舒泰的樣子稱做肆然。　下席——席是坐位。死了父母，兒女守孝，便要坐在草席上。住在茅棚裏，稱做下席。　叱嗟

——叱嗟是說生氣叫喊的聲音。 卒爲天下笑——是說周朝又窮又弱，本來不敢在諸侯跟前搭架子，祇有威王要做些仁義事體，反而多尋是非，到底鬧翻了，被天下傳爲笑話。 十人從一人——是說十個奴僕跟一個主人。 快然——快然便是悵然心裏失望的樣子。 入於紂——是說獻給紂王做妃子。 太宰——牛稱太宰，羊稱少宰。有大名位的人死了以後，拿太宰祭祀。 子安取禮——是說你拿什麼十太宰的祭禮來看我們國王，是說他禮輕的意思。 巡狩——皇帝出門在本國游歷稱做巡狩。巡是巡查的意思，狩便是守，是說皇帝出門去查看那班看守地方的官吏。 辟舍——是諸侯尊敬皇帝的禮節。辟便是避開，舍是外面的屋子，是說諸侯的避開自己的正朝，去住在外面屋子裏。 筦鍵——筦是鎖心，便是鎖簧，鍵便是鎖。 攝衽——手提着稱做攝，衣服的大襟稱做衽，古人見人恭敬的樣子。 籥——籥便是開鎖的鑰匙。 倍殯柩——倍便是背，背是反。向主人背了殯柩，北面而哭，是做孝子的禮節。 設北面於南方——是說人死了，設靈位的方向也是北面的。是說做臣子的不敢在南面。 飯含——拿米塞在死人嘴裏稱做飯，拿玉塞在嘴裏稱做含。 讒妾——背地裏說人的壞話稱做讒。妾是小老婆。

（十三）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翻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淸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張相國—張相國是梁國的人，在趙國做宰相，心裏常常記掛梁國，却看不起趙國。滏—滏是一條河的名目。水經注裏說滏水從鄴縣西北面石鼓山出來，向東北流，流在漳河裏，稱做合口。但是滏水從明朝永樂年間漳水向北面決口，流入滏水去以後，又帶着滏水向東南流去，舊時的水路不可尋了。如今滏水源頭出在直隸磁縣，向東北面流，經過邯鄲肥鄉廣平這幾縣，合南北兩湖的積水，流到獻縣，和滹沱河合併，便稱子牙河。

（十四）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注 鄭同——鄭同是人名，是鄭國人拿國做姓的。 趙王——趙王是趙惠文王名何的。 魏昭

王——昭王名遬，是哀王的兒子。許由——許由是人名，號武仲，是一個高潔不貪財勢的人。堯皇知道了，把皇帝的位置讓給他。許由不要，逃到箕山去躲着。荊慶——荊慶是人名，便是荊軻，是衞國人。他的祖宗是齊國人，搬在衞國住。衞國人稱他慶卿，到燕國去，燕國稱他荊卿。又說荊慶是兩個人名。荊是荊軻。慶是慶忌，是古時的刺客。

【註】狙喜——狙是猢猻一類的野獸，十分活潑狡猾。是說用兵的人能夠和狙一樣狡猾，是可喜的。

（十五）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

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

注 建信君——建信君是人名，是趙國得寵的臣子。 公子魏牟——魏是國名，牟是人名。公子魏牟是說魏國的公子名牟。 趙王——趙王是說趙孝成王名丹的。 犀首——犀首是魏國的官名。 馬服——馬服便是趙奢。趙奢封馬服君。

訓 工——工是說善於治國 幼艾——幼是說年紀輕，艾是說美貌。 憧憧——憧憧是說人多來來去去不斷的樣子。 輢——輢是車子兩傍，可以倚靠人的地方。兵車在這兩傍插着刀槍之類。

（十六）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對曰：『日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考】衞靈公——衞靈公名元，是襄公的兒子，正在春秋的時候。　雍疽——雍疽是人名，是衞靈公得寵的臣子。孟子裏稱癰疽，韓子裏稱雍鉏，漢書裏稱雍渠。　彌子瑕——彌子瑕是人名，是古時做男妓的，是衞靈公得寵的臣子。　復塗偵——復塗偵是人名，是衞國人。　司空狗——司空是官名，狗是人名。左傳裏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到衞國去，勸說蘧瑗、史狗，便是這個史狗。古今人名表裏有個司馬狗也和這個一樣。

（十七）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

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萫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萫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萫亡走矣。

考 萫——萫是人名，是趙國人。

註 軸——探聽事體稱做軸。　萫之事有不言者矣——是說萫的事體一定失敗的了，不用說的了。　萫之軸今折矣——是說萫如今失敗了，擔不起責任了。

（十八）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惟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

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考】苦成常——苦成是姓，常是名，是趙國人。　文信——秦國的呂不韋封文信侯。　太白——太白是一種旗名。史記裏說：『武王伐紂把紂王的頭斬下來掛在太白旗上。

【註】商賈——跑來跑去做買賣的人稱做商，住在一定的地方做買賣的人稱做賈。

（十九）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考】係蹄——拿繩子吊住稱做係，係蹄是說老虎的脚。拿機器捉老虎，吊住老虎的脚，稱做係蹄。

（二十）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

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註 鐸——大的鈴稱做鐸。古時的軍法：五人稱做伍，五伍稱做兩，兩司馬，稱執鐸。

（二十一）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考 孝成王——孝成王名丹。

註 不墮食——不墮食是說不廢食物。 發兵自備——齊國拿攻打燕國的名目，卻趁趙國不防備的時候去打趙國，是在如今直隸河間深冀一帶縣份地方。

趙四

(一)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考 趙王——趙王是說趙孝成王名丹的。 交有所偏——是說賣去了趙國，和別的國度有私情。 以無齊之故重王——趙國得了齊國，所以四國心中沒有齊國，便看重趙國了。

註 致名實——名是說名號，實是說地方。致名實是說要他的王位，又要他的國土。

（二）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救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構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薛，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

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固可以反疑於齊乎？」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甚怨於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

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考 起賈——起賈是人名，是秦國人。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五國——五國是說韓國趙國魏國燕國齊國。魏王——魏王是說魏昭王名遫的。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爲趙——秦國怨恨趙國，所以說爲趙。五國伐趙——這是推託的說話，是說趙國起初約定去打秦國，現在又和秦國講和。說倘然一塊兒去打趙國，趙國便可以滅亡了。陰成——陰成是兩處地名，成便是成陽，在如今山東荷澤縣東北面。葛薛——葛薛是兩處地名，薛便是如今山東滕縣地方。何陽——何陽便是河陽舊城，在如今河南孟縣西南面。姑密——姑密便是姑蔑，在如今山東泗水縣。封其子——是說封李兌的兒子。韓呡——韓呡是人名，是魏國的臣子。疑齊——疑齊是說疑心齊國，親近趙國，因此便知秦國去結私情。韓徐——韓徐是人名，是韓國人。魏策裏有一個韓餘，便是他。虞商——虞商是人名。虞是拿國做姓的，是舜王的子孫。王因可以反疑於齊乎——是說韓呡在趙國，所以魏國疑心他。如今魏國用齊國所不願意的人，那錯便在魏國了，怎麼可以疑心齊國呢？丹順——丹，順，兩個都是人名。

(三)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擧宋之使也。臣於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貪之，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擧，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

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考 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太子——太子，是說辟公子剔成。剔成四十一年，剔成的弟之名偃的，攻打剔成，剔成打敗逃到齊國。奉陽君——奉陽君，便是李兌。

註 與國——同盟的國度，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的國家，稱做與國。與是相等的思意。

（四）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搆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眠也。使臣守約，若

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

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考 齊王必無召呡也——，呡是韓呡，人名，韓國人。韓呡到齊國秦國去講和的，如今蘇代勸奉

陽君聯合諸侯，和韓國勸齊王和山東六國結好，那時齊國一定喚韓珉去了。秦王——秦王，是說秦王名稷的。成陽君——成陽是齊國的地方，舊城在如今山東曹縣東北面。秦昭襄王十七年的時候成陽君來上朝。魏懷——魏懷，是人名，是魏國人。衍——衍，是人名，便是公師衍，這時候做魏國的宰相，和秦國不對；後來魏懷做宰相，人勸他去和魏國聯合。兩王——兩王，是說秦國魏國兩王；又說是燕國楚國兩王。王賁——王賁，是人名，是王翦的兒子。韓他——韓他，是人名，是秦國的戰將。三疆——疆，便是強；三疆，是說秦齊趙三個強國。這三個強國便互相親近，所以說三疆三親。與韓珉而攻魏——韓珉是和秦國要好的，魏國疑心他和秦國有私心，一定不和魏國聯合的，所以叫他去攻打魏國。女戟——女戟，是地名，在太行山的西面。太原——太原應該是太行，是趙國的地方。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按，便是按；按兵，是說帶着兵不打仗，敵國便害怕了。秦國在這時候，見三晉國勢衰弱，便帶着兵去打魏國，取得安邑地方。韓魏焉免兩合——是說韓魏兩國立不住腳了，便合併到秦國去。焉免，是說怎麼能夠免得。

註 復堅約——約，是說訂定的合從的約；合從，是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聯合起來，復堅約，是

說再聲明從前訂的合從的約，同去攻打秦國。 願得趙——這時候趙國強盛，別個國度都恨，他都願取得趙國。 雄飛——雄鳥飛起來；許多雌鳥便跟着他，雄飛，是說出人頭地的意思，是說在許多國度裏最強盛的國度。 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是說五個國度訂約，大家同心抵敵秦國，倘然有一個國度違背條約的，那四個國度一齊去攻打這一個國度。倍，便是違背的意思。 將何以天下爲——天下，是說六國；說六國自己願爲秦國所用，趙國却不能用六國了。 合負親之交——親，是國家結盟互相親近；負親，是說不親近。六國曾經聯合親近起來去攻打秦國，後來六國不親近了，秦國便去聯合六國，叫六國自己攻打自己。如今又要六國親近起來，所以說合負親之交。 秦過趙已安邑矣——是說秦國的打勝趙國，因爲他得了魏國的安邑地方。

（五）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

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注】樓緩——樓緩，是人名，是趙國人，做秦國的宰相。趙王——趙王，是說惠文王名何的。

（六）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甯朝人乎，甯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甯朝人耳！何故甯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

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注】范座——范座，是人名，是魏國人。　魏王——魏王，是說魏安釐王名圉的。　信陵君——公子無忌，封在信陵地方，所以稱信陵君。

【註】從事可移於趙——從，是說合從；趙國是主張合六國去抵敵秦國的，所以說從事可移於趙。　薄故——薄，是說小；故，是說事體。薄故，是說細小的事體。　用臣——用臣，是說可以用的臣子。　襲趙之欲——帶兵偷偷的去攻打，稱做襲；襲趙之欲，是說用偷打趙國的舊法子。

(七)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

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强爲？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敝，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

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考 高陽——高陽，是地名；舊城在如今直隸高陽縣東面。 趙王——趙王，是說趙惠文王名何的。 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地——盧，高唐，平原，是三個地名；高唐便是天唐；濟東以下，都是齊國的地方；這時候應該是趙國的地方。 馬服君——馬服君，是趙奢的封號。

譯 此夫——夫，是說話的口氣；此夫，是說這三個城池的地方。 取割於敵國——是說敵國割下地來，去取了來。 茹肝涉血——茹，是東西腐爛；肝，便是肝。涉血，是說噴出血來。茹肝涉血，是說打敗仗人死得多的樣子。茹肝涉血之仇，是說在卽墨地方打敗仗的這一回事體。 百雉——百雉，是說城牆大。四方一丈大的牆，稱做堵；三堵大的牆，稱做雉。百雉，是說大城。

(八)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衞，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鼓。」』

考 扶柳——扶柳，是地名；舊城在如今直隸冀縣的西南面地方。 戎郭——戎郭，是人名，是

齊人；他的祖宗是戎人，所以姓戎。戎是古時的外國人。仇郝——仇郝，是人名，便是仇液。鼓——鼓，是地名，是齊國的地方；本來是春秋時候的鼓國，是白狄國的別一種人，在如今直隸晉縣地方。

（九）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考　趙莊——趙莊，是人名，是趙國的臣子。　齊明——齊明，是人名，是東周的臣子。　張懃——張懃，是人名，是趙國的臣子。

（十）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考】翟章——翟是姓，章是名，是魏國人。韓向——韓是姓，向是名，是趙國的臣子。建信君——建信君，是趙國得寵的臣子。

（十一）馮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考】廬陵君——廬陵君是趙王的弟弟。

（十二）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

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考　趙王——趙王，便是趙孝成王，名丹的。　服子——服子，是人名，是姓服的後代子孫。他祖宗叔服，做周朝內史官的。　負鼎俎——鼎俎，是古時盛菜的東西；負，是拿着。古時伊尹要勸國王治國的道理，却沒有門路，便去做有莘氏寵愛的臣子，拿着鼎俎，借着滋味的事體去勸着湯王。

註　行人——行人，是古時當差遣的官名。　庸說——庸，是說平常；庸說，是說話沒有深刻的意思。

（十三）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考 紀姬——姬便是小老婆，紀姬是一個趙王得寵的小老婆。　燕郭——燕郭是人名，又稱

郭偃。郭偃便是卜偃，晉國專管卜課事體的官。

【註】舉錯非也——舉錯是說人做事體，舉錯非也是說人做事體錯了。　不血食——子孫祭祀祖宗稱做血食。不血食是說沒有子孫，斷絕祭祀了。　便辟——便辟是說起奉人便是依順他所歡喜的事體，辟是避開他所不歡喜的事體。　孺子——年紀輕美貌的女人稱做孺子。

（十四）秦攻魏，取甯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强，得甯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甯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甯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闔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

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考 甯邑——甯邑地方在如今河南修武縣東面。秦昭王十六年的時候，司馬錯攻打魏國，奪

得軹鄧兩處地方。有的說鄧便是甯邑。但是查魏策裏說秦罷邯鄲攻魏取甯邑，那攻取甯邑的事體，又在秦國圍困邯鄲以後。秦紀裏說昭王五十年攻打邯鄲，打不下回轉來去攻打汾城，便從唐的地方去打得甯新中地方。甯新中是魏國地方，疑心便是甯邑，如今在河南安陽縣西北面。但是昭王四十五年時候，華陽君名悝的逃出國去。這時候涇陽君也出關，到自己封的地方去，身體也失敗了，勢力也沒有了，已經不是從前可比；和文裏面說的以孝治聞於天下的意思，却却相反的。　諒毅——諒毅是人名，是趙國有口才的人。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趙豹——趙豹便是平陽君，惠文王母親的弟弟。　葉陽君——葉陽君便是公子悝。

註　受命邯鄲城下——是說快要去打趙國的意思。　啗——啗是吃。　嗛——嗛是夠了。　刳——刳是破開肚子來。　胎夭——孩兒在肚子裏稱胎，纔生出來就死的稱夭。

（十五）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

招。」

【考】姚賈——姚是姓，賈是名，是做梁國監門子官的，曾經在梁國做過盜賊，在趙國做臣子，又被趙國趕出來。　舉茅——舉茅是人名。

（十六）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魏之和卒敗。

【考】陘山——陘山打仗的事體，在趙肅侯二十一年。這文裏說主父和太子到齊國去做抵押的事體，都在以後。史記裏說周赧王十四年，秦韓魏齊四國打敗楚國將軍唐眛在重邱地方；明年，楚太子到齊國去做抵押。這陘山應該說是重邱，唐明應該說是唐眛。　唐明——唐是姓，明是名。唐明是唐國的子孫，是拿國做姓的。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昭應——昭應是人名，是楚國的戰將。　太子——便是頃襄王名橫的。

（十七）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

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考】春平侯——春平侯是趙國的太子。 世鈞——世鈞是人名，又稱泄鈞。 文信侯——文信侯便是呂不韋。 平都侯——平都縣在新興郡，和陽周縣相近，在如今陝西安定縣地方。 趙王——趙王是說悼襄王名偃的。

【註】接意——接意是說拿好意去接待的意思。

（十八）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考　趙太后——是趙國惠文王的王后名威后。　長安君——長安君是惠文后的小兒子，孝成王母親的弟弟。　左師——左師是古時閒散的官，是養着年老有功的臣子的。　觸讋——觸讋是人名，又稱觸龍。　舒祺——舒祺是人名，是觸讋的兒子。　黑衣——古時衛兵穿黑色

的衣服。 燕后——是趙國太后的女兒，嫁在燕國稱做燕后。 子義——子義是人名，趙國有德性的賢人。

註 自恕——長說自己寬恕長久不見的罪名。 郄——郄是虧損的意思，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是說怕太后身體欠安的意思。 輦——輦是皇帝坐的車子。 未塡溝壑——說自己不曾死，說自己身體是下賤的，死了以後，身體沒有用處，祇得塞在陰溝裏，或是山洞裏。壑是山洞。 必勿使返——是說不要叫在燕國不得意同到趙國來。 重器——重器是說傳國的寶貝。 山陵崩——那國王王后比做山陵。山陵崩是說太后死了。

(十九)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 趙王疑之，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考 王翦——王翦是人名，頻陽東鄉地方人，年紀輕的時候，歡喜講求兵法，在秦始皇手下做

臣子。司馬尚——司馬是姓，尚是名，是趙國的將軍。桓齮——桓齮是人名，秦國的戰將。趙王——趙王是說趙幽繆王名遷的悼襄王的兒子。郭開——郭開是人名，是趙國得寵的臣子。顏聚——顏是姓，聚是名，本來是齊國的戰將，後來在趙國做官。

新式標點
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魏策

魏一

（一）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

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代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考 魏桓子——魏桓子名駒。　任章——任章是人名，任是風姓的子孫，是拿國做姓的。任章是魏桓子的宰相。　魏文侯——魏文侯名斯，史記說名都。

註 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釋是放去的意思。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是說你爲什麼丟去了天下去圖知氏。　以吾國爲知氏質——質是說墩板，是說知氏做刀斧，自己做墩板。

（二）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

功而疑其心。

考 欒羊——欒羊是人名，是安樂氏的別一族人。 堵師贊——堵師是姓，贊是名。堵師又稱覩斯，是魏國人。

（三）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考 西門豹——西門是姓，豹是名。他住在西門地方，拿地方做姓，是魏國人。 鄴——鄴是地名，舊城在如今河南臨漳縣西面。

註 先受坐——是說年紀老的人，在衆人跟前可以先坐下。 幽莠——莠是種好似麥子的草，幽是說草色茂盛。 武夫——一種好似玉的石頭。

(四)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强，

註 虞人——古時管山林的官稱做虞人。

(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註 不比——不比是說趕不上的意思。 左高——左高是說左面的聲音高。 樂官——是說明白道理的皇帝，是拿考查官吏算一件快樂事體。

(六)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

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不足保也;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幷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考 魏武侯——魏武侯是文侯的兒子,名擊。 西河——黃河在冀州以西的稱做西河。 彭蠡——鄱陽湖又稱彭蠡湖,在江西南昌縣東北面,長有二百里。湖分東西兩面,東面闊,西面狹。 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韓詩外傳裏說:『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

岐山在北，右洞庭之陂，左彭澤之水。』照此說來，文山便是岐山。南北兩字，應該對換。岐山在如今陝西岐山縣東北面，衡山在如今湖南衡山縣西北面。禹放逐之——放逐便是說趕出去。古時三苗造反，禹皇打敗了三苗，把三苗種人趕到西北邊去。天門——天門是山名，在如今河南修武縣西北面。天谿——天谿是地名，疑心便是天池，在如今山西靜樂縣北面。廬睪——廬是廬山，睪是睪山。伊洛——伊洛是兩條水名。伊水從河南盧氏縣熊耳山流出來，流到偃師縣地方流進洛水。洛水從陝西雒南縣冢嶺山流出，流到河南鞏縣地方流進黃河去。孟門——孟門是山名、據方輿紀要裏說：『孟門山便是太行山。』漳釜——漳釜是兩條水名，釜便是漳水，西河之政——這時候吳起做西河地方的官，所以說西河之政。是魏國的地方，從高陵東面起連河東河內高陵一帶地方。漢朝時候稱馮翊。這地方在黃河以西，古時稱西河以外。高陵縣如今是關中道。

（七）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辟

者，此吳起餘教也，不臣能爲也；前脈形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考 公叔痤——公叔是姓，痤是名。是魏國的宰相。 與韓趙戰澮——澮水從山西翼城縣東面烏嶺山流出，向西面流，經過曲沃縣地方到新絳縣南面王澤地方流進汾水。 樂祚——樂是姓，祚是名，是趙國的戰將。 魏王——魏王是說魏惠王名罃。

【注】賞田——賞田是說賞結有功勞臣子的田地。　崩——是說人心壞了，人心散了。呂覽裏有一句：『國人大崩。』　直而不倚——直是說兵法兵隊打仗，向前直攻，不許斜走。倚便是斜。　撓揀——撓是說擱住，揀是說兜頭打過去。　脈形埊——地勢隱伏在地下的稱做地脈，顯露在地面上的稱做地形。埊是古體的地字。　聖人無積——這一段話出在老子道德經裏。他意思是有才學德性的人，自己沒有自私積蓄的道德學問的。他拿好心待人，他自己的心越法好了。他拿學問去教人，他的學問越法大了。是說自己越不存私心，那自己的積蓄也越多。

（八）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考】惠王——惠王名罃。御庶子——御庶子是古時官名，是專管王家親族的。在魏國已有這個官，不是秦國立的周禮裏說夏官謂之諸子。禮記裏說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孫鞅——公孫鞅便是衞鞅，孝公——孝公便是秦孝公名渠梁。

【註】不可諱——人死稱不可諱，說死是忌諱的事體。人眞死了，這忌諱也避不住了，所以說不可諱。

（九）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煑棗，海鹽，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內刼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

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刼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偸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埊。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

敬以國從。』

考 蘇子——蘇子便是蘇秦，洛陽軒里地方人，有口才，游說各國。 魏王——魏王是說魏襄王名嗣的。這時候是襄王二年。 鴻溝——鴻溝是水名，又稱狼蕩渠，在河南滎陽的東面；南面到陳的地方流進潁水。宋朝以前，汴河是在這條路上。如今稱做賈魯河，從滎陽東面流過河陰開封一帶地方，南面流到商水縣流進汝水。 陳汝——汝水從如今河南嵩縣南山地方流出，東北流過伊陽臨汝地方，又向東南流過郟縣寶豐襄城郾城一帶地方，又向東南流，稱做溵河。舊時從郾城南面流，向西平上蔡。元季一帶地方，常常水滿，淹沒地方。便在溵河地方攔住，不給他流下去，使水向東流去。在西平上蔡地方的水，仍稱汝水。魏國地方，不是陳地。如今說陳汝是誇張的口氣。 許鄢——許鄢是兩處地名，鄢便是鄢陵。 邵陵——邵陵是地名，又稱召陵。 舞陽——舞陽是地名，如今稱洛陽縣，在汝陽道。舊城在如今洛陽縣城南面。 新鄭——新鄭是地名，舊城在如今安徽阜陽縣東南面。 淮潁——淮潁是兩條水名。潁水從河來登封縣流出，向東南流，流過開封許昌地方，流進大沙河，又向東南流進安徽阜陽地方，流進小沙河，到壽縣地方流進淮河。 煮棗——煮棗是地名，舊城在如今山東荷澤縣西面。 長城之界——從

鄭國濱洛地方向北，到固陽地方是秦國和魏國交界的地方。如今陝西華縣西面鄜縣西南面有舊時的長城。 卷——卷是地名，是魏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原武縣地方。 勾踐——勾踐是越王的名字，是越王允常的兒子。 夫差——夫差是吳王的名字，是吳王闔廬的兒子。 牧之野——牧之野便是牧野地方，在如今河南淇縣南面。 趙王——這趙王是說肅侯名語的。

【註】 橫人——橫人是說想出連橫法子來的人。 築帝宮——是說替秦國造宮殿；是預備秦王出巡時候住的，所以稱帝宮。 受冠帶——是說投降秦國，一切用的帽子帶子都照秦國用的格式。 祠春秋——是說每到春秋兩祭，便進貢去，爲秦國春秋祭祀的用。 武力——武力便是武士，又稱武卒。漢書刑法志裏說：『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蒼頭——拿青手巾包着頭的兵稱做蒼頭。荀子裏：魏有蒼頭二十萬。 廝徒——煮飯當雜差的人稱做廝徒。

（十）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

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

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而成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考 張儀——張儀是魏國人，有口才，做說客的。 魏王——魏王是魏哀王。這時是安王二年。 從鄭至梁——史記裏祇有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一句，沒有從陳至梁一句的，如今新鄭到開封二百二十里路。 南與楚境——如今河南扶溝西華舞陽三縣，和古時楚國交界的。 西與

韓境——如今河南許昌臨潁襄城和鄭縣的北面，是和古時韓國交界的。北與趙境——如今河南安陽縣，直隸元城縣，是和古時趙國交界的。東與齊境——東面到齊，遠臨開宋魏兩國，但是這時候衞國已經投降了，如今山東濮縣東面便是古時齊國的地界。蘇秦之餘謀——這時候蘇秦已經彼齊國殺死了，所以說是餘謀。晉陽——晉陽史記裏稱陽晉，應該依史記改過。

註 連橫——從西到東稱做橫。秦國在西面，六國在東面。張儀勸秦國和六國連合起來，稱做連橫。輻湊——湊是聚集在一塊兒。輻湊是說車子多，四通八達，熱鬧的地方。卒戍四方——卒是兵。兵把守地方稱做戍。是說梁國地勢平坦，沒有山河關塞可以攔阻敵兵，祇有派兵在四面地方把守住。亭障——障是遮攔的意思。亭障是說關口緊要的地方，造一垛牆頭和亭子，派兵在上面把守住。庾——沒有房子堆米的地方。易北——打敗仗稱做易北。易北是說容易打敗仗。從人——從便是合從。從人是說想出合從法子來的人。奮辭——奮辭是說大話。搤腕——腕是手臂。搤腕是說人在生氣的時候，用力揑着手臂的樣子。瞋目——人生氣的時候張大了眼睛，稱做瞋目。切齒——人到生氣的時候，咬緊牙齒說話的樣子，稱

做切齒。

（十一）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董慶——董慶是魏國人。　田嬰——田嬰封在薛城，又稱薛公，又號靖郭君。

（十二）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

廣矣』

考 蘇厲——蘇是姓，厲是名，是蘇秦的弟弟。 復東蘇秦——是說又打發蘇秦到齊國去。齊國便是如今的山東地方，在東面，所以說復東。

（十三）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

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考 陳軫——陳軫是人名，是夏國人，也是有口才做說客的人。

註 所以來者事也——是說教你的事體。 約車——約是說收拾，收拾兵車稱做約車。

（十四）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註 公——稱父親稱公，漢朝時候便通行了。治安策裏有兩句：『抱哺其子，與公並倨。』 勳

王多公之車——是說勸國王多給父親車子出門去，叫他可以快走的意思。

(十五)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梏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知。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子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考 陳應——陳應是夏國人，陳軫的兒子。

(十六)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考 張丑——張丑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

（十七）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參註】惠施——惠施是人名，是梁國的宰相。　爲人多張子——是說別人大半替張儀在襄王跟前說着好話。　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是說遇到小事體說可以說不可以的人都有一半。　皆以爲可——是說遇到大事體，那人大家都說可以了。　半塞——塞是說不明白，半塞是說一半不明白。　所謂劫主者失其半也——是說別有用意，勸着國王的說話，一定是一半有理，一半沒有理的。

（十八）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

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考 秦王——秦王便是說秦惠王名駟的。

（十九）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考 史厭——史是姓，厭是名，便是史黶。趙獻——趙獻便是昭獻，昭趙兩字聲音相同。

（二十）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考 韓公叔——韓是姓，公叔是名，疑心便是公叔伯嬰。 衍——衍便是犀首的名字。

（二十一）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衞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衞。』魏王不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

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

考 乘丘——乘邱是地名，如今山東曹縣東北面，漢乘丘城便是古時的乘邱地方，但是不是趙國的地方，疑心是斥邱地方。漢志裏說魏郡有斥邱。如今山東邱縣北面有斥邱的舊城和直隸的廣宗威縣交界。 頓丘——頓丘舊城在如今直隸淸豐縣西南面。 新觀——新觀是地名。漢志裏說時郡有畔觀，如今山東觀城縣便是。又如今直隸淸豐縣南面有一座觀澤城。新觀大概是這個地方。 公仲——是人名，是韓國的宰相。

（二十二）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考 梁王——這梁王便是說梁襄王。 太子之讎——梁惠王的太子名申，和齊國打仗，打敗

在馬陵地方被齊國殺死，所以說太子之讎。

(二十三)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墬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利於東周與魏也。』

【考】秦敗東周——這時候周朝和魏國韓國一塊兒去攻打秦國。　竇屢——竇屢是人名，是魏國的臣子。　魏王——魏王是魏昭王名遬的。　奉陽君——趙國做司寇官的李兌封做奉陽君。

【註】貿首——貿是做買賣，是說兩人拿死相拚，好似拿頭在那裏做買賣。

（二十四）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衞，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齎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衞閒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註 外魏——外是疏淡的意思。外魏是說和魏國疏淡。 約車——約是整頓的意思。約車是整頓車子，預備出門去。 從容——舉動舒齊的樣子。

（二十五）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考 田繻——田繻是人名，是魏國的宰相。 服牛驂驥——牛馬駕車子稱做服。古時一車用

四匹馬；在中間的稱做服，在兩傍的稱做驂。好的馬稱做驥。一輛車子有牛有馬拉着，稱做服牛驂驥。

（二十六）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魏二

（一）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

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考 田盼——田盼，是人名，便是盼子，齊國的臣子。梁君——梁君，便是魏王；因爲魏國的都城在大梁地方，所以稱他梁君。田侯——齊王姓田，所以稱齊王稱田侯。

（二）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爲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考 梁君——這個梁君，便是哀王。田需——是人名，是魏國的宰相。田嬰——田嬰，便是

，薛公號靖郭公。 文子——文子，文子便是田文。

【語】 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是說你殺死他，趕出他，不怕天下人笑罵嗎？ 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和人親熱，稱做內之；是說你和他親熱了，不怕別的許多臣子心裏不願意嗎？ 外之——和人疏淡不親熱，稱做外之。 入子之事——干預別人的事體，稱做入子之事，是說干預你的事體。

（三）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考 蘇代——蘇代，是蘇秦的弟弟；洛陽地方人。有口才，到處游說。 魏王——魏王，是說魏哀王。 文——文，便是孟嘗君的名字；孟嘗君姓田名文。 衍——衍，是犀首的名字；史記裏說犀首做了宰相，一定幫助韓國，不幫助魏國；薛公做了宰相，一定幫助齊國，不幫助魏國。

註 右左——和人親近稱做右，不和人親近稱做左。 中道而不可——守着中立，不和這國親近，也不和那國親近，稱做中道。中道，便是中立；中道而不可，便是說守着中立，是不能夠的。 無所聞之——是說他有壞了心腸，做國王的也不能夠去防備他。 需非吾人——需，便是說田需；需非吾人，是說田需不是我兩人的同黨。

(四)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考 史舉——史舉，是人名，是在上蔡地方做監門官的。

註 非犀首——批評人不好，稱做非；非犀首，是說犀首的壞話。 欲窮之——窮，是說欺侮人，

叫人吃苦頭。

(五)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蓄易矣。』

考 蓄——蓄是水名，山海經裏說皋塗之山，蓄水出焉。 成恢——成是姓，恢是名，是周朝人。

(六)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子乎？請告惠子。』惠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

子曰：『然。』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考 惠王——惠王，名罃，做國王三十六年工夫死了。 太子——這太子是說襄王的兒子。

惠子——惠子，便是說惠施。 王季歷——歷是古公亶父的小兒子，文王的父親，便是公季。

楚山之尾——公季，葬在鄠縣的南山脚下。南山便是終南山，又名橘山，又名楚山，又名秦山，又

名地肺山。楞縣如今在關中道地方。山脚下稱做尾。惠子對魏太子說道：從前王季歷葬在渦山的山脚下，欒水冲坍了他的坟墓，所以改葬在楚山脚下。

【註】至於牛目——說天下大雪，雪在地上積起來，碰着牛眼睛。　欒水——水在地下暗暗的流過去，稱做欒水；又稱漏水。　前和——棺材前面的板，稱做前和。　黔首——黔是黑色；稱百姓稱做黎民，黎也是黑色。秦朝稱百姓稱做黔首。

（七）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埊；既已得埊矣，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啗；既以得埊，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

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㝡，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五國伐秦——山東五國，一齊起兵去打秦國，打不勝在成臯地方散了兵隊。 齊欲伐宋——趙策裏說齊國要打宋國，秦國打發趙買去攔住他。 宋郭——宋郭是人名，宋國人在齊國做官的。 秦王——這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魏王——這魏王，是說魏昭王名遬的。 王——這個王，是說齊湣王。 奉陽君——奉陽君，是李兌的封號，做趙國司寇官的。 孟嘗君——孟嘗君，便是田文的封號，封在薛城地方。 韓呡——韓呡，是人名，是韓國人拿國做姓的。

周宧——周宧，是人名；是周國的公子。　蘇脩朱嬰——蘇脩朱嬰，是人名；都是三晉的官。

註　剛柔用之——國度強盛，稱做剛；國度衰弱，稱做柔。剛柔皆用之，是說不問宋國強宋國弱，都要去攻打他。　咯宋——拿銀錢去運動人，稱做咯；咯宋，是說拿金銀財帛去運動宋國。　用此於王——是說借了楚國的力量去打魏國。　魏冉明孰是——孰，便是熟；魏冉明孰是，是說魏冉把這件事體看得很明白，計算得很熟。　不敢顯也——是說便是有替魏國到秦國去報仇的人，也不敢堂堂皇皇的做出來；祇怕被秦國先知道。　講與國而以自解——講，便是賣；同等要好的國度，稱做與國。講與國而以自解，是說叫別個國度去受害，解了自己國度裏的危急。好似把別個國度賣去一般。　天下不可——天下，是說別處幾個國度；說別的國度都說不可以和秦國絕交的。　三節——是說最好是帶兵去攻打秦國；次之是和秦國絕交；最下等是六國自己聯合起來，却假裝做和秦國要好。這個稱做三節。　生以殘秦——生，是進一步的意思，生以殘秦，是說這三節的計策，都做不到，却被秦國來攻打。那時便進一步，和秦國去打拚命仗，一定要把秦國打敗了，情願和秦國一塊兒亡國。　惟已之曾安——已，是停止的意思；惟已之曾安，是說祇有停止了兵事便太平了。　講之以合於秦——反叛稱做講，是說不要使得各國的

臣子反叛了他的國王。去和秦國私通。　燕齊讎國秦兄弟之交——是說燕國和齊國是結讎的國家，而燕齊兩國和秦國，却好似兄弟一般親熱。　從而下之——下，是說謙虛的意思；從而下之，是說情願拿很重的禮節尊敬他，自己在他下面。　自醜於秦——是說自己和秦國聯讎。　焚天下之秦符——兩國和好，立的盟約，稱做符；焚天下之秦符，是說天下各國都把和秦國結的盟約燒去了，和秦國絕交。　傳焚符之約——是說把大家約定了燒去秦國盟約的話，去告訴各國知道。　往敗之——是說去打破宋郭和秦國結合的條約。

（八）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注】文子——文子，便是田文。　周宵——周宵，便是周宵。　嬰子——嬰子，便是田嬰；是田文的父親。　犀首以倍田需周宵——文子靠着犀首在國王前說話，能夠做宰相，所以心裏十分感激犀首；犀首便叫文子和田需周宵絕交，不要好。倍，便是背；背便是違背，和人絕交的意思。

（九）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考 惠施——惠施，是梁國的宰相。

註 鈞二子者乘數——鈞便是均；均二子者乘數，是說給兩個人車馬的數目一樣多少。乘，便是車子；鈞，便是平均。

（十）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少年，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考 孫子——孫子，便是孫臏；是戰國時候一個大將。

譯　將太子申——是說叫太子申帶兵出去打仗。　泣王大后——是說哭着勸告太后，叫不放太子出去打仗。

（十一）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

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考 魏王——這魏王，是說魏惠王名罃的。 楚王——楚王，是說楚威王，名熊商的。 趙氏——趙氏，是說趙肅侯名語的。

(十二)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考 太子鳴——太子鳴，是說魏國的太子名鳴的。 王——王，是說魏王。 嬰子——嬰子，便是說田嬰。 公子高——公子高，是說魏國的公子名高的。

(十三)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

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考證】魏王——這魏王，是說魏安王。　惠子——惠子，便是惠施。　善左右——是說和國王左右的臣子交好。　楊——楊是一種樹名，葉厚而闊，開着白色的花。

（十四）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所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

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考 昭魚——昭魚，是人名；是楚國的宰相。　太子——太子，名遨，便是昭王。　梁王——梁王，便是魏王；魏國的京城，在大梁地方，所以也稱梁王。　三萬乘之國——萬乘，是六國；三萬乘之國，是說三個大國。便是秦國，韓國，齊國。

註 右左——和人親近幫助人稱做右；和人不要好，和人疏遠，稱做左。　丞相——丞相。便是宰相；秦國的官名。

（十五）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

忠不必黨，黨必不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

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考 信安君——信安君是魏國的宰相。 魏信——魏信是說魏國的信安君。

註 舍萬乘之事而退——舍是說丟去舍萬乘之事而退，是說丟去了宰相的位子不做。 兵爲招質——質是說射箭的箭垛，又稱箭靶子。兵爲招質，是說得罪了秦國，是自己招秦國的兵來打自己。好似自己做了秦國的箭靶子。

（十六）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

壘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壘，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壘，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考 皮氏——史記六國表裏說周赧王九年，秦國帶兵去打魏皮氏，不曾打破，便解了圍。便是說這個皮氏。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叫槐的。　魏王——這時是魏哀王十三年。

（十七）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

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龐葱，是人名；韓非子裏稱龐恭。　太子——太子，是魏國的太子。　魏王——魏王，是說魏惠王名罃的。

（十八）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

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考　梁王——梁王便是說梁惠王名罃的。　范臺——范臺是梁國地方的一座臺名。　魯君——魯君便是魯共公名奮的。　帝女——帝女，是說堯皇的女兒。　儀狄——儀狄，是人名。　易牙——易牙名雍巫，齊桓公得寵的臣子，做菜很有味的。　晉文公——晉國的文公名重耳。　南之威——南之威，是古時一個美貌女人的名字。　崩山——崩山有稱崇山的，有稱獵山的，有稱料山的。　白台閭須——這兩個，都是美貌女人的名字。　夾林——夾林，是古時一個有山水花木名勝的地方。

註　不嗛——不喜歡吃，稱做不嗛，　煎敖燔炙——有湯的東西燒乾來，稱做煎；乾煎，稱做熬；燔肉，稱做燔；近火燒，稱做炙。

魏三

(一)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

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考注 芒卯——芒卯，是人名又稱孟卯，是齊國人。　張倚——張倚，是魏國人。
固形弗有——形，是把自己肚子裏的意思告訴出來；固是說主意堅定。固形弗有，是說再三對人說，不要得這個鄴城的意思。　效鄴——效，是拿到的意思，效鄴，是說得到鄴城這地方。

（二）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

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長羊王屋洛林——長羊，王屋，洛林，是三處地方；王屋的舊城在如今河南濟源縣地方，長羊洛林兩處地方，在如今濟源西北面山西垣曲陽城之間。

【註】未有爲之中——是說沒有做到道理適中的地方。契折於秦——契，是契劵；折，是對證。是說臣死了以後，是對於秦國沒有對證了。好似要債的人，先把自己的債票扯破了。攫然——攫然，是說忽然驚慌的樣子。未澹下兵——澹，是說能夠的意思；未澹下兵，是說國度裏有事體，沒有工夫，不能夠出兵去打人。

(三)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

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聽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

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考 華——華，是華陽是地名。 須賈——須賈，是人名，是須句的子孫，拿國名做姓的。須賈，是魏國的中大夫。 魏王——魏王，便是魏安釐王名圉的，是昭王的兒子。 惠王——惠王，名罃。

三梁——三梁，是地名，如今直隸永年縣東北面，有曲梁城。三梁，便是曲梁。漳水向東面經過肥鄉縣舊城的北面。竹書紀年裏說：梁惠成王八年，帶兵去打邯鄲，奪肥縣；那肥縣和曲梁相近。

犨子——犨子，是人名。史記裏又稱暴子。 北地——北地，是地名。竹書紀年裏說宅陽，又稱北宅。如今河南滎澤東面，有一座陽宅的舊城。 循楚趙而講——循，是說依順的意思；循楚趙而講，是說依着楚趙兩國的交情，和秦國講和。這時候秦國聯合楚趙兩地去攻打魏國，魏國見楚趙兩國被秦國收服，所以要和秦國講和。 周書——「惟命不于常」一句，是周書康誥篇裏的； 陰必亡——陰，是國名。史記裏稱陶，史記索隱裏說，陶又稱做魏。是說秦國打下了，奪得

魏國的城池；待到秦國的兵打完了，那秦國便亡去，那魏國的城池，依舊還給魏國。　絳——如今山西新絳縣一帶的地方，便是古時的絳城。

【註】蠶食魏盡晉國——慢慢的併吞別國的地方，好似蠶吃桑葉一般，所以是說蠶食。蠶食魏盡晉國，是說魏國從晉國得來的地方，被秦國慢慢的併吞完了。　少割而有質——是說要和秦國講和祇求少割地方，又要秦國把太子送到魏國來做抵押品。質，便是抵押。　未任於大梁——是說不曾擔任去攻打大梁的事體。　先已講——是說趁自己的兵不曾到，便先和秦國講和。　從以是散——從，是說合從的計策；六國聯合起來的計策，因爲這樣便解散了。

（四）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

倘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

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甯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考 魏王——魏王，是說魏安釐王名圉的。 周新——周新，是周朝人在魏國做官。 許綰——許綰是人名；便是長信侯。 支期——支，是姓；期，是名。是魏國人。 楚王——楚王，是楚頃襄王名橫的。 樓公將入矣——樓，便是樓緩；趙國人，在秦國做官。是說待他到了，和他講和。

註 僞病者乎而見之——是說假裝做害病去見長信侯。 意雖道死行乎——是說害病很重，雖是怕死在路上，也要硬支撐着去走一遭的。

（五）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刼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考 段干崇——段干是姓，崇是名，是魏國人。 孫臣——孫臣是人名，是魏國人。 魏王——魏王便是魏安釐王名圉的。 欲璽——璽是國王的印，封人官爵是要用國王的印。所欲璽便

是說段干崇要得秦國封他官爵，所以求魏國割地給秦國。

【註】秦不以勝之上割——是說秦國不在打勝仗的時候，割取敵國的地方，上是說當其時。

博者之用梟——博是賭錢，古時擲骰子有梟盧雉犢塞五種名目。稱五木，五樣裏面擲得梟的最贏。國度打了勝仗，好似擲骰子擲得梟，他要如何便如何，要打便打，要停止便停止。握便是停止。

乃案其行——案是說擱住。乃案其行是說擱住他不給他去。史記裏說魏王不聽，仍舊割下南陽的地方去講和。

（六）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以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

雖刺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七）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

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孟嘗君——孟嘗君便是田文，靖郭君田嬰的兒子；這時候在魏國做官。

【註】約車——約車是說整理車馬快要動身了。 臺已燔游已奪——火燒房屋稱做燔。臺已燔游已奪是說樓臺已燒去了，游玩的地方已被人奪去了，是說魏王不敢自己尋快活了。

（八）魏將與秦攻韓，无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狠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

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從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勿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閒

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韓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

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考】魏王——是說魏安釐王名圉的。這時候是安釐王十二年。　以憂死——周赧王四十九年，秦國王聽了范雎的話，便廢去了太后，趕出穰侯。第二年，太后憂愁死了。　兩弟——兩弟是說秦王的兩個弟弟。便是高陵君涇陽君。這兩君在周赧王四十九年，秦王聽了范雎的話，趕出兩人在關外地方。　以一女子承一弱主——這時韓國桓惠王立了八年，太后專權。女子是說太后，弱主是說桓惠王。　關與之事——秦國打發衞胡易去打趙國，攻關與地方。趙奢正要去救他魏國公子各帶了大兵，駐紮在安邑地方去看守住秦國。秦國的兵在關與地方打敗仗。智伯之禍——趙襄子打發張孟談去見韓魏兩國的國王，掘開河道，拿水去淹智伯的兵隊。智伯的兵士因爲避水，便大亂。韓國魏國的兵從兩面打過去，趙襄子帶了兵從前面打去，打敗了

智伯的兵，又捉住智伯。智伯便是荀氏瑤封襄子。 道涉山谷——涉是說走險路。涉谷是地名。
從秦國到楚國去有兩條路。涉谷是西路；河外是東路。 道河外背大梁——從河外他方走出
函谷關，過河南陝縣地方，東面到鄭縣，南面到淮陽，便大梁的背面。 右上蔡召陵——上蔡召
陵是兩處地名，從鄭縣向南走，走過淮陽的西面城外，那上蔡召陵兩處地方，便存南面，向東便
在身子的右面，所以說右上蔡召陵。 陳——陳，是地名，在如今河南淮陽縣。 不攻衛與齊——
衛齊兩國都在韓魏趙三國的東面，所以秦國不去攻打他。 地——地，是地名，史記裏稱茅，
舊時的茅城。在如今河南獲嘉縣東北面。 刑丘——刑丘是地名，史記裏稱邢丘。 安城——
安城舊城在如今原武縣東南面。 垝津——垝津便是延津的舊城。在如今河南汲縣南面。
汲——汲是地名，舊城在如今河南汲縣地方。共汲兩處地方，都是屬河內的。 鄭地——成皋
滎陽都是鄭國的地方。 垣雍——垣雍舊城在如今河南原武縣西北面。 決滎澤而水大梁
——滎澤便是石門渠滎瀆流通黃河的地方，在如今河南河陰縣西面。後來秦國滅去魏國，便
掘通滎澤的水，去灌大梁。 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去打魏國，掘流河溝裏的水去灌大梁。大梁
城坍了，統濟得了他的地方。 安陵氏——安陵是一個小國，附屬在魏國地方。安陵便是古時

的鄢陵。舊城在如今安陵縣的西南面，安陵舊城在如今縣城的西北面，不是楚國的安陵地方了。　葉陽——葉陽便是如今河南的葉縣。這時候是秦國的地方。　昆陽——昆陽舊城在如今葉縣的北面，是秦國的地方。　舞陽——舞陽是魏國的地方，舊城在如今舞陽縣西面。　南國——南國是韓國的地方，在魏國的南面，所以稱南國。　河西——河西便是說西河以外的地方。　晉國之去梁——晉國的都城名絳城，魏國的都城叫安邑，都是在黃河以東，離開大梁有一千里地方。　林軍——林軍便是林鄉，舊城在如今河南新鄭縣東面。　圃中——圃中是地名，史記裏稱圃中，便是圃田地方，在如今河南中牟縣西北面。　文臺墮——墮便是坍倒。文臺是一座臺名，在如今山東荷澤縣西北面。列士傳裏有一句：「隱陵君施酒文臺。」　垂都——垂是地名，句陽縣北面有垂的地方，又名犬邱。句陽舊城在如今山東曹縣北面。　陶衛之郊——陶便是如今山東定陶縣地方。衛便是尤邱，文公在這地方做都城。舊城在如今河南滑縣東面。　闞——闞是地名。史記稱平監。平是平陸。平陸城在如今山東汶上縣北面。監便是闞，如今汶上縣西南面南旺湖中，有一座闞亭。那時秦國攻打齊國奪取剛壽地方，剛壽是如今山東壽張縣。　山北——山是說華山。華山的北面便是如今河南閿鄉靈寶和陝西華陰一帶地方。

通韓之上黨——這時候韓國上黨地方和韓國不能通，所以勸魏國換一條路，可以和韓國上黨的地方通來往。　莫——莫是地名，史記稱做甯邑。　二周——二周是說東周西周。

【註】功莫大焉——功是說穰侯的功勞。穰侯是昭王的親舅子。秦國的能夠得到東面地方，打敗了各國，自己稱做皇帝，叫各國都投降秦國，是穰侯一人的功勞。　隨安陵氏而欲亡之——隨便是聽，是說聽秦國去滅去安陵。　秦撓之以講——是說韓國被秦國的兵糾纏不淸，已經三年了，要去勸說和韓國講和。　雁行——雁飛的時候是排着前後的。人挨着前後走路稱做雁行。　以從事乎王——從南到北的國度聯合起來稱做從。以從事乎王，是說聯合了從南到北的各國投降國王。　出入者賦之——賦是說抽稅。出入者賦之，是說凡是出關進關的人都抽他的稅。　共有其賦——是說韓國魏國平分關稅。

（九）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考 葉陽君——葉陽是奉陽。奉陽君便是李兌。 魏王——魏王是魏昭王名遬的。

（十）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

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强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

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廙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考 馬——馬是說屈產地方出的馬。屈產是一個県名，在如今山西石樓縣東南面。四匹馬稱做乘。　璧——好的玉稱做璧。璧是說垂棘地方出的璧。垂棘是晉國的地方。　假道——走過別人的地方借別人的路走一走，稱做假道。從晉國到虢國，一定要走過虞國的，所以稱假道於虞。左傳裏晉國的荀息拿了屈產地方出的馬，垂棘地方出的玉，去送給虞國，要向虞國借一條路走走，去打虢國。這句是指奪下陽說的。下陽是虢國的地方。舊城在如今山西平陸縣。虞城北面有一條斜坡，長有二十里，稱做虞阪，晉國借的一條路便是這虞阪。　宮之奇——宮之奇是人名，是虞國的大夫。　反而取虞——左傳裏晉國滅去虢國，虢國王名醜的逃到京城裏去。晉兵回來的時候，在虞國地方駐紮，便滅去了虞國。　樓子——樓子是人名，也稱樓廙，廙字和鼻字相同，疑心便是管鼻。　翟子——翟子是人名，便是翟強。　張子——張子疑心便是張儀。

汾北——汾北是說汾水以北，如今山西新絳河津一帶地方都，是便是古時的皮氏地方。　秦王——秦王是說秦惠王。

魏四

（一）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考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南方——楚國是如今湖南一帶地方，在中國的南面，所說南方便是說楚國。 試之弱密須氏——是說要去打人的國度，先要去打弱國試試看。密須是商時的一個國，姓姞。如今甘肅靈臺縣西面有一座陰密城。

(二)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

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考 魏王——魏王是說魏國安釐王名圉的。 曹——曹是國名，姓姬，封伯爵，文王的兒子名振鐸的，封在曹國，立國在陶邱地方。陶邱便是如今山東定陶縣。 萊——萊便是萊字。萊是古時的國名，姓姜，封子爵。如今山東黃縣東南面有一座萊子城。 晉人亡曹——曹國被宋國滅去，是在周敬王三十三年的事體。這裏說晉人亡曹，是說宋景公帶兵去打曹國，晉國人不去救他的事體。 繒——繒便是鄫字，姓姒，封子爵，禹王的子孫。在如今山東嶧縣東面地方有一座繒城。 越——越是國名，夏后少康子封在這地方，立國在會稽，便是如今浙江的紹興縣。 和子——和子是人名，便是田和， 越人亡繒——周靈王五年，鄫國被莒國滅去。 鄭——鄭是國名，姓姬，封伯爵，周厲王的兒子名友的，封在這地方。舊時的都城在咸陵地方，如今陝西的華縣。武公時候，搬在溱洧地方，便是如今河南的新鄭縣。 榆關——榆關在如今河南臨汝縣北界上。 原——原是國名，姓姬，封伯爵，文王的兒子封在這地方。如今河南濟源縣西北面有一

座原城。周襄王十七年，把這地方賜給晉國。

註 不登——五穀熟稱做登。不登是說年成不好，五穀不熟。 化於利——化是說心志活動，化於利是說見了有利的事體，心志便活動了。 比——比便是接近的意思。

（三）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考 胥亡——胥是說等待的意思，胥亡是說等待他亡國。 韓強秦乎強魏乎——是說韓國比魏國強呢？比魏國強呢？

（四）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

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以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考 司馬食其——司馬是姓，食其是名，是魏國的臣子。 茲公——魯公孫名茲的子孫，稱茲公，是勸人用合從計策的。

（五）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六）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考 北鄖——史記穰侯傳裏有一句：『入北宅遂圍大梁。』北鄖便是北宅。 魏王——魏王是說魏安釐王名圉的。 攻楚得宛穰以廣陶——宛是公子冉封的地方；穰是公子冉原有的地方。穰封地在前，益封陶的地在後。這裏說得宛穰以廣陶，實在是錯的。況且穰是韓國的地方。 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剛是如今山東甯陽縣的舊剛城，便是博也稱壽，便是如今山東的壽張縣。軍大梁是在秦昭王三十二年的事體。取剛壽是在秦昭王三十七年的事體。 秦王——是昭王稷。

（七）白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考 白圭——白圭是人名，名丹，是周朝人。 新城君——新城君疑心便是芊戎。

（八）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 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

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怨,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考證 管——管是地名,如今河南的鄭縣便是。

參行——是說參酌衆人的說話行事。

(九)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秦王不構趙,趙不

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割，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

（十）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注　魏王——魏王是說魏安釐王名圉的。

（十一）樓梧約秦魏，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

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考 樓梧——樓梧又稱樓䍐。秦策裏有一個樓䍐，疑心便是一個人。

註 秦必置相——是說秦王知道魏國沒有宰相，必定要薦一個人到魏國去做宰相。

（十二）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考 芮宗——芮宗是人名，是司徒芮伯的子孫，魏國人。 秦王——秦王是秦昭王名稷的。

李郝——李郝是人名，是趙國的臣子。

註 收秦太后之養地——養地是說拿這一處地方的出息去供養一個人。這裏說的養地，是魏國獻的地方去供奉太后的。這太后是說宣太后。收秦太后之養地，是說收回供養宣太后的地方。西周策裏拿應的地方做太后的養地。

（十三）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蔽於秦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考 管鼻——管鼻是人名，疑心便是樓庳。　翟强——翟强是人名，是魏國的宰相。　成陽君——秦策裏說：『秦王要荐成陽君到韓國魏國去做宰相。』

講 無蔽於秦者——蔽是說抵敵的意思。無蔽於秦是說不能夠抵敵得住秦國的。 弗利——弗利是說不認做有利益的事體。

(十四)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十五)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考 秦罷邯鄲——秦罷邯鄲，是說秦國停止攻打邯鄲的兵。秦國帶兵攻打邯鄲，是在周赧王五十八年的事體。 魏王——魏王是說魏安釐王名圉的。

（十六）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註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焦是衣服摺縐卷縐的地方，是說衣服縐了，沒有工夫拉直；頭上的齷齪，沒有工夫去掉；是說匆忙的意思。　大行——是大路。

（十七）周宵謂宮他曰：『子爲宵謂齊王曰：「宵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

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考 周宵——周宵是人名，疑心便是周宵。宫他——宫他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

註 資我於魏——是說推荐我到魏國去做官。

（十八）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考 周最——周最是人名，是周朝的公子。張儀——張儀是魏國人，是想出連橫計策來的人。

註 嗇夫——是管種田事體的官，張儀知道周最翟强兩人要害死自己，所以打發人去見他魏國的管種田事體的官，聽得說兩人去見張儀的一人，疑心他們一定有私事，所以齊國楚國便不聽周最翟強的說話，沒有人去害死張儀了。

（十九）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

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二十）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考 唐且——唐且是人名，是魏國人。史記裏稱唐雎。 魏王——魏王是魏安釐王名圉的。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註 與國——與國是說彼此結盟同享禍福的國度。 冠蓋相望——冠是帽子，蓋是車上的傘，相望是說路上來往的人多，彼此望得見的，是說兩國差遣的官在路上來來去去很多。 芒然——芒然是說疲倦的樣子。 籌筴——籌是籌畫，筴是計算。 足以為與——與是幫助的意思，是說能夠幫助魏國。

（二十一）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謂也？』 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考　趙王——趙王是說趙孝成王名丹的。　無忌——無忌便是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的。

註　卒然——卒然便是忽然的意思，也稱猝然。

（二十二）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

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考 亦猶魏也——是說安陵是歸魏國管的，好似魏國的地方一般。　先君成侯受詔襄王——成侯是安陵君初封的地方。襄王是說魏襄王。安陵本來是魏國的地方。魏襄王把安陵地方去封給他弟弟。

註 使道使者——道是領道的意思。使道使者，是說打發人去領導着別國打發來的人，到縮高住的地方去。　秦兵及我——是說得不到秦國的地方，一定要受秦國的攻打。　降城亡子——是說帶着城池去投降人，又去害死別人的兒子。

(二十三)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

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考　龍陽君——龍陽君是人名，是魏國得寵的臣子。

註 走人於庭——庭是說朝廷，是說別國人受他的差遣。 辟人於途——辟是推開的意思；是說出門的時候把路上的人推開，叫他避開自己。 族——族是一種重大的罪名，把犯人的父母妻兒都殺死稱做族。書經裏有一句：「罪人以族。」 摯諂——摯是十分的意思，諂是說拿好話去趨奉人。 羈縶——拿布套住稱做羈，拿繩子綁住稱做縶。羈縶是說交情團結的意思。

(二十四)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秦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地虧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云：「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

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考 魏王——魏王是景閔王。　嫪氏——嫪氏是說嫪毒。　呂氏——呂氏是說呂不韋。

註 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執法是說做官的，長輓是說百姓。

（二十五）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

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考 秦王——秦王是說秦始王名政的。 安陵君——史記裏秦始王十七年，滅去韓國，二十二年，滅去魏國。那唐且的事體應該在二十二年以後。這事體的有無，無從查考。況且秦昭王四

十一年，唐且到秦國去，這時候已隔了九十多年了。到這時候，又隔了四十二年，他的年紀應該要到一百三十多歲了。怕不是眞事體，是那說客拿他來比方比方的。 先王——先王是說成侯。 專諸——專諸是吳國堂邑地方人，把短刺刀藏在魚肚子裏，趁進去上菜的時候，拿出短刀來刺王僚。 王僚——王僚是吳王夷昧的兒子。 聶政——聶政是軹深井里地方人，替嚴仲子去行刺韓國宰相名俠累的。 韓傀——傀韓便是韓國宰相俠累名傀。 要離——要離是吳國人。吳王名闔廬的要殺王子慶忌，要離假裝作犯罪逃去，叫吳王燒死他的妻兒。要離去見慶忌，慶忌不疑心他。要離便拿劍刺死慶忌。

新式標點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韓策

韓一

(一)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通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

考 韓——韓是侯爵，姓姬。韓氏是晉侯的同族，中世代做晉國的官。周威烈王時候，韓虔做了諸侯，立國在平陽地方，便是如今山西的臨汾縣。後來搬都城在鄭地方，便是如今河南新鄭縣。

傳國一百七十四年，被秦國滅去。　叚規——叚規是人名，是韓國人。　韓王——韓王便是韓康子名虎的。　成皐——成皐是地名，便是春秋時候的虎牢地方。襄公二年，晉國悼公和各國諸侯在戚的地方會合，是想法子要去打鄭國；孟獻子說的在虎牢地方造一座城池，去逼住鄭國。晉國聽了他的話，便在虎牢地方造一座城池。鄭國便來求和。所以打敗鄭國一定要走過成皐的。

註　石溜——是說好似石田泥土不肥厚的。

(二)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考　大成午——大成是姓，午是名，是趙國的宰相，又稱大戊午。　申不害——申不害是人名，京地方的人，原是鄭國的小臣子，拿法律的話去說韓國的昭侯。昭侯用他做韓國的宰相。

(三)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

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考 魏之圍邯鄲——魏國帶兵去圍困邯鄲，是韓昭侯六年到八年的事，時申不害正做韓國的宰相。趙卓韓鼂——趙卓韓鼂兩人都是韓國的臣子。

（四）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敎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考 申子——申子便是申不害。昭侯——昭侯是懿侯的兒子。

註 從兄——從兄是說共祖父的弟兄，稱從兄弟，俗稱堂兄弟。

（五）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

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考】蘇秦——蘇秦是洛陽軒里地方人，做說客的。　韓王——韓王是宣魏王。　鞏洛——鞏是如今河南的鞏縣，洛是如今河南的洛陽縣，在當時，都是周朝的地方。這兩處地方極險要，可以把守。　常阪——常阪是地名，又稱商阪，便是商山，又稱商洛山，是終南山的別一分脈，在如今陝西商縣東南面。　穰——穰是地名，在如今河南鄧縣東南面。　淯水——淯水從陽城流出來，向東南流，到長平地方，流進潁水。如今淯水的源頭，從河南密縣流出來，流到新鄭縣城，流進溱水，便稱雙洎河，流到西華縣，流進潁水。　冥山——冥山在朔州以北，朔州在韓國。　棠谿——如今河南郾城縣西北面有一座棠谿村，從前出的鐵，成色很好，可以造成劍。棠谿縣西面原有龍淵水。鹽鐵論裏有一句：『有棠谿之劍。』　墨陽——墨陽是地名，也是出劍的地方。淮

南子裏有一句：「墨陽之莫邪。」莫邪是劍名。　合膊——合膊，是地名，史記裏稱合膊，又稱合伯；春秋後語稱合相，那膊字，已是後人改動的了。　鄧師——鄧，是國名，便是如今河南的鄧縣。史記索隱裏說，鄧國有一個善於造劍的人，便稱做鄧師。　宛馮——宛，是國名；是說有一個宛國人，在馮池地方造劍，便稱馮宛。馮池，在如今河南滎陽縣西面。水經注裏說：池水流過滎陽縣北面的斷山，向東北流，流進濟水，名礫石𥕢，又稱礫溪。　龍淵太阿——楚國王聽得吳國有一個干將，越國有一個歐冶；都是善於造劍的。便喚風胡子去請這兩人來，造了兩柄劍；一名龍淵，一名太阿。　楚王——這楚王，是說楚威王名熊商的。

【註】谿子——谿子，是一種箭；是最好的箭，是南方一種谿子蠻人造的。淮南子裏說：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弩，便是箭。　少府時力距來——韓國，有少府造的時力距來兩種箭名，說造箭得時，射起來力比平常的箭大，所以名時力；距，是抵敵的意思，是箭力大，可以抵敵來人。　超足而射——超足，是說射箭的時候，用力把脚向後頓着。　甲盾鞮鍪——甲，是古時穿着打仗的衣服，有用皮做的，有用鐵葉子做的。盾，是打仗時拿着遮刀箭用的，又稱做干，俗名藤牌。鞮，是打仗穿的皮鞋子。鍪，是打仗時頭上戴的盔。　鐵幕——拿鐵葉做成，套在臂上腿上的

戰衣。　吷芮——吷，又作瞂，便是藤牌；芮，是掛藤牌的繩子。　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雞口雖小，却是在前；牛屁股雖大，却是在後面。是比方說人做事業不論大小，都要搶在人先，不要落人後塵的意思。

（六）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

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考 韓王——這時是韓襄王，名倉的元年。　孟賁烏獲——兩人，是古時有大力的人。　鴻臺——

之宮桑林之苑——苑，便是花園。鴻臺是宮名，桑林是花園名，都在韓國。秦王——秦王，便是說秦惠文王。效宜陽——效，是說拿到的意思。效宜陽，是說把宜陽地方獻來。

註　五穀——五穀；是說稻，黍，稷，麥，粟，五種糧食。藿——豆的葉子。稱做藿。饜——飯吃飽，稱做饜。糟糠——糟糠，是說窮苦人吃的糧食。糟，是酒渣；糠，是米的皮。廝徒——是說下等當雜役的人，稱做廝徒。負養——下等賤人，是說是做擔負的事體，靠公家養他的人，稱做負養。徼亭鄣塞——徼，是一國的邊疆地方；塞，便是關塞，是地勢險要可以把守的地方。邊疆地方造着亭子，亭子裏面駐紮兵隊把守地方的，所以稱徼亭；鄣便是障，是遮攔的意思。在險要地方造着城池，可以遮住敵兵，所以稱鄣塞。跿跔——跳稱做跿跔，又提起一隻脚來站着，稱做跿跔。科頭——頭上不戴帽子稱做科頭。貫頤奮戟——是說打仗勇敢的樣子。頤是腮顋。貫頤是說拿兩手捧着臉衝進敵營去。用力拿着戟殺進敵營去，稱做奮戟。探前趹後——是說馬跑得快的樣子。探是說伸出去；趹是說踢出去。馬跑得快的時候，前兩隻脚向前伸，後兩隻脚向後踢。蹄間三尋——七尺稱做尋。說馬跑得快，脚步跨得大，前蹄和後蹄之間，要離開三尋。徒裎——赤脚稱做徒，露身稱做裎。比周——結黨親近稱做比周。比郡縣——說自

己的地方小好似秦國的郡縣一般大。清時府稱郡。

(七)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考】宣王——宣王是昭侯的兒子。 摎留——摎是姓，留是名，也稱摎留。 公仲——公仲是韓國的宰相。 六卿——六卿是說趙氏韓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是晉國的六個大臣。 簡公——簡公是齊簡公名壬，齊國悼公的兒子，被田常殺死的。 田成——田成子名常，是田乞的兒子。 監止——監是姓，止是名，左傳裏稱闞止。

(八)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考 韓朋——韓朋便是公仲，是韓國的宰相。

（九）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貰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考 昭獻——昭獻是人名，是楚國的宰相。

（十）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考 陳軫——陳軫是人名，是夏國人，是有口才，在各國做說客的人。 秦王——秦王是秦昭王名稷的。

（十一）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考 五國——五國是說楚國趙國韓國魏國燕國。 楚王——是楚懷王名槐的。 市丘君——河南地方有舊時的市縣，在如今鄭縣北面。

註 從長——從南到北稱做從，從南到北的國度聯合起來去抵敵一個秦國稱做合從。聯合各國領頭的人稱做從長。 卜交——是說各國諸侯和楚國的交情好不好，要在這市丘上面看得出來。卜是看的意思。

（十二）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


泠向——泠是姓，向是名。泠向是秦國的臣子。　幾瑟——幾瑟是人名，是韓襄王的兒子。史記裏稱幾蝨。到楚國去做抵押，和公子伯嬰搶奪國度，所以兩個人做着讎人。　陽翟——陽翟是地名，是韓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的禹縣。

（十三）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考 秦王——這秦王是說武王。 秦王怒——秦王因爲張儀打發來的人，在楚國疑心他的獻地方是騙人的，所以生氣。

（十四）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考 楊達——楊達是人名，是韓國地方人。 公孫顯——公孫是姓，顯是名，韓國的臣子，後來在秦國做官的。秦策裏有一句：『起公孫顯於韓。』

（十五）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强於齊，楚必敗矣；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 秦王大怒

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注 游騰——游是姓，騰是名，是周朝的臣子。 樓緩——樓緩是趙國人，在秦國做宰相的。 樓鼻——樓鼻是人名，又稱管鼻，也稱摟鼻。 翟強——翟強是人名，是魏國的宰相。 武遂——武遂是地名，如今山西臨汾縣西面有一座武遂城。 杜赫——杜赫是人名，是周朝人。 朋——朋是公仲的名字。 杜聊——杜聊是人名，疑心便是杜赫。

（十六）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

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考】濁澤——濁澤是地名，在如今河南許昌縣西面。 公仲朋——公仲是姓，朋是名，是韓國的公族，做韓國宰相的。 韓王——這時候是韓宣惠王十六年。 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南鄉——南鄉，是說楚國因爲楚國地方，在中國南面。 韓必德王——是說韓國王相信楚國去救他的。雖說不能夠聽他的話，等到楚國的救兵到，已經被秦國滅了去；但是他心裏還是感激楚國王，是說楚王。 岸門——岸門地方有兩處：一處，在如今山西河津縣南面，有一座岸頭亭便是古時的岸門；一處，在河南許昌縣東北面，有一處岸亭地方，也稱做岸門，如今稱做長武亭。 韓朋——韓朋，便是公仲。

【語】以一易二——一，是說名都，便是有名的好地方。以一易二，是說不去打韓國得他的有名地方，又和韓國去打楚國。 信臣——信臣，是說敬守王命，有信實的臣子。 不爲雁行以來——雁飛的時候，一前一後，稱做雁行；人一前一後走着，也稱做雁行。不爲雁行以來，是說韓國認做楚國一定來救自己的，韓國雖也跟了秦國來打楚國，但他心裏還感激楚王，所以不肯跟着秦國的兵去打楚國。雁行，是跟着的意思。 以楚殉韓——跟着一塊兒去死，稱做殉；以楚殉韓，是說楚國拿死力去幫助韓國。

（十七）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考註 顏率——顏率是周朝人，率音律。
好內——內是說女人，好是歡喜的意思。

（十八）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孰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

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

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考 向壽——向，是姓；壽，是名。是宣太后的外族。解中——解中，是地名。在秦國的地方，近韓國。封小令尹以桂陽——令尹，是楚國的官名。桂陽，又稱杜陽。封楚國的小令尹官在桂陽地方。桂陽，是秦國的地方，如今封了楚國的令尹，是秦楚合併了。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躬率，是說親自帶領；私從，是說自己的同黨。公仲祇怕韓國滅亡，是領了他的同黨人到宜陽去，和向壽相鬬。子爲我謁之公仲——子，是說蘇代；謁，是告訴的意思。公孫郝——公孫，是姓；郝，是名。又稱公孫奭。彼有以失之也——彼，是說秦王；失，是說錯相信人。說秦王雖歡喜公孫郝甘茂兩人，但是秦國的事體不叫他去做，是因爲這兩人是私通韓魏兩國的。向壽的私通楚國，和公孫奭甘茂兩人私通韓國魏國一樣的；但是獨如向壽去商量，因爲秦王不知道向壽是私通楚國的，所以秦王錯相信了向壽了。反宜陽之民——武遂宜陽兩處，本來是韓國的地方，秦國去打下來；如今要去還給韓國，叫這兩處的百姓能夠回家去。潁川——潁川，是如今河南許昌縣地方，是韓魏楚三國的邊地，這時候被楚國奪了去。誅齊魏之罪——是說公孫郝甘茂兩人，都要靠着秦國的勢力壓制韓魏兩國；去打齊國。如今向壽拿奪取宜陽算自己的功

勞，收服楚韓安去投降秦國，却去責罰齊魏兩國，說他有罪。是公孫郝甘茂不能夠聯合韓國魏國到秦國去打齊國。

【註】禽困覆車——是說禽獸到了危急時候，也能夠用力把車子弄翻；是比方人到了危急時候，便要出死力抵抗他的敵人。必可以封——公仲自已以爲一定可以得到秦國的封典。

（十九）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

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王欲則行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考 公仲行願——公仲，是姓；行願，是名。 秦王——秦王，是說秦昭王，名稷的。 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穀川——穀川，從穀陽山谷出來，向東北流，到穀城。流進洛水；如今穀水從新安縣西北山中流出，向東南面流進澗水，又向東流到洛陽縣，轉向西南流進洛水。這裏說易穀川，

是說替韓國去奪取魏國的河內地方，却把那韓國的新安地方給秦國。 惠王——惠王，惠王名駟；是孝公的兒子。 武王——武王，武王名蕩，是魏王的兒子。

（二十）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齊，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考 楚王——楚王，楚王是說楚懷王名槐的。 景鯉——景鯉，景鯉是人名；是楚懷王的宰相。 鯉與於秦魏之遇——是說景鯉也與聞秦王魏王見面的事體，楚國打發景鯉到秦國去。那景鯉跟着秦王去和魏王在邊地上見面，楚王便大怒。

註 為謂楚王曰——是說有人替景鯉去和楚王說話。

（二十一）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註 向也——向也，是說從前的時候。勝——勝，是說擔任得起。鈞——鈞，是古時稱輕重的名；三十斤，稱一鈞。

（二十二）或謂魏王：『王儆四彊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為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譯】王肯臣反乃行——肯是等待的意思；反便是說回來。是對魏王說待臣回來再走。

（二十三）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强，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

【考】魏鞅——魏鞅，是人名。又名朱英，是觀津地方人。　澠隘——澠，是地名；隘，是關塞。又稱黽塞。　兩周——兩周，是說東西周。

（二十四）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考】蘇代——蘇代，是人名，洛陽地方人，是蘇秦的弟弟。　明——明，便是公仲的名字。　尾生

——尾生，尾生是人名，是古時有信實的人；尾生和一個女人約會在橋下相見，橋下水漲，尾生不逃，抱着橋柱子淹死。這裏說公仲悔恨自己從前的錯，正是他學着做尾生的時候。

韓二

（一）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

茂曰：『秦重國知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考 尚靳——尚，是姓；靳，是名。是韓國地方人。 秦王——秦王，是秦昭王名稷的。這時是秦昭王七年。 先王——先王，是說惠王名駟的。 韓王——韓王，是韓襄王。 張翠——張翠，是人名，是韓國人。

註 冠蓋相望——冠，是說帽子；蓋，是說出門車上用的傘。冠蓋相望，是說路上的人來來去去不斷，大家都望得見大家的車頂和帽子。 雁行——說人排着大小前後挨次走着，好似雁飛着的樣子一般。 公仲柄得秦師——柄，是說有管國家的權柄。

（二）楚圍雍氏，韓令泠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

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考 公孫昧——公孫，是姓；昧，是名。是秦國的臣子。秦王——秦王，是秦昭王。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道是說走路；鄭，是地名，在漢中。藍田，也是地名，在商洛。是說從兩路出兵去打楚國。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是說派一支兵從殽函出三川去帮助韓國。楚威王——楚威王，名熊商。楚國去打魏國，張儀對秦王說道：不如去帮助魏國，叫他張橫起來；魏國打勝了，他便肯歸附我們秦國，把西河以外的地方送給秦國。魏國倘然不能打勝，仗秦國便可以把魏國去拿來。司馬康——司馬，是姓；康，是名。又稱司馬庚，也稱司馬唐。甘茂——甘，是姓，茂，是名。下蔡地方人。昭獻——昭獻，是楚國的宰相，又稱昭魚。

註 殆不合軍於南鄭矣——是猜想秦國實在沒有出兵的心，所以說怕不肯兵到南鄭地方來見面了。皮氏——皮氏，是小國名。楚國沒有去打皮氏的事體，祇有秦王聽了張儀的說話，去捉得皮氏的兵一萬名，車子一百乘，去送給魏國。犀首打勝了楚威王，魏國的兵打得疲倦極了，怕秦國，便獻出西河以外的地方來給秦國。這一段把秦國的事體弄錯了，是楚國的。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暗地裏打聽得消息，稱做陰得；是說楚國打聽得秦國不

去帮他，所以也容易和他抵敵的。 塞三川而守之——是說楚國攔住了南河四個關口把守住，所以韓國不能夠救得三川地方。 先身而後張儀——是說先拿自己的身子去想保存韓國的計策再能夠知道張儀勸秦王帮助魏國使魏國強橫的計策；還不如快把自己的國度去和齊楚兩國聯合起來。 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是說厭惡的意思；是說公仲所厭惡的，是張儀一個人。秦國用帮助魏國的計策，自己雖說和楚齊兩國聯合，其實是不失去秦國的交情呢。 收璽——國王的印，稱做璽；是假說照魚的到秦國，是要收取秦官的印信。

(三)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鍼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俱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 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 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

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考】如韓魏易地——是說魏國得了南陽鄭地三川一帶地方，包圍着東西二周；那楚國方城以外的地方便危險了。韓國有了兩個上黨地方去壓迫着趙國，那趙國羊腸一帶以上的地方，便危險了。　史惕——史惕是人名，是周朝的官吏佚的子孫。　錡宣——錡宣是人名，韓國地方人，殷朝留下來七族的百姓，裏面有一族姓錡的。

【語】示天下輕公——是說告訴出來，說天下的人都看輕公叔。

（四）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考】襄陵——襄陵，是地名。周顯王四十六年的時候，楚國打敗魏國在襄陵地方。　畢長——畢，是姓；長，是名。是魏國人。　昭揚——昭揚，便是昭陽，楚懷王的將軍。　梁王——梁王，是說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

（五）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敎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考　秦王——秦王，是秦昭王，名稷的。　韓辰——韓辰，是人名，是韓國的宰相。

（六）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考　河外——河外，是說黃河以外的地方，便是如今的河南滑縣。　楚王——楚王，是楚懷王，名槐的。

註　韓楚之縣而已——是說韓國好似楚國的一個州縣。

（七）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注】陽侯——陽侯，是水神；原是古時的諸侯，因爲有罪，自己跳在江裏淹死，後人稱他是大波浪的神。

（八）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

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考 周最——周最，是人名；周朝的公子。鄭——鄭國被韓國滅去，韓國的京城搬在鄭國，所以稱韓國也稱鄭，好似稱魏國也稱梁一般的。下面稱鄭王，便是稱韓王。韓擾——韓擾，是人名；是韓國的公族。鄭王——鄭王，便是韓襄王。齊王——齊王，便是齊湣王地。幾瑟——

幾瑟，是人名，便是世子。

（九）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尙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考 中庶子——中庶子，是官名，韓國也立這個官。 強——強，是人名，便是鄭強。 太子——太子，便是世子，便是幾瑟。

（十）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考 齊明——齊明，是人名，是東周的臣子。 齊王——齊王，是齊湣王，名地的。 楚王——楚王，是是懷王，名槐的。

（十一）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

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十二）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十三）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

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盻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考】新城君——新城君，姓芈名戎，是秦宣王的弟弟。

【譯】為韓求質子於楚——是說叫韓國去求楚國，又拿別人去做抵押品，拿他去替換幾瑟。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質子便是幾瑟。蘇代打發芈戎去替韓國求幾瑟到韓國去，楚國不聽。應該說楚王不聽，而入質子於韓。不敢東——是說不敢到東面去聯合齊國呢。令秦求質子於楚——是說令芈戎教秦國要同韓國所送去做抵押品的太子，叫他送到秦國去。必重公——是說楚國一定要看重芈戎去求秦國幫助。

（十四）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考 魏王——魏王，便是魏哀王。　公子咎——公子咎，楚襄王的兒子。

(十五)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考 芊戎——芊戎，是人名，便是新城君。　鄭——鄭，被韓國滅去，所以稱鄭便是說韓。

註 是楚——是說韓國好似楚國的一個州縣。

(十六)泠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泠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

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考 韓咎——韓咎，便是韓公子咎。　楚王——楚王，便是楚懷王名槐的。　景鯉——景鯉，是人名，是楚國的宰相。　綦毋恢——是人名，周朝的臣子。

（十七）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考 列子圉寇——列，是姓；圉寇，是名。子，是尊重男人的稱呼，又稱列禦寇；做一部書，稱做列子。

註 何方所循——方，是法子；循，是說依着這個法子。

（十八）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

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衞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

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嫈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考 嚴遂——嚴，是姓；遂，是名。號仲子。 軹深井里——軹深井里，是地名，如今河南濟源縣南面，有一座軹村，村裏有深井里。 韓君——韓君，便是烈侯。 東孟——東孟，是地名。 相——相，便是韓傀。 哀侯——哀侯，便是列侯。列侯三年，聶政殺死韓國的宰相俠累。俠累，便是傀。以後便有韓嚴殺哀侯的事體。 嫈——聶政的姊姊名聶嫈，也稱聶榮。 成荊——成荊，是人名，是古時有氣力的人。

詞 事今薄——薄，是逼迫緊急的意思。事今薄，是說事體如今緊急了。 具酒觴——請人吃酒，稱做觴；具酒觴，是說預備了酒請人吃。 未敢以許人也——是說有父母活着，不敢把自己的身體去答應給別人做事體。禮記裏有兩句：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市井——街道上做買賣的地方，稱做市井。古時人在井傍取水，聚了許多人，有東西便彼此買賣，所以稱做市井。 睚眦——睜大了眼睛，要狠狠的看人，稱做睚眦，心中憤怒的樣子。 皮面——拿刀割開自己的面皮，叫人見了不認識他，稱做皮面。 抉眼——抉，是挖出來的意思；抉眼，是挖出來眼睛。 縣購之——縣，便是懸；懸，是說起來。購，是拿錢去買的意思。是說不知道這死人的名姓，便掛起告示來，買人說出死人的名姓來。 菹醢——菹醢，是說人受了刑罰。

韓三

(一)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

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註】孿子——雙生，雙生兒稱做孿子生雙生子稱做孿生。 束之——束，束是約定的意思；是說秦國魏國的講和，是韓公仲替他去約定的。 韓必謀矣——是說韓國一定想法和兩國講和了。 以完之——是說保全秦國的事體。 責德於秦魏之主——韓公仲替秦魏兩國講了和，因爲自己有好處到秦國，便要秦國報他的德。要人報自己從前的好處，稱做責德。 公之下服——服，是事奉的意思；下服，是說國王去事奉宰相。 擇布而割——布，是比方秦魏兩國；割，是說制服。

（二）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天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

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考 周佼——周佼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 梗陽——如今山西清源縣，便是古時的梗陽。 周啓——周啓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 平原——平原是趙國的地方，便是如今山東的平原縣。

註 公行之計——之，便是此字；公行之計，是說你行這個計策。 待其釁——釁，是空洞，也比方是人有錯處；待其釁，是說等到他有錯處。 秦之爭機——爭，是事體的急迫；機，是說機會不可錯過。

(三)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

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考 秦王——秦王，便是秦昭王名稷的。韓珉——韓珉，是人名，又稱韓呡。

註 禱於秦——是說替秦國禱告着求着福。一從一橫——從，便是縱，直的稱做縱。一從一橫，是說一反一覆，不定的樣子。萬乘——乘，是車子；古是諸侯國度的大小，便拿乘來分別，大

[illegible]小國千乘。這萬乘，是說秦國。　宋地不安——是說雖得了宋國的地方，却不能夠安心。

輔轢——車子前面的橫木稱做軾。牛馬拉車子，在牛馬胸前攔住的帶子稱做靷，又稱做引軸。

（四）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幷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

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考 絳——絳是地名，便是如今山西新絳縣一帶的地方。

註 唯寐忘之——是說心中時時刻刻想念着，祇有睡熟的時候忘記了。

(五)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韓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

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考　鄭王——鄭國被韓國滅去的，稱鄭王便是說韓王。　昭釐侯——昭釐侯便是韓昭侯。

梁君——梁君便是梁惠王名罃的。 穆公——穆公便是秦穆公名任好的。 韓原——韓原晉地名，如今山西芮城縣東北面七里河北面有一座韓亭，要是從前秦國和晉國打仗的地方。 西州——西州便是說西戎是西面的外國人。 晉文公——晉文公名重耳，是晉獻公的兒子。 越王——越王名句踐。 夫差——夫差是吳王的名字。

【註】珪——古是帝王封諸侯，便給他一塊玉做憑據。這塊玉的樣子，上尖下方，或是上圓下方，稱做珪。每逢諸侯來朝見帝王手裏便捧着這個珪。 外靡於天下——是說外面瞧不起天下各國了。 不事爲尊秦——是說不做尊重秦國的事體。 制令無所行——是說諸侯不聽帝王的號令。 攻其心——是說要打得敵人心裏佩服， 攻其形——形是說外面的東西。攻其形是說奪得敵人的地方和百姓。

（六八）『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

之爲。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王之亹，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成事，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東孟——東孟是地名。 陽堅——陽堅是人名，是幫着聶政去行刺的人，又稱陽豎。 相——相是說宰相名韓傀的。 許異——許姓異名，是韓國人。 哀侯——哀侯應該稱做列侯。

立以爲鄭君——韓國的京城在鄭地方，所以稱韓也稱鄭。立以爲鄭君是說立文侯做韓王。

周襄王——周襄王名鄭是惠王的兒子。

(七)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考 韓陽——韓陽是人名，是韓國人。 足強——足是姓，強是名，是韓國人。

(八)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

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考 張丑——張丑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　運——運也稱鄆，是地名，如今山東鄆城縣東面有舊時的鄆縣，是衞國的地方。

註 逕用——是說他因爲賣美人給秦國，所以秦國用他做臣子。　內行——內行是說心裏的意思。　與——與是幫助他的意思。

（九）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十）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

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仕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以

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而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考　韓珉——韓珉便是韓眠。　武隨——武隨便是武遂。　韓侈——韓侈便是公仲侈。　秦

王——秦王便是秦武王名蕩的。韓辰——韓辰是韓國的宰相。公孫郝——公孫是姓，郝是名，是秦國的臣子。甘茂——甘茂是人名，是下蔡地方人。

【註】敝邑——敝是破的意思，邑是地方，是楚國自己稱呼客氣的意思。知其君——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異是別人，是說祇知自己不知別人的意思。所以不反魏者以為成——成便是講和，是說韓珉帶了宋國齊國的兵到首垣地方，直打到梁國的城下，却不和魏國打仗是因為要和魏國講和去打秦國呢。無自左右也——是說不必去和左右的人商量的。

(十二)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考 公疇豎——公疇是姓，豎是名，是韓國人，又稱公疇堅。

(十二)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考 山陽君——山陽君是韓國的臣子。山陽在如今河南修武縣西北面。魏安釐王四年時候，給秦國南陽地方。在周赧王四十二年的時候，秦國拿山陽的地方去封韓國的臣子。 莒——莒是地名，便是如今山東的莒縣。

(十三)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求。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

『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考 華陽——華陽是地名，在如今河南新鄭縣東南面。 田苓——田是姓，苓是名，是韓國人。

註 冠蓋相望——是說韓國打發到秦國去的人多。

（十四）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達卽秦矣。以强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考 陳軫——陳軫是夏地方的人，有口才，在各國做說客的。

（十五）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

『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成恢——成是姓，恢是名，是周朝人。

（十六）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十七）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十八）魏王爲九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考】房喜——房喜是人名，是韓國人。古時舜帝封堯帝的兒子做房邑侯，傳到房邑侯的兒子名陵的，便把封地做姓房。房喜是房邑侯的子孫。

（十九）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疊。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考】建信侯——建信侯是封號，是趙國得寵的臣子。韓熙——韓熙是人名，是韓國人。趙敖——趙敖是人名，是趙國人。鄢——鄢是地名，便是鄢陵舊時的城池，在如今河南鄢陵縣西南面。蔡邵——蔡是上蔡，邵是召陵兩處地方，秦國調十萬兵去把守鄭地，梁氏見了害怕，

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這處地方的人不敢往來。 新城君——新城君便是華陽君，姓芈名戎，是秦宣太后的娘家人。

(二十)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考 段干越人——段干是姓，越人是名，是魏國人，這時候在秦國。 王良——王良是人名，是古時善於趕車子的人。 造父——造父是人名，是蜚廉的子孫，因為善於趕車子，得周穆王的寵幸。

詞 釋塞——釋是解放，塞是障碍。 是纆牽長也——是說芈戎不善於用自己的長處。纆是繩索。

新式標點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燕策

燕一

(一)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

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壘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考 燕——燕是國名。國王姓姬，封伯爵，是召公奭受封的地方。京城在薊的地方，便是如今京兆大興縣。傳國九百年工夫，被秦國滅去。　蘇秦——蘇秦是戰國時候有口才的人。他想出合從的法子來去勸說六國諸侯，是鬼谷子的弟子，洛陽軒里地方人。　燕文侯——文侯是桓公的兒子。這時候是文侯二十八年。　朝鮮——朝鮮是地名，便是如今的高麗，周時封箕子在這地方。箕子姓子。他地方直到遼河一帶爲界。　遼東——遼東是說遼河以東，便是如今奉天遼

瀋道一帶地方。　林胡樓煩——林胡樓煩是兩古時北方兩個外國名。　九原——九原是郡名，漢朝改稱爲五原郡，如今山西朔縣北面懷朔舊城便是。　易水——易水有三個來源，稱中易，南易，北易。中易從直隸易縣的西山流出，北易從易縣西北面窮獨山流出，兩水流在一處稱爲濡水；流過定與新城，流進距馬河。南易又名絕水，又名雹水，俗稱長流河，從易縣西南面山中流出，東南面流過徐水容城新城一帶，又流向東面和距馬河合倂，流過雄縣京兆霸縣和桑乾河呼沱河合倂。流出東海去。　碣石——碣石是山名，便是如今直隸昌黎縣西北面的碣石山。　東垣——東垣的舊城在如今直隸正定縣西面。　雁門——雁門也是山名，在如今山西代縣北面。

（二）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

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考 奉陽君李兌——李兌是人名，封做奉陽君，做趙國的司寇官。

(三)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埊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埊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考 權之難——權是地名。權之難是說燕國和齊國在權地方打仗的事體。文公——文公是桓公的兒子。郭任——郭任是燕國人。

(四)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

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秦惠王——惠王名駟。 燕太子——燕國太子便是易王。 齊宣王——齊宣王名辟疆。

武安君蘇秦——蘇秦封做武安君。武安是趙國的地方，在如今河南武安縣西南面。　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和他的妃子名蔡姬的在花園裏坐船，在水面上游玩。蔡姬故意把船搖動着，桓公害怕。臉上也變了顏色，叫蔡姬不要搖撓。蔡姬不聽，依舊把船搖動着。桓公大怒，把蔡姬退回蔡國去，但是未曾和蔡姬斷絕。蔡國人便把蔡姬去嫁了別人。齊桓便帶了諸侯的兵去打蔡國。蔡國打敗了，又去打楚國和楚國的屈完及各國諸侯在召陵地方結盟，做盟主。齊桓公因爲一個女人的事體，把名氣弄得很大，所以說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　韓獻開罪而交愈固——趙宣子把韓獻子推荐給靈公用他做司馬官。河曲這一回打仗，趙孟的車夫干行被獻子捉住殺死，大家都說韓獻子得罪趙國了。趙宣子把獻子喚去，待他十分有禮，說道：『我從這地方看出你是好人來。你倘然能照這樣做，去將做晉國國王的，不是你，是什麼人呢？』所以說韓獻開罪而交愈固。交愈固是說交情越法深了。

註　烏啄——烏啄是一種毒藥名，他樣子好似烏鴉的嘴一般，所以稱烏啄。廣雅裏說便是蘇輿附子一年稱烏啄。三年稱附子，四年稱烏頭，五年稱天雄。

(五)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

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

竊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注　燕王——燕王便是易王，是文公的兒子。　武安君——武安君便是蘇秦的封號。　東周

之鄙人——鄙人是鄉下人。蘇秦是洛陽人，所以自己稱東周之鄙人。洛陽原是在西周，因爲周敬王自從子朝的亂事以後，把京城從王城搬到東面洛陽地方，所以稱東周。 汙武王之義——武王逼死紂王，原是一件有義氣的事體。但伯夷說他是錯的。他講義氣，不吃周朝的米，餓死在首陽山。他是不佩服武王殺紂的義氣事體。 辭孤竹之君——孤竹是古時國名。伯夷原是孤竹國王的大兒子。他父親要立他兄弟叔齊做國王。他父親死了，伯夷便逃去。孤竹在如今直隸盧龍縣西面。 首陽——首陽便是雷首山，在如今山西永濟縣東南面。 營丘——營丘是地名，太公封在這地方，便是如今的山東臨淄縣。

（六）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歠，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

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耶？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刦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考 燕王——燕王便是說昭王名平的。 趙王——趙王便是說趙襄子名無恤的。 句注之塞——句注是山名，塞是關口。句注山在如今山西代縣西北面，又名句注陘。 摩笄之山——摩笄山在如今直隸涿鹿縣西北面。 趙王——趙王便是趙武靈王名雍的。 長城——長城在直隸易縣西南面。 秦王——秦王是說秦惠王名駟的。 常山之尾——常山便是恆山，在如今山西渾源縣，尾是說山的盡頭，是拿恆山盡頭的五座城池獻給秦國。

（七）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埊；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考 宮他——宮他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

（八）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

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淸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淸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考】燕王噲——燕王噲是易王的兒子，應該稱昭王。　東周之鄙人——蘇代是蘇秦的弟弟，也是洛陽人，所以也稱東周之鄙人。　此必使王重矣——是說去歸附諸國，諸國都看重燕國，那燕國便尊重了。　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十二諸侯——好似鄒魯的國王有十二人。　濟西——濟西是說濟水以西的地方，便是如今山東聊城高唐一帶地方。　河北——河北是說黃河北面地方，便是如今直隸天津滄景等縣份地方。

【註】甲札——甲是打仗穿的衣服，札是戰袍上的鐵葉子。 組甲絣——拿繩子把東西幫直來稱做絣。組甲絣是說搓成穿甲的繩子。 長主——因爲齊王年紀最長，推他做主，所以稱長主。又說齊國最強，推他做主人，所以說長主。 自用——是說他自己仗着強硬不去依靠別人的。 內寇不與——是說國裏反亂的事體，不能講和的。與便是和。 王自治其外——是說國王祇須想法去敵住齊國。 臣自報其內——是說拿燕國去離間齊國，叫他國裏自亂起來。

（九）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考】燕王噲——燕王噲是易王的兒子，周慎靚王元年立的。 蘇秦死於齊——齊國的官員大家和蘇秦爭寵奪權，便打發人去刺死蘇秦。 子之——子之是人名，是燕國的宰相。 蘇代爲齊使於燕——燕國宰相子之打發蘇代到齊國去伺候。在齊國做抵押品的燕國太子齊王便打發蘇代到燕國去。 鹿毛壽——鹿毛壽是人名，也稱厝毛壽又稱潘壽。 以啓爲吏——啓是禹王的兒子。史記裏說：「以啓人爲吏」是說拿啓的臣子做官。 市被——市是姓，被是名。 太子平——太子平便是昭王。 儲子——儲子是人名，是齊國的宰相。 章子——章子是人名，是齊國人。 五都——是說五處大地方，都在齊國裏，臨淄便是五都中的一都。 燕子之亡——是說燕王噲和宰相子之都死了，燕國便滅亡了。齊人捉住子之殺死他，把他的屍身用酒浸起來。 魏王——魏王便是魏哀王。 東蘇子——是說打發蘇代至東面去。

【註】百金——秦國稱一鎰爲一金，二十四兩爲一鎰。 太子人——人是說臣子。太子人是說太子的臣子。 此文武之時——是說還好似武王接着文王的事業去打紂王的時候，是勸他出兵的意思。

(十)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

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考 燕昭王——燕昭王名平，是燕王噲的兒子。 郭隗——郭是姓，隗是名，是郭公的子孫。 涓人——涓人是官名。又稱中涓，是宮裏的官。 樂毅——樂毅是人名，古時有名的戰將，是樂羊的子孫。 鄒衍——鄒是姓，衍是名，是齊國人，懂天文地理的。 劇辛——劇是姓，辛是名。 閔王——閔王名地。

語 詘指——詘是改換，指是志氣，把自己一向的志氣改換去跟着人做事。 百己什己——百己是說百倍於自己，什己是說十倍於自己。 先趨而後息——是說比人先走，比人後息。

人趨己趨——是說別人先走，自己後走。眄——眼睛斜着看人稱做眄。恣睢——心中氣憤，睜大了眼看人，稱做恣睢。呴籍——呴便是跑字，跔便是跳。脚踏在地下稱做籍踏，在地下跳舞稱做呴籍。服道——是說事奉有道德的人。不能期年——一周年稱做期年，不滿一周年稱做不能期年。樂佚輕戰——樂佚是說快活。樂佚輕戰是說當兵的平日快活了，便看輕打仗的事體，不肯出力打仗。

（十一）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

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

「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注】 蘇代——蘇代是蘇秦的弟弟。這時候蘇代從魏國到宋國去。 遺燕昭王書——給燕昭王信，替宋國去勸燕國叫他不要幫助齊梁去打仗。 寄質於齊——質是抵押，燕國從前有一個太子抵押在齊國。 讎害——是說齊國是燕國的讎人，宋國是齊國的大害。 強萬乘之國

也——強是多的意思，是說併吞了宋國和楚國的淮北地方。那國度比萬乘的國還要大了。戰國時候大國稱萬乘，小國稱千乘百乘。乘是車子。 北夷——北夷是說北面的外國人，便是山戎北狄投降齊國的。 齊人紫敗素也——齊桓公歡喜穿紫色的衣服，齊國全國的百姓都用紫色。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是說拿紫色去染了壞的白絲，便可以賣得比平常白絲十倍的價錢。賈和價字通用，敗是破壞，素是白色的絲。這裏比方齊國轉敗爲勝，好似壞絲賣了十倍的價錢。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勾踐是越王的名字，句踐和吳國打仗，打敗了便關在會稽地方。 使使盟於周室——第一個使字是打發的意思，第二個使字候打發出去的人，這時候六國斷絕秦國聯合起，在周皇跟前立盟，請齊國做盟主。 秦王——秦王便是秦昭王。 擯是國伐也——是說秦國受齊國的伐。

（十二）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高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

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
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

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考 尾生高——尾生高是人名，便是微生高。 鮑焦——鮑焦是人名，周朝時候一個有才學不肯做官的隱者。他住在山裏，十分清苦，採柴度活，拾着橡子吃着充飢。 史鰌——史鰌是人名，是衞國人，號子魚，又稱史魚。論語裏有一句「直哉史魚。」 不爲別馬而朝——是說和他同路去朝見燕王，不是騎着馬從別路走去的意思。 河間——河間是地名，是齊國的河間。 東游於齊——是說替燕國去離間齊國。

譯 廉不與身俱達——不貪財稱做廉，做官得意稱做達。廉不與身俱達，是說不貪財，所以大半是窮的。 自憂不足乎——說人能夠自己常常憂愁，便可以算好人。這裏說王常常自憂，還不能算是好人嗎？ 負牀之孫——是說孫兒年小，祇能夠扶着牀沿站着，還不能夠自己走動。

（十三）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註 不喜訑者言也——訑是欺騙的意思。不喜訑者言也是說不願聽欺騙人的說話。沇州人稱欺作訑。

燕二

（一）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

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

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刦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埊，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考　燕王——燕王是燕昭王名平的。　蘇代——蘇代是洛陽人，是蘇秦的弟弟，也是有口才做說客的。　楚得枳而國亡——枳是地名，如今四川涪陵縣便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秦國奪得楚國鄢西陵地方。　有功者秦之深讎——這時候燕國新打破齊國，所以蘇代說：『有功者秦之深讎。』　汶——汶是說汶山。秦國的米拿方船堆積起來，從汶山起直到郢地有三千多里地方，　巴——巴是說巴陵山，又稱大巴山，在如今陝西南鄭縣西南面。　宛東——宛是宛縣。宛東是說宛縣的東面。　下隨——下隨是地名，便是如今湖北的隨縣。　楚王——楚王是楚頃襄王名橫的。　少曲——少曲是地名，在如今懷州河陽縣西北面。河陽縣便是如今河南孟縣。　平陽——平陽是地名。韓國王祖宗的坟墓都在平陽地方。　鄭——鄭是地名，是韓國的都城，如今河南新鄭縣便是。　太原——太原是趙國的地方，當稱太行。　封——封便是封

陵，在如今山西永濟縣南面。冀——冀便是冀亭，在如今山西河津縣東面。滎口——滎口說滎澤河的口，又稱石渠門，和舊時的汴河口通的，水深可以沒大梁地方。魏策裏有一句：『決滎澤而水大梁。』宿胥之口——宿胥是水名，在今河南濬縣西南面，遮害亭的東面掘開河水向北面流，可以灌虛頓丘地方的。宋王——宋王名偃。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藺石——藺石是地名，又稱藺離石。重楚——重是歸楚的意思，是怕楚國去救魏國，所以去歸附楚國。均陵——均陵是地名，如今湖北均縣便是均陵鄳隘兩處地方，都歸楚國的，陽該管的，被秦國拿去已經長久了，不是韓國的地方。鄳隘——鄳隘便是黽隘，便是關口，也稱黽塞。膠東——膠東是地名，如今山東膠河以東便是膠東道東面地方。趙得講於魏——講便是說講和，是秦國和魏國講和。質公子延是說把公子延送去做抵押品。犀首是人名，便是公孫衍，本來是魏國的將軍，便叫公孫衍帶兵，行是說兵馬車子接連着在路上走。離石——離石是地名，是趙國的地方。馬陵——馬陵又稱陽馬，是趙國的地方。蔡——蔡便是上蔡，是如今河南上蔡縣地方。龍賈之戰——周顯王三十九年，秦國打敗魏國龍賈的兵。岸門之戰——周赧王元年，秦國打敗韓國的兵，在岸門地方。封陵之戰——周赧王十二年時

侯，秦國打敗魏國兵在封陵地方。趙莊之戰——周顯王四十一年的時候，趙莊和秦國打仗，打敗了，秦國兵殺死趙莊在河西地方。上雒之埊——上雒又稱上洛。埊便是古地字。三晉之半——是說西河以外上雒的地方以及三川晉國地方都是秦國和魏國打仗的地方。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說秦國的禍水大。厲——厲是蘇厲，蘇秦的弟弟。

註 約——約是說止住的意思。正告——把說話明明白白的告訴他稱做正告。夏水——夏天大水發漲的時候所以稱夏水。射隼——小的鷹稱做隼。射隼是比方說事體容易。易經解卦裏有兩句：『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刺蜚——刺蜚也是比方說事體容易。死秦之孤——是說和秦國打仗死的孤兒。

（二）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

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考 奉陽君——奉陽君便是李兌的封號。入齊——是說蘇代到齊國去做說客。昭王——昭王名平。齊王——齊王便是齊湣王名地的。蜀子——蜀子是人名，是齊國的戰將。請告子以請齊——是說請把上面四件事體告訴奉陽君去求着齊國。吾必守子以甲——甲是說兵士。齊國的太子到別國去做抵押品，派兵去保護着稱做守子以甲。入齊之有趙累——是說到齊國去便厭惡趙國，趙國一定要害燕國的，出爲之以成所欲——是說知道趙國要害燕國，的便用力去做要給燕國得到好處。

(三)『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玉曰命兌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

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茍可循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

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衞；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刼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考 朱驩趙足——朱驩趙足是兩人的名字，都是趙國人。 公玉曰——公玉是姓，曰是名，又稱公玉丹，是齊國人。 韓珉——韓珉是人名，又稱韓眠，是韓國人。 蘇子——蘇子便是說蘇代，是蘇秦的弟弟。 有甚於其父順——是說齊湣王的孝順父親比他父親的孝順祖父還要深。 因是而倍之——是說燕國因爲齊國不相信趙國，便和奉陽君加倍親近齊國。 相攻——相攻是說齊趙兩國相打。 以韓魏循自齊——是說假韓魏兩國的力量到齊國去。 爲之取秦——是說爲齊國去結交秦國，是親近齊國，便是挑趙國的怒。 深結趙以勁之——是說

燕國又去親近趙國，是使趙國強盛起來，却叫齊國動怒。 伊尹——伊尹是人名，是湯朝的宰相。伊尹五次在湯王手下做官，五次在桀王手下做官。桀王到底不能用，伊尹便幫着湯王滅去桀王。 鳴條之戰——鳴條之戰是說伊尹幫着湯王去打桀王，在鳴條地方打仗。如今山西安邑縣地方有一座條岡。 伍子胥——伍是姓，子胥是號，名員，他是楚國人，從楚國逃出昭關，在吳國做乞丐，到底把吳國弄興旺來。 報父之讎——伍子胥的父親伍奢，哥哥伍尙，都被楚平王殺死。子胥逃到吳國，後來吳兵打進楚國郢的地方，子胥拿馬鞭打平王的屍首三百下，報從前殺父之讎。 桓公之難—齊國無知造反，管仲帶了公子糾逃到魯國去。後來無知死了，魯國把公子糾送回國去。桓公已經從莒國先回齊國去做國王了，出兵到魯國來攔住公子糾在乾時地方打仗。魯國的兵打敗了，公子糾死。桓公之難便是說這件事體。 管仲——管仲是人名，號夷吾，是潁上地方人， 陽虎之難——魯國定公八年時候，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爲陽虎造反，要趕去三桓之適另外立他小老婆生的兒子做國王。陽虎是一向和他認識的，便捉住了季桓子。桓子用計策逃出去。到了定公九年的時候，陽虎站不住了，便逃到齊國去。 孔子逃於衛——孔子到衛國去的事體，在以陽虎造反的時候，孔子不曾逃出去。 張儀逃於楚——

張儀有一天和楚國宰相在一塊兒吃酒。楚國的宰相不見了一塊白玉，宰相家人疑心是張儀偸的，大家捉住張儀拿棍子打了幾百下。張儀到底不認，便放他去了。 白珪逃於楚——白珪是人名，是魏國人。

註 賢之兩之——是說蘇代是賢人，所以一塊兒看重他。 無齊——無齊是說和齊國斷絕來往。 苟可循也——循是說依順的意思。 相效——是說兩個國度大家彼此依順，便得到好處。 在必然之物——是說死是人一定要做到的事體，必然便是一定要做到。

（四）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考 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伯樂——伯樂是人名，是古時能識馬的人。

證 比三旦——比是接連的意思，比三旦是說接連三天。　爲臣先後——臣是蘇代自稱。先後是說幫助。莫爲臣先後，是說幫助蘇代在國王跟前說好話的人。　大說——說便是悅，悅便是歡喜。

（五）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埊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

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考註 閔王——閔王名地。 狸——狸是地名。 樂毅——樂毅是人名，是樂羊的子孫。

甲首——左傳裏有一段「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甲首便是說下身上披甲的兵的頭。

（六）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汝無不爲也，以汝自刈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釋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考 燕王——燕王是說燕昭王名平的。　齊有不善——是說齊國厭惡燕國。　以任齊——

是說能夠在齊國做官，得齊王的信用。盧北埊——地方上沒有兵把守稱做盧埊，便是古地字。齊國北面的地方靠近燕國，不用兵把守，所以說盧北地。行其兵——其是指北地說的，是把在北地的兵調出去打別國。田伐參去疾——田參是兩個姓，代去疾是兩個名字。這兩個人都是在背地裏說蘇代的壞話的。使齊犬馬而不言燕——是說叫齊國好以狗馬一般的被人管住，十分馴良，又不把燕國的計策告訴外人知道。慶——慶是人名字，是燕國的臣子。謂將有口事——是說快要有多口舌生是非的人來了。獻御書——是說把當侍御的書獻出來。重卵——重是叠起來的意思，卵是蛋。說事體十分危險，好似把蛋叠起來，一碰便要打破的。猶剗刈者也——是說燕王相信蘇代，凡是來對燕王說蘇代壞話的人，統統趕出去，好似割草一般。剗刈便是割草。釋臣——釋便是古釋字，釋便是放去的意思。剸任——剸字和專字一樣解釋的，任是信用的意思。

（七）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

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為行具。


陳翠——陳翠是人名，是燕國的臣子。

【註】不宜臞——臞是說人瘦弱的樣子。 齎墬——齎便是送，墬便是古地字。

（八）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齊燕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九）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北，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

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考 燭之武——燭之武人名，是周鄭人。晉侯秦伯帶兵圍困鄭地的時候，鄭伯打發燭之武到秦伯跟前去做說客。秦伯聽了他的話，(一)和鄭伯結盟。

(十)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

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

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敎，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敎於後世。臣聞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考 五國——五國是說燕秦魏韓趙五國。 三城——三城是說聊城即墨城莒城，這三處都在如今山東省。 惠王——惠王是昭王的兒子。 齊人反間——在兩個要好的人中間說壞話，說得他兩人不要好起來，稱做反間，又稱離間。田單在燕國行反間計，說道『齊國祇有兩座城池不會打破，所以不去打破他的道理，祇因樂毅要仗着自己的兵力，叫齊國人投降他，自己做國王呢。』 望諸君——望諸原是一座湖名，本來是齊國的地方。樂毅從齊國逃到趙國，趙

國封樂毅在觀津地方，稱他做望諸君。觀津在如今直隸武邑縣東南面。先王——先王是說昭王名平的。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大呂——大呂是齊國的鐘名。元英——元英是齊國的宮殿名。故鼎——故是舊時，鼎是大香爐。燕王噲造反的時候，齊國帶兵打燕國，殺死燕王噲，得了這個香爐。如今又拿去還燕國，所以說故鼎。歷室——歷室是燕國的宮名。甯臺——臺甯是燕國的臺名。元英歷室兩座宮都在甯臺下面。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薊丘是燕國的都城，便是如今京兆大興縣地方。汶是水名，水原出在山東萊蕪縣東北面原山地方，西面流到大興縣，東南面會合石汶牟汶北汶小汶四條汶水，再從西流到汶上縣西南面，流進運河。篁又作篁，竹園稱做篁。是說燕國薊丘地方所種的是種的齊王汶水上面的竹。郢——郢是地名，在楚國地方。周敬王十四年的時候，吳國打破楚國兵馬，走到郢的地方。鴟夷——鴟夷便是皮袋。吳王拿伍子胥的屍首裝在皮袋裏丟在江裏。入江而不化——是說伍子胥的屍身拋在江裏，他的陰魂還不散去，還變做潮神。

【註】害於足下之義——是說樂毅沒有罪，殺死他，不是有義氣的事體。自負以不肖之罪——不肖是說不學好，說自己負罪在身的意思。假節於魏王——節是古時做臣子的代國王

到別國去手裏拿的一樣憑據。這裏說出關便把節傳給他。 父兄——對於同姓的臣子稱父兄。 交絕不出惡聲——是說有道德的人和朋友絕交不肯說朋友的壞話的。 不潔其名——潔，是好的意思，是說不肯說他國王的壞話，祇圖自己得好名氣。

（十一）或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計。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軍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

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代楚，趙見秦之代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代韓，故中山亡；今久代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考 燕王——燕王，燕王名噲。　山東三弱國——三弱國，是說韓國趙國魏國，這三國都在山東地方。

註 不能自恃——恃，是說靠傍的意思，是說弱國不能自己靠傍自己。　比目之魚——比目魚，是兩條魚并在一起的。一條祇有左目，一條祇有右目，樣子好似粽箬一般，所以稱做箬魚。又稱鰈。長存之卒——卒，是到底的意思；長存之卒，是說有始有終。

〔十一〕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謀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考 燕王——燕王，是說燕昭王，名平的。 齊王——齊王，是說齊湣王，名地的。 宋王——宋王，名偃。

註 屏匽——路上的茅廁，稱做匽；茅廁拿屏風圍住，稱作屏匽。

（十三）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考 趙且——趙且，是人名，是趙國的戰將。 惠王——惠王，是趙惠文王，名何的。

註 鷸——鷸，是一種鳥名，常常住在水邊上，捉着小蟲小魚吃的。

（十四）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

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燕三

（一）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注】景陽——景陽，是人名，是楚國的戰將。　雝丘——雝丘，是地名，在如今河南杞縣地方，便

是古時的雍丘。

註 植表——立在地上稱做植，插一根木頭在地上，看着太陽影兒定方向的，稱做表。 與國——同等的國家，交情深的稱做與國。

（二）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考 張丑——張丑，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

（三）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

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

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楊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

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考 燕王喜——燕王喜，是孝王的兒子。 栗腹——栗，是姓；腹，是名。做燕國的宰相，是栗陸氏的後代子孫。 趙孝成王——趙孝成王，是趙惠文王的兒子，名丹的。 昌國君樂間——樂間，是樂毅的兒子；樂毅逃到趙國去，燕惠王寫信去責備他，樂毅寫一封信來自己分辯，惠王便又封樂毅的兒子樂間做昌國君。 四達之國——說四通八達可以通別國的。趙國東面通燕國，西面通秦國，南面接連韓國魏國，北面可以走通外國胡貊，所以稱四達之國。 慶秦——慶秦，是人名，又稱卿秦。 樂乘——樂乘，是人名，封武襄君，是樂毅的同族。 君微出明怨——國王私地裏出去，稱做微出，又稱微行。是說國王私地裏到趙國去，便明告訴人家和燕國有大讎恨

了。 商容——商容，是人名，是殷朝的好臣子。 柳下惠——柳下惠，是姓展，名禽，號季，住在柳樹下，在魯國做官。魯王革去他的官三次，他不離開魯國，死後上謚法稱惠。

註 不佞——自己說沒有才學，便稱不佞。 世有薄而故厚施——是說世界上人待我薄情，我却故意拿好意去報答他。 行有失而故惠用——是說別人有做錯事體了，我便反去任用他。 脩心累物——脩，是說造；脩心，是說故意把自己的心造成奸詐的去害人物，是說人；累，是說拖累。 意君曰——是說燕王拿意思去料樂間。 慝心——慝心，是說存着壞心思。 君之所謂——謂，便是說壓服的意思。

(四)秦幷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幷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

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除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幷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


北下曲陽爲燕——曲陽的舊城，在如今直隸晉縣西面，這地方不在燕國。

（五）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趙魏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
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彊
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
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
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敎。』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
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
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
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

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

楚，北臨趙；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語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

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女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

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慴秦王之威，不敢舉兵以

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

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刧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一】燕太子丹質於秦——丹，是燕太子的名字，是燕王喜的兒子。在燕王喜二十二年的時候，

在秦國做抵押的，後來逃回國去。　鞠武——鞠，是姓；武，是名。是燕太子丹的師傅。　見陵之怨——陵，是欺侮；見陵，是說受欺侮。燕太子丹抵押在秦國，受秦國的欺侮，心裏常常怨恨。　請入圖之——圖之，是說想計策；請太子進房去休息，自己替太子想着法子。　樊將軍——樊將軍，是秦國的戰將，名於期，在秦國犯了罪，便逃到燕國去。　秦王——秦王，名政，便是秦始皇帝。管晏——管晏，是兩個人名。管，是管仲；晏，是晏嬰。　匈奴——匈奴，是東北面的外國人。他的祖宗是夏后氏名淳維，住在北蠻，便是如今的蒙古。　田光——田光，是人名，是燕國人。　荊軻——荊，是姓；軻，是名，號次非，是衞國人。衞國人稱他做慶卿，到燕國去，燕國人稱他做荊卿。歡喜讀書，舞劍，替人打抱不平。　以激荊軻——拿說話去激動荊軻，使他肯出死力。　孤——死了父親的稱孤，這時候燕王還活着；太子丹却稱孤，祇因那時諸侯的兒子，也學着國王的口氣稱孤。虜韓王——虜，是捉住的意思。秦王政十七年的時候，滅去韓國，捉住韓王名安的。　李信——李信，是人名，是秦國的將軍。　曹沫之與齊桓公——曹沫，是魯國人，做魯國的將軍，和齊國打仗，三次打敗仗。魯國獻遂邑的地方給齊國，齊桓公和魯莊公在柯的地方會面，曹沫手裏拿着尖刀，逼着齊桓公，齊桓公害怕，便退還魯國的地方。　虜趙王——秦王政十九年的時候，打敗

趙國，捉住趙王名遷的。　督亢——督亢，是地名；如今京北涿縣東南面，有一個督亢陂，又有一個督亢亭。　徐夫人——徐，是姓；夫人是名，是一個男人。　秦武陽——秦，是姓；武陽是名，是燕國的勇士燕丹的兒子。他是筋骨裏面有氣力的人，生氣的時候面色白。　高漸離——高漸離，是人名，是荊軻的朋友，是一個俠客。他在街上殺狗，沒有人知道他的名氣。　中庶子——中庶子，是秦國的官名。　蒙嘉——蒙嘉，是人名，是蒙恬的弟弟。　蘇城——蘇城，便是如今京兆的大興縣。　代王嘉——趙國滅亡以後，趙國公子名嘉的帶了他的同宗幾百個人到代地方去，自己立做代王。

【語註】批逆鱗——批，是打的意思；鱗，是魚鱗。逆鱗，是倒生的魚鱗，龍的頸子下面有倒生的鱗，有一尺長；有去人碰他的逆鱗，便要吃人。人在生氣時候，去觸犯他稱做批逆鱗。　寒心——人到受冷的時，便心中發抖；遇害怕時候，也心中發抖。這寒心，是說心中害怕。　單于——單于，是說闊大的意思，說他好似天一般大。匈奴人稱他自己的國王，稱單于。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惛然，是說心裏憂愁得昏昏沉沉一般；須臾，是說很少的時候，一刻兒工夫。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是說心裏憂愁得昏昏沉沉，快要死了，一刻也待不得了。　丹命悃卒之時——是說知道禍來

快要來了，還是向前做去；自己疑心命祇能夠活到這個時候了。 却行爲道——卻，是違背的意思；卻行爲道，是說不敢違背的意思。道，是引導的意思。 不敢以乏國事——沒有人可以商量國家的事體，稱做乏；是說不叫太子所商量的事體有缺點。 不自外——外，是說交情疏淡；露不肯和荆軻的交情疏淡。 膝下行——膝下行，是說拿膝蓋骨走路。 窺以重利——窺，是引誘的意思；窺以重利，是說拿重的利息去引誘他。 揕——拿刀刺，稱做揕。 扼腕——扼，是攔住的意思；腕，是手臂。是說有氣力的人到氣憤的時候，一定要拿左手去捏着自己在手的臂膀。 切齒——人氣恨的時候，咬着牙齒磨着，稱做切齒。 拊心——拊，是打的意思；拊心，是說氣憤的時候，打着自己的胸口。 以藥淬之——拿水浸着，稱做淬；以藥淬之，是說寶劍頭上浸着毒藥去打刺人。 血濡縷——縷，是說一線；拿毒劍刺人，淌出來的血很少，好似線一般的一條。 祖——祭路神稱祖，人出門的時候，先要祭路神，保佑他一路平安；所以如今人到出門的時候，便有朋友請他吃酒，稱做祖餞。 變徵之聲——宮商角徵羽五音，徵音有悲傷的意思；變徵之聲，是說音樂忽然變出悲傷的聲音來了。 羽聲——五音裏面，羽音是有生氣的意思。 九賓——賓和儐字通用；儐是幫着招呼客人的人。九賓，便是九個儐人，是格外敬重客人的意

思。陛——皇帝殿上的階沿，稱做陛；所以臣子稱皇帝稱陛下。劍長操其室——室，是說劍殼子；操，是說塞住。劍長操其殼，是說劍太長，塞住在殼子裏，一時拔不出來。郎中——在王宮裏把守的官，稱做郎中。

新式標點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宋衛策

(一)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考 宋衛——宋國，姓子，封公爵。商朝皇帝名紂的庶母生的哥哥微子啓，封在這地方，都城在商邱，便是如今河南的商邱縣。到宋王偃時候，齊國和魏楚兩國去打宋國，把宋國的地方分做三塊。每一國拿一塊，宋國便滅亡了。衛國是姓姬，封侯爵，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封在這地方。都城

在朝歌；在如今河南淇縣東北面，到衞文公時候，都城搬到楚邱，地方楚邱；便是如今河南的滑縣；衞成公時候遷都在帝邱，便是如今的直隸濮陽縣，後來被秦國滅去。　臧子——臧子，是人名，宋國人，又稱臧孫子。　荊王——荊王，便是楚威王。　齊王——齊王，便是齊宣王，名辟疆的。

（二）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

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考 公輸般——公輸是姓，般是名字。是魯國最聰明的人，能夠造出各種精巧的機器來。 墨子——墨子墨翟，是宋國人他著一部書名墨子，是講博愛主義的。 吾欲藉子殺王——墨子要保住宋國，所以反說殺王去探探公輸的意思；王，是說宋景公。 江漢——江，是說長江；漢，是說漢水。

註 設機——設，是說造；機，是說機器。公輸般能夠造飛梯衝車等等機器。 百舍——是說隔開一百里造一座屋子，給過路的人住。 重繭——重，是厚的意思；說人走路多，脚上的皮厚得和蠶繭一般。 雲梯——梯高得可以碰到雲，所以稱雲梯；是打仗用的，下面用車子，懸空豎起來。 文軒——軒，是車子；文，是說花紋。 黿鼉——黿，是有硬殼的魚，樣子像鼈。很大的鼉，是鱷魚的一類，長有二丈多，長着四條腿。 鮒魚——魚中最小的，便是鯽魚。 梓柟——梓，是一種樹名，葉瓣的樣子，好似手掌一般；他的木料用處很大。柟也是一種樹名，有十多丈高，葉瓣腰圓

樣子，到冬天也不枯；木料十分堅硬，有香氣的。 豫樟——豫，樟，兩種樹，是出在南方的，種到第七年，纔能分辨的出誰是豫樹，誰是樟樹。

（三）犀首伐黃，過衞，使人謂衞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衞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衞。

考 犀首——犀首，犀首是人名；是三晉的臣子。不是公孫衍。 黃——黃，黃是國名，姓嬴；如今河南潢川縣西面，有一座黃城，給楚國滅去。打黃國，是悼公時候的事體；悼公，是出公的弟弟。 造大國

之城下——造，是去的意思；大國，是說衞國。造大國之城下，是說快要去攻打衞國。 南文子——南文子，是人名，做衞國大夫的。

【註】組緄——做官綁印的繩子，稱做組；十個線頭，稱做一緄。 議其事——在背地裏說人的壞話，稱做議其事。 破心——心中害怕，稱做破心。

（四）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

所歸。

考 梁王——梁王，是說梁惠王名罃的。 宋君——宋君，是說宋公名剔成的。 趙王——趙王，是說趙成侯名種的。 宋必不利——是說梁國一定要併吞宋國的，所以說宋國不利。 受邊城——是說祇去攻打一座邊地裏的城池，去應酬梁國的囑託。 宋人助我攻——是說宋國人圍住趙國的一座城池。

註 徐其攻而留其日——是說慢慢的打着仗，等候着日子。 宋人止於此——宋國雖幫着梁國打仗，他是不出去打仗，祇慢慢的打着，延挨着日子。

（五）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

考 大尹——大尹，是人名，是宋國的官。 君日長矣——是說宋王的年紀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了。

註 自知政——國家的事體，稱做政；說國王年紀大了，能夠自己管國家的事體了，所以說自

知政。公無事——公，是說大尹；是說國王年紀大了，能夠自己管國家的事體，大尹不能夠再管國家的事體了。令楚賀君之孝——宋國王年紀小，太后管着國家的事體；太后是信用大尹的，叫楚國去稱贊宋國王能夠孝順太后，是勸他不要奪太后的權，依舊信用大尹的意思。

（六）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宋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考 蘇秦——蘇秦，是洛陽軒里地方人，有口才，做說客的。 魏太子——魏太子，是說魏惠王的太子，名申的。 自將過宋外黃——是說自己帶了兵去打齊國，走過宋國的外黃地方；外黃，在如今河南杞縣東北西。 徐子——徐子，是人名，是宋國人。 莒——莒，是國名，便是如今山東的莒縣。 與齊人戰而死——魏國和齊國打仗，齊兵打敗魏兵在馬陵地方，捉住魏將龐涓，殺死魏太子申。

註 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是說依仗；重，是說勢力。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是說宋國仗着楚國的勢力，去和齊國講和。 不如與之——不如與之，是說不如與他講和的意思。 萬世無魏——魏國不能打勝仗，那太子申便死了，魏國便絕了後代；所以說萬世無魏。 欲滿其意者衆——是說魏國的兵士，要想靠着打仗去得好處，滿他平日所想望的人，是很多的。 與北同——北，是說打敗仗；是說和打敗仗的罪名一樣大。 卒不得魏——卒，是到底的意思；卒不得魏，是說到底不能夠保住魏國。

（七）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䳆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者，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考 宋康王——康字是多出來的，應該稱宋王；宋王名偃。　滕——滕，是國名，姓姬，周文王的兒子名叔繡的封在這地方。如今山東滕縣西南面，有一座古滕城。　薛——薛，是國名，姓任，黃帝的子孫名奚仲的封在這地方。如今山東滕縣南面有一座薛城。　反為禍——周赧王二十九年，齊國和楚魏二國殺死宋王名偃的，把宋國地方分做三塊，每一國拿一塊，宋國便滅亡了。

註 雀生䳆——䳆，是小雁。　城之陬——牆的角，城的角，都稱陬。　史占——史，是說太史官；占，是問卦。古時候太史官，專管問卦問吉凶的事體。　無顏之冠——顏，便是面；無顏之冠，是說小帽子，蓋不住額角的。　剖鍥——剖，是說破開來；鍥，是說拿刀雕刻，也是斷絕的意思。　遂得

而死——是說被齊國捉去，遂死在齊國。

(八)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白璧一；衞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衞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察也。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衞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衞，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考 太子顏——顏，是智伯太子的名字；智伯很歡喜太子顏，給他官做。

註 野馬——野馬，是說騊駼這一類的。　白璧——外面邊圓的，裏面方的玉，稱做璧。

故——是說必定有別的事故，是說他要想去攻打衞國。

（九）秦攻衞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衞所以爲衞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衞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衞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衞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衞；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衞君也。

考 蒲——蒲，是地名，是衞國的地方；便是如今直隸的長垣縣。胡衍——胡衍，是人名，衞國人。樗里疾——樗里，是姓，疾，是名。

【註】衛必折於魏——衛國自己知道失去了蒲的地方，一定要自己到魏國去求救的，秦王亦將觀公之事——是說去攻打蒲是爲魏國不是爲秦國秦王也是知道的。效——效，是拿到的意思。

（十）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考】梧下先生——稱年紀大的人稱先生，家裏有一株大梧桐樹，便拿梧下做了自己的別名，自稱梧下先生，好似柳下惠一般的。

【註】不脩之日久矣——脩，是敬重的意思；是說秦國和魏國雖是彼此來往着，但是不敬重的

心思已經長久了，所以秦國出兵，不知道他去攻打何國，許他是來打魏國的。 至郭門而反——說是去見魏王，不是爲魏國的事體，偶然想起，便回來告訴。

（一）衞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考 嗣君——嗣君，是衞平侯的兒子，便是孝襄侯，嗣君五年，貶號稱君。 富術殷順且——富術，殷是兩個姓；術是名字，順且也是名字，都是衞國的臣子。 緤錯挐薄——緤錯是人名。挐薄也，是人名。這兩人，是嗣君得寵的臣子。 公孫氏——公孫氏，便是說嗣君，是衞鬈的孫子，所以稱公孫氏。 公期——公期，是人名，是嗣君的兒子。

註　勿益損也——是說照着我的話去說，不要多說，也不要少說；益，是多，損，是少。　食高麗——食，是說用；麗，是說美。是說他用的東西，是要高貴好看的，是不講德氣的。

（十二）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考　左氏——左氏，是地名，是衛國的地方。

註　胥靡——是說有罪的人，罰他去造城的。　治無小亂無大——是說倘然不及管小的事體，便要鬧成大亂。　三百之城——是說有三百家人家的一座城池。

（十三）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

者，蚤晚之時失也。

【註】拊驂無答服——都是說愛惜馬的意思。拊，是撫惜的意思；拉車的馬在兩傍的稱做驂，在中間的稱做服，拿鞭子打稱做笞。

新式標點白話考註 **戰國策**

許嘯天點註

中山策

（一）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幷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考 中山——中山，是國名，姓姬，是白狄的別一種人。在如今直隸定縣地方，是春秋時候鮮虞的地方。周赧王二十年，被趙國滅去。 魏文侯——魏文侯，是魏桓子的孫子，名斯的。 常莊談——常莊，是姓；談，是名。是襄子的臣子。 趙襄子——趙襄子，名無恤。 公子傾——公子傾，是魏君的女兒。

註 欲殘中山——殘，是滅去的意思；欲殘中山，是說要滅去中山。 必無趙矣——是說魏國

併吞了中山以後，一定還要來滅去趙國了。

（二）犀首立五王，而中山特後。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其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

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注】犀首——犀首，犀首是人名；疑心便是公孫衍。立五王——是說立五個國度，叫稱五王。五王，是說齊國趙國魏國燕國中山。張登——張登，張登是人名，是中山的臣子。田嬰——田嬰，田嬰便是薛公，號稱靖郭君。張丑——張丑，張丑是人名，是齊國的臣子。負海——負海，是說齊國齊國地

方是靠近海的，所以說負海。五國裏面，齊國不願和他們一塊兒稱王。

【註】以廢其王——是說去攻打中山，滅去他，使他不得稱王。　雖益廢王猶且聽也——是說雖有禍事再加在廢王身上，那廢王還是肯聽號令的。　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是親近的意思；必爲趙魏不敢稱王，却去親近趙國魏國。　是君爲趙魏驅羊也——是說和趙國魏國去打中山，中山怕自己國度滅亡，一定要聽令於趙國魏國，是好似替趙國魏國趕着羊，叫他去吃羊。　爲君難其王——是說因爲國君不願和中山一塊兒稱王，所以害怕了，廢去了王號，去侍奉齊王。　難信以爲利——是說不可輕信人的說話，以爲自己的便利。

(三)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

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
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
『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
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
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
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
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
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
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
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

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注】平邑——平邑，是地名，便是如今直隸南樂縣東北面的平邑舊城。　藍諸君——藍諸君，是中山的宰相。

【考】強敵——強敵，是說叫敵人強盛起來。　怒絕之——是說和中山斷絕來往。　何在其所以存之矣——是說拿這個話去勸齊王，齊王一定肯聽的，但是適足以廢去他的國王罷了，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利益呢？　因言告燕趙而無往——是說拿齊王的說話去告訴他，却不到齊國去。　以積厚於燕趙——不到齊國去，所以說是積厚於燕趙。

（四）司馬憙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

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考 司馬憙公孫衍——司馬，公孫，是兩人的姓；憙，弘，是兩人的名字都是中山的臣子。

註 陰知之——是說知道他是靠着趙國去求得宰相的。 參乘——參，便是驂字；拉車的馬在兩傍的，稱做驂。 行吾知之——司馬憙先自己承認，所以國王相信他誠實，說公孫弘是不誠實。

（五）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

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考註　陰簡——陰簡，是一個女人的名字，是中山國王的美人。難之——難之是說厭惡他。取使——取，是說任用；使，是說趙國差遣來的人。

（六）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

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言無請也。

考 陰姬——陰姬，陰姬便是陰簡，是中山國王宮中的美人。 江姬——江姬，江姬是姓江，也是中山國王宮中的美人。 陰姬公——陰姬公，是說陰姬的父親；古人稱父親都稱公的。

註 有土子民——子，是說歡喜他，和自己兒子一般；是說事體成功了，便能夠封得土地，管教着百姓。 何不見臣——是怪他不來和自己商量。 商敵爲資——商，是說比較的意思；是說要看趙國的地勢百姓和他的君臣，和他比較，纔可以得趙國的幫助。 力言不能及也——力言，是說竭力說話，是說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意思。 准頞權衡——准，是鼻子；頞，是鼻梁。權，是兩面的頰骨；衡，是說眉心。 犀角偃月——犀角，是說頭骨，偃月，是說額骨。 鄰國不與也——讀沒有請后的規矩，鄰國一定要責備他不和他來往。

（七）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考 主父——主父，是說趙武靈王。 李疵——李疵，是人名，是趙國的臣子。

註 恐後天下——是說恐怕別國先去攻打他，自己落在人後。

（八）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抑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註 司馬子期——司馬，是姓；子期，是名，是中山國人，後來做楚國的官。 楚王——楚王，便是楚昭王。

註 其於當厄——厄，是說國家在不太平的時候；是說去救濟他在不太平的時候。 其於傷心——是說傷人的心，雖是很小的事體，人也是要怨恨的。

（九）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

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考 樂羊——樂羊，樂羊是人名，是魏國的戰將。

註 明害父以求法——樂羊吃兒子的肉；雖缺了做父親的道理，但祇求保全軍法。

（十）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有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

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有信，一心

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閒，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

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而伏受重誅而死，爲不忍軍辱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昭王——昭王，名稷。 王陵——王陵，是人名，是秦國的戰將。 東徙——徙，便是搬動；東

徙，是說東面搬到陳國去。楚王——楚王，是說楚頃襄王名橫的。畏而釋之——是說趙國怕害了，投降了，便饒放了他。王齕——王齕，是人名，是秦國的戰將。趙王——趙王，是說趙孝成王名丹的。

【註】尅——尅，是說打勝仗。餔——拿食物去給人吃，稱做餔。餽——送人吃的東西，稱做餽。靡——靡，是說費用。勠力——勠力，是說勉強用力。逐——逐，是說走去。五校大夫——是說五次在軍營裏做事體。亡五校——是說失去了營校的部分。漂鹵——大的藤牌，稱做鹵；漂，是在水面上浮着。十七八——十七八，是說十成裏有七八成。多倍城邑——倍，是加添的意思。左傳裏有一句：「焉用亡鄭以倍鄰？」發梁焚舟以專民——發，是拆去的意思；梁，便是橋。發梁焚舟以專民，是說出去打仗的時候，拆去橋梁，燒去船，斷絕他回家去的路，叫兵士們專心向前去打仗。死不旋踵——脚後跟，稱做踵；旋踵，是說脚跟向後一轉。死不旋踵，是說死得快，還不到脚跟一轉的時候。推體——把個身體去交給他，稱做推體。夫勝一臣之嚴焉——嚴，是說威嚴；是說不能夠為白起受委屈，要拿打勝的勢力去壓服人。還不如聽了白起的說話去壓服天下人，這個威嚴比較的來得大呢。

附刊 戰國策音註一覽表

東周

章	字	音註
一	率	音律
	夫	音扶下同
	將	去聲
	葉	音攝
	爲	去聲下同
	醯	音傳同醯
	甀	音縋
	稱	去聲
	數	入聲
二	羈	同羇
	爲	去聲同下
	圭	同珪
	中	通仲
三	爲	去聲下同
	趣	入聲
四	下	去聲下同
	見	音現
	令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五	種	平聲下同
	相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許	鮑本作葉
六	惡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强	上聲
七	粻	音張
	爲	去聲

八　最音聚　相去聲

九　相去聲下同　見音現　好去聲　說通悅　彊同強

十　少去聲

十一　爲去聲　予同與　長上聲　東當作西　大同太

十二　王去聲　知同智下　爲去聲

十三　相去聲下同　夫音扶

十四　爲去聲

十五　相去聲　視通示

十六　爲去聲　去上聲　行去聲

十七　復去聲　予上聲

十九　爲（去聲）　知（智）　相（去聲下同）　廧（通嗇）

二十　相（去聲下同）　爲（去聲）　聚（聚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　已（通以）

二十一　他（音駝）　予（上聲）　間（去聲）　遺（去聲）

二十二　惡（去聲下同）　爲（去聲）

二十三　豎（韓策作堅）　與（去聲下同）　道（去聲）　使（去聲）

西周

一　爲（去聲）　葉（音攝）　夫（音扶）　更（平聲）

二　將（去聲）　爲（去聲）　復（去聲下同）

三　樛（音樞）　乘（去聲下同）　厹（音求）　遺（去聲）　鍾（通鐘）　號（平聲）

四　爲（去聲下同）　見（音現）　相（去聲）　中（通仲）　罷（平聲）　使（去聲下同）

頁	音註
六	善去聲　射入聲　中去聲下同　夫音扶
七	爲去聲　屬音燭　將去聲
八	惡去聲下同
九	爲去聲　屬同囑
十	爲去聲
十一	樂音洛　爲去聲下同　見音現　好去聲　樂音洛
十三	爲去聲　罷平聲下同
十五	知智
十六	爲去聲
十七	相去聲下同　惡去聲下同

秦一

一

相 去聲
劓 音義
朞 音姬
蒞 音利同蒞
說 去聲
更 平聲
夫 音扶

二

說 去聲
貉 音鶴
肴 同殽
乘 去聲
禽 同擒
共 平聲
伯 去聲同霸
惡 平聲
從 平聲同縱
飭 同飾
勝 平聲
伯 去聲
章 同彰
夫 音扶
乘 去聲
詘 同屈
惛 同昏
上 上聲
贏 音盈一作贏
幐 音騰
蹻 音腳通作屩
犂 同黧
絍 同紝
爲 去聲
相 去聲
說 同悅
燕 平聲
純 音豚
溢 同鎰
從 縱聲
熿 同煌
掘 通窟
棬 音圈
撙 音尊
虵 同蛇

三

夫 音扶
使 去聲
泠 音靈
惡 去聲下同

四

燕 平聲下同
質 鑕
衽 音任
裼 音錫
斷 去聲
比 去聲

夫 音扶
囷 音菌
伯 去聲
王 去聲
乘 去聲
朝 音潮

帥 入聲同率
治 平聲
暴 入聲
潞 音路
呼 通虖
池 音駝通沱

從 縱聲
夫 平聲
復 去聲
帥 入聲下同
將 去聲
淇 音其

洹 音袁
禽 擒下同
數 上聲

五

予 上聲
反 返下同

六

桉 同按
夫 音扶下同
辟 僻下同
長 上聲下同
朝 音潮
王 去聲

易 去聲
西 一作四
更 平聲
相 去聲

七

爲 去聲
相 去聲下同

九

復 去聲
乘 去聲
罷 平聲

十

為 去聲　說 去聲　郭 古文與虢通　夫 音扶　遺 去聲下同　惡 去聲下同

善 去聲

十一

復 去聲　為 去聲　不 上聲通否　誂 音窕下同　長 上聲下同　少 去聲下同

和 去聲　相 去聲　不 否　夫 音扶　孰 通熟

秦二

一

為 去聲　說 通悅下同　朝 音潮下同　夫 音扶　使 去聲　重 平聲

反 返　從 縱

二

為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四

復 去聲　使 去聲　遺 去聲

六

闚 窺　倍 通背　將 去聲　反 返　稽 上聲　費 音祕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走 去聲　夫 音扶　適 音翅通啻史記作持　爲 去聲　在 新序作讒

復 去聲

皷 鼓　上 上聲　將 去聲　相 去聲　下 去聲

畔 叛　御 禦下同

使 去聲下同　數 入聲　需 懦

夫 音扶下同　說 去聲　易 去聲　相 去聲下同　處 上聲

相 去聲下同　見 音現　焉 音煙下同

相 去聲　惡 去聲

陘 音形　質 去聲　他 平聲　倍 通背　使 去聲　爲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行 去聲　罷 平聲　癰 音邕閒癰　反 返

十六　爲去聲　說去聲

秦三

一　爲去聲　相去聲　復去聲

二　乘去聲下同　長上聲　朝音潮　伯去聲　燕平聲下同　相去聲

王去聲　卒音猝

三　說去聲　夫音扶

四　復去聲

五　爲去聲

六　縣懸　阿平聲　甄音絹同鄄　薄音博　復去聲

七　睪睪亦作臯臯桑睪音亦睪音高同臯當是睪字之譌　爲去聲下同　相去聲

八

正 通政
治 平聲
惡 去聲
諶 音砧
質 鑕
要 腰

舍 捨
復 去聲
上 上聲
說 通悅

九

屏 上聲
唯 上聲下同
閭 去聲
復 去聲
父 上聲下同
與 通以

厲 癘下同
被 彼下同
伯 去聲
奔 同賁
服 與匍匐通
行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慁 混去聲
乘 去聲
綺 去聲
王 去聲
爲 去聲

將 去聲
辟 闢
膚 通扶
罷 平聲
齎 音躋
舍 捨

繆 同謬
處 上聲
彊 強
曰 雖復言
罣 宜作臯
大 去聲

行 音杭
下 去聲
焉 音堙下同
華 去聲
使 去聲下同
斷 去聲

善 去聲
縣 懸
朝 音潮

十

與 平聲
少 去聲
籍 通藉下同
爲 去聲
相 去聲
善 去聲

使 去聲下同　竟 境

十一　經 音形　樂 音洛下同　爲 去聲

十二　臟 音昔　賈 音古下同

十三　從 縱　相 去聲　予 上聲下同　從 去聲

十四　禽 擒下同　王 去聲　爲 去聲　邵 召　樂 音洛　燕 平聲

亡 通無

十五　相 去聲　將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十六　下 去聲　毋 通無　相 去聲

十七　鬲 音歷　涂 塗　燕 平聲下同　相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知 智

與 平聲　樂 入聲　復 去聲下同　毋 通無下同　爲 去聲　禽 擒

一　二　四　五

將去聲　行去聲　伯去聲　離罹　解懈　間去聲

難去聲　章通彰　適通敵　噭音皎　從縱　說去聲

扠通創　辟闢　句勾　棓同棒　信通伸　詘屈

反返　下去聲　行音杭　說通悅下同　彊上聲　朝音潮

惡去聲　使去聲　質去聲

秦四

說去聲　使去聲下同

呡音抆　為去聲

帥入聲下同　行音杭　易去聲

倍通背　使去聲　說去聲

六

見 去聲
郎 與則通
不 否
悖 與勃通
爲 去聲
與 平聲
將 去聲
相 去聲
燕 平聲

七

將 去聲
使 去聲
說 去聲
要 腰下同
燕 平聲下同
屬 音燭
易 去聲
從 去聲
禽 擒
毚 音讒
重 平聲
刳 音枯
銍 音窒
相 去聲
葆 通寶

八

爲 去聲
說 去聲下同
厭 壓
朝 音潮
莫 暮
帥 入聲

銚 音遙
暴 入聲
乘 去聲
聽 平聲
從 縱
王 去聲
朝 音潮
善 去聲下同
乘 去聲下同
從 縱
復 去聲
伯 去聲
鮮 上聲
爲 去聲
度 入聲
躍 音逖
暴 入聲
惡 平聲
反 返
夫 音扶
詘 屈
乘 去聲下同
國 當作困
質 與贄通下同
掫 音陬
夫 音扶

秦五

一

易 去聲　伯 去聲　爲 去聲　鮮 上聲　行 音杭　句 勾

禽 擒　朝 音潮　復 去聲

二

爲 去聲　說 去聲

三

相 去聲下同

四

訾 古伍字見管子七臣七主篇注　質 去聲　還 旋　爲 去聲　見 去聲

彊 強

五

賈 音古　質 去聲下同　處 上聲　屩 音脚　說 去聲　倍 通背下同

爲 去聲　畔 叛　知 智　少 去聲　間 去聲　桀 傑

反 返　使 去聲　相 去聲下同

六

燕 平聲下同　質 去聲下同　相 去聲　少 去聲　夫 平聲　櫜 音高史記作槖

墮 同隳　與 平聲　乘 去聲　爲 去聲　見 去聲　與 歟

相 去聲　說 去聲　爲 去聲　將 去聲　遠 去聲　說 通悅

七

惡 去聲下同　從 縱　少 去聲　笔 同筆　長 上聲　勞 去聲

數 上聲　捭 音擺　匕 音比　繓 音撮　栖 音闘　趣 同趨

使 去聲　乘 去聲　衣 去聲　說 通悅　燕 平聲　厲 通勵

八

復 去聲下同　焉 音煙下同　將 去聲　讎 同售　王 去聲　賈 音古

伯 去聲　相 去聲　朝 音潮

齊一

一

爲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二
不 否　說 去聲　惡 去聲　夫 音扶

三
旡 同無　反 返　亡 通無　夫 音扶

四
數 入聲

五
說 通悅　長 上聽　善 去聲　見 音現下同　夫 音扶　倍 通背
惡 去聲　少 去聲　爲 去聲　衣 去聲　相 去聲　樂 音洛
難 去聲

六
難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七
難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使 去聲　朝 音潮　諔 音椒　嗞 音玆
知 智

八
相 去聲　將 去聲　說 通悅　爲 去聲　說 去聲

九

將 去聲　禽 擒　罷 平聲下同　鍇 音轄　宛 與苑通

十

相 去聲　爲 去聲　善 去聲　反 返

十一

脩 通修　昳 當作佚與逸同　復 去聲　孰 通熟　寢 古寝字　朝 音潮下同

善 去聲　上 上聲　間 去聲　期 朞　燕 平聲

十三

將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數 入聲　復 去聲　更 平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十四

爲 去聲　見 去聲

十五

燕 平聲下同　罷 平聲　爲 去聲　曾 音層下同　伯 去聲　乾 音干

不 否　復 去聲　難 去聲

十六

爲 去聲　從 縱　說 去聲　解 去聲　倍 通背下同　度 入聲

以 通已　踰 通踰　夫 音扶下同　父 音甫　恫 音洞　揭 音喝

十七

爲 去聲　說 去聲　樂 音洛　夫 音扶　從 縱　比 去聲

番 音婆又音盤　取 娶　朝 音潮

齊二

一　聽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使 去聲

二　惡 去聲　爲 去聲　乘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罷 平聲

三　相 去聲　値 通直　爲 去聲　壃 彊

四　爲 去聲　將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相 去聲

五　從 縱　倍 通背下同

六　難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爲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罷 平聲下同

七　燕 平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罋 同甕　燋 同焦　爲 去聲

齊三

一　質去聲下同　爲去聲下同　惡去聲下同　說去聲下同　去去聲　倍通背　夫音扶下同　剬音端　爲如字

二　珥音耳

三　見音現

四　爲去聲下同　使去聲　復去聲　說去聲

五　長上聲　爲去聲

六　讌音宴　湔音贊與濽同　瞀音茂　軼古與轍通　乘去聲下同　相去聲　臀臀元作臋字書無之　爲去聲下同　卒猝

七　旡同無　倍通背

八

獮 當作獮音彌　銚 音遙　鍔 音萼　舍 捨

九

直 值　相 去聲　桀 傑　重 平聲

十

見 音現下同　比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葫 一本作胡　睪 音亦　父 音甫

郄 同郤　復 去聲

十一

盧 攎　逡 皴　罷 平聲　父 音甫下同

齊四

一

諼 史記作驩別作諼　屬 音燭　好 去聲下同　食 去聲　鋏 音頰

復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惡 去聲　會 音繪　責 同債下　夫 音扶

懧 同懦　反 同返下　賈 音古　綦 音姬　窟 音闊　予 上聲

相 去聲下同　乘 去聲　使 去聲下同　賫 同齎　樂 音洛

二

從縱下同　乘去聲下同　見音現　好去聲下同　王去聲　使去聲下同
洿音烏

三

好去聲下同　爲去聲　乘去聲　衣去聲　牆通作嬙

四

復去聲　反返　亡通無

五

見去聲　斶音觸一本作歜　夫音扶　曾音層　乘去聲　鍾鐘
簏音巨卽簴字　處上聲　知智　與平聲下同　行去聲　据通倨
樂音洛　亟去聲　焉音煙　虞通娛

六

造去聲　見音現　好去聲下同　使去聲　復去聲　焉音煙
說通悅下同　間去聲　大去聲　夫音扶　抎同隕　俊一本作逡
穀音斛　便平聲下同　與音避下同

七

使 去聲
說 通悅
舍 捨
食 去聲下同
衣 去聲
葉 讀爲攝

養 去聲
朝 音潮上同
王 去聲
於 讀如烏

八

議 通義
訾 通資
養 去聲

九

連 通漣
夫 音扶
易 去聲下同

十

燕 平聲下同
見 音現
卒 猝
爲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倍 通背

儐 通擯
間 去聲

齊五

一

說 去聲
閔 通湣
先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遠 去聲
率 同帥

長 上聲
倍 通背
劌 音貴
銛 音纖
遡 通愬
鶩 音務

好 去聲下同
罷 平聲下同
伯 去聲
爲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適 通敵

伯 去聲
王 去聲
稸 同畜
先 去聲
賁 音奔
而 與能同

質 去聲下同
彊 強
相 去聲下同
共 供
樂 音洛下同
鈞 通均

鐶 音旋
襜 蚩占切
將 去聲下同
行 音杭
乘 去聲下同
比 去聲下同

鵠 音谷
便 平聲
射 入聲
中 去聲下同
少 去聲
惡 去聲

禽 擒同下
朝 音潮下同
竟 同境
斿 音由
旟 音兪
舍 捨

以 通已

齊六

一

斮 音捉
燕 平聲下同
將 去聲下同
乘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走 去聲下同

數 上聲
夫 平聲
雨 去聲下同
坼 音策
女 汝同下

二

燕 平聲下同
下 去聲下同
將 去聲下同
射 入聲
遺 去聲
知 智同下

倍 通背
弃 棄下同
信 通伸
乘 去聲
[illegible] 禍
北 即背字史記作外

以 通已
說 去聲
傚 同效
惡 去聲
射 入聲
中 去聲

行 去聲下同
伯 去聲
喪 去聲下同
陳 陣
禽 擒下同
朝 音潮

信 通伸
到 倒
韣 音蜀

三

燕 平聲下同
相 去聲
衣 去聲下同
惡 去聲
女 汝下同
食 去聲

稱 去聲
善 去聲
行 去聲
復 去聲
見 音現
朝 音潮

勞 去聲

四

惡 去聲
朝 音潮
攫 音瞿
腓 音肥
語 去聲下同
燕 平聲下同

將 去聲
使 去聲下同
反 返
夫 音扶
乘 去聲
別 入聲

相 去聲下同
稽 上聲
惡 平聲下同
父 上聲
禽 擒
王 去聲

五

下 去聲下同　乘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上 上聲　脩 修　拄 音主

能 讀如泥　丘 讀如谿古音叶　賁 音匱　丈 杖　插 與鍤同又作臿　虞 娛

六

灑 音纚　樂 音洛　循 一作脩　枹 音浮

盼 去聲　粮 同糧　說 通悅　復 去聲下同

七

庸 傭　敫 音皎　衣 去聲　食 去聲　使 去聲　遺 去聲

知 智　而 通能　不 否　善 去聲　相 去聲　朝 音潮

脩 修

八

朝 平聲　爲 去聲下同　反 返　爲 如字　見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舍 捨　內 納　共 平聲　邪 同耶下

楚一

一

難 去聲
爲 去聲
乘 去聲

二

惡 去聲下同
營 熒下同
夫 音扶
吕 通已
好 去聲下同
難 去聲下同

三

長 上聲
爲 去聲
走 去聲下同

五

難 去聲
夫 音扶

六

惡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夫 音扶

七

惡 去聲下同
難 去聲
見 去聲

八

惡 去聲
比 去聲
好 去聲下同
近 去聲
遠 去聲

九

說 去聲
爲 去聲
從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見 音現下同
間 去聲

乘 去聲下同
蜆 音倪
兕 音祀
嗥 音豪
蹕 音辟
射 入聲

殪 音翳
旃 音氈
樂 音洛下同
行 音杭
說 通悅
善 去聲

十
爲 去聲
使 去聲
相 去聲

十一
爲 去聲
說 通悅
如 通而

十二
說 去聲
反 坂
說 通悅
爲 去聲
乘 去聲

十三
爲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予 上聲下同
善 去聲

十四
說 去聲
予 上聲下同
乘 去聲下同
善 去聲

十五
相 去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好 去聲
難 去聲
以 通已
少 去聲
長 上聲

十六
爲 去聲
從 縱下同
說 去聲
乘 去聲
騎 去聲
王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朝 音潮
下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他 通馳
卒 猝
薄 音泊

十七

爲 去聲　從 縱　說 去聲　賁 音奔　乘 去聲下同　騎 去聲

難 去聲　樂 音洛　將 去聲　知 智　夫 音扶下同　行 去聲

卒 猝　下 去聲下同　已 通以　陳 陣　易 去聲下同　難 去聲

匈 胸　相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質 去聲下同　使 去聲下同　從 去聲

十八

相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說 通悅　乘 去聲　見 音現

十九

脰 音豆　朝 音潮　葉 讀如攝　揜 掩　㠯 古以字　鄉 去聲

捽 音卒　屬 音燭下同　被 披　上 上聲　暴 入聲　瀕 音頻

奉 捧　乘 去聲下同　塞 去聲　舍 捨　反 返　弃 棄

焉 音煙　好 去聲下同　要 腰　馮 憑　惡 去聲

楚二

一

相 去聲下同
爲 去聲下同
好 去聲

二

質 去聲

三

爲 去聲下同
將 去聲
惡 去聲下同
罷 平聲
燕 平聲

四

爲 去聲
褎 袖
內 納
虞 娛
樂 音洛
說 去聲

五

知 智
要 平聲下同
難 去聲

六

爲 去聲
行 去聲
倍 通背

七

質 去聲
予 上聲下同
爲 去聲
使 去聲下同
乘 去聲下同
朝 音潮
見 音現下同
反 返
復 去聲下同
怫 音費
見 如字
使 如字
道 去聲

八

復 去聲

楚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去聲	見 音現	乘 去聲	爲 去聲	爲 去聲	爲 去聲下同	善 去聲下同	惡 去聲	爲 去聲
惡 去聲	曾 音層	相 去聲	見 音現	善 去聲下同	惡 去聲	說 通悅	善 去聲下同	舍 捨下同
爲 去聲下同			褏 袖		善 去聲		說 去聲	知 智
易 去聲下同			說 通悅		爲 如字		目 古以字	罔 網下同
夫 音扶			好 去聲					數 入聲

十

善 去聲
衣 去聲
相 去聲
乘 去聲
難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楚四

一

從 縱
朝 音潮
夫 音扶下同
詘 同屈
信 通伸
知 智

目 古以字
嚂 同贓

二

遺 去聲
說 通悅下同
褏 袖
好 去聲
惡 去聲下同
見 去聲下同

剸 音義

三

知 智

四

從 去聲下同
祅 通妖
辟 避
菟 與兔同
夫 音扶下同
俛 同俯

蝱 音萌
飴 音移
爲 去聲
噣 同啄
醎 同鹹
倏 音叔

鰋 應作鱓
蔆 同菱
衡 同荇
犇 應作譐
繒 通作矰
繳 讀如灼

剴 音檻　皤 同潛　抎 同隕　飯 上聲

五

說 去聲　爲 去聲

六

善 去聲下同　乘 去聲　下 去聲

七

難 去聲　質 去聲

八

說 去聲

九

說 去聲下同　㠯 古以字　鄗 通鎬　王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少 去聲

姧 同姦　長 上聲　適 通嫡　竟 境　反 返　帥 入聲

射 入聲下同　中 去聲　縣 懸

十

從 縱　將 去聲下同　少 去聲　好 去聲　爲 去聲　下 去聲下同

間 去聲

十一

說 通悅　復 去聲　讖 同讒　爲 去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上 上聲下同

大 去聲　行 音杭　申 同伸　湛 同沉　胕 音腐　漉 音祿

樂 讀如洛　下 去聲　羃 音覓　俛 同俯　沈 沉　湔 音薦

十二

使 去聲　間 去聲　說 去聲　相 去聲下同　長 上聲　政 正

少 去聲　將 去聲　劗 音衘　復 去聲　輭 欶　善 去聲

使 如字　嫪 音澇　毐 音譪

十三

爲 去聲　邵 同召　燕 平聲下同　道 去聲下同　迺 同乃　夫 音扶下同

鄉 去聲

趙一

一

知 智　郄 音隙　夫 音扶下同　難 去聲　鼃 同蛙　如 通而

爲 去聲　解 懈　使 去聲

二

知 智　帥 入聲下同　行 讀如杭　規 同規　夫 音扶下同　好 去聲

鄉 去聲　難 去聲　使 去聲　說 通悅　與 去聲　治 平聲下同

脩 修　騎 去聲　廬 同牖　案 按　楛 音戶　箘 音窘

簬 音路同簬　以 通已　下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麁 麤　朝 音潮

說 去聲　更 平聲下同　禽 擒

三

伯 去聲　相 去聲　僇 同戮　燕 平聲　知 智　孰 熟

長 上聲　少 去聲

四

行 讀如杭　說 通悅　知 智　飲 去聲　爲 去聲　扞 通銲

爲 去聲　厲 癘　善 去聲　易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數 上聲

舍捨下同 以通已 故通固 使去聲

五 罷平聲下同

六 燕平聲

八 說去聲 罷平聲 縢同縢 重平聲 見平聲 道去聲
見音現 復去聲下同 父音甫 規同規

九 爲去聲 上上聲 說去聲下同 行去聲 惡去聲 質去聲
夫音扶 燕平聲下同 彊強

十一 行音杭 ⿰黃垂字書無此字一作黈 知智 爲去聲 內納下同
才通裁 使去聲 夫音扶下同 俛同俯

十二 爲去聲 使去聲下同 反返 長上聲 夫音扶下同 規同規

故 通固　鈷 當作銛通纖

十三　爲 去聲

十四　相 去聲　惡 去聲下同　善 去聲

十五　構 構或作搆與講通

十六　被 披　夫 音扶

十七　燕 平聲下同　知 智　罷 平聲　闚 窺　惡 去聲　復 去聲

爲 去聲　使 去聲

趙二

一　燕 平聲下同　從 縱下同　說 去聲　相 去聲　行 去聲　爲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屏 上聲下同　伯 去聲下同　禽 擒　朝 音潮　乘 去聲下同

騎 去聲
中 去聲
夫 如字
分 去聲
王 去聲
卒 猝

與 去聲
揭 通喝
儐 通擯
將 去聲
相 去聲
伯 去聲

少 去聲
純 讀如屯

二

行 去聲
知 智
惡 去聲
樂 音洛
伯 去聲
王 去聲

從 縱下同
夫 音扶下同
罷 平聲下同
將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戾 通厲

難 去聲
邪 耶下同
惡 平聲

三

爲 去聲
說 去聲
儐 通擯
騎 去聲
辟 僻
悁 音娟

從 縱
夫 音扶下同
歐 通毆
相 去聲
與 去聲
弃 棄

少 去聲
趨 通趣
使 去聲
乘 去聲

四

弟 悌
長 上聲
分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夫 如字
樂 音洛

知 智　毆 通驅　緤 音辟　朝 音潮　叡 音鋭　義 儀

畔 叛　使 去聲　緹 音題　秫 音術　機 椎　燕 平聲

煩 史記無樓煩二字　惡 去聲　稽 上聲　議 史記作義　夫 如字

王 去聲　伯 去聲　姧 同姦　辟 避　易 去聲下同　辟 僻下同

行 去聲下同

五

紹 史記作周紹　道 去聲　遺 去聲　知 智　道 導下同　難 去聲下同

行 去聲下同　少 去聲　倍 通背　行 如字　比 去聲

六

行 去聲下同　稽 上聲

七

易 去聲　朝 音潮　知 智　稽 上聲　俓 徑　辟 闢

趙三

一 相去聲 說通悅 夫音扶下同 匜音移 薄音博下同 焉音煙

二 相去聲下同

三 燕平聲下同

四 部音吾 質聲去 內納 夫音扶 倍通背 易易當作易易與傷同

闕音遏

五 爲去聲 父音甫下同 而一本作不 罷平聲 最讀如聚 相去聲下同

六 從縱下同 爲去聲下同

七 燕平聲 夫音扶 將去聲 罷平聲 易去聲 善去聲

八 夫音扶

九 夫音扶下同 爲去聲 相去聲 焉音煙 長上聲 予上聲下同

節	字	音註
十	見	音現下同
	朝	同潮
	復	去聲下同
	媾	與構講皆通
	罷	平聲
	弃	棄
	難	去聲
	說	通悅
	反	返
	使	去聲
	爲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相	去聲下同
十一	復	去聲
	使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不	否
	邪	同耶
	從	縱
	內	納下同
	使	如字
	后	通後
十二	將	去聲
	間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后	通後下同
	爲	去聲
	弃	棄
	燕	平聲下同
	惡	平聲
	朝	音潮下同
	坼	音策
	斮	音灼
	夫	音扶
	辟	避
	倍	通背
	養	去聲
	飯	上聲
	含	去聲
十三	乘	去聲下同
	說	去聲
	相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芻	音雛
	乘	去聲下同
	易	去聲

爲 去聲
君 君字誤

十四
見 音現
少 去聲
好 去聲下同
說 去聲
行 去聲
斷 去聲

十五
辟 避
說 通悅
爲 去聲
令 平聲
后 通後
戾 通厲

予 上聲
憧 音衝
輢 音倚

十六
煬 音漾

十七
蕢 同蕢
知 智下同
罷 平聲

十八
從 縱下同
惡 去聲
相 去聲
賈 音古
悖 通勃
夫 音扶

賈 價
縣 懸
爲 去聲

十九
𩲡 音介
蹯 音煩

二十
夫 音扶
衡 同横

二十一

說 通悅　復 去聲　使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要 平聲　爲 去聲

趙四

一

爲 去聲　知 智　燕 平聲下同　彊 強

二

屬 音燭　構 通講　說 通悅　爲 去聲　朝 音潮下同　何 通河

不 否　爲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呡 音吻　相 去聲　惡 去聲

從 縱

三

說 去聲下同　善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爲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燕 平聲下同

辟 僻

四

搆 通講　秦 一本作齊　以 通已　爲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復 去聲下同

俛 通勉　倍 通背　賓 通擯　後 宜作復　蚤 早　內 納下同

珉　宜作呢
相　去聲
彊　強
信　鮑本作倍
朝　音潮
桉　通按

五

知　智
復　去聲下同
善　去聲
惡　去聲下同

六

朝　音潮
夫　音扶下同
從　縱下同
座　史記作痤
爲　去聲
復　去聲
遺　去聲
相　去聲下同

七

燕　平聲下同
螢　音熒
將　去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盰　音幹一本作盰
知　智下同
復　去聲
裂　同裂
縣　懸

八

墬　古地字

九

從　縱下同

十

相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十一

爲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十二
- 見　去聲
- 免　俛
- 夫　音扶下同

十三
- 見　音現
- 相　去聲下同
- 便　平聲
- 辟　僻
- 爲　去聲
- 暉　同輝

十四
- 使　去聲
- 難　去聲
- 數　入聲
- 葉　讀如攝
- 昭　同咲
- 嗛　音慊
- 刳　音枯
- 夭　上聲
- 與　去聲

十五
- 反　返下同
- 爲　去聲

十六
- 禽　擒
- 父　音甫
- 相　去聲下同

十七
- 爲　去聲

十八
- 質　去聲下同
- 復　去聲
- 讋　音慴
- 見　音現
- 曾　音層
- 郄　郤
- 强　上聲
- 者　同者
- 少　去聲下同
- 燕　平聲下同
- 爲　去聲
- 反　返
- 奉　俸下同
- 予　上聲
- 乘　去聲

十九

數 入聲　將 去聲下同　惡 去聲　閒 去聲　葱 同蔥　冣 史記作顏聚

魏一

一

知 智　予 上聲下同　任 平聲　厭 饜　憍 同驕　說 通悅

梁 趙策作狠　難 去聲

二

將 去聲　遺 去聲

三

好 去聲　楊 通揚　夫 碔砆

五

比 去聲

六

鍾 一作錯　王 去聲

七

將 去聲　禽 擒　說 通悅　反 返　辟 避　埊 古地字

揀 音董　巴 一作巳　縣 懸　爲 去聲　長 上聲

九
爲（去聲）　從（縱）　說（去聲）　壆（古地字）　郪（音妻）　踈（一作無胥）
卒（猝）　禽（擒）　乘（去聲下同）　千（十字之誤）　騎（去聲）　辟（一本作擘）
使（去聲、）

十
爲（去聲）　說（去聲下同）　壆（古地字）　湊（通輳）　從（縱下同）　走（去聲）
易（去聲）　搤（音厄）　惡（平聲）　惷（通蠢）

十一
質（去聲）　夷（一作干夷）　爲（去聲）

十二
爲（去聲）　壆（古地字）　復（去聲）

十三
爲（去聲）　使（去聲下同）　惡（去聲下同）　乘（去聲下同）　燕（平聲下同）　數（入聲）
使（如字）　倍（通背）　復（去聲）　相（去聲）

十四
惡（去聲）　爲（去聲）　壆（古地字）　說（去聲）

十五　相 去聲　夫 音扶

十六　內 納　復 去聲

十七　爲 去聲　知 智下同

十八　相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十九　相 去聲下同

二十　相 去聲下同　以 通已　坔 古地字

二十一　燕 平聲下同　坔 古地字　革 一本作革疑並爲華字之誤

二十三　坔 古地字　爲 去聲

二十四　燕 平聲　相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乘 去聲　閒 去聲　勞 去聲

二十六　將 去聲下同　相 去聲下同　繻 宜作需　爲 去聲

魏二

一
- 夫 音扶下同
- 易 去聲下同
- 大 同太
- 難 去聲

二
- 見 音現
- 知 智
- 爲 去聲下同
- 胡 通何
- 相 去聲

三
- 爲 去聲下同
- 說 去聲
- 樂 黃氏札記改作操樂
- 爲 如字下同
- 厝 同措

四
- 說 通悅

五
- 爲 去聲
- 罷 平聲
- 易 去聲

六
- 兩 去聲
- 更 平聲下同
- 復 去聲
- 夫 音扶
- 爲 去聲
- 朝 音潮

七
- 爲 去聲
- 壄 古地字
- 昭 音淡
- 賓 擯下同
- 詳 通佯
- 執 熱
- 焉 音煙
- 燕 平聲下同
- 宷 讀如聚
- 扮 音分
- 說 去聲
- 勸 宜作權

八
- 相 去聲下同
- 倍 通背

九　乘去聲

十　將去聲　少去聲　善去聲　禽擒

十一　夫音扶　屬音燭　朝音潮　罷平聲　禽擒　乘去聲　內納　將去聲

十二　質去聲下同　說去聲　長上聲　內納

十三　夫音扶　樹上聲下同　易去聲下同　去上聲下同

十四　相去聲下同　爲去聲　見音現　說去聲　長去聲下同　乘去聲

十五　相去聲下同　爲去聲　說去聲　要腰　夫音扶下同　惡去聲下同　乘去聲　講通構　難去聲　埊古地字　下去聲

十六　爲去聲下同　倍音背下同　內納下同　埊古地字　復去聲下同

十七

質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十八

嗛 音歉　敖 通熬　朝 音潮　遠 去聲　樂 音洛下同　陂 音卑

與 平聲　屬 音燭

魏三

一

夫 音扶　相 去聲下同　使 去聲下同

二

下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懼 音瞿　將 去聲

三

走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燕 平聲下同　數 入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質 去聲　知 智　易 去聲　信 史記作背疑信爲倍字之譌　戴 史記作戰

罷 平聲　從 縱

四

朝 音潮下同　反 同返下　邪 同耶下同　爲 去聲　女 汝　內 同納下

乘 去聲
先 去聲
說 去聲
想 去聲
見 音現

五

華 一本有陽字
夫 音扶下同
邪 同耶

六

說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爲 去聲下同

七

爲 去聲
乘 去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彊 強
燕 平聲下同
燔 音煩

易 去聲
說 通悅

八

好 去聲
行 去聲
或 通惑
夫 音扶下同
易 去聲下同
閼 音曷

與 音余
倍 通背
故 通固
垝 音詭○垝當作延
熒 案當作滎

使 去聲下同
惡 去聲下同
葉 讀如攝
陵 史記無高陵
閒 去聲下同
軍 史記作林鄉

從 縱下同
爲 去聲
魏 史記無魏字
共 平聲
莫 史記作共甯
鄉 去聲

朝 音潮

頁	字	音註
九	朝	音潮
	爲	去聲
十	反	返
	而	通能
	相	去聲下同
	惡	去聲下同
	爲	去聲
	說	去聲

魏四

頁	字	音註
一	虵	蛇
	要	腰
	爲	去聲
	夫	音扶
	勝	平聲
	數	上聲
	稸	同蓄
	比	去聲
	賓	擯
	乘	去聲
四	其	讀如基
	從	縱
六	爲	去聲
八	夫	音扶下同
	爲	去聲
	見	音現
	從	縱
	燕	平聲
九	難	去聲
	復	去聲
	待	一作侍
十	說	去聲
	從	縱

節	音註
十一	相（去聲下同）
十二	養（去聲）　爲（去聲）
十三	與（去聲）　惡（去聲）　强（上聲）　說（去聲）　質（去聲）
十四	構（通講）　夫（音扶下同）
十五	易（去聲）
十六	反（返）　見（音現）　王（去聲）　信（通伸）　數（入聲）
十七	爲（去聲）　夫（音扶）
十九	爲（去聲下同）
二十	說（去聲）　見（音現）　數（入聲）　筴（同策）　夫（音扶）　乘（去聲下同）
	復（去聲）

二十一　卒 猝

二十二　下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道 導　夫 音扶　是 疑作因字　倍 通背下同

　　　　與 預　辟 避

二十三　下 去聲　爲 去聲下同　辟 同闢　摯 音至

二十四　易 去聲下同　嫪 音勞　故 通同　毐 音藹　舍 捨

二十五　說 通悅　使 去聲　長 上聲　錯 通措　與 平聲　夫 音扶下同

　　　　要 平聲

韓一

三　中 去聲　夫 音扶　說 通悅下同

四　從 去聲　亡 通無　辟 避

五

爲 去聲下同
楚 當作趙下同
從 縱
說 去聲
鞮 音低
鍪 音謀
吷 音伐
芮 音汭
夫 音扶下同

六

爲 去聲
說 去聲
藿 音霍
徼 音叫
鄣 同障
見 同現
乘 去聲
騎 去聲
摯 史記作贄
跿 音徒
跔 音拘
勝 平聲下同
趹 音決
數 上聲
夫 音扶下同
賁 讀如奔
從 縱
比 去聲
註 音卦
下 去聲
說 通悅
使 去聲

七

摎 音鳩

八

相 去聲下同

九

相 去聲

十

爲 去聲

十一 從（縱） 長（上聲） 爲（去聲） 見（音現）

十二 彊（強） 泠（音靈） 乘（去聲）

十三 使（去聲）

十四 爲（去聲） 惡（去聲）

十五 倍（通背） 爲（去聲） 說（通悅）

十六 鄉（去聲） 行（音杭） 說（通悅下同） 夫（音扶下同） 以（通已）

十七 率（音律） 好（去聲下同） 行（去聲）

十八 復（去聲下同） 爲（去聲） 辟（避） 反（返）

十九 善（去聲下同） 難（去聲） 復（去聲） 爲（去聲）

二十 相（去聲） 與（去聲下同） 爲（去聲） 視（同示）

二十一	燕 去聲下同	勝 平聲	夫 音扶下同			
二十二	彊 通疆	擊 本作繫	爲 去聲下同	胥 古胥字	反 返下同	使 去聲下同
	見 音現					
二十三	今 宜作昔	灑 史記作罷	倍 通背	予 上聲		
二十四	數 入聲	反 返下同	明 鮑本作朋	畔 叛		

韓二

一	使 去聲下同	下 去聲下同	行 平聲	夫 音扶	知 智	復 去聲
	朝 音潮					
二	冷 音靈	爲 去聲	不 否	道 去聲	易 去聲	惡 去聲
三	爲 去聲	復 去聲	反 返	夫 音扶	惡 去聲	乘 去聲

質 去聲

四　夫 音扶　說 去聲　爲 去聲

五　說 去聲　知 智　廣 疑作德

六　揚 疑傷之誤　爲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乘 去聲

八　最 讀如聚　使 去聲下同　强 上聲下同　爲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彊 強

縣 懸

九　走 去聲

十　爲 去聲　走 去聲

十二　爲 去聲

十三　內 納　爲 去聲　質 去聲下同

十四

爲 去聲　質 去聲

十五

相 去聲

十六

將 去聲　內 納下同　乘 去聲

十七

爲 去聲　使 去聲　圂 通鄕下同　勝 平聲

十八

相 去聲下同　政 通正　朝 音潮　軹 音紙　薄 音搏　養 去聲下同

辟 闢　蠡 音粗　鮮 上聲　夫 音扶下同　睚 音崖　眦 音恣

要 平聲　上 上聲　走 去聲　中 去聲　縣 懸　姊 同姉

婁 音嘍　賁 讀如奔　爲 去聲　列 烈　醢 音海

韓三

一

夫 音扶下同　攣 音欒　爲 去聲　從 去聲　相 去聲

二　長（上聲）　朝（音潮）　難（去聲）　疊（音疊）

三　秦（一本作代）　爲（去聲）　說（去聲）　從（縱）　乘（去聲）　敖（遨）　靭（音引）

四　使（去聲）　復（去聲）　爲（去聲）　王（去聲）　行（去聲下同）　從（縱）

五　見（音現）　好（去聲）　惡（去聲下同）　信（通伸）　夫（音扶）　朝（音潮）　王（去聲）　爲（去聲下同）　禽（擒）　少（去聲）　長（上聲）

六　相（去聲下同）　疊（音疊）　夫（音扶）　王（去聲）　辟（避）

七　役（同役）　爲（去聲）　說（去聲）

八　買（價）　說（去聲）　易（去聲）　內（納）

九　相（去聲）　爲（去聲）　惡（去聲下同）

十　爲去聲　相去聲　不此字疑衍　惡去聲　說通悅下同　使去聲下同　薄音博　不否　燕平聲　比去聲　陳陣　辟避　講通構　知智

十一　相去聲　爲去聲

十二　行去聲

十三　相去聲

十四　泠音靈　燕平聲下同　爲去聲下同　說去聲

十五　爲去聲下同

十六　緤音屑　惡去聲

十七　爲去聲下同

十八　惡去聲

十九　爲去聲　反一本作之　從縱　豐同豐　夫音扶

二十　父音甫下同　纏音墨　相去聲

燕一

一　從縱　說去聲　燕平聲下同　乘去聲　騎去聲　夫音扶下同

　　樂音洛　將去聲　顧去聲　壄古地字

二　秦當作蘇代下同　燕平聲下同　兌二字衍　爲去聲下同　夫音扶　使去聲

三　難去聲　燕平聲下同　壄古地字

四　燕平聲下同　爲去聲　說去聲　少去聲　夫音扶　王去聲

五　惡去聲　燕平聲下同　乘去聲　使去聲　行去聲下同　夫音扶

湌 同餐　楊 卽揚字　奉 音捧　曾 音層　說 去聲下同

六

爲 去聲　從 縱　燕 平聲下同　姊 同姊　句 勾　斗 同料音圭

樂 音洛下同　歟 音啜　笄 音雞　夫 音扶　朝 音潮　僻 避

七

爲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使 去聲下同　墬 古地字　說 悅

八

見 音現　燕 平聲下同　鉏 同鋤　夫 音扶下同　緋 音崩　長 上聲

稸 同蓄　罷 平聲　將 去聲　乘 去聲　數 入聲　好 去聲

質 去聲

九

燕 平聲下同　相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爲 去聲　使 去聲　遺 去聲

聽 去聲　行 去聲　屬 音燭下同　將 去聲　先 去聲　後 去聲

已 通以　質 去聲下同　伯 去聲　墬 古地字

十

- 燕 平聲下同
- 馮 憑
- 役 同役
- 呴 音訏
- 朝 音潮下同
- 期 朞
- 爲 去聲
- 樂 音洛
- 將 去聲
- 走 去聲
- 下 去聲

十一

- 遺 去聲
- 燕 平聲下同
- 夫 音扶下同
- 乘 去聲下同
- 質 去聲下同
- 知 智下同
- 買 價
- 伯 去聲下同
- 使 去聲
- 賓 擯
- 客 解客字衍
- 說 去聲下同
- 躧 音徙
- 復 去聲
- 走 去聲

十二

- 燕 平聲下同
- 行 去聲
- 埊 古地字
- 伯 去聲
- 朝 音潮下同
- 上 此語未詳
- 夫 音扶
- 能 平聲
- 善 去聲
- 乘 去聲下同
- 爲 去聲
- 與 平聲

十三

- 飲 去聲
- 使 去聲
- 訑 音拕
- 埊 古地字
- 爲 去聲
- 夫 音扶
- 舍 捨

燕二

一

燕 平聲下同　繇 音搖　雒 同洛　不 否

下 去聲　銛 音纖　墜 古地字

射 入聲下同　胥 古胥字　旤 同禍

少 去聲　質 去聲　說 去聲

爲 去聲　葉 音攝下同　復 去聲

行 音杭　適 通謫　從 縱

二

爲 去聲　說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惡 去聲　質 去聲下同　故 通固

三

反 返　相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倍 通背　復 去聲　知 智

賁 音奔　爲 去聲　與 去聲下同　伯 通柏　難 去聲下同　墜 古地字

戴 鮑本作戴

四

爲 去聲　燕 平聲　說 去聲　見 音現　比 去聲下同　樂 音洛下同

賈 價　說 通悅

五

燕 平聲下同
閒 去聲
爲 去聲
復 去聲下同
埊 古地字
將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質 鑕

六

燕 平聲下同
重 平聲
劃 音鏟
刘 同刈
埊 古地字
爲 去聲

醳 古釋字
剸 同專

七

燕 平聲下同
質 去聲下同
焉 音煙
見 音現下同
埊 古地字
長 上聲

八

燕 平聲下同
復 去聲

九

燕 平聲下同
將 去聲
說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十

爲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下 去聲
閒 去聲
將 去聲下同
復 去聲

暴 入聲
郄 同隙
質 鑕
使 去聲
數 上聲
行 去聲

夫 音扶下同
伯 去聲
乘 去聲
萌 同氓
說 去聲
離 罹

數 入聲

十一 燕 平聲下同　惡 去聲　爲 去聲　以 通已

十二 燕 平聲下同　筴 同策　說 通悅　乘 去聲　使 去聲　埊 古地字

匽 音偃　夫 音扶　與 宜作舉

十三 燕 平聲下同　爲 去聲　鷸 音聿　舍 捨　禽 擒

十四 燕 平聲下去　相 去聲

燕三

一 燕 平聲下同　將 去聲　稙 通植　女 汝　焉 音煙　騎 去聲

使 去聲

二 質 去聲　燕 平聲下同　刳 音枯　夫 音扶　說 去聲下同　要 腰

三

燕（平聲下同）　反（返）　鄗（音皓）　使（去聲）　要（平聲）　行（去聲下同）

惡（平聲）　語（去聲）　惡（去聲）　見（音現）　楊（通作揚）　復（去聲）

剬（音專）

四

燕（平聲下同）　使（去聲）　趙（宜作燕）　爲（去聲）　見（去聲）　夫（音扶）

復（去聲）

五

燕（去聲下同）　質（去聲）　以（通已）　鞫（史記作鞠）　閒（去聲下同）　將（去聲下同）

容（一本作客）　夫（音扶）　蹊（音奚）　道（去聲）　造（去聲下同）　先（去聲）

耆（去聲）　俛（同俯）　長（上聲下同）　行（去聲）　從（縱下同）　使（去聲）

反（返）　則（通卽）　騎（去聲）　說（通悅）　於（讀如烏）　揕（音枕去聲）

淬（音翠）　爲（去聲）　復（去聲下同）　和（去聲）　徵（音紙）　朝（音潮）

見 音現下同
還 通環
卒 猝下同
上 上聲
且 平聲下同
提 讀如底

中 去聲下同

宋衛

一
說 通悅下同
反 返
夫 音扶
惡 去聲

二
爲 去聲
重 平聲
見 去聲下同
舍 捨下同
鼉 音駝
梗 音便平聲
枏 音南

三
曾 音層
使 去聲下同
下 去聲
造 去聲
夫 音扶
惡 平聲
帥 入聲

四
使 去聲下同
夫 音扶下同
說 通悅下同
難 去聲

五
爲 去聲
相 去聲
長 上聲

六　易（去聲）　將（去聲下同）　上（上聲）

七　驩（讙）　鍥（音挈）

八　遺（去聲）　反（返）　乘（去聲）

九　爲（去聲）　復（去聲）

十　佗（同他）　反（返）　夫（音扶）

十一　且（平聲）　說（去聲）　好（去聲）　相（上聲下同）

十三　上（上聲）

中山

一　復（去聲）

二　爲（去聲）　與（去聲）

三
- 燕　平聲下同
- 難　去聲
- 使　去聲
- 爲　去聲
- 乘　去聲下同
- 與　去聲
- 好　去聲
- 說　去聲
- 倍　通背
- 夫　音扶

四
- 爲　去聲
- 相　去聲下同
- 乘　去聲

五
- 相　去聲
- 難　去聲
- 使　去聲下同
- 屬　音燭
- 爲　去聲下同

六
- 稽　上聲
- 道　去聲下同
- 頻　音曷
- 好　去聲下同

七
- 朝　音潮下同

八
- 說　去聲

九
- 將　去聲

十
- 復　去聲下同
- 將　去聲下同
- 已　通已
- 彊　強
- 朝　音潮
- 振　同震
- 燕　平聲
- 長　上聲
- 好　去聲
- 治　平聲
- 校　去聲下同
- 下　去聲下同

行 音杭

會 音繪

數 入聲

彊 上聲下同

爲 去聲

橋 同驕

夫 音扶



新式標點 列國志

許嘯天句讀并序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他是依據正史作材料的讀了可以明白軍閥禍國帝皇誤國的實狀爲後世的好教訓又可以明瞭周秦學術的派別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精裝的——二册　大洋三元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兒女英雄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提倡女子尚武精神又是在舊式婚姻中得戀神精的社會小說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精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左宗棠家書

全書二册

大洋六角

左宗棠的道德文章和曾國藩齊名他講學說理更能切近人情這部家書是從左公家鄉得來句句闗合人心學術是青年修養的好讀本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言文對照 新選古文讀本

許嘯天譯

全書十四册

中紙大洋二元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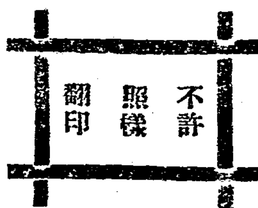
洋紙大洋一元五角

如今是推翻古典主義的時代那深澀的古文是不行了學生作文先要養氣這部古文由淺入深專選古人行文暢達說理詳明寫情真摯的文章來做學生作文的教本請許嘯天先生選定句句用白話對照可以不用教師講解你們要學寫實派的文學這便是好讀本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

戰國策　定價　精裝的一册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大洋一元三角



點註者　許嘯天

校閱者　胡翼雲

發行者　沈繼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　泰山堂書莊　及本外埠各大書莊

